

緣野仙踪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綠野仙踪

四

〔清〕李百川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綠野仙踪目錄

- 第一回 陸都管輔孤忠幼主 冷于水下第產麟兒
- 第二回 做壽文才傳僉壬口 充幕友身入宰相家
- 第三回 議賑疏角口出嚴府 失榜首回心守故鄉
- 第四回 割白鎚旅舍恤寒士 易素服官府哭恩師
- 第五回 驚存止永夫修行志 囑妻子割斷恚家心
- 第六回 柳園賓都門尋故主 冷于水深山遇大虫
- 第七回 走荆棘投宿村學社 評詩賦得罪老俗儒
- 第八回 泰山廟于水撻女鬼 八里鋪俠客趕書生
- 第九回 吐真情結義連城壁 設假局欺騙冷于水

第十回 冷于冰食穢吞丹藥 火龍氏傳法授雷珠

第十一回 仗仙劍柳社收厲鬼 試雷珠佛院誅妖狐

第十二回 桃仙客龍燒山惡怪 冷于冰玉洞煉神書

第十三回 韓鉄頭大鬧泰安州 連城璧被擒山神廟

第十四回 救難友州官遭戲虐 醫刑傷城璧走他鄉

第十五回 金不換掃榻留城璧 冷于冰回家探妻兒

第十六回 別契友鶴嶺逢木女 斬妖龜川江救客商

第十七回 請庸醫文魁毒病父 索賣契淑女入囚牢

第十八回 罵錢奴別頸全大義 贖烈婦傾囊助多金

第十九回 兄歸鄉胞弟成乞丐 孀守志親嫂做媒人

- 第二十回 金不換闖風贈路費 連城壁拒捕戰官兵
- 第二十一回 信訪查知府開生路 住懷仁不換續妻房
- 第二十二回 斷離異不換遭刑杖 跳運河沈囊得外財
- 第二十三回 入賭局輸錢賣弟婦 引大盜破產失嬌妻
- 第二十四回 恤貧兒二士趨生路 送貞婦兩鬼保平安
- 第二十五回 出祖居文魁思尋弟 見家書卜氏喜留賓
- 第二十六回 救難喬月夜殺解役 請仙女談笑打權奸
- 第二十七回 埋骨骸巧遇金不換 設重險聊試道中人
- 第二十八回 會盟兄喜隨新官任 入賊巢羞見被劫妻
- 第二十九回 返虞城痛惜親骨肉 回懷慶欣遇舊交知

第三十回 聞叛逐于水隨征旅 論戰守文煒說軍機

第三十一回 克永城陣擒師尚義 出夏邑法敗偽神師

第三十二回 易軍門邦輔領新令 敗管翼賊婦大交兵

第三十三回 斬金花于水歸秦嶽 殺大雄殿氏出樊籠

第三十四回 囚軍營手足重兜聚 試降書將帥各成巧

第三十五回 沐皇恩文武雙得意 搬家眷夫婦兩團圓

第三十六回 走長庄賣藝嫵公子 入大罐舉手避痴兒

第三十七回 連城壁盟心修古洞 溫如玉破產出州牢

第三十八回 冷于冰施法叔貪墨 猿不邪採葯寄仙書

第三十九回 貼賑單賄賂貪知府 借庫銀分散衆飢民

第四十回 恨貧窮邀客商密室 走江湖被騙哭公堂

第四十一回 敬家僕解當遂腳價 療母病拭淚拜名醫

第四十二回 買棺木那移煩契友 賣衣服竭力葬慈親

第四十三回 逢吝夫抽豐雙失意 遇美妓罄囊兩交歡

第四十四回 溫如玉賣房充浪子 冷于冰潑水戲花娘

第四十五回 連城璧誤入驪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第四十六回 報國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庫內走銀蛇

第四十七回 壽虔婆浪子吃陳醋 伴張華嫖客守空房

第四十八回 听喧淫氣殺溫如玉 恨譏笑怒打金鐘鬼

第四十九回 抱不平蕭麻訓妓女 打怨鼓金姐恨何郎

第五十回

傳情書幫開學說客

入慾網痴子听神龜

第五十一回

赴章臺如玉釋嫌怨

抱馬桶苗秃受叱呼

第五十二回

調假情花娘生閨氣

吐真意妓女教節財

第五十三回

蕭麻子想錢賣冊頁

禮人碑裝醉鬧花房

第五十四回

過生辰受盡色婆氣

交借銀立見小人情

第五十五回

愛情郎金姐貼財物

別怨女如玉下料場

第五十六回

埋寄銀奸奴欺如玉

逞利口苗秃死金鐘

第五十七回

鄭龜婆閨唆拚性命

苗秃子懼禍棄家私

第五十八回

校書字如玉趨州署

起賄銀思赦入囚牢

第五十九回

蕭麻子貪財傳死信

温如玉設祭哭情人

第六十回 鄭婆子激起出首事 朱一套審斷個中由

第六十一回 臭腥風廟外追邪氣 提木劍雲中斬妖奴

第六十二回 擲飛針刺瞎妖魚目 倩神雷棟得玉匣書

第六十三回 溫如玉時窮尋故友 冷于冰得道繳天罡

第六十四回 傳題目私惠林公子 求富貴狗咬南西門

第六十五回 遊異園奏對得官秩 入內庭詩賦顯才華

第六十六回 結朱陳嫖客招駙馬 受節鉞浪子做元戎

第六十七回 看東帖登時得奇策 用火攻一夕奏神功

第六十八回 賞勤勞崇封甘棠鎮 坐教臺戴罪大軍營

第六十九回 城角陷赫壞痴情客 刀頭落驚醒夢中人

第七十回

聽危言斷絕紅塵念

尋葢夢永結道中緣

第七十一回

買衣米冷遇不平事

拔鬚鬚辱挫作惡兒

第七十二回

訪妖仙誤逢狐大姐

傳道術收認女門生

第七十三回

溫如玉遊山逢蟒婦

朱文輝催戰失倉都

第七十四回

寄私書一紙通倭寇

冒軍功數語殺張經

第七十五回

結婚姻即剪鬚奸党

損兵將主僕被賊欺

第七十六回

議恭奉一朝齊寵命

舉賢才兩鎮各勤王

第七十七回

讀諭單文華心恐懼

問賊情大猷出奇謀

第七十八回

勒倭寇三帥成偉績

斬文華四海慶昇平

第七十九回

葉赫仁席間薦內第

周小官窓下戲嬌娘

第八十回 買書房義兒認義母 謝禮物乾妹拜乾哥

第八十一回 跳牆頭男女欣歡會 角醋口夫婦怒分居

第八十二回 阻佳期奸奴學騙馬 題姻好巧婦鼓簧唇

第八十三回 投姦情賊母教淫女 論親事悍婦打迂夫

第八十四回 避少閑貢生投妹丈 趁空隙周連娶蕙娘

第八十五回 老腐儒論文招眾怒 二侍女奪水起爭端

第八十六回 趙瞎子騙錢愚何氏 齊蕙娘杯酒殺同人

第八十七回 何其仁喪心賣死女 齊蕙娘避鬼失周連

第八十八回 讀聖經貢生逐邪氣 闢幻術法官避妖孃

第八十九回 罵妖婦龐氏遭毒打 盜仙衣不邪運神雷

第九十回 誅螿魚姑丈回書字 尊仙東盟弟拜新師

第九十一回 遊春雨巧逢袁太監 走內線恭倒嚴世蕃

第九十二回 草彈章林潤叅逆党 改口供徐階誅羣兇

第九十三回 守仙爐六友燒丹藥 入幻境四子走傍門

第九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溫如玉失散遇張華

第九十五回 做媒人苗秃貪私賄 娶孀婦如玉受官刑

第九十六回 救家屬城壁偷財物 落大海不換失明珠

第九十七回 淫羽士翠岱遭鞭笞 戰魔王四友失丹爐

第九十八回 審幻情男女皆責飭 分丹藥諸子向前程

第九十九回 冷于冰騎鸞朝帝闕 袁不那舉劍降山峯

第一百回
八景宮師徒叅教主
鳴鶴洞歌舞宴群仙

第六十一回

臭腥風廟外追邪氣

捉木劍雲中新妖奴

詞曰

湖水潛修幾度秋。閻皂山中，巧試神偷相訂同。類寄饒州九華
妖塢安樂忘憂。欣遇天狐氣味投。秘授神針。四處尋求。偶逢
社會驗風頭。虛空爭謝。竟獲仙舟。

右詞一剪梅

前回言溫如玉弄的人財兩空。孤身無倚。過那淒涼日月。今按下
不表。且說冷于冰自將連城壁等領回玉屋洞內。一架雲光。早到
江西閻皂山。凌雲峰下。但見碧峰疊翠。古木參天。千紅萬紫。遍滿

幽谷。覺重山峻嶺之中。另具一番隱秀。就此兒句現之。此境亦大可遊賞。再將那

凌雲峯仔細審視。真如一根翠竹。直立半天。名寔自上下毫無

一点破綻。心裡想道。那修文院天狐說天罡樞一書在此峯內。

被鄱陽湖一鯢魚精盜去。我看此峯披青掛綠。與刀斬斧削的一

般。並無一点空隙。這書從何處可入。何處可出。又想道。畢竟他們

的法力大似我。能於鉄石內開通門戶。貯放東西。這魚精能于無

可搜尋中盜去。其法力廣大。不言可知。又想道。他已將書盜去。我

在此流連。何益不如到鄱陽湖看個動靜。再做理會。說畢。飛身雲

路。已至鄱陽湖地界。但見波濤浩蕩。廣大無邊。那裡有個魚精的

影兒。自己又不能入水裡去。查看有無在那湖邊。走來走去。想出

個道理來用中指書符一道，唱聲司湖諸神速，奚少刻狂風頓起，水裂波崩，烟迷霧湧之中，有許多神祇，俱鞠躬听命于水道。諸神職司水府，定悉水怪等踪跡。此湖可有一老鯢魚精，沒有諸神道。某等奉勅，各分汛地鎮守。凡水族類，有興妖作怪，傷害生靈者，無不細加逐除。替天行道。先時果有一老鯢魚，其大無比，在此湖內出入數百餘年，從未見其傷害物命。某等見他順時修養，久後定化蛟龍，自二百年前至今，止見此魚。遊行過兩三次。近年來，寔不知在何方停止。未敢妄對。望法師於別處江湖內查察。于水听了，躊躇了半晌，發放眾神後，迤邐行來。到饒州地方，尋了一處無僧道的破廟，傳歌道：起歷逐電，四外訪查。第十四次差遣過了几天，二鬼回

覆道水族之類，非人可比。小鬼等無可稽查，于水又設一法于廟外，貼一折妖除祟的報帖，早哄動了一州的人民，都來看問。見于水形容服色迥異凡流，一個：驚神見鬼，有言妖者，有言仙者，雖施捨了幾張符籙，替人家驅除了些魍魎魍魎之類，到惹得地方官差人盤問短長于水道。這也不是個採訪的法子，豈有個水怪在陸地上居停之理？但天狐曾言老鯤魚率領衆妖去饒州一帶作怪，漸無虛言到的是，我尋訪不周之過。於是在饒州左近府縣凡名勝之地，隨處踪跡。一日飛昇在鞋山頂上，看那山形水勢，並往來舟船，猛見正西上起一股黑氣，直奔西南，運目力細看，似有妖物在內。憑依天罡總樞一島係三界大羅金仙不輕易浮者今妖物在內憑依馬手長七尺身軀紫赤至鄒陽胡再大遣鬼尋訪

施於洞然，劍履許多地方。至此方見妖氣，下回寫他得書後，法力通天，也是費無窮，打算始能得也。若庸腐說語，一捉弄，便着他得大毫無層次，奸批錄此，謂其書名雖百千回，無異鶻鷂。于水情知今有人請此回，有嫩說于經堂之說，其平日爵環可知。

怪異駕雲隨後追來，見那股黑氣從半空裡落將下去，頃刻化為

散絲，被風吹盡，毫無一点形跡。仍無下落，如此之難。于水亦落下雲頭，在一

山頂上四下觀望，踪影全無。下山來尋問居民，知係廬山境界。又

見山余中男、女、各拿着祭物三、五、都奔這座山來。于水

訊問原由，都說是去五虎溝天墜窟，子孫娘、會上進香還願去。

于水道：「離此有多少里數？」衆人道：「沒多的里數，只用從這山峪西

北轉兩個山灣就是了。那邊熱鬧的狠，你這道人若會算命起課，

也不愁不弄幾個錢。于水想道：「妖氣也不知散歸何地，我何不同

他們走，或者人烟多處，有些議論風聲，也未可知。隨即跟定了衆男，如走了半晌，已到天竺嶺上，放眼一望，見對山坡上有一處廟宇，規模闊大，又見山腰上下，有十几處席棚，大小不等，內中有賣酒肉的，有賣香燭紙馬的，還有擲骰禱牌的，山門內外，擺設着許多雜貨物件，婦人應用的東西極多。又見那些男女們，有頭頂香盤，一步一拜的，有口啣環帶，身披鞍韉，學駱馬扒着磕頭的，還有脫將上用針鉤穿入肉內，掛着大礮香，跪着還心願的，還有少年婦女，藉燒香為名，打扮的粉白黛綠，翠袖紅裙，被那些浮浪子弟，跟出跟入，燥皮的，甚至擁擠在一處，有掐手的，有脫鞋的，有趁勢接抱的，有偷拔簪環的，竟有無種醜態不一而足。還有男

看上女：愛上男，眉目送意，眼角傳情，或私相笑語，或暗訂交關，
燒這一番香，不打緊，那些生心的男子，圖謀財色，一個一個：跟尋到
婦人住家地方，不親的設法認親，不友的設法認友，將求福藉庇
之善地，竟成奸淫盜邪之良媒。痛快淋漓，可使縱容妻女，間遊入廟者，悚目。 你道這些
婦女，豈盡是獨自來的麼？無論大家小戶，都有幾個男子，隨往，富
貴紳士家，多是知禮讀書的人，放出婦女，燒香遊寺的，還少，惟有
這庶民人家，比隣而居，間常時，婦女們，通家往來，知廉耻，守婦道
的，能有幾個？彼此坐在一處，不是說自己男人長短，便是議論人
家丈夫，若題起遊街看廟，無不眉歡眼笑，互相傳引，更羨男人，十
個到有一半，不是怕老婆的，就是曲意要奉承老婆的。兩愿將世間沒用男

子寫再若到子孫娘：廟內燒香，先佔了個求養兒女的題目。比別的神廟不同，做丈夫的，揣心裡有些不依允，也得勉強相從。及至到了人烟湊集之地，男女混雜起來，他何嘗不心跳面赤，判前之論，又自己心中開解，燒香的婦女，亦不止我一家，只得隨波逐流罷了。可笑他又不能悔，到了下次，依舊還放妻女出來閒蕩。身上有好衣飾的，先教賊盜物色，面上有好姿色的，又被情郎留意。以後失了財物，還是小事，勢必弄成個烏龜。方纔滿意，好縱妻女遊蕩者看此，總之這種人，一出娘胎，他就帶几分龜性，罵到不齊家者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法絕。請看凡怕老婆的，與曲意奉承老婆的，皆其做龜之根基也。至于縱容妻女，與親友或異姓，以及同族人頑錢，其當

畢竟此倍速今不言正文，揀此一段議論，寔由耳聞目覩，藉此回書，為勸戒世人急耳，閒話少說。且說于冰走入廟來，見許多男女，在正殿上擁擠着叩拜，兩廊下擺設猪羊，中間陳設着各色祭品，內外懸燈結彩，殿內又掛着几對碧霞元君的寶楹，三位娘娘面前各列着三桌高頭大供，無非是鷄鴨魚肉米面果品之類。將諸品詳寫為下文，拍取閑照。兩傍塑着些抱子送生的泥像，供案前站着几个和尚，打着磬，搖着鈴，又領取布施。又要偷看婦人們的面孔，手脚一個個忙亂不迭。其情事如見。于冰大概看去了，正要往後層廟內去，陡然間起一陣怪風，刮的那些善男信女，顛倒亂喊亂跑起來。但見

屋宇振動，磚瓦飛騰，榻扇門樓東西亂見。鐘梁鼓架左右齊翻。

老頭兒尋覓兒孫，錯抱定獻馨沙彌，拍：打：叫肉：沙彌吃

小娃子悲呼父母，緊攔住送生小鬼親：熱：喚媽：泥胎帶

張家婦拉定李家夫，跑散了奇巧髮髻，拉使不浮城中，忍背上

鄉中女擠吊了時樣花鞋，鞋帶錯背，和尚奔禪房，頭觸入窓櫺

眼內拔不出，以唱救命，和尚頭最光最硬，廟中窓眼多有老者

想入非，會首偷布施，手伸在醮紙爐中，疼不過，亂嚷燒殺，真是

奇對字：廟外蓆棚滿天，亂舞場中賭友，偏地摸錢，石走沙飛

擬是星辰齊落，雲黑日暗，惟聞神鬼同號，此語極妙

于冰見風勢陡至，到的對面，道不見人，湏臾天地昏黑，只听得男

女叫喊之聲不絕運動以晴努力一看見廟內外擺設的猪羊祭

品全無慌忙起在空中急用手將風尾極來在鼻孔上嗅了嗅覺

的有些腥氣此法惟道中人能之緣既能極自能臭也于水道是了二字知其為水猴也不趁此

時踪然他們的下落更待何時放眼四下一看見前次所見那股

黑氣又照應上文見前是終來此是終去從風內透出往西飛去于冰在雲路中估

計相離已有百十餘里連忙推雲急趕止差數里遠近猛見正南

來一片烏雲內有兩個婦女一個穿青龍鑽雲對襟襖黑色百花

裙頭盤鳳髻腰繫絲絛絲絛上掛寶劍一口柳眉杏眼玉面櫻唇

陡出其人令那一個侍女打扮于冰心裡說道真仙馬有駕烏雲

之理此必是妖精無疑所疑亦在情理中見雲路頭切近問道仙卿何人

那青衣婦人。見于水骨格秀雅。道氣充盈。急將雲頭停住。笑應道。我九江夫人。是也。上仙何人。于水道。吾衡山煉氣士。別號不華仙。卿號九江夫人。可是上帝勅授麼。夫人笑道。非勅授也。乃同道推許。且于水道。今欲何往。夫人道。因都陽聖母相招。赴宴。係應命而來。于水道。都陽聖母何人。夫人道。聖母修道五十餘年。法力通天。徹地。為我輩之鼻祖。近又得天罡樞一書。借他口中道出。知都陽聖母即鯢魚精也。越發神通廣大。道兄若有餘暇。可同我去一見。便可大受教益。于冰心中大喜。今日終訪着了。真骨多。少心物。又心裡想道。此一妖類。若與他同去。反與鯢魚精添了牙爪。萬一招架不來。豈不失机。於是將雷火珠取在手中。說道。奉意與你同去。只是我手中此物。不依。

夫人笑道：「凡手中何物于水道當下，着你便知說罷。」劈面打着火光，到處大震了一聲。二妖現形，即刻喪命。九江夫人乃教丈長一烏魚，一係五丈餘長一蝦，即跟隨侍女也。俱行只見二妖一翻一覆，從半空中墜落深山溪澗去了。于冰收珠向西一望，那股黑氣也不知走到何方去了。又是個沒下落于水道不意一珠打去，二妖俱死。這部陽老妖知他住在那裡，正在作難問，又見正東上，一前一後，有兩塊烏雲滾滾而來。于水道此雲邪氣弥漫，必有妖物在內。我何不迎了他去，萬一他走別路，又得追趕。於是推雲直迎了上。去雲頭漸近，仔細一瞧，只見前一塊雲內有一婦人，頭纏蛇鬚，鬚揮如花，面若出水芙蓉，腰似風前弱柳，穿一身大紅金縷衣，下

配藕花白鶴裙腰懸寶劍，手提拂塵，後面雲內也是一侍女打扮。
于冰道：不用說，也是九江夫人一類。其形容服色大概相同故易知也。心裡說道：此者若不用雷火珠，設或兩個俱死，這鄱陽老妖又從何處找他？
不如用飛劍先斬那有本領的妖婦，留下後面侍女做活口好問。
老鯢魚下落主意拿定，兩處雲頭止相隔數步，于冰停雲問道：仙鄉請了？那婦人見于冰問他，也將雲頭停住，先將于冰上下一看，
知係道德之士，忙笑應道：上仙何人，今往何處去？敢勞下問。于冰
道：我衡山煉氣士是也。今于終南山會一道友，始回仙鄉，法號祈
示知婦人道：我廣信夫人是也。今因鄱陽聖母差侍女請我吃酒，
特來一會。上仙問我有何話說？于冰心裡說道：這鄱陽老妖教下

也不知有多少夫人真是可笑說道我也沒有什麼話說意思着
你試：我的寶劍急將木劍從腿內抽出向妖婦頭上擲去只見
一道寒光疾同掣電寫木劍直奔妖婦頂上那婦人見劍來甚急
忙用衣袖一遮响一聲衣袖上金光四射不損分毫奇絕伏下
于冰大驚忙將木劍收回婦人大怒道我與你素不相識又無
仇怨平白裡為何用劍暗行傷我話亦甚是且不避後面那侍如
見兩個要大動手脚有些害怕刺斜裡推雲往西直奔于冰急用
停雲法將劍一指喝聲住那雲便和釘定住的一般停留在半虛
空內雷做活口一回頭猛見有茶盃大小一紅珠與火炭相似迎
面飛來其相還暗驚于冰見珠來切近躲避不及忙從丹田內提

一口氣用力向珠一吹，此氣非修煉有年，不能回此珠也。那珠如柳絮輕塵，飄起在半空中。婦人見寶珠無功，急將口一張，其珠自歸口中去了。連忙換雲從回奔去。于冰恐追趕不及，將雷火珠從後打去，大振了一聲，只打的霞光萬道。再看那妖，依就不損分毫。于冰驚詫不止。那婦人試着此珠的利害，惟恐打在頭臉上，斷無生理。如飛的向東逃奔。于冰提劍追趕，雲路中約趕有千數餘里，只見那妖婦忽將雲頭下墜。于冰撥雲觀看，見下有大江一道。那妖婦逃入江中去了。急忙將雲頭落下，止見江聲如吼，雪浪連天。妖婦不知歸於何地。于水道：此係水妖無疑。既入此江，江神必知下落。急書符一道，用劍向江中一指，頃刻狂風四起，浪疊如山。大小江神俱

身叫命于水道。齊道遠終在雲路中。趕一妖婦跳入此江中。諸神
可曾見否。衆神道：「此地係洋子江上流，舟船來往者甚多，從無妖
物棲止于水道。我終見他入水，敢煩諸神速查去向，以便擒拿。諸
神道：「非某等故違令旨。今據法師言，此非居停之妖，乃行妖也。
是行妖去向，寔無定所。此江迴環數千餘里，他又是刻不停留之
物。某等該從何處查起？」話更于水道諸神所言亦是。請回罷。衆神
退去。于水又將那江形水勢，上下看了一回，想道：「我何癡愚至此。
一妖脫事小，天罡樞事大。只管在此延挨，倘教那侍女走去，
或被別妖解脫，這部陽老妖下落，又該問誰。惟恐雲慢，急架遁光，
復回原路，遠眺望，見那侍女還停留在半空，心內大喜。原來這

侍女被于冰用停雲法傳住，一步不能動移，又不放跳，出雲外，滿
心裡盼望一同類經過，解救去，等了許久，仍見于冰從東如飛
而來，心上甚是害怕，于冰至面前，用左手拿住右臂，右手舉起寶
劍，大聲說道：你是要死要活，要活可的？寔說你主人鄱陽聖母
住在何處，他洞中還有幾個夫人，多少妖黨，你適同那妖婦，要往
那裡去，據寔說來，我便饒你，你若死，我便是這一劍，將你分為
兩段，那侍女戰哆嗦的說道：真人饒我性命，我一一寔說于冰道：
我且饒你，你快說來，侍女道：我主人叫鄱陽聖母，他修煉了四五
千年，有通天徹地手段，他出身原是海中一個鯢魚，我們能變化
人形者，有一百四五十，皆是他揀選年代久遠，有靈性的，他總肯

傳與變化人形之法二千年以前他便會雲來霧去遊行人間但他不能離水。隔十天半月總要到水中一遊。後來這几千年他的道術愈大。反嫌水中出入不便于江西廬山之西。尋得一九華山天橋洞。將我們會變化人形者都叫到洞中伺候他。自修煉至今。從不言一人一物性命。能如此便可久歷歲月為天地包容。他若化蛟化龍亦早正其果位。但他恥為鱗甲一類。必欲脫盡凡骨。做一上界金仙。總是他的志願。只因他道行日大。於一二百年內陸續來了三位夫人。拜為門下。一叫廣信夫人。他原是個鱉魚。修煉而成。即真人適緣。迂逐者。一叫九江夫人。係一烏魚。修煉而成者。聖母洞中。還有一白龍夫人。係一銀條魚。修煉而成者。他三個各有一二千年道行。

不等其性都愛人間俊俏子弟。伏下第八十回事而廣信夫人更是一日不可暫離他三個都能隱顯變化。法術超羣。若得些珍奇異物。或美味佳品。必要與我聖母進獻。因此我聖母甚喜他們。常指教法術。又戒他們貪淫惡壞。正果。此妖怪大不可防今午白龍夫人帶領侍從。不知從何處弄來些猪羊雞鴨酒菜麵食之類。到我聖母洞中進獻。又差我與一侍女。分頭去請九江廣信二位夫人。今被真人拿住。問我原由。我一字不敢涉虛。盡情定告。只求真人饒放我去罷。于冰道。你得領我到九華山天橋洞外。我便饒你侍女道。我就領真人去于冰道。你可先行。我在後面跟你。用手一指。其雲便行。約定有一杯熱茶時候。侍女回頭。用手問道。前面双峰直立。峰中

間係九華山洞。問于冰下視已看得真切。又將雲頭停住。向侍女道：「我本意饒你性命。一則與你們巢穴甚近。怕你走露消息。二則看你伶牙俐齒。久後必作怪人間。那侍女還欲哀告。于冰手起劍到。在雲內現出一個大蝦。從雲內墜落深淵去了。于冰將遁光落下一步。走到洞門前。正欲用法開門。忽見洞門開放。從裡面走出兩個侍女來。看見了于冰。大驚道：「士從何處來？」于冰道：「特來化齋吃酒。」而侍女道：「此係鄱陽聖母別宮。剩下是白龍夫人。整備筵宴。與俺聖母小飲。因久候廣信九江二位夫人不見到來。差我二人又去推諉。」已一笑。你係肉骨凡夫。怎敢妄想天府滋味。若教俺聖母知道。只怕你有死無生。快去罷。」又一個道：「誰耐煩與他。」

細講洞門左右開着，隨他去罷。說罷，兩個分路。一徑正南，一徑正東去了。于冰走入了洞門，不過數步，便看不清楚道路，覺得陰風撲面，耳中但聞挾江倒峽之聲。一步：緩行前去，有一里多路，方看見一座洞府，于冰入了洞門，見二層門上，有許多奇形怪狀，鵬嘴魚腮之人，或坐或立，在那裡把守。看見了于冰，大喝道：「你是何處野道士，擅敢闖入聖母宮闕，真跡碎屍萬段。」于冰笑道：「你們還要和平些兒，听我說。我是個會耍戲法兒的，道人將來奉獻聖母，把門的道量，你有何妙法，敢在俺聖母面前賣弄？又有幾個道戲法兒，最是醒脾，我們與他回稟一聲，看聖母娘：意旨何如？」去了片刻，出來說道：「娘：傳你入去哩，你須要步：小心着，于冰听罷。」

便隨那妖入去正見

一自天狐詳囑後

誅邪斬婢知原委

登山涉水漫言勞

闖入龍潭覓老妖

第六十四回

擲飛針刺瞎妖魚目

倩神雷揀得玉匣書

詞曰

九華山內住妖龍，幾千春。天罡樞被伊吞，日欣心。闖入蛟
螭幕，先飛截目神針。迅雷大電破其身。從此步天津。

右澗望仙門

話說于水，跟定那妖，走入二層門內，見周圍俱是峭壁重崖，地方
約有二三十畝濶，中間大的一池水，上面一座大石橋，過了
石橋，還有一百餘步遠，正中間大石堂，此外也沒有什麼奇異
花卉禽鳥，止有大樹三四株，那石堂極其寬虛，看來可容千

人四面有十數間小石堂。內外有許多婦女出入于水。走至堂內，見正面石床上坐着一個年老的婆。容貌甚是古怪。但見

唇薄口大，眉細眼圓，額廣而潤也。長着白髮一撮，鼻寬而塌。時流着青涕兩行，頭戴魚尾霞冠，腦後飄揚金縷，身穿團鶴錦袍。腰間纏繞絲絛，紫電裙，罩着紅緞鞋，長過一尺四五，黃羅襪，色定白，腿骨粗餘六寸七八，手擒玉如意，一條肩掛折鐵刀二口。又見旁邊坐着一個婦人，生得甚是俏麗，穿一套藕素衣裳。但見面若凝脂，紅粉中露些少桃花之色，目同點漆，黑白間蕩，几多秋水之神。起勝飄逸，動人思之神，狀細柳腰，迎風欲舞，小金蓮落地生香。上句作者常談，下句是時飛下氣。可惜長在妖魔洞中，真是羊脂玉，沉埋山徑，若

教貯于金屋隊裡。無異夜光珠，輝映蘭堂處。眉梢捧心西子，
難比他風流。懽：情緒，出塞玉嬌，怎當伊態度。素裙飄雪，時離
倩女之魂，白衣飛霜，日賣觀音之值。因合雅韻。氣若幽
前深費雕琢矣。

于冰看罷，衆侍女大喝道：「聖母在此，還不跪拜麼？」于冰笑着，朝上

拱手道：「久仰久仰。」脫洒之至，竟只見那聖母面上，陡生不悅之色。

為不跪拜也。向白衣婦人道：「此子骨肉清標，大有道氣，只是舉動踈狂，

令人可恼。那白衣婦人笑應道：「這人眉目俊秀，態度風流，與人世

俗道士大不相同。但他係草野之士，安知見聖母的禮法，不與他

較論也罷。」出法溫柔有情，大說罷，低頭笑了。珠屬只見那聖母將

大嘴略動了一動，也有些微笑的意思。又將頭見点了兩点道：「你

賞鑒的不差。若果然有些來歷。我自自然有番好安排。竟是在待再
細細的盤問他。說罷。問于水道。你是何方人氏。在何地方出家。做
道士多少年了。今來此是何意思。于水道。我是直隸人。就在這九
華山廟內出家。听得說你家今日宴客。我有幾個好戲法兒。着你
們看。不知你們愛看不愛看。那聖母笑向白衣婦人道。這道人
要在我跟前賣法。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白衣婦人問于水道。你
都會些什麼戲法兒。于水道。隨心所欲。無所不能。那聖母道。你可
會五行遁法麼。于水道。頗知一二。聖母道。你既會五行遁法。你可
能在石頭上鑽出鑽入麼。于水道。心裡道。此法吾師能之。當日在西
湖傳道畢。將身子鑽入地內去。映前第我馬能有此大術。因問那

聖母道：「我不能你，能殺麼？」那聖母大笑道：「此小神通何足為異？隨將白龍夫人喚過來，站在面前。」那聖母用劍訣，在那夫人頭上畫了一道符籙，吩咐道：「你去鑽來。」看那道士看。那夫人笑嘻嘻，輕移蓮步，款步香裙，走到石堂西邊牆下，掉轉頭來，笑向于水道。那道：「人休笑話我。」說着，將身一灣，用頭碰石牆上一觸，真與鯢魚鑽沉無異，形影全無，瞬息間，又從牆內鑽出來。此六一絕技，一大觀也。兩旁衆妖各大笑。那聖母亦拍手大笑道：「奇哉，奇哉。」問于水道：「你以為如何？」于水沉吟道：「此妖神通廣大，我非其敵。常人說的好打人不如下手。」莫敢吃了他的大虧，致傷性命。忙向身邊將天狐送的兩個幾目針，拿在右手，說道：「鑽石不過遮掩小術，我有個揮針引線。」

的大法。你可將眼睛睜大。孫越休要胡亂看過。說罷。用手將針向

那聖母眼上丟去。只見隨手放出碗口粗細。兩道金光。直刺入那

聖母兩隻眼內。那聖母大叫了一聲昏倒在地。針與孫原在天罡

至寶靈三界中。于水正要看那針下落。不知不覺。兩針還歸在自

己石手指內。拍着真奇寶也。針係最難尋之物。今來

都來捉拿于水。于水用呆對法。將衆妖止住。一步不能動移。只見

那白龍夫人粉面通紅。向于水道。那道人你忒也無情。原說要戲

法兒。怎麼就暗算起人來了。你有什麼開解的法兒。快將我聖母

救好。我還有一件大便宜你的話。要告訴你。說于水听了。只當他

說出天罡隱隱的話來。大喜道。你有什麼便宜我的話。快說。我自

有解法。那白龍夫人欲言又止的說道。我看道兄_一：仙骨定是
有根氣的人。就是我雖容貌醜陋_東，也是數千年得道之仙。意欲
與你成就夫婦。各傳各道。彼此通同。繼續裴_此劉綸的美跡。我聖母
醒轉過來。我自_有活替你分夜。聖母斷不難為你。若是片言執誤。
只怕你性命難逃。于冰听罷。向白龍夫人迎面唾了一口。_{甚于打}
罵_罵且笑且罵道。我當你說天罡樞_法。誰想放這般無恥妖屍。
屍已臭矣。而再加_之。以妖其臭。尚_可道_那。致污我耳。旋將双針向白龍夫人丟去。金光
到處。已透双睛。雖係至寶。尚_道太遠。白龍夫人喊一極倒在一旁。須臾化成
十數丈長。一大銀條魚。滿身都是錦鱗細甲。_{吃湯心鮮}。綿亘在石
堂西邊。于冰見白龍夫人已死。心裏說道。此妖針到現形。其本領

去老妖天淵，又回看衆妖一個一個釘定住一般。隨將木劍取出，挨次斬去，頭落俱皆現形，率皆鱗介之類。又于洞前洞後，穢除無遺。回到堂內，看那聖母還在地下，倒著，原形不現，亦未知他生死。用雷火珠連擊數次，竟不能傷損分毫。于水道雷火珠尚如此，刀劍越發無用了。天狐曾言，他將天罡棍吞在腹內，似此皮肉比鉄還硬，這書該從何處剝取。正想算着，不意那聖母被這十數下雷火珠，到驚蟄過來。并綠目雜傷而氣未絕，故能回其形也。少刻，從起一坐，二目中流著兩行鮮血，大叫道：「白龍夫人何在？見無人應他。」又叫道：「士何在？于冰知他？」時此笑應道：「我火龍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此

方以通行天下，斬盡妖邪，你雖非人類，豈沒個耳朵？我念你在部

陽湖苦修二三十年，不忍傷你的性命。殊不知你在閻皂，皆凌雲峰下，盜吞天罡樞，此太上第一等符咒秘籙，大道源流。量你個鱗介之物，焉能有福承受。且你吞在腹中，又不能看得一字。不過是圖：圖：放在你腹中，你莫若通個大人情，將此書吐出送我。我就送你到湖海之內，以終天年。我異日一有進步，包你二日復明。斷不做欺慌你的事體。那聖母听罷，將牙齒咬得連响，大罵道：好冷于冰。我久欲拿你粉身碎骨，與同道報仇。不意你今日敢上門算計我。說著，用手向堂外一招，只見那大池中水，就像教犬長一條銀蛇，直奔那聖母手前。那聖母將手一揮，响一聲，波濤滿地。平地水深丈餘。此亦可謂指揮如意。若與江海切近，其水勢高深，尚可測度。將于水渰在水中。通

身衣服盡皆濕透為此書于水忙架水遁起在空中五行遁法

務開川止以此類低頭下視見那水在洞前洞後堆疊起來就如數丈玻璃積累在一處比錢塘江的潮還好看分形容水勢又與江約

有一個多時辰水勢一歇若頃江倒峽之聲仍歸在池內于水將

遁光一按離地不過有一丈高下再看聖母依然端坐中堂看其

衣服併無半點水痕手又見他從身邊取出一小葫蘆于葫蘆內

傾出綠豆大兒凡藥摸了兩個填入眼內隨將血痕揩抹閉目凝

神有頓飯功夫站起來摸一摸走出石堂外大聲叫道道士何

在連叫了幾聲冷笑道你止知壞我面目你却也死在水中隨即

將身蹲下在院中亂摸摸見大小孩類死的橫三順四氣的他兩

手在地下亂拍恨不得將地皮拍碎。以目視心中安必急燥令
但他不知于冰架適在拍打了几下。復摸到臺階前坐下點頭再
面。前若知豈易甘休也。
四、又悲：啼：哭起來。情亦可憐。于冰見他這般景況頗動惻隱之念。
只是求書心勝。那裡還肯當面錯過。左思右想沒個制服他的法
子。又見他以眉緊蹙。時：用手。在心前亂搥。似個因眼中看不見
心上急燥氣恨的意思。于冰看了一會。說道。我有計較了。這針名
為戮目。安見其不能戮心。想神物自隨心所用。若不靈應。再設別
法。這一想。確中要害。復將二針取在手內。兩眼看定那聖母心頭。
從上往下一擲。金光如電針回手中。那聖母大吼一聲。往起一跳。
有數丈高下。落下來。即成一奇大無比的鯢魚。長愈千尺。粗若邱

山頭雖觸在洞中，魚尾還在西邊山頂上，真是五湖四海，少有之物。于水大喜道：「此針竟可為如意針，有此奇寶，吾可以擒盡天下妖魔矣。」又想到：「此妖已死，精氣必散，不至似前硬過缸鉢。若用劍開刺一兩個月，還不知尋到藏書之處，不如用雷火擊碎，豈不省力易尋？」況太上書有玉匣盛貯，上有符籙，斷非雷火所能傷損。于是向離震二地作法，大喝道：「雷部司速降，頃刻陰雲四起，諸神如飛而至。」于水指着大鯢魚道：「此妖毒害生靈，有干天愆，今被貧道打死，誠恐復生，煩衆天君可速發雷火，將他皮肉霹爛，自必後患永絕。」衆神道：「法師請離遠些。」于水將遁光又起，有百十丈高，只見鄰辛、張陶四位天君，率神丁力士，各施威武，頃間迅雷大

電震的那山石樹木亂滾亂搖飛禽走獸已魂喪膽再尋那大鯢
魚已霹的皮翻骨碎血水流溢滿洞裏就和鋪了一層因漁的一
般比擬其妙愈形妖魚之大于水退了諸神看不出天罡書在那一處因內書
此比之非上彼時日已將落又怕被邪神惡怪搶去急將二鬼放
出在那魚肉魚骨內四下搜尋秦肉積如山二鬼從何處尋起直
尋至昏黑並無踪影得書以于水無奈著二鬼在洞中來回行走
以防不虞自己伏劍高坐在石堂頂上主意到次早再著二鬼細
尋坐到三鼓以後猛抬頭見一股白光爛爛直衝霄漢已得
相去不過數十步遠近低頭下看光氣從大石橋上透出于水道
有了也顧不得血肉穢汚衣履急忙從石堂頂上跳下走到橋頭

招呼道，超塵逐電快來。二鬼星飛跳到目前于水道。我已看出天

書下落，就在這座橋前，你等速刻採來。二鬼將那魚皮魚肉以及

魚骨搬來搬去，忽見逐電大叫道：有了至此方得，于水急看

時，見在几段魚腸內，取出一匣，長僅八寸，玉色青瑩，尤可鑑人，面

目四面是一塊整玉琢成，並無絲毫破綻，在血肉沉滯之中，亦無

半點沾濕。其匣以此于水捧玩再四，欣喜欲狂，親自揣在懷中。寫

書梯山涉水，斬怪尋妖，費此扣緊絲絲帶，同二鬼也不回玉屋洞，

竟赴山東泰山瓊岩洞中。今二鬼將前層石堂，打掃乾淨，先在正

中床上坐了，將二鬼喚至床前，吩咐道：吾自柵家社，收伏你兩個

映前數年來，汝等服勞奉役，甚是勤苦，今我欲用火龍真人仙

街法牒移會冥司，着汝等及托生極富貴人家，享受人間福祿。償汝等數年辛勤，就在今日。放汝等前去。于冰知得此事，大道心成，將來事無容二鬼查報，故

着托生富貴人家，以踐前言。二鬼聞知，一齊伏地痛哭道：小鬼等承法師大恩，驅使十數餘年，朝夕伺候，未嘗片刻相離，方思殫竭鴛鴦，効力數千百年。今聞法師鈞諭，令小鬼等托生人間，此去總得榮華富貴，受享不過四五十年，依就要名登鬼錄，內中或作惡，或行善，昏味難知。到那時獲罪于天，打入輪迴，生三世，永歸畜道。欲想求如今日，亦不可得。惟願法師遣小鬼等于刀山箭林、水深火烈之地，使小鬼等氣化神銷，統歸烏有。到是天造洪慈，若說再生人間，不敢奉命。意既真誠，故語言激切，所之者，自心寫說罷，又各伏地大哭。于冰惻然了半

响向二鬼道，此话果出自肺腑麼？二鬼一齊道：「某等雖沉淪幽冥，

尚有人心，天日照臨，何敢有半字虛辭。于冰听了大悅道：「我與汝

茅相伴多年，雖說人鬼分途，情義無殊父子。我亦何忍與汝等永

離。此語亦肺腑中流出若着汝等，始終沉埋在我這葫蘆內，不惟你們心上

不甘，即我亦有所不忍。此亦忠恕之一端但汝等皆至陰之氣，凝聚成形，

不過藉我符籙遊行白晝，究屬悖理反常的事。語極有理，可破一切邪說我憐

汝等一片至誠，今各與汝等一上進之路，加意修為，將來皆可做

鬼仙。那時出幽入明，逍遙造化，也是天地間最樂之身。較世間有

富貴而不能長久享受者，天地懸絕。又著二鬼跪行在膝下，隨將

中指刺破，向二鬼泥丸宮內各滴了儿点。二鬼覺得一股熱氣，如

湯潑雪從頂門直透湧泉項，面色回春，不復純陰氣象。此亦一法。于水道，吾精血調養有年，非回骨凡夫可比。汝等得此一點真陽，各保天和。我再次第傳汝等煉氣回陽之法，三年後，以心煉氣，以氣歸神，欲人則人，欲鬼則鬼，陰陽無間，形色成矣。雖欲不為鬼仙，不可得也。鬼也有出頭日子，一笑若能做一鬼。二鬼喜歡的極，耳撓腮一個，叩頭有聲，感激不盡。于冰又道：我今日得的天罡樞一書，乃八景宮不傳之秘，展玩時，必有白光燭天，不但邪妖惡怪，見了動觀觀之心，即八部正神，九天列宿，以及三山五嶽、島洞羣仙，亦所欣慕。倘有疎忽，被伊等或奪或竊，失此至寶，我之罪尚小，而修文院天狐休矣。負人負己，莫大于此。處：獲惜贈書之人，真可謂不忘本之君。

也。從此刻為始，每日夜，你兩個輪流守視。一在石堂頂上眺望，一在石堂下面巡行，不但有耳聞目見，即風聲鶴唳，亦須大聲疾呼。

早為通報，我好預做防範之法。小心至此，自無疎虞。二鬼凍避于冰，淨了手。

臉將匣安放在正面石桌上，大拜了八拜，將天狐送他的符錄，在匣上一拂，隨手鏗然有聲，其匣自開，內有錦袱，將錦袱解開，見此

書一寸餘厚，七寸長，四寸寬，外寫天罡總樞四字，內中俱龍章鳳

篆，字有蠅頭大小，硃筆標題，若門類。倘要詳寫，此日親者然。光輝燦爛，耀目

奪睛，大要皆天地之機，造化之源，陰陽之秘，鬼神之隱顯，人物之

輪迴，山川草木之生滅，萬法萬寶之統會。倘又將書內所有一祥寫，非紫陽真

人之書，所能比擬萬一也。又將寶錄于冰，就從這日，將石堂上下

四圍俱用符籙封閉其慎密其獨自一個潛心默讀此書至夜間奇
光灼煥照映一堂如同白晝可免買油秉到三個月後便知天地
終始定數日月出沒根由真可藏須彌于芥子等萬物如蜂蟻矣
又將新符本願一寫已非海島起先也有些神怪野仙或明奪或
決決仙所及真好大福命際過也
時來或調遣龍虎或播弄風雷但來的俱被二鬼道破于冰得後
容防備不致有失又補他後來的本願一日大如一日事：皆能
前知那里還用二鬼稟報到後法力通天亦無一敵來者此時冷
于冰雖上界大羅金仙也不過互相伯仲而已超塵等得了于冰
的指授亦迥異昔時正是

大道究何在

天罡法籙全

從今參妙意

永做一金仙

第六十三回

温如玉時窮尋舊友

冷于冰得道繳天罡

詞曰

富貴何可求，執鞭不自由。浪子痴心肯便休，棄家鄉，奔走神州。
五氣朝元，三化聚首。乾坤大一袖，能收繳天罡，歸原手。趁萬劫，
泮奐悠優。

右調新月沉鉤

前言温如玉被盜，金鐘見慘，從試馬坡祭奠回來，過了個悽涼
年，逐日心緒如焚，思來想去，打算終身的結果，猛想起。又用此三
天十數回唱起。水滸常用說時邊，那時快二語為接備入人之法，
此書常用猛想起三字為接備入事之法，後雖不同其用，則一也。

可知做事至百回各人自有得心应手之句。名穿揀接續捷徑之
法。不捨人幹。便是好。若心外求。亦常套用。說時。透那時候。
六字。却又用的毫無趣味。真是
嚼人原。概算不得一好句也。冷于冰在試馬坡。那晚吃酒時。許
他得功名富貴。應前四十為。酒得去都中一行。又想着冷于冰為
人奇。怪。似有未動先知之術。他說的話。無不應驗。又想着自
已家中。還有什麼過頭。不如將這住房也賣了。賞張革幾兩銀子。
若他自行過度。我且入都中去。或者遇冷于冰。指點佳境。將來有
發跡的時候。亦未可知。主意定了。將張革叫來。告明已見。要上北
京。張革听了。呆了半晌。好為下。又說道。此事大爺還要細思。那冷
于冰行踪無定。知道他如今在那里。就算上遇着他。他一個遊方
的人。有什麼真話。他若有大功名富貴。他自己先做去了。肯讓與

我們受事自是正話。小的為大爺的事體，也曾日夜想算這處住房。是三百多銀子買的，目今城中房缺少，也不愁賣不了原價。還有金姐送大爺的衣服首飾，若變賣起來，小的估計着，也可賣二百來的銀子。每年用十來兩，賃一處小房居住，餘銀或立個小生意，或安放一妥當舖中，討些利錢，也可胡亂度日。大爺年紀還不到三十，若發憤讀書，何愁不中，不會不做個官。也是極正話若說賣上銀子，尋冷于冰去，這是最低不過的見識。設或再有糾錯，將這兒兩銀子弄盡，小的家門口子討吃，原是本分。有甚麼辱及祖父，只怕大爺一步一趨，都是難行的了。句：淋漓慷慨，且見為主忠誠好。大爺就便打死小的，也不敢違命。當日金鐘兒在時，知道大爺情深似海，斷不

是語言勸過來的，只得任大爺鬧去。如今金鐘兒已死，正是大爺該交好運的時候。也是至高任說怎麼節儉，怎麼交好。一日不送，交到金鐘兒便是一日的用度。今張革謂之文運甚通，只是可惜文的遲些了。怎麼又想起冷于冰來了。以理論真，是別開。如玉听了拂然道：你別的話，還教為近理，怎麼金姐死了，是我交運的時候，真是喪心亂道。他比何肯依此法。他為我捐軀殞命，視死如歸，那一種節烈，不但樂戶中人就是古人中，能有幾個。他在看符品高行端。你適終的話，豈不是放駱尼麼。其意以駱尼遠不及驃馬狗在也。張革道：怪道大爺祭他時，哭的那般悲痛。不意張革志中不許哀痛，妙不相是算他為大爺死了麼。此語大奇，如有妙論，如玉着急道：話異常無怪為急。你看麼，口吻他不為我死，却為誰死。正是到要問。

張革道：他是將東西偷送與大爺，苗三相公翻下舌，被他父毆

擗打罵起來。他是羞憤不道。總吃了官粉身死。婦人們因這些閒
氣。悔死了的不知有多少。完哉。此玉看金鐘兒死。雖古人中少有。
極其平常。且曰。此死者。不知有多少。張華謂之為曰。閒氣。悔看得金鐘兒死。
人意見。天地懸絕。此玉安得不恨死。這正可算曰。大爺的事。
被人激迫身死。算不得為大爺守節身死。被他到分別法。楚了。此
可使爰嫖者。減許多溺愛不。活。不但醒此玉之迷。差
乎。金鐘兒宜活不宜死之論。若是有少年清俊。富貴公子。嫖客。到
他家中。他立意要嫁大爺。不肯再接一人。被他父母打罵。自己尋
了短見。那總是為大爺死的哩。張華所取者。必如此。只說大爺在
他身上。花了千數銀子。他還有點人心。肯那移出些財物來。暗中
貼補大爺。這也算妹子娼婦內。少有的人了。他又作公道平論。止
算了個娼妓中。少有的人。總算不得死節的人。活又
說得有斤兩。如玉真要氣殺。假若何公子。如今還在他家住著。

他到吃不成官粉，小的到替大爺有些擔憂。又將第四十八回一處說得妙絕。他此俗沿所謂打節烈兩個字，也不過是大爺許他。外人沒這樣評論。

瓜皮醬也。自己不許他，還要補出外人作法，如王太怒道：你原是和猪狗一類的人，你如何

敢訛誚打趣我？我且問你，你曉得什麼是節？什麼是烈？你說你說。

怒極張華那裡還敢言語。如玉又罵了好半晌道：我的主意已

經定了，限你三日。五即與我尋賣房子的主兒，我只要三百兩。

金姐的衣服首飾，我何忍心變賣？你可按物開一清單，到當舖中

當了。我將來若有好的時候，定要取贖出來，做個題念兒。凡做媒

過娼妓有情者，贈送物件，尚不惜什襲以藏。此我將來到京里尋

你拚命情人衣飾，其為做題念兒，宜笑一笑。我將來到京里尋

着冷于冰，或尋不着冷于冰，都不要你管我，我就再將這處房子

白丟了也丟的是我的與你何涉你若三天內辦來就罷了若辦
不來我和你誓不干休只因不以即許金鐘兒惹出許多張華
見如玉怒的了不的一句兒也不敢分辨也再分辦打只得滿口應
承下來過了兩天見如玉心氣和平又苦口勸諫好如玉竟是百
折不回張華見主人志願已決沒奈何只得盡心辦理金鐘兒衣
物共當了一百六十兩房子賣了三百五十兩以玉止要三百兩
今多出五十兩足
見張華存心若是奸奴
兼三百兩亦不可得矣正月初三日與買主立了契言明正月十
八日騰房如玉將銀子收訖特况將張華夫婦叫到面前
說道我當日有錢的時候在你夫婦身上甚平常如今騙我的偷
我的賺了落了我的俱皆星散惟你夫婦始終相守且在我身上

甚厚。主人當此際說此話最足感動人張華听惹淚流滿面。他女人也哭泣起來。我一生總吃了眼中認不得人的虧。致令一敗塗地。如今在這泰安城中。也沒個出頭的日子。且到都中去走遭。听憑命運罷。日後若有個好機會。還與你們有相會之期。我去後。這房子要與人家。交到裏面棹椅銅錫磁器等物。雖沒什麼值錢的。胡乱還可賣兒兩銀子。你夫婦可拿去變賣了。過度罷。兩個小厮。一個是你兒子。也不用我吩咐。惟有已故家人孫祿之子。他今年纔十一歲。你們可念他父母俱無。今日就收他做你夫妻的養子。凡事推念我。不可凌虐他。又取過兩封銀子。道這共是一百兩。你夫婦用八十兩。尋兩間房兒居住。過度。也算你們伺候我一場。那二十兩等

孫祿之子到十六七歲與他娶個老婆完做主人心事我亦不通

數天就別你們去了說著流下淚來甚悲甚張華夫婦跪在地下

哭的連話也說不出來寫他夫婦情亦甚那孫祿之子也在旁邊啼哭不

止也听出是主人要走的話又將小娃子張華哭著說道大爺

出門定在那一日小的好收拾行李何候同行這終如玉道我如

今還講跟隨人麼我獨自走罷酸你又有家口牽累况又連

個住處未曾尋下我這一去和飄洋的一樣將來還不知棲流在

何所甚恨我是絕意不要人跟隨的張華道大爺從未獨自出

過遠程小人如何放心得下非虛大爺不要小的小的明不跟

隨暗中也要跟隨那到把主僕弄在兩下路上甚是不便小的女

人雖沒房子，他父母家即可居住，便是二三年，他還可以養活的。

起。此條寬解大爺賞的家器等物，都交與小的，丈人變賣，甚是安

貼小的，正好跟隨大爺出門，守定妻子做什麼，好如玉想了一會

道也罷了，就依你跟我走。到京中再做定歸，你們只管跪著怎

麼可起去料理。此等皆人所易忽畧張革又道大爺賞了八十兩

銀子，小的寔不忍心收領，有家器等物，且殺小的一家過了出外

比不得家居，將來盤費短了，是沒處投告的。且見閻如玉道：我原

該與你們多留几兩，只恨我手內空虛，你若不收，我也斷不著你

跟去，張革無奈，和他女人磕了七八個頭，方纔起來，將銀兩以而

如玉又指著孫祿之子說道：他頑劣的了不得，你們管教，只顧管

教衣食要留心。他此張革夫婦同流道：不但大爺囑咐，就大爺不
言小的們定和自己親生的兒女一般看待。大爺只管放心。如玉
叫過那小廝來，與了他二兩銀子，又指教了他几句，當下教他與
張革夫婦叩頭，認為父母。一同揩著眼淚痕出去。如玉看定正月
初八日起身。初六日到他父母坟前，痛哭拜別回來。張革將各項
物件開了清賬，把他丈人叫來，當面交割。如玉就托他與買主交
房。至初八日，主僕二人坐車起身。張革女人送了主人和丈夫，與
他父親。僱人搬運一切，停妥。領了孫祿之子，同他兒子，坐了車子，
大哭著回他父母家去了。可嘆如玉做了半世豪華公子，真弄了
個寸椽片瓦俱無。固然是他命運低危，也列的是他所行不善。今

日一主一僕上京，尋那雲飄鶴逝，沒定向的冷于冰，豈不可笑可憐。一路饑餐渴飲，數日已到京都，見輩殺之下，真與外省不同。到處高樓圍館，隨地品竹調絲，來往不是士農工商，便是九卿科道。真是富貴繁華無比的仙境。如玉初入都門，那兩隻眼睛，應接不暇。到是那車夫，甚是熟慣，送他主僕到菜市口，見昌盛客寓安下。主僕兩人，每天出錢二分房飯錢。如玉舉目無親，日在大街小巷行走，存了個萬一過着冷于冰的念頭。原也沒個尋處，只索如此行走了二十餘天，那裏有個冷于冰的影兒。他這人所能尋，尋那張華見不是個歸結，復尋苦勸，如玉回家謀為止務。如玉道：我已出門，斷無空回之理。况冷于冰也不是說我的人，早晚定遇着他的日子。若

道二年後過不着丹。做道環此不意他心信神廣。張華十分勸急。

了。如玉便說：你若想家，任憑你便。我是絕不回去的。張華也自沒

法。不言他主僕，在都中閑度歲月。再說冷于冰自得天罡樞一

書，日夜在瓊岩洞，誠心捧玩。半年後，于冰已洞悉精微。終明白天

地始二終三，的根由。萬物生二化三，的源委。此二句已將天地萬物總括在內，以見天

無所不包。看那兩輪日月一起一落，無非是老人的鬚眉。促人

的壽數。此二句益見人不覺得此時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回想紫

陽真人送他的寶籙天章，不過是斬妖除祟，趨吉避凶而已。講道

趨神奪劫，參贊造化，還無十分之二三。今日竟成了個與天地

同體的人。又將于冰自得書造就補出。真是千萬世難逢的際遇。此皆八景宮

恩。又想天狐囑咐一年後，將此書賞送火龍真人，煩懇東華帝

君，繳還八景宮。

應前四十五回事。

今已通首至尾爛熟胸中，此書久落凡

塵，恐與天狐招愆，反辜負他一片好心。又預知溫如玉在京尋訪，

此後事：前知。

且董公子自到河陽鎮。

應前三十五回。

知他已入林岱籍

無庸二鬼矣。

算改名林濶，

算了林岱胞侄，用官字號下場，中了第六十一名舉

人。

補出董公子別後事。

已從今年正月，由林岱任內，列朱文煒家居，住等候

著下會試場。他雖然功名有分，料想著他的文章，斷不能中在前

列。後日還有多少事，在他身上起結，也須助他一臂之力。著他早

早的服官受職，好做後事的地步。

伏下七十五回，恭嚴世蕃等事。

明日正是黃道

吉日，理合到吾師洞中走過，將此書文送騰出身子來，辦別的事。

業到次日五更時分，令二鬼將石几紫抬放在石堂院中，將玉匣安放在几上，自己虔心靜氣，大拜了八拜，然後揣向懷中，吩咐二鬼道：我今往赤霞山祖師處去，你等可用心修煉，各圖正果，靜候我的調遣，不得私出洞門。二鬼出洞跪送于冰架雲光，早到赤霞山，四雁峰前落下，只見桃仙客大笑道：祖師命我在此等候多時，于冰忙作揖問訊。仙客道：賢弟不必多禮，快隨我來。于冰跟定了仙客，走至洞門前站住，于冰道：你我雖同是祖師的弟子，然師兄是日夕親近之人，不妨隨便出入，我與師兄有別，理應替我回稟一聲，為是仙客道：賢弟小心至此，足見誠敬，說罷先入去了。少刻出來說道：祖師著你進見，于冰將道袍拂拭了幾下，終跟定桃仙

客一步：走入去，但見

門分二座，院共三層。也有山，也有水，也有池，也有橋，也有樓臺，
有樹木，有花卉，有飛禽走獸，曲：灣：另是一個世界。堂濶五
丈，堦高數尋，也有琴，也有棋，也有劍，也有書，也有字畫，有金石，
有珠玉，有床帳桌椅，燭：燦：另是一處人家，也有香茶，也有
美酒，也有冰堯雪藕，火棗交梨，開一開，茶：馥：另是一樣滋
味，也有歌童，也有舞女，也有銀箏象板，錦瑟鸞笙，听一听，幽：
雅：另是一般宮高，壁掛蛟螭之鏡，爐焚蘭麝之香，雲母屏前，
遠映一輪皎日，水晶簾下，斜拂八部，和風，白鹿銜芝，間行于丹
房，皂戶，系鶴啄菓，欣舞于曲徑迴廊，真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

時佳興與人同自是尋常語非說部中從未
有此佳態燕獨閉秋函惟此贊爾

于冰將洞中景物大概一看遂見火龍真人穿一件大紅百花無

縫仙衣戴一頂扭絲八寶束髮金冠。秦眉河目赤面紅鬚。這大仙
衣服面

貌鬚鬚竟無一端。正正坐在上面于冰搶行了几步到真人座
處不紅笑一笑。

前拜了四拜請候畢站在一邊真人笑道天罡樞樞一書乃八景

宮不傳之秘也預知送
書來矣身列金仙能讀此書者百無一二你修行

了几日便能際此奇緣真好福運也于冰將玉函從懷中取出放

在正面几案上真人亦連忙站起坐在一旁敬光
君也于冰又跪稟道

弟子正為此書久落凡塵恐被老君查知致干罪尤今日特奉獻

於老師座下仰冀大開恩典代行繳送庶天狐盜竊之事不致洩

露弟子可以凡矣。真人大笑道：你如今尚推算未來事體。老君為萬國九州羣仙之祖，他的書籙被人盜去一年有餘，他焉有不知之理。當日那天狐意念一動，他早已就知有今日了。只因他念你立心純一，勇往向道，不過假手天狐，成就你的正果。你道他竟不知道麼？表以老君成全本志說罷，又大笑道：此書我亦不敢久存。明日即到東華帝君，你師祖宮闕，懇煩轉送。你全天狐，二語一語則雪山盜竊之罪水釋矣于水又稟道：弟子承師尊高厚遺教，仙客頒賜衣冠，彼時擬救連城壁之後，即來叩謝。謝緣仙客述師命，再四相阻，有功夫圓滿之日，所來未遲等語。老第四十五回因此弟子遲至今日，真人道：我著仙客止你，不過為省一凡，往返也。于水復行叩謝，真人吩咐起來。于水

侍立一旁。真人道：你目今法力可出羣仙之上，只是靜中功夫，還未完足。將來猿不邪，自可與你分勞。刺下溫如玉，在京等你。你屢次在他身上，也可謂大有情。但此人雖具仙骨，痴迷過甚。你當造一富貴假境，完他一生的志願。二句起下回六十三至六十九等回入夢醒夢事皆火龍放之也。若仍前不省，乃下愚不移之人，速棄之可也。又問道：我的木劍，你可曾帶在身邊？于水急忙取出，放在棹上道：弟子承師尊恩賜，未嘗片刻相離。真人叫童子們拿我那口劍來。少刻一童子取到，連與真人。真人道：此劍名為雪鏃。劍名於異說古所無者。我自戰國時得道，承吾師東華帝君頒賜，佩服了數百餘年。我在西湖與你的木劍，不過斬崇除邪。若異日會諸天島洞道友，帶在身上，殊欠冠冕。此劍

與木劍大不相同。島洞列仙八部正神有背長邪行者可飛斬於

百里之外。

又表此劍神化

妖魔又何足道也。于冰叩頭領受。真人道：你去

罷。功成日滿之期。我別有法旨。說罷。真人回歸後洞。挑仙容同許

多道友。并仙吏仙童都來與于冰叙同門一脈。請入丹房內飲食。

好半晌。方一齊送出洞外。于冰謝別。離洞走了百十餘步。將劍囊

解去一看。只見金裝玉嵌。耀目奪睛。又將那劍拔出來看視。寬不

過一寸。長到有三尺。面鑲龍虎。柄列七星。劍尖上鑄著雪鏤二小

篆字。劍鞘上拴著紫絲絛兩根。于冰看罷。將劍裝好。就用絲絛斜

繫在右邊臂上。架起雲光。早到玉屋洞來。這日城壁等正在洞門

外閒立。忽見猿不那用手在空中指道：尊師來矣。特來不那城壁

和不換道力甚淺，那裡看得出。瞬目間，于冰已落在面前。城壁不換大喜，各作揖問候。猿不邪在一旁跪接，于冰到洞中正面坐下。猿不邪站在一旁，不換問道：「大哥背後掛著，可是口寶劍麼？」于冰道：「適纔從吾師洞中來，此劍係吾師所賜，不換道：「祖師所賜，必有不同。我們先看一看，再叙別情。」于冰解下來，付與不換。將錦囊解去，大家拭目同看，但見光芒映日，寒氣逼人。裝束亦精雅之至。將劍一寫，見火能到愛非易。一個二極口讚揚，惟獨城壁愛的了不得，看了又看，不忍釋手。性情所好，故也。不換接過來，用套兒裝好，親自與于冰繫在背後。方纔就坐，詢問六七月別後事業，于冰也不相欺，就將得天罡總樞始末，併今日交還賜劍的原由，詳細說了一遍。不邪等欣羨。

不已。于水又道：「我早晚還有事入都，城壁道：都中又有何事？」于水就將董公子改名林潤，算林岱胞侄，已中了官卷舉人，要幫他中個進士，將來好完結嚴世蕃閹年等案件，還有泰安的溫公子，在京找尋我一月有餘，少不得再去點化他一番。」城壁道：「可是那溫如玉不是？」于水道：「就是他。」城壁道：「他在都中找尋大哥做甚麼？」于水笑道：「他的事件最多，真有千條萬絮的情節。」城壁道：「願聞其詳。」于水又將如玉前、後、細說，直說到主僕上京，不換道，大哥怎麼知的這般詳細？」于水道：「我自得了天罡樞機後，便可以事：前知矣，不換道，可惜一個大家公子，也弄的窮到這步田地，真是時命限人，自有定數。」城壁摸著鬍子大笑道：「虧你還替他這樣解說。」

那個假浮娃子。我一見面就知他是個敗家之子。他家與存均未敢
定其較浮大堅十有六七。皆城壁所不堪入目者也。大奇一定說他有仙骨。苦的要度他
出家。他原是酒色叢中並貨。若將他度了來。不但終于無成。連我
們也被他攪混壞了。于水道。吾師亦曾吩咐。我也須盡心。他若
是痴迷不返。棄之可也。今日已是三月初三日了。我須早些去與
董公子將三場文字弄妥。好著他心中。殿試時能在三陽甲內就
更好了。我此番還得到御史朱文煒家住几天。城壁道要去大家
走走。我正要看董公子。城壁曾救董公子性命故欲一看望也。于水道。朱文煒是
個京官。你我俱是道姑。去他家內也須招人議論。城壁道這有何
難。我們只用將道冠暫時摘去。便是俗人。于水道。那豈是出家人

做的事又問猿不邪道。你二位師叔可學會些甚麼法術不邪道。凡弟子所能者已學去一半有餘。有于水七問下五金不邪道。換與同年輩方有根據。于此亦可以全身逃害。會試場期止有四五天了。我今日就去罷。衆人送出洞外。于冰駕雲去了。正是

書繳赤霞洞內

飛身故友人家

成全難尚甲第

渡取浪跡仙蹤

第六十四回

傳題目私惠林公子

求富貴獨步南西門

詞曰

十年窓下鉅吟，可中今春首領。真仙指示功名徑，折取蟾宮桂影。榮枯枕上三更，傀儡場中馳奔。人生富貴總浮雲，幾個痴人自省。

右調釀高歌

且說于水出離了瓊岩洞，駕道光早到了都中。原來朱文燁自平
師尚詔得官之後，這几年已陞了浙江道監察御史。只因他是受
過大患難的人，深知世情利害，凡待人接物，也不肯太濃，也不肯

太淡當日履薦，因他面奏胡宗憲，心上甚是惱他，即至陞了御史，恐怕他多說亂道，到有個下手他的意思，後見他安分供職，上的本章，都是些民生社稷的話語，毫不干涉他一句，心上又有些喜歡他，閑時也請去吃飯，文煒總是隨請隨到，雖極忙冗，亦不辭，過年卽壽日，必去拜賀，却不送禮，因此得保全祿位。此便深得待嚴嵩妙訣。他如今又搬在棉花頭條衙衙地方，也還算僻靜，每天不到日西時分，便下了衙門，這日正在內房與他妻子閑話，忽見段誠飛忙的跑來，說道：「老爺快去迎接恩人。」冷太老爺來了。此直入，亦為筆法。夫妻兩個一齊問道：「可是冷諱于水的麼？」段誠道：「正是，正是。」適終小的在門前看見，竟認識不得了，穿的是道家衣服，容貌比先時越發光

彩年者老爺快去迎接罷等了這一會了是罵他誠敬處慌的朱

文煒連忙穿公服不迭六星見姜氏著女廝們速刻打掃卧房向

文煒道就請入我房裡來罷是外道不得的文煒如飛的跑了出

去見于冰在大門內站立遂高叫道老伯大人是甚風見吹得到

此頓改為老伯稱呼于冰一言見朱文煒欽帽補袍迎接出來

意思甚是謙謹文煒到面前先向于冰深一揖段誠在前斜著

身軀導引非極欽服人他亦不肯輕易用此脚矣朱文煒隨在于冰後面一直讓入

內院早有姜氏同段誠家女人領着幾個使女在院中迎接問候

相讓到姜氏房內夫妻兩個男不作揖女不萬福一齊跪在地下

磕頭于冰那裡拉的住也只得跪下相還夫妻兩個磕了七八個

頭方纔起來，讓于冰炕上坐下。夫妻二人地下相陪，隨即就是段誠家夫婦叩頭。家中大小男婦，素日听得主人和段誠，時常說于冰種，奇異一個，搶來叩頭于冰，到周旋了好半晌。文煒吩咐家下衆男婦道：「冷太爺此來，至少在我家中，也得住五六年。你等切不可向外人傳說。若外邊有一人知道，我定行詳查重處。連妻子一並趕將出去，絕不姑容。」衆人答應退去。朱文煒道：「自從在河南軍營別老伯大人後，今又是幾個年頭。小姪夫妻性命並功名，無一非老伯再造之恩。小姪也別無酬報。詞堂內已供奉著老伯生位，惟有晨夕叩祝福壽無疆而已。」于冰道：「朱兄不可如此稱呼。倘邀不棄，只叫一冷先生足矣。」姜氏道：「那年在虞城縣店中，承恩

父天高地厚，打發我到母親處去，山道過親些，于冰大笑道：越

發不成，稱呼了。實是刺于冰之耳貧道告別罷。姜氏道：我在恩父家中，已

拜認老太太為母，恩父又何必過讓。于冰听了，不由的面紅耳赤

起來，說道：我一個出家人，消受不得這般親情，請母復言。文煒道：

這是他名分上應該如此。又道：老伯今從何來，一向在何處。于冰

道：我的形踪，實無定所。今日為兩件事來。朱文煒道：是甚麼事。于

冰道：說起來話長，就將溫如玉的事，大槩一說，並言他有些仙骨。

此番要渡他去出家，又說起救董公子一事。他如今已與林岱大

兄認為脫姓，改名林潤。朱文煒也不等他說完，便道：他刺下現在

小姓家住著，要下會試場，每三題起老伯，還有一位連先生。在右

二十

六回 便感激的流淚不止。于水道若不是為他在尊府，我也不來見朱兄了。隨將自己來的意思，又說了一遍。朱文煒道：「這都是老伯大人天地父母居心成就他的終始。小姪輩也替他感戴不盡。」姜氏道：「前歲秋間，冷大哥從廣平來，恩父家中大小甚好，就是那年初春間，林大哥還差人到廣平與母親祝壽，送了三千兩銀子。林然不忘本處。」大哥說亂辭了几百回，來人日夜只是跪著，萬不得已，只得收下。于水道：「這林大哥就不是我輩中人了。君子周急不濟富，豈可因此須私愛如此報酬？」又向文煒道：「可遇便與小兒逢春，寄一字去，就說我說，速刻差人去河南，將此宗銀兩送還。」姜氏道：「大哥當面曾和我說，原是絕意不取，只是没法擺脫，今差人送去也。」

不過是空勞往還林大哥他如何肯保于冰瞋目搖頭道這書竟
是以我做他弄錢人了。大不是意思又向文煒道書字是一定要寄去

的說罷站起道我到外面會。林世兄去。文煒同到所院西邊一
處書房內高叫道林賢姓你我的大恩公冷老伯來了。那林公子
听得忙跑出院來一看見于冰便跪倒叩頭不已。于冰亦連忙跪
下相扶起來攜手入房復行叙禮坐下。問了城壁並不換起居。又
說了一會別後行踪。于冰也問了林世並老總兵林桂芳話。家人
們擺上許多的菜食來。于冰隨意用了些。向文煒道令兄怎麼不
來一會。華峯周列之至文煒道家兄月前拿了几兩銀子回虞城贖取日
日的房產去了。于冰道尊公先生靈柩想已從四川搬回貴鄉矣。

文煒道：前歲家兄已辦理營葬了。隨問于冰點頭道：這是貴昆玉

第一要事。

若蒼以未辦則贖房產反成先

敘談閒話間左右点上

燭來。段誠道：冷太爺在何處安歇？文煒道：東院書房。還僻靜些。于

冰道：我在尊府，還要盤桓兩三天。諸事不必迫于著意。文煒道：這

兩三天話，老伯再休題起。于冰道：我還有一說，知己相對，理應久

談，但素常以靜為主，大家安歇了罷。文煒亦不敢相強，隨令家人

秉燭，同林潤都送到東院書房內。于冰著將家人們退去，從袖內

取出個紙條兒來，說道：今科會試三場題目，俱在上面。

下鄉會場，誰能得此

過。公子務於兩日內，趕做停妥，我替改換几句中也。必笑。此事關

係天機，少有半句洩露，不但不利於公子，亦且大不利於我。慎之。

慎之林潤双手接住。同文煒看了一遍。文煒道：賢姪可連夜措辦。離場期止有五天了。于水道：話亦不用我再囑。大家以慎密為主。文煒道：此何等事。誰敢獲罪于天。于水道：二公就請便罷。文煒等道了。安置于冰打坐到天明。朱文煒知道于冰斷不能久留。與他多款洽一日。是一日。差人去本衙門給了假。在家中陪侍。凡有人客拜望。總以有病為辭。次日辰牌時候。于冰將段誠叫來。向他說了。几段誠去了。再說溫如玉。在菜市口見店內居住。一月有餘。冷于冰也無處尋找。每日家愁眉不展。在那大街小巷亂走。存了萬一過着的見識。晚間睡着。不是夢見金鐘兒。就是夢見冷于冰。前五十九回。以玉止夢金鐘兒。言其脉已。弄的他心上無一動。笑。此回冷于冰。入夢中。其脉動為何以。

刺舒懷。這日吃罷早飯，正要上街，听得院外有人問道：「泰安州的温公子，可在你店中住麼？」又听得店東道：「有個泰安州姓温的人，到不曉得他是個公子。」温有姓如玉听見，急_地的出來一看，見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穿著滿身綉帛，却認不得是誰。只見店東向那人指著如玉道：「這位便姓温。」那人听了，向如玉舉手道：「足下可是山東泰安州人麼？」如玉道：「我是泰安人。」那人道：「可是姓温諱如玉的？」如玉著驚道：「老兄何以知道賤名？」那人道：「我原不曉得我家老爺府內，有一位冷太爺諱于冰，著我來此店相請。如玉听了，大為驚異道：「可是那會要戲法見的？」冷于冰道：「那人道：我判不知他會要戲法，不會要。」此与前文在東谷如玉道他是几時

到的是怎麼個模樣。鬼那人道他是昨日：落時列的。既然名姓相同，你隨我去到那裡。自然明白。如玉道：尊姓。那人道：我姓段。是御史朱老爺的家人。如玉听了，驚喜相半，走入房內，向張華道：你可聽見麼？冷于冰尋我來了。喜其竟有今日也。于是換了衣巾，和段誠同

走到文輝門前，段誠道：請站一站，我去回稟一聲。湏臾出來，說道：冷太爺吩咐請會。如玉跟段誠到二門前，見于冰金冠道服，絲絛皂靴，肩背後掛着寶劍，一口容貌與先時大不相同，真是人中龍鳳。天上神仙緩步從裏邊迎接出來。如玉想起昔日，一旦到這步時候，心上好生慚愧。恁此人定有羞于冰將如玉上下一看，見他雖在極貧之際，却舉動如常，沒有那十般賤相，那十般一曰聲息。

二曰垂頭。三曰兩手抱臂。四曰口內吸哈。五曰背人哭泣。六曰終日蹙眉。七曰無故吁嗟。八曰面朝下扒睡。九曰見富貴人進退亂。十曰學婦人用眉睨人。有一于此。任他是絕世聰明。但其心氣已餒。為境過所制。便終無發_達之期。至好的不過免凍餒而已。即偶有發達者。亦必旋得旋失。總富貴斷不能久在本人。他自不覺。旁觀者却甚是清楚。有点福運的人。雖魂夢中亦帶不出這十般_{落魄人}相。皆因他心氣不衰。能隨境處境。而不為境過所制。故也。能隨境處境。雖算不得素患難。大要快活。時居多。愁苦時甚少。總_{落魄人}愁苦亦不過一半月。又心入樂鄉。不學小人常成也。至於出家修道的人。尤必以心氣勝為主。若心氣衰餒。不但不能苦歷冷暖。發法就着他行坐中功夫。他心氣已竭。呼吸間亦斷無傳列之

期真終身無用之物也。若言不語此十則所以于冰要先看他的舉動。于冰見如玉入來先笑說道：公違公子了。如玉搶行了几步，向于冰一揖。于冰即忙還禮。兩人携手到東書房內，叙禮坐下。如玉問罷于冰的行踪，便盛着眉頭，要說自己年來的事業。于冰道：公子的行為無大無小，冷某俱和親見的一般，不用勞神細說。家人们送入茶來，如玉獨自吃了一杯。于冰道：公子的氣色與前大不相同了。功名富貴，在這一兩天內，許的奇他總不能拜受。王爵亦可以位至公侯。如玉听了大喜，跪在地下說道：小弟年來真是窮的可憐。從今年正月初八日，即起身入都尋訪長兄，指示一條捷徑，不意預知小弟在菜市口店內，遣人相招，伏望發慈悲救弟殘

喘于冰也連忙跪扶道公子請起諸事都交在我冷某身上容易

容易

便只管滿口許他

兩人方纔入坐忽听得門外有人說道老

伯大人會住客麼

做官人

于冰道正要請你來坐如玉見一三

十多歲的人入來頭戴幅巾身穿雲鬃氣度像個官兒忙站起問

于冰道此位是誰于冰道此東翁朱先生諱文煒現任御史如玉

急趨向前叩拜道生員蓬門下士因冷先生呼喚得至公堂不曾

待來手本叩謁甚覺冒昧之至朱文煒还礼畢三人分賓主坐下

文煒道此位即老伯昨日所言督院温大人長公子温世堃做官

人口于冰道正是文煒道此兄丰神秀雅真鷄羣之鶴也異日功

名不可限量于冰道何用異日指顧就要出將入相哩伏下文煒

含糊答道。這是溫世台分內必有的。于冰雖有主見。文始刻視。世情對冕誦故。答以必有。

于冰道。可吩咐人將林公子請來。也與溫公子會。我還要留溫公子伴我兩天。文煒道。最好最好。少刺家人將林公子請來。與溫如玉叙禮畢。坐在文煒下邊。如玉問明。終知道是河陽提兵林岱姪子。二十一歲。就中了舉。在此下會試場。心上甚是愧羨。自己求功名的意念。越發急了。少刺家人們。拿入杯筷來。安放桌椅。如玉要辭去。朱文煒那裡肯依。于冰向如玉道。都是自己聚會。我還要留你住幾天。朱兄不是外人家。如玉道。老兄吩咐。無不如命。只是未向小介說明。于冰道。你有泰安城內房價。還有金朋友的當銀。俱在張革手內。你須放心。張革比不得韓思敬。偷不了你的。也埋

不了你的這些法心法出。如玉听了，嚇的驚心動魄，益信于水。是前知神人，又窃喜自己的功名富貴，定不涉虛了。隨誰過此無不深信者。文焯道：這有何難，可若人喚張華成介，將行李取來，最是妥當。于水道：使得。如玉還要相辭，家人们已經去了，只得上前拜謝。文焯先與如玉送酒道：隨便飲食，有褻世台。如玉推讓再四，讓于水獨坐了一桌。他與文焯林潤坐一桌。從此日為始，如玉主僕就在文焯家住下。晚間，如玉和張華在東書房安歇，于水在西廡與林潤改做文字。到第三日午間，管門的人走來說道：有衡山來的兩位客人，尋訪冷太爺說話。于水就知道是城壁不換來了。寓西人來是為七十一回。

金不換與心中懷怒道：他兩人純學會些小法術，便這般雲行霧

馳亂跑起來。況氏起身時那樣囑咐文來做甚麼。朱文煒問于水道。此二位是誰。于水道是我的兩個道友。隨向管門人道。就煩你請他們入來。文煒听了道友二字。知是自來歷的人。隨即整衣迎接。至二門前。見一胖大漢子。龐眉河目。紫面丹唇。一部長鬚。比墨還黑。飄拂。直垂在臍下。藉文煒目中。將戒磨一馬頭。戴寶藍大毡笠。身穿青布袍。腰繫絲絛。足踏皂靴。文煒心裡說。這人漢伏儀表。列與林大牙差不多。只是這一部連鬚鬚。就比他矮几十倍了。又見後面相隨着個瘦小漢子。二目炯燦有光。面色亦大有精彩。長著几根八字鬚。戴一頂紫絨毡帽。穿一領藍布袍。也是腰繫絲絛。足踏皂靴。文煒知是異人。恭敬的讓到東書房行禮。如玉看見

是連城壁和金不換。心上甚是羞愧自己。也到投奔人的田地。只得上前行禮。叙曰。禮畢。城壁和不換與于冰深。一揖。然後大家就坐。文煒舉手問道。二位先生貴姓。于冰俱代為說訖。文煒道。二位先生從何處來。城壁道。還未請教貴姓。想定是朱老爺了。文煒道。正是。賤姓城壁。道。我們係從湖廣衡山來。文煒道。几時動身的。不換道。是今早動身的。文煒大驚道。好几千里。片刻即到。非駕雲御風。何能至此。真冷老伯之友也。于冰道。我起身時。那般叮囑你。二人又來做什麼。城壁道。我因董公子在此。心上懸計。他故來走。于冰道。是林公子。那有董公子。城壁隨即改口道。是我說錯了。于冰又道。你二人來已不守清規。怎麼俗粧打扮。這是何說。不換

道二哥原不肯改粧是我因朱老爺是京官來許多道士到他府上恐怕人議論因此扮做俗人不過暫時改用文煒道究係二位先生多心左右送上茶來大家吃訖成壁向如玉道我們在貴庄分首後列如今也是五六年頭如玉道那日三位去後小弟差人遍訪無踪應上三真是去得神妙之至文煒道素日都相識厖如玉道三位俱在寒家住過几天成壁道公子不在家中享榮華受富貴列朱老爺這边有何貴幹如玉道我與諸公俱係知己說也不妨小弟年來吞敗之至今無可如何尋訪冷先生指一條明路做下半世地步到不是專來朱大人府上的成壁笑道我們都是幾個窮道士有什麼明路指人如玉不由的面紅起來于水急

以目視城壁。城壁緣不言語了。午錯時候。家人們擺了一桌菓食。
一桌菓席。城壁不換和于冰坐。林潤從西書房過來。看見城壁大
喜。又見不換也在連忙上前叩拜。復叙別踪。和如玉文煒同坐。聞
談到二鼓方散。城壁等同于冰在西房。如玉仍歸東房。次日午飯
時。于冰將林潤三場文字。並殿試的策文。俱各改好。至第二日是
初六日。文煒差人送林潤入內城去了。這日早飯後。于冰同著衆
人。從袖內取出一道符。又東帖二聯。向如玉道。公子年來困苦已
極。我二年前有言在先。公子若到不得意時候。只管入都。我已你
一套天大的富貴。應前四十四回試馬坡話今氣運已至。時不可失。可將我這
一道符。出城後。即戴在帽內。還有東帖二聯。揣在懷中。有極難

事到萬不可解脫處，可將我第一聯東帖折着，自有妙應。伏下第
六十四

回馬如龍並第六十第二聯，也是如此。上面我俱寫先後，不可亂

拆。你若偷著先看了，即洩露天机。那時必有奇禍。休怪我不早

說與你。至於做文墨用詩詞歌賦等項，萬一做不來時，你只暗中

叫我的姓名几聲，我自助你成功。伏下六十四你此刻速出南西

門，定有意外机緣湊合。將來到富貴時，却不可忘了貧道。如玉心

上有些不信于水道，你休要小窺了我那一道符，和那兩聯東帖，

誤了你的大事。如玉接來，揣在懷中。心上還有些嫌疑。于水道只

管去罷。我不是欺你的人。朱文煒接說道：溫世台冷老伯教你去，

你就去。我的夫妻離合功名成就，都是冷老伯作成。終有今日，你

狐疑怎的，遂將自己的事大概說了一遍。如玉方誠信不疑，欣喜欲去。于冰又囑咐道：「此去只可你獨自去，張華同去不得。」如玉連聲答應，叩謝了于冰，拜別了眾人，歡喜走出所外。眾人送他出了大門，張華趕上，問訊被如玉罵回。眾人送了如玉，回到所內坐下。城壁等一齊問道：「溫公子這一去，果然可得大富貴麼？」于冰大笑道：「此人本是名門世胄，富貴見郎，只因他幼年喪父，教成無人，日夜狐朋狗友，做嫖賭場中生活，年來叠遭变故，弄的家敗人亡，今日窮極投奔于我，念他一身仙骨，大有根氣，他也不是今生硬有，也是修煉几世，方能完足，寔不忍心棄置于他。又知他世情通靈，若不著他大富貴的，他就做鬼，也必抱屈地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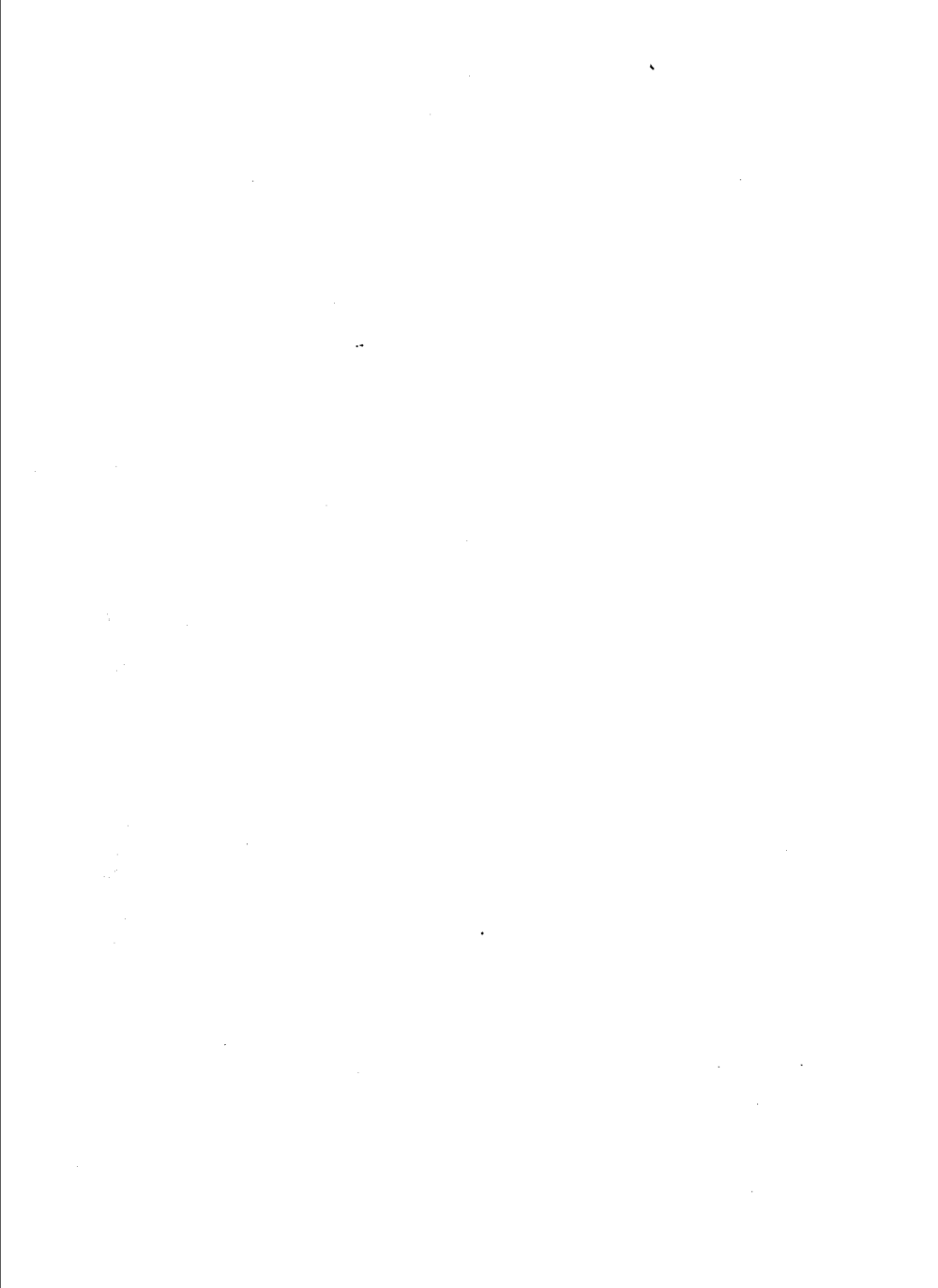
已勸化過他幾次。此番要如此。如此滿他的志願。他若仍是痴迷不悟。乃真下愚不移之人。棄之可也。衆人听了。俱各大笑說道。妙哉。妙哉。非有通天徹地的手段。不能有此施設。正是。

欲醒痴見須用假

假情悟後便歸真

真：假：君休論

假：真：是妙文



第六十五回

遊異國奏對得官秩

入內庭詩賦顯才華

詞曰

千古窮愁同恨。漫云祭過無緣。一朝平地覲君顏。蓬行子今得
祖生鞭。洞裏仙人種玉。江邊楚客滋蘭。水晶簾外會婵娟。題
詩賦揮筆灑珠箋。

右調江月晃重山

話說溫如玉歡喜別了衆人，出了朱文煒家，心上快樂之至，
看得這富貴功名如反掌之易，蓋深信于水，是真誠君子。感世神
仙，又知道朱文煒林岱等，都是他扶持的，做了大官，豈有個到他

身上無效驗的理，因此走一步都是高興，看一眼無非春色，穿街
過巷已出了南西門外，彼時正是仲春天氣，柳垂金線，鳥弄新聲，
綠茵滿地，碧水分流，那些香車寶馬，絡繹不絕，如玉走了六七里，
離城漸遠，來往的人也就少了一邊，走一邊，心裡想道：我這一行
不是遇著王公貴人提攜，就是遇著天子的駕，被那些前驅的
官員盤結住，啟奏了，著我引見，我若是奏對的明白，天子推念先
人分上，那時就是我意外的遭逢，再不然，路上走著，拾得珍奇異
寶，價值連城的物件，或重價賣與人，或進獻到天子御座前，也可
以得一套富貴，心裡胡思亂想，走著，白不見什麼際遇，先一到覺
得身體迷：糊：困倦起來，如此寫來，無甚牽強，半點莽猛然

一睜眼見前面一座高大牌坊直冲霄漢。伏下六十九回重遊等語彩畫的丹楹繡柱。雕刻的鳳象龍章。牌心裏有絕大的四個金字。上寫著華胥國界如玉。想道：這一個國字從何處說起。放眼一望。見牌坊前面車塵馬跡。士女紛：行走。竟是個極熱鬧的去處。連忙走到跟前。問那往來行人都說是華胥國。那些人又指著如玉道：你看正西上。雲蒸露瀉。烟火萬家。那就是城池了。如玉道：我不意料輦轂之下。還有這一處地方。真是奇怪其疑宜矣到不可不瞻仰瞻仰。又走了數里。果然有一座城池規模甚是廣大。閱鄉裡居民甚多。慢：的走入城來一看。但見

城高數尋。池深一丈。屋宇廣大。高聳雲霄之中。園館參差排連。

街市之內。做官的錦袍玉帶。必竟風流。讀書的潤服方巾。居然儒雅。揆肩擦臂。大都名利之徒。費力勞心。半是商農之輩。紅裙綠袖。誰家少女。賣秋波。畫鼓雲羅。何處歌童演妙曲。真是日邊富貴無雙地。天下繁華第一城。

如玉看罷口內噴：讚賞道。好一個華胥國。真是天下有數的地方。正在觀玩之際。猛听得喝道之聲。見一對步兵。馱着鑼過來。隨後便是執事。有許多軍卒。夜役打着旗。撐着傘。拿着鞭子。銜繩呼：唱的。若人回避。如玉閃在了道傍。一家賣脂粉的簷下。此必是地方。總是少刻。見一頂四人轎。裏面坐著個官兒。穿戴著烏紗。他躲身處。補袍兩隻眼。東瞟西看。忽然見橋子站住不走了。如玉正看中間。

見兩青衣公人走來，唱道：「本城太守老爺傳你。」標出官衙如王摸不着

頭脚，心下甚是驚惶，沒奈何，走至橋前，打一恭道：「生員溫如玉，謹

恭。那太守問道：「你是那里人？」如玉道：「生員是山東泰安州人。那太

守道：「你見了本府，還是這樣大刺刺的，你莫不是槐陰國的奸細，

假裝山東秀才。」伏下六十六回來探听虛實麼？」如玉道：「生員不曉

得什麼槐陰國。太守向書役人等道：「你們看他裝做的這模樣兒，我

在轎內一看，就見他形容舉動，不像我本國人。他見我盤問，就隨

口說是山東人，在這裡任意支吾，真是不要腦袋。」又問如玉道：「你

既是山東人，你到我這華胥國做什麼？」如玉道：「生員因貧窮無奈，

投奔一朋友，冷于冰，懇他與我設法謀生，因此住在朱御史家。今

日是他教生員出南西門開行。不知怎麼就走到上國地界。大老爺可差人到朱御史家一問。就知生員是奸細。不是奸細。那太守道本府那管冷于冰。熱如火。也無暇差人到朱御史家去。是你這樣裝聲推啞。越發令人可疑。事關重大。本府也不敢私自放你回去。回吩咐左右押他到朝裏來待啟奏過主公。再行發落。衆人不容分說。將如玉推擁。到了朝門外。那太守下轎。進裏邊去了。如玉悔恨道。平白裡听了冷道士話。走到這個地方。功名富貴。全無影響。萬一用大刑罰苦拷起來。弄成個外國的奸細。只怕這命就在今日了。正鬼念著。只見幾個戎裝的武官見。跑出來喝道。王爺有旨。著傳奸細溫如玉入見。哩。隨即又有幾個帶刀的壯士。將

如玉監押著急走如玉到此時真是没法只得放膽行去入了朝
門大概一看但見

西路朝房端坐著金童紫綬七間寶殿擺列著黃鉞白旄御樂
齊鳴簾捲處香煙繚繞淨鞭三响排班時儀仗繽紛弱柳千條
拂拂垂青之鐵流鶯百轉委婉求友之筵此解對句
工穩好鎮殿將軍
圓睜兩隻怪眼守門大象長伸一對粗牙正是瓊階玉宇隨春

麗鳳閣龍樓借日懸明白無
疵之作

如玉走入朝堂俯伏在丹墀下偷看那國王頭戴冲天冠身穿絳
黃袍腰繫玉帶足踏朝靴四十四五年紀生得方面大口圓目微
鬚生在殿中間到也有些威嚴只听的怒声問道你叫温如玉麼

如玉道是那國王道。你是几時偷入寡人國界。一向在那家停留。寡人與槐陰國。世為仇敵。你到的是槐陰國。何人差遣。可一。據實供來。寡人定施額外之恩。若有半句虛辭。將你粉身碎骨。如玉叩頭道。小人是大明國山東泰安州秀才。幼喪父母。家業凋零。年來養身無資。入都投奔一友人。冷于冰。懇他設法周濟。今日原是冷于冰。著臣出南西門。信步往西南行去。可有意外際遇。臣因他素善占卜。吉凶屢驗。因此深信不疑。不料誤走入千歲治下。此皆是小臣的實情。並不敢有半句飾詞。致干重罪。至於槐陰國。小臣不但目所未見。寔亦耳所未聞。祈千歲。或將小臣解回原籍。訊問真假。或在本境察查。有無棲止去處。臣無任叨沐洪恩之至。那國

王听了笑問道你果然不是槐陰園來的麼。姑玉道天威咫尺小
臣何敢欺罔。君上那國王又笑道你既是天朝秀才向來讀過甚
麼書籍如玉見那國王面帶笑容心下便私喜道看這光景口氣
不但不徃奸細裡問只怕還有意外的恩典哩。冷于冰說我指顧
就可得大富貴或者出脫在他這一國亦未可知。又想了想一個
偏邦小國那裡有什麼大學問人。我何不說几句大話聳動他。為
進身之階豈不是好。想罷便朗應道臣廣讀經史博覽詞章舉凡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天文地理諸子百家無一不讀無一不曉。這
名為大那國王搔著頭兒微笑道。世之亡而為存虛而為盈者卿
言不慚當防人一搖頭一微笑也。卿
言誇大也不可藐視我國。沒有讀書人。以玉到反成隨侍諭著溫
見笑大方笑

如玉在塔下候着。近侍官將如玉領在塔下。猛听得殿內高声道。

選丞相海中鯨。元帥黃河清見駕。從此回至六十九回極難下筆。止可寫人與如玉面言。或如玉

听得人言。用此玉自己打算話。使得用旁人在背間議論。話不勻也。使不得所謂極難下筆者。正在此也。逐回看去。自見作者用意。

用。少刻听得國王道。今有山東秀才溫如玉。乃天朝極有學問的。

人。寡人愛他品格秀雅。年少風流。意欲將愛女蘭牙公主招溫如

玉做個駙馬。完公主終身大事。又恐他是敵國的奸細。假名冒姓。

欺誑寡人。二卿有何高見。一決寡人的疑慮。如玉隱：听得這話。

只喜歡的心花俱開。又听得一人奏道。公主色藝雙絕。兼博通文。

章經史。為下又考試伏案。何愁無一佳士配偶。況本地文能華國。武能禦

侮者甚多。臣等若細心揀選。不患無人。何必用一來歷不明之徒。

裏讀金枝玉葉如玉听了這几句话大驚又听得一個奏道臣看
温如玉才猷展驥望重題橋理合借種王之緣遂乘龍之選若為
他是異邦人心性莫測何妨暫授一官看他動靜如果誠心報効
一二年後式締姻好亦未為晚未知主公以為何如如玉听罷心
上又大喜起來側著耳朵听國王的口氣只听得國王道御言正
合寡人之意随傳旨著温如玉冠帶來受職如玉听罷喜不自勝
隨即就有人與他拿來紗帽補袍穿帶起來止百今近侍官高聲
道宣温如玉見駕如玉承旨拜舞在殿内國王笑說道適听卿奏
言少喪父母又無家貧即回本鄉亦無倚靠寡人今授你為衡文
殿說書之職卿須敬共尔位勿生二心寡人于卿有厚望焉温如

王听畢感激的兩淚涕零頓首哭奏道窮極無生路人陸汝得此際遇非狂喜即淚下也想

俱在情臣本微末庸才萍踪四海今日誤投化宇瞻仰天顏得免

斧鉞之誅已屬萬幸不意我主重青寒賤賞賜官爵叨承雨露莫

此為極臣今日受職之始即異日肝腦塗地之秋也主公之國又

何殊于父母之邦臣敢不殫竭驕駘報隆恩于萬一教語情切詳

听者安得不心罵也說罷嗚咽有聲左右俱為感動此等伎倆惟習操工官

也等徒之不忘此玉只見那國王哈哈大笑喜歡的將兩手亂揉向

兩邊近侍諸臣道你們看此人肝腸何如情性何如義氣何如與

寡人同賞識者惟元帥黃河清一人而已前以玉听得保奏未詳其人今藉國王送出為

下文接觀他步此皆大文已二二二二二向丞相海中練道卿可替他速營宅第廣備

服食使他無異鄉寂寞之慨為妥。又向黃河清道卿不避嫌疑。荐
賢為國。足見忠誠。賞給蟒服一襲。玉帶一圍。以表寡人加惠賢臣
至意。黃河清同溫如玉謝恩。各退下殿來。溫如玉到朝房。先向丞
相元帥二人致謝。又與眾文武一公揖。黃河清向如玉道。先生府
第恐一時揀選不妥。可暫屈台駕。到舍下住几天。如玉道。感承元
帥雅愛。無不如命。海中鯨道。溫先生亦不可太分厚薄了。就是今
日。在主公面前。小弟亦曾有片言相保。怎麼就必定到元帥府去。
小弟家中雖無好服食伺候的人。還有幾個。如玉道。蒙二位大人
提攜。溫某寔感德不盡。隨處皆可安身。任憑丞相與元帥吩咐。相
讓了半晌。如玉到黃河清家中。上。下。相待的隆盛無比。衣服

飲食之類事：周備如玉，陡然得這樣富貴，惟有感念冷于冰不盡。又听得國王有招駙馬的話，雖不敢問人，却心內日夜想望的，了不得。又見滿朝文武不是這個來閒坐，就是那個來送禮，覺得自己竟在雲端裏過日子。如此又過了月餘，丞相與他尋下極好的官舍，又撥了許多人早晚服役飲食衣服。又是丞相家日：備辦心上也感激他。一日正在公館中間坐，只見一個人跑來報道：主上有旨，選爺入朝。如玉也不知為何事，只得整齊衣冠，坐轎到朝內。早有兩個內官領了如玉，走了幾層宮殿，方到一處地方，見四面都是雕欄，院中有許多花木，紅：綠：香氣迎人。只見一個內官掀簾子出來，高聲說道：那穿紅的官兒過來。如玉听得有人

呼喚即忙走至階下。那內官說道：「娘：的駕在此，可向基階中間跪了。」如玉却待要跪，又听得簾內一人說道：「上台階來跪著。」如玉上台階，跪在了簾前。只見一個內官從簾內出來道：「念你的籍貫姓名。」如玉道：「臣溫如玉，年二十六歲，大明國山東泰安州生員。今授本國衛文殿說書。」那內官又道：「你可會做詩賦麼？」如玉道：「臣筆花零落，硯草久荒，鄙俚之詞，不敢上瀆尊嚴。」待了少刻，听得簾內一個人高聲說道：「那官兒不必道謙，可起去侍立一旁。」听候題目。如玉起來，站在一邊，心裡著慌道：「這都是那日在主公前，語言誇大弄出來的風波。今日到只怕要出大醜哩。」又想到：「主公到不考我娘：到考起我來。」這是那裡說起。須臾見左邊的簾籠掀起，兩

個太監抬出一張桌子來。放在正面簾子西邊。又安放了一筆硯。拿出把椅子來。放在桌子後面。一個太監說道。那官兒可坐下。如玉連忙跪下。說道。臣草茅新進。不敢妄坐。听得簾內一個太監說道。斯文一道最貴。那官兒不心過拘禮法。如玉磕了三個頭起來。站在椅子旁邊。簾外幾個內官說道。娘。吩咐著你坐下。你只管耽延甚麼。如玉只得斜著身軀。坐在旁邊。少刻裏邊傳出個紙條兒來。上面寫著兩句道。

路近江津。不是神姬亦解珮。出得閣合
盡紋好

如玉接在手內。左看右看。心下甚是驚慌。獨自個自言自語的道。若是個現成對聯。或有素日見過的。所他駭化通套。還可勉強對

的這都是他肚內編造出來的對聯。有心要難為我，真是個混賬娘。罵的未嘗不是婦人家胡考的是什麼。傍邊一個內官見他面有愁容，便催促道：「你對不來麼？你若對不來，可回稟娘。」另與你個容易些的題目。你對如玉听了，越發著急。大抵這些少年公子們，看曲本讀嫖經的最多，融經貫史的甚少。再講到詩詞歌賦，四六古作，他做夢兒也不知道。即或有知道些的，能于此而不能于彼，那裡有個全本。此皆父母姑息先生，勢利之過。二語道盡通曉若是真正讀書的寒士，他原在斯文一道，下過苦功，任人與他出個從來沒見的題目，他只用以急見融化一番，總不能做的通妥，亦可以遷他個明白。就是隨題教演，也斷不至于胡說。像這樣對聯，真是易對不過的。

無如如玉，幼而失學，長而好賭，把些精神命脉都交在妓女身上。雖然在泰安州中算個二等秀才，究之八股二字，他也沒有弄清。楚何況雜學，今日與他出這樣一個對聯，便是他要命王菩薩。又見衆內官交頭接耳，都像在議論他不通的話語，弄的臉上紅了白，白了紅，正在没法擺布處，猛想起冷于冰的話，有文墨事件，到做不來時，可暗中呼他的姓名，自可相助成功。文在前不意這一想中，問也不用暗中呼名道姓，不知怎麼，他便心地頓開，文思泉湧，提起筆來如飛的對將下去，寫出來的字也與前天地懸絕。上寫

道

客來秦館，若非仙史莫吹簫。對句更工

寫畢遞與太監傳入去。如玉留心向簾內竊听，听得裡面有個嬌怯怯的聲音笑了一聲。又听的像個人吩咐話的光景，却听不明白。少時簾內一個太監高声說道：「那官兒下筆雖然過遲，對子却對的甚好。」如玉一聞此言，就和平空裡打了個霹靂一般，喜歡的沒入腳裏。口中暗念：「冷于冰冷先生不絕。」此係見有成敘早行預備，恐再有別題來也。待了一會，又從簾內送出個敘條兒來，上面又寫著兩句道：

猴嶺鸞聲似喚人問二妙，好堂客前對出的已面厚矣。比更面厚於牆矣。

如玉看了，也不用思索，提筆對道：

河橋鶻影欣逢天上雙星，好看出對者與對者，竟足嫁的要嫁娶的要娶笑話。

太監拿入去，听得裏面一人高声說道：「對的頗有閃照。」又傳出個

紙條兒來上寫並蒂蓮花賦。如玉此時不但千言覺的萬言亦可
立就。唯道冷于冰竟附他俸入他錢不成一笑。提起筆來如風雨驟至。頃刻而就上寫
道

並蒂蓮花賦

紅不瑟。翠蓋離。花名君子並蒂為奇。集芙蓉以為碎錦。映
紅梁而吐芳姿。遊神龜于數葉。藏青劍于一枝。與鴛鴦兮同浴。
驚翡翠之雙飛。披漳之淪連。藻河渭之空曲。况夫一本交頤。兩
蒂相連。濃麗並美。雅淡分妍。此題極難。四尤見重于幽客。信作
號于謫仙。燭燈灣而爛。豆沙漲之田。女既羞夏公之髮。魚勝
六郎之顏。以故吳娃越姬。鄭婉秦嬈。感靈翹于上節。悅瑞色于

中年飛木蘭之画楫，駕芙蓉之綺船。或飲啖于南津，或歌笑于北川。更有濯宮少年，期門公子。翠髮蛾眉，頰唇皓齒。傳粉錦堂之山，偷香椒房之裏。亦復銜恩激誓，佩罷絨愁。備珍羞之盛宴，奉嬉戲之彩遊。繡棟暝，分絞綃帳。瑤瑟暗，分青幹舟。莫不奪條拾葢，沿波折流。池心寬而藻薄，浦口窄而萍稠。和抗歌之衛吹，接榜女之齊謳。去復去，今日色夕。採復採，分河華秋。願同歡而卒歲，長接席而寡仇。於時邊郵無事，四海永寧。殊方異類，蕭管雜行。鳴環珮兮韻士，艷珠翠兮美人。憐曙野之絳氣，愛晴天之碧雲。棹巡汀而柳拂，舫繞渚而菱分。掇碧莖以醫景，襲朱莩以爲裳。乃其金芬桂披，流暉椒塗。承恩輝于雨露，分繡采于翟。

榆映園亭之皓月分迎貴戚之金輿。散清香于簾幕兮。鬱仙境于蓬壺。休矣哉。向使時無其族。代之厥類。獨秀上消之野。不生中國之地。學麟鳳而偶來。與鷦鷯。而間至。將令衆瑞彩沒羣。既色阻又何能狎。而玩之擷而取之乎。是其為物也珍貴。其為品也幽香。對標則娘娜比蘭。則芬芳泛麗。辨于池內。寄白藕于方塘。譬連理之婚媾。同合浦之佳祥。常孤莖而千葉。每百子而一房。雖出身于泥沙。多見賞于君王。

如玉做完遞與內官們送入去。待了片料。只听得簾內鳳語鶯音。的說道。此題極難著筆。那官兒做的雖未能句。切住並蒂。却也教演的富麗。結尾一段。好似前文。可說與那官兒回寓所候。占簾。

內的太監照這幾句話高聲說了一遍。如玉走出坐位跪在簾前，又叩了三個頭，又听得簾內笑說道：「禮太多了，請起去罷。」如玉听得明，白：「是個嬌媚婦人語。」口裡不言，心裡說道：「好個嫩响喉嚨兒。」愛先前的那兩個太監，將他導引出去。如玉走著尋思道：「今日這一考，真是太奇事。」國王到不考我，用娘：考起我來了。且與我出的題目，個個都有意思，到像要和我做夫妻的一般。適纔在簾內笑著吩咐那幾句話兒，也見有情。或者他就是公主，也未敢定。又想到家國一理，那有做女兒的，只管胡考人，欲差人打听，又怕弄出事來。從此心上又想上招駙馬，掛起孤疑牌了。正是：

未見終非實。

開名只道虛。

琴心當面奏

方識是相知

第六十六回

結朱陳嫖客招駙馬

受節鉞漢子做元戎

詞曰

織雲弄巧，雙星飛度。銀漢迢迢，堪慕。郎才女貌，喜相逢，勝却人間無數。受恩既深，盡忠有路，難說此心恐怖。登台誓衆，守甘棠，說不得朝暮。

右調鵲橋仙

且說溫如玉自從考後，早有人與他送了暗信，方知那日就是公
主考他得意之至，每日家胡思亂想，把這招駙馬三字，日夜掛在
心頭。那一日，纔下了衙門，見兩個家人如飛的跑來，報道丞相和

元帥來拜，現有帖，如玉着了，見寫的都是眷寅教弟帖，心裡說道：他兩個素常都與我，是侍生帖，怎麼今日又這般謙恭起來，又想了，想笑道：必是那話兒發動了。亦自料做駙馬必笑樂殺隨吩咐家人備茶。

少刻，听得喝道聲相近，如玉接將出去，只見海中鯨、黃河清兩人入來，俱是滿面笑容，揖讓到大庭，行礼坐下。先是海中鯨道：大人恭喜了。黃河清也接著道喜。如玉心上已大明白了，笑問道：晚生百何可喜。海中鯨道：大人如此謙稱，是不以好兄弟待我二人，以禽獸待我二人了。如玉道：官職高下有定位，溫某何敢妄自尊大。黃河清道：今午主公將我二人傳至內庭，言及公主年已二十二歲，意欲招大人做駙馬，還是幾年的好，還是近月舉行好，我與

海大人奏道溫某自服官以來已經兩月臣等留心查看定係誠敬供職之員其人才學問允堪與公主配偶主公若怕他心性不測臣等俱敢以身家相保主上听了大喜又言成親在內宮恐行走不便二卿可于官房內揀高大富麗可做公主府者速刻修理以便擇吉完此良緣等語我兩人又奏道官房可做駙馬府者甚少已將主上常遊幸的聚錦宮奏准暫行借用俟大禮成後再行修造遷移主上又道二卿可傳寡人旨意說與溫如玉知道這豈不是天大的喜事麼溫如玉听了滿心奇癢法：向二人道主上洪恩不棄葑菲又得二位大人始終玉成我溫某惟有叩謝而已說着拜了下去慌的二人还礼不及如玉又問道主上既有此天

大的陰思不知在幾時舉行。二人道：「巴命太史擇吉。想來也只在數日內說罷。」三人又叙談了好半晌，方終別去。把一個溫如玉喜歡的手舞足蹈，日盼佳期。此後大小文武官無一不來欵敬，逐日家酬應不暇。又過了半月，國王頒了駙馬的服色。午間同掌禮官演禮。至第三日辰牌時分，如玉帶了束髮紫金鬘龍冠，冠上嵌大珠一顆，兩邊挿金花二朵，身上穿了大紅川錦蟒袍，腰間繫了玲瓏白玉帶，足下踏了雲跟厚底朝靴，坐了八抬大轎，隨侍人等早擺列了駙馬的執事。駙馬府下諸官一個個定鮮衣怒馬，跟隨在轎後入朝謝恩。如玉此時竟不知作何狀。行親迎禮，那閭城百姓老少男女，各屯街滿巷的觀望。如玉入了朝，先在國王前謝了恩，又入宮到國母

前謝恩隨郎到公主宮門前，稟到太監們請入裡面一個小閣見中吃茶等候吉時。天覺未牌時分，只听得宮內一派音樂和鳴。一個內官向如玉道：「請駙馬爺宮門外伺候。」公主喜興，如玉連忙走出來，見提爐金鎖、彩幡明燈從宮內擺列出來。如玉從門外向裏一望，見無數的嬪妃，各穿吉服，圍繞着相送。頃刻間，蕭韶盈耳，蘭麝芬馥。公主已到了宮門前。温如玉連忙跪下道：「臣温如玉恭迎駕。」傍邊一個穿蟒衣的太監高聲說道：「駙馬請先行一步。」在府內伺候。如玉退了下來，率領從人在駙馬府前伺候。那公主坐了寶輦，擺開了國王的全副儀仗，吹動鳶蕭鳳管，打起画鼓金鑼，一層一層從朝內出來。但見

絳節霓旌，朱幡翠蓋，星旒隼旟，赤旆黃麾，玉盤皎皎，貯降真之
香，金鴨絲絲，吐鵬班之篆，吹秦娥之簫，拂素女之瑟，噴子晉之
笙，品少玄之笛，間以画鼓金鏡，銅鈺玉磬，如奏雲璈之曲，抱宜
子之草，負蟾宮之桂，持玄圃之芝，捧合歡之菓，加以寶瓶如意，
松稍鹿尾，宛覩瑤池之會，五明扇，九光扇，孔雀扇，鳳尾扇，鶴羽
扇，行過時靈風飄颻，分景旗，流星旗，百花旗，翠帶旗，珍珠旗，展
開時麗日掩映，護駕宮官，喜孜孜，錦衣繡帶，盡騎寶馬，閨房少
如笑吟：蛇髻鴛裙，穩坐香車，真是從來多少出嫁如，不是今

朝這般榮，此詞有典，有則不泛，不謬，除五公
家嫁女，七庶人，一句套用，不保。

公主的儀仗，到了駙馬門前，俱分兩傍侍立，少刻，公主來至，如玉

在道傍跪接，隨着駕輿到二層門內，方纔下來。左右內官導引，步入了蘭堂。如玉先行，君臣禮次，後行夫婦禮，交拜畢，然後對面坐下，共飲合巹。如玉將公主一看，真是天上神仙，月中丹桂，端方正大之中，却帶着無窮嬌媚，不像金鐘兒那樣狐媚妖眼，全以輕浪勝人。偏借如玉眼中，將金鐘兒抹倒。不由的神魂飄蕩，恨不得即刻倒鳳顛鸞，成就了美事。心裡作念道：我溫如玉，真好福命也。此時心滿意足，平生大志願酬。湏臾階下奏起樂來，兩行內官侍如安放樽斝，少間盤盛麟脯，杯泛瓊蘇，說不盡山珍海錯，豐盛香潔。定更時候，內官們請公主歸寢。公主起身前行，如玉後面跟隨，同入卧室。早見床鋪錦褥，帳掛絞繩，金爐內焚起蘭麝香。几上展開粧盒，侍女們與公主寬去

袍帶卸卸釵環將門兒關閉散去如玉替公主脫衣解帶此時纔是他的

東擁入香幃活但見

一個是國王愛女更比不得仕宦嬌娃又要調情又要做勢又

要丈夫虛心下氣描摸他的生性的是公一個是嫖場老手休

當做風月雛兒最會巧言最會賣俏最會知疼識癢体贴人的

承賜的是如玉久一個初經雲雨半推半就小腹上常用兩手

相親初破瓜一個熟習風月乍深乍淺陰戶內偏著一槁支撐

一個眉蹙聲弱低呼駙馬你將就我此一個氣喘神勞高叫

公主我和你再弄正是西廂記久一個恁情的一個含羞羞

忍著痛細舌尖時伸時縮却不敢把金蓮高舉一個凝著眸凝

著臉俯身腰一起一落顧不得花心輕折霎時醉和尚嘔吐
狼藉坐化在肉蒲團垂頭喪氣頃刻間紅娘子淋漓漿水打包
起皮口袋合掌闔門通部中措語最多惟此又是一樣格局結
尾二語字斟句酌精妙絕倫以皮口袋對
肉蒲團皆奇
文字想也

兩人雲雨方罷共叙一向你想我愛的心田說到動情處又復掌
撻起來如玉用輕軟的工夫細嘗那初破瓜的滋味這一夜
恩情天好真是難画難描又詢知公主是國母所出太子係西宮
吳妃所出伏下六十七
回坐叛黨事次日如玉同公主入朝謝恩國王又在宮
賜宴宴罷回駙馬府三日後如玉酬謝滿朝文武凡大小官員與
他送道賀禮的俱在請中忙亂了五六日方纔入朝仍在衡文殿

內辦事只五六天。國王即陞授他為藝文院掌院學士。一國的士

子功名進退俱是他主張。又與以大杯一年後頗得公明之譽。是

他官既清閑爵又尊貴。外面恃著國王威勢文武無不欽服。內裡

又有個如花似玉的公主。朝：相伴享人世風流之福。莫過於此。

極力將他快活一駕後來搬移在新善造的駙馬府內。因念冷于冰指示他

的深思。差人迎請。已不知去向。他就在府內與于冰立了個生祠。

每逢時節定必拜祝。尚不忘本好次年公主一胎產出兩個兒子來。以

于快活他忙的那文武官員無不拜賀。國王誕到滿月時。又頒賜了

許多珍物事。皆錦上添花。樂不可言。又送他三年後國王又著

他兼理大司刑之職。真個的明燭覆盆。那正直清天的名號。通國

侍攬快其心他內有公主，做了倚靠，諸事不循情面。凡國家大事，無不與聞。數年後，二子俱皆長成。長子名延譽，次子名延壽。如玉因元帥黃河清當年有保舉他的情分，兩人做了兒女親家。長子延譽娶了黃河清的第三女為媳，次子延壽娶了世襲龍虎將軍步青雲之次女為媳。二子又各結親于顯宦。竟是兒成女就，極富極貴。無以復加的時候。又復足他一句。一日三鼓時分，正與公主安寢，忽听外院侍雲板甚急，著侍女們問訊，方知是國王有急緊事務，宣召商議。連忙坐轎入朝，見丞相元帥俱在，如玉叩見國王畢，國王令內官將一個本章遞與如玉看，見上面寫著是飛報軍情事。原來是鎮守甘棠嶺的車騎將軍烏梅奏言本月十七日槐陰國陔遣大將

馬如龍帶領雄兵數萬，打破了遊魂關。其名人馬漸次到甘棠嶺，鋒勢甚銳。荷花池一帶地方已失守矣。烏梅又奏言：「已于間信日，即帶兵禦敵，請遣兵進將殲除巨寇等語。」如玉看罷，奏道：「小醜既梁理合殄滅，况甘棠嶺乃我國之咽喉要鎮，甘棠一失，我國諸事掣肘矣。宜速遣將防禦，為今急務。」國王道：「寡人意欲先差元帥黃河清一行，駙馬以為何如？」如玉道：「智勇兼全，無有出黃河清右者。國王道：「寡人為黃將軍年老，故多躊躇。」如玉道：「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搃以謀畫為先。黃河清年雖老，槐陰不足慮也。」丞相海中鯨道：「駙馬所見極是。此行非黃河清不可。」黃河清道：「臣受恩至深，但恐臣才識短淺，有負重寄。」國王道：「卿不必過謙，寡人惟有

洗耳聆捷音耳于是領了兵符着黃河清連夜揀選五萬勁卒三日後起身國王差本城太守接應軍糧如玉等辭出至第二日午刻流星馬報道車騎將軍烏梅大戰在斜陽鋪陣其可思屬下將士死亡過半敵兵離甘棠鎮止有一百餘里國王听了這個驚報急急的催黃河清領兵去了過了六七天飛騎馳報黃元帥與賊將馬如龍連戰四次損了許多人馬本月二十六日四鼓黃元帥帶兵親去劫營不意馬如龍已有準備將黃元帥圍住撕殺又分遣賊衆攔住我國的救應人馬黃元帥大戰在次日寅牌時分見救兵不到恐被賊奪自刎在陣前了敗兵四散逃命刻下大營俱無主將是兩個總兵官赤心和白虎暫行統攝已于二十日退兵

在甘棠嶺上據險謹守事甚危迫祈速發大兵救援

馮兩次兵敗逼到如玉身

上國王听了連忙聚齊了滿朝文武商議禦敵衆文武面面相覷

無一人敢身任其事國王且怒且罵道酒等平昔高爵厚祿坐享

榮華今日值國家有事之時竟無一人肯出力報効寡人養育爾

等何用丞相海中鯨道臣舉一人可平賊寇國王道卿舉何人海

中鯨道此事非溫駙馬不可

一語死及

如玉听了只嚇的心上亂跳

王道溫駙馬文臣也馬能克敵海中鯨道臣言駙馬可以禦敵非

論文武官爵也但取其才耳溫駙馬身任藝文院職一國士子俱

感其公明任大司刑職朝中文武皆服其廉正臣意才優于此者

必優于彼料敵制勝原非大才人不可國王沉着了半晌問如玉

道卿是寡人骨肉至親，自當與國同休戚。未知駙馬肯替寡人分憂否？溫如玉此時進退兩難，只得勉強奏道：「臣本書生，未爛軍旅。數年來叨沐主上隆恩，至優至渥，雖赴湯蹈火，亦無可辭。主上若不以臣為不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仰報萬一。至于成敗利鈍，全伏主上洪福，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國王道：「公主係寡人之愛女，卿亦無異寡人之愛子。寡人今日著卿領兵，是出于無可如何。卿此去若常勝則可，若少挫鋒銳，寡人總年邁不能親征，定遣太子起傾國之兵與賊一決勝負也。」溫如玉頓首受命。國王道：「本國並四面鎮守的人馬，止有三十餘萬。日前黃河清，領去精銳五萬，刺下敗亡之後料所剩也不過一二萬而已。這儿日甘棠鎮，又不知

損去多少。今授卿為通國兵馬大元帥。無論文武大小官員。凡有
斬殺。不必請命。此行如家人親去一般。卿明日可揀選精兵八萬
起行。糧草寡人親為調度。再傳家人言語。向公主說知。卿年力精
壯。才智有餘。此去定馬到成功。他亦不必過于懸計。如玉叩別下
來。回到駙馬府中。見屬下人。整備車轎。伺候公主入朝。要親見國
母。替如玉苦辭。如玉問明。隨到內房。與公主說知。斷不可的情由。
並國王吩咐的話。只見公主作難了許久。方說道。听我父王的話。
你定義不容辭。但你此去。可保必勝麼。如玉道。勝敗那裡敢必。不
過盡心竭力罷了。公主又道。兩軍陣前。生死不測。只可遣將對敵。
斷不可親自出馬。萬一敗回。我自無法與你分難。你可沿途與我

安設驛馬休下守守用朝中若有舉動不過一日夜便可到軍前如玉道如此甚好隨即著內官吩咐本府執事人員從本城至甘棠嶺四百餘里分派站馬三十疋傳遞駙馬府家書可限時日連夜奔馳過時違誤者斬首內官傳令去了兩人叙了一夜別情真是難割難捨次日如玉下教場點齊八萬人馬知道國王心急如火只得連夜起程國王親自送出朝門文武官俱在城外把酒送行一路上浩蕩蕩奔赴甘棠嶺來白虎赤心二總兵星飛的迎接下來如玉扎定營盤兩將稟見如玉喚至中軍兩總兵恭見畢侍立兩傍如玉問了回黃元帥陣亡詳細又問起近日的情形兩將道馬如龍善能用兵智勇足備手下俱是強兵猛將銳不可當自從

黃元帥敗沒後，小將等收拾殘兵，退守甘棠嶺上，日夜防守，總不敢和他交戰。賊兵雖攻打了數次，俱被雷木炮石弓箭打退。目下咱國士士軍甚是疲勞，得元帥天兵到來，自必刻期取勝也。如玉著二總兵後營酒飯，先回甘棠守戍，二將去了。如玉這一夜真是好愁六想當。次日四鼓放炮起營，第二日巳時早到了甘棠嶺。衆將齊來叩頭，如玉將人馬俱扎在嶺上，親自登高一望，見敵營相去數里，徧地都是營寨，也看不出有多少人馬。到晚間槐陰營內燈火之光，綿亘數十餘里，金鼓之聲，嶺上嶺下彼此皆聞。如玉將大小諸將傳至中軍會議，有言戰者，有言守者，意見不一。到把個如玉弄的一点主意俱無。像少刻諸將退去，獨自坐在中軍帳內，愁

的無門可入。拿過幾本兵書來翻閱。此小童身其心是也。看了

幾篇，也不知道他說的，是些甚麼。一勾也忖悟不出。像極，即解得

來亦何益。

到次日，馬如龍率領兵將殺來，要和溫如玉會面。探子報入中軍。

如玉听得敵人，坐名要會他，心上極怕，又想着受國王重托，安可

不親臨戰地，死活也得去走遭。隨即傳下令去，著各營將官，按營

頭各分一半人馬守嶺，一半跟隨禦敵。自己也披了一副輕巧盔

甲。竟可以不必列不以半羊叔子，輕擺開隊伍，殺下嶺去，到兩軍

裹綫帶，使敵人莫測其淺深也。

會合之地，各用強弓硬弩，射住了陣脚。馬如龍差人喧叫，請新到

溫元帥答話。溫如玉右手仗劍，左手執旗。執旗可也。伏兩傍列著

八員將，保護如玉，抬頭往對面一看，見槐陰國的人馬，蜂屯蟻

駭甚是精銳。須臾門旗開處，一員大將居中，兩傍裡也有數員戰將侍衛，如玉將馬如龍一看，但見：

帶一頂溜金鳳翅盔，盔上下嵌八顆明珠，穿一領烏銀龍鱗甲，甲前後護兩輪寶鏡，襯一件松綾千鶴戰袍，扣一條藍玉双螭捍帶，左懸辟角鉄胎弓，右揲雕翎金鏃箭，手持一柄加鋼宣化斧，身騎一匹捲毛兔紅馬。

如玉首那馬如龍，青眉碧眼，紫鬚獠牙，獠鼻梁，捲唇嘴，人高馬大，真是金剛太歲一般。那馬如龍也將如玉一看，但見：

頭帶束髮盤龍珠冠，燦爛與日爭耀，身披鴈領鎖子銀甲，皎潔和月色齊輝，白而微藍，金帶書生之氣，纖腰細指，幾同婦女。

之形素錦袍能工刺就白玉帶巧匠裝成花柳場中真是可充一

員勁將刀劍隊裡算不得半個英雄

收結一聯將以玉形容入骨

馬如龍提斧出陣大喝道那魔蓋下騎白馬的可是溫如玉麼只
這一聲與雷霆無異溫如玉便驚慌起來絕不敢與馬如龍交言
只見中軍副總兵柳色青策馬向前厲聲答道俺元帥大拜元老
不襲與小醜接談命吾代為示諭爾等乃人世魍魎理合縮首一
方苟延歲月今無故破我闕城屠我士女罪惡已極天兵到此尚
不倒戈卸甲泥首求降汝意欲何為耶馬如龍道爾國將士黃河
清二十年前曾犯吾界掇我人民今吾奉命到此報前仇耳若肯
割甘棠東南一帶地方講和求成我即領兵回去誓不再來柳色

青道甘棠嶺乃吾國重鎮。豈肯以尺寸與人。馬如龍道。今日之事。惟有一戰。以決雌雄。說罷。兩馬相交。兵器並舉。不數合。馬如龍將柳色青攔腰一斧。分為兩段。如玉原是個尚嫖情的柔弱官人。那裡見過這般兇狠。嚇的他心驚胆戰。勒轉馬頭。往嶺上便跑。前有憲此回又有溫如玉。都是一樣村野。胡宗溫此玉。还不交文。當宜為此善手做耳。衆軍士見主帥逃奔。只得將隊伍閃開。讓他一條路跑去。馬如龍見中軍陣脚亂動。將斧頭一擺。那槐陰國的軍卒將士一擁齊來。赤白二總兵各率衆迎敵。溫如玉跑到嶺上。回頭下視。見兩國軍將大戰在嶺下。少刻見本國人馬敵擋不住。一齊往嶺上亂跑。馬如龍催兵往嶺上直衝。如玉又大惧起來。策馬奔馳。意欲捨嶺逃命。虧得他隨身家將董

將馬攔住道駙馬爺跑不得了。一跑則此嶺無去軍心越發大亂起來。等馬如龍殺上嶺來跑也不遲。如玉勉強停住。再看本國人馬分兩路往嶺上狂奔。又見槐陰國人馬奮勇追殺。就勢欲奪此嶺。只見嶺上鑼聲一响。亂箭齊發。槐陰國人馬招架不住。方終退去。正是

龍韜虎畧有神機。

止：堂：變化奇。

莫笑溫郎史紀律。

誰家嫖客領雄師。

第六十七回

看東帖登時得奇策

用火攻一夕奏神功

詞曰

損兵折將大元戎魂飛魄喪。驀想起于冰一言試將這東帖端
相。端相端相竟得了神符鬼賬。指顧間祝融氏施威。十八姨
賣浪。露布捷聞。奏膚功于甘棠嶺上。

右調柳絮飛霜

話說溫如玉見槐陰國人馬退去。心裡念了無數的太乙救苦天尊。回到中軍營內。自己覺的先行跑回。大失元帥的體統。况勝敗兵家之常。原該等著大兵敗後。再逃走也不遲。現有千軍萬馬。多

少將官那一個不護衛我。那馬如龍的斧子，搵快也未必要飛到
自己身上。越想越後悔，心上討愧的，了不得。正愁思悶，只見中軍
入來，稟道：各營將官俱來稟安。稟見，把一個如玉弄的，不見不可
見了，覺的沒趣。該如何向他們說？想了一會，吩咐道：本帥身子有
些不爽快，本帥二字，此時也不候自稱。另日再見。中軍吩咐去訖。如玉將幾個

心腹家丁，叫入後帳，一同計議商酌如何完局之法。若那些家丁
們，有勸他該捨命報國的，有功他請國王添兵遣將的，有勸他將
軍務交與衆將，回朝請罪，煩公主入宮解脫的，議論紛紜不一。如
玉听了，俱非良策。將家丁退去，深恨海中鯨，保舉他壞事，獨自一
個，慈腸百結，惟有白晝覺的，還是條道路。以此等材料，原該早行

王苦薩正在千難萬難間，猛想起王苦薩三字是蘇命到了冷于冰當年為尉

他的話，有極難處事，可將與他的頭一聯東帖先看，自有妙應。便自己恨罵道：溫如玉，你何以一痴至此，怎麼教你領了兵，魂魄都喪盡了！又想到數年來原無一件疑難事，用他不著，所以就忘記了。又一想，大驚道：還不知這兩聯東帖，此番帶來沒有，隨將他貼身的兩個太監，叫來問道：府中公主房中，小梳櫃內，有一紫檀小匣，內有東帖二聯，你們此番起身時，可帶來沒有？兩個太監齊說道：當年駙馬曾和公主說過，將來若有公事出城，務必將此匣帶上。這番起身時，是公主親手交與奴輩二人，用心收藏，備駙馬拆看。現在衣箱內鎖著，如玉大喜，心裡說道：好一個知痛癢的公主。

他的心比頭髮還細，怎不教我愛他敬他。此時金鐘見成吩咐道：

快：取來沒片刻，太監取到，如玉開了匣，見將頭一聯拆開一看，

上面都是蠅頭小楷書，寫著一大篇，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喜歡的

抓耳撓腮，不由的口中作念道：好一個未動先知的冷老先生，誅

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前提起東帖，潛公至此，刻着了東帖，潛于水

已伏下六十九回，原來馬如龍，只用如此，便成千古未有的大功，

却教我想不起，對各營衆兵將出醜，傳到公主耳中，豈不羞死？好

一個冷老先生，真是成世神仙。又重潛揚，只可恨我當年，沒有當

尊長的待他。張口便是你兄弟，亂吐該死之至，隨即吩咐擺設

香案，將東帖放在中間，恭：敬：大拜了四拜。又將東帖從新看

了七八回都暗記在心中。然後將帖兒仍和第二聯放在一處。連與兩個內官用心收好。又自己想了一套對衆將粉飾的言語。方命家丁于中軍帳外。打聚將鼓。少刻軍政司。擡起鼓來。探事軍兵一個一個向各營飛報。慌的那大小衆將。急忙披掛甲冑。齊赴中軍。听候將令。軍政司見諸將到齊。傳稟入去。湏臾溫如玉陞帳。衆將挨次入帳。參謁。分立兩旁。溫如玉道。我們這甘棠嶺。共有多少營盤。衆將道。從東南至西北。共有十座連營。連元帥中營。共十一座。如玉道。每營主將几員。副將几員。衆將道。每營主將一員。副將二員。偏將十教員。七八員不等。又問道。每一營有多少人馬。衆將道。東西兩頭人馬。多于每營半倍。係防賊人。從兩下攻擊。其餘營盤。

或五、六、千、四、五、十、不、等、惟、中、軍、人、馬、較、各、營、又、多、出、三、倍、花、名、冊、
內、人、數、營、頭、俱、開、寫、的、明、白、元、帥、一、看、便、知、此、玉、非、說、明、他、尚、不、
知、花、名、冊、為、何、物、也、
一、笑、如、玉、道、此、嶺、從、東、北、至、西、南、共、有、多、少、里、數、共、有、多、少、寬、濶、衆、
將、道、長、約、二、十、三、四、里、寬、有、一、二、里、處、還、有、僅、寬、一、半、里、處、不、等、
如、玉、道、此、嶺、亦、可、謂、極、大、矣、又、問、道、嶺、這、邊、是、我、國、嶺、那、邊、是、何、
地、名、方、是、槐、陰、國、界、衆、將、道、從、嶺、前、至、遊、魂、關、二、百、餘、里、總、是、我、
國、的、版、圖、關、外、便、是、槐、陰、國、地、界、如、玉、道、此、嶺、東、西、盡、頭、處、又、是、
什、麼、地、方、可、有、往、來、之、路、沒、有、衆、將、道、此、嶺、東、南、連、太、湖、山、山、勢、
極、高、雖、有、羊、腸、鳥、道、軍、馬、却、行、走、不、得、嶺、西、北、接、連、神、水、溝、此、溝、
長、二、三、百、里、深、不、可、測、冬、春、則、溝、勺、水、為、夏、伏、便、有、大、水、分、流、然、

亦有無水時侯故名為神水溝。冬春二季還有人敢冒險行走。夏秋時水之來去無常。則無人敢行走矣。如玉道信如爾等所言。則此嶺誠吾國之保障也。衆將道若失此嶺。吾國疆域大有可虞。如玉問了地形。提起筆來寫了十數句話。遞與衆將傳觀。爾等可依我東帖次第施行。定在明日亥時完工。再曉諭各營兵丁。有敢洩露一字者。本人立行腰斬。父母妻子無分男女老幼。俱行斬決。外即親黨亦必同誅。爾等各按營頭。分一半在嶺上做工。一半各帶勁弓大箭。在營外嶺上守候。若有敵人衝上嶺來。鼓聲一响。定要萬弩齊發。再各營主將守營副將。分為兩班。每一班派偏將數員。旗牌管隊一百員。無分晝夜。在自己汛地上。來回巡查。若縱容一

人下嶺者，即將副將立即斬首示衆，巡查諸人同罪，決不姑容。衆將道：元帥妙用，某等已畧知一二，只怕馬如龍人馬不肯來。即來又不肯占據，當復何如。如玉笑道：此嶺是他勢在必爭，如何不來得了此嶺，他便得了要緊地勢，如何不占據也。又提筆寫了一聯柬帖，着赤白虎二總兵，明日三鼓內外照帖行事，吩咐已畢，衆將退去。各遵令辦理。次早馬如龍帶兵殺上嶺來，俱被弓箭射回，反傷了無數人馬。本日戌牌時分，諸將入中營交令，言諸項俱各完妥。如如玉又下令道：嶺前守戍的將官兵卒，仍照前分兩班輪流守把。將各營內做工的兵丁，速刻畫數下嶺，在本國嶺後十里內，連夜造連營十座，限明日寅時齊備。嶺上的營盤，照旧扎定。營內東

西物件將要緊的搬一半在嶺下新營內。總要留一半物件在嶺上。不准搬盡。違令者立斬。再傳諭去嶺下諸軍。將新營盤造完時。即飽餐戰飯。準備器械。明日我兵敗下嶺來。可各捨命堵擋。保守新營。若敵兵不來追趕。可各入新營。他自然回嶺上。占據我們的現成營寨。駐扎臨期。自有調遣。務要一陣成功。次日天一明。諸將稟報嶺下新營造完。如玉令眾將速回營。準備禦敵。早飯後。如玉吩咐諸將。如此如此對敵。可將我的旗號。盡行收起。俱換上大丞相兼元帥海中鯨旗號。馬如龍。若問我時。只言主上。因我不戰而退。已拿解入國治罪。溫如玉下嶺。入新營。听候動靜。沒有一個時辰。探子報道。我兵敗下嶺來。槐陰國大軍在後追趕。如玉已入新營嶺前

嶺使爭戰，只得用報子口傳，實屬不符也。如玉即發兵禦敵，接應自己人馬入營。少刻探子又來報道：槐陰國人馬已在我們嶺上安營。如玉笑對衆將道：不出我之所料也。衆將俱各羨服。天交二鼓，如玉吩咐心腹人分頭做事。沒有插飯時候，只听得天崩地塌，嶺上大震了一聲。頃刻又听得炮声响動不絕，如玉急忙率衆將出營，遙向嶺上觀看，但見

天崩地裂，海湧江翻，黑霧弥漫，霄漢煙迷如墨，火光燦爛，平川草木皆紅，執銳披堅，生為報國之士，焦頭爛額，死作異鄉之魂。馬首與甲冑齊飛，人肉同刀鎗共化，陰風陣陣，驚聞霹靂之聲。烈焰騰騰，慘听悲呼之苦。

如玉達：「既嘗見嶺上火光照耀如同白晝，火炮之音隱隱不絕，隨遣四將帶兵到嶺下，擒斬逃下嶺的人馬，湏臾火炮聲息，被北風捲來，俱是燒的腥穢氣味，此時見烟火正盛，約料人馬不能存站，回營笑向衆將道：「總有逃脫的，也不出赤白二將之手。」衆將俱各拜服在地道：「元帥用兵如神，雖孫吳不能及也。」如玉得意之至，滿面笑容向衆將道：「列的還是藉仗諸公盡力，與本帥共奏奇功，除國家數十年心腹大患，本帥到不喜克敵制勝，喜主上知人善任耳。」這些話便托是胡宗憲口聲。說罷，吟：「大笑起來，得意到絕頂。」衆人又極口譽揚不止，少刻四將回來稟報道：「槐陰困人馬，在嶺上者已成灰燼，偶爾有一二到嶺下者，俱皆斷臂折足，小將等業經搜斬無遺。」此

時遂有些小煙火未息，四將說罷，又各跪倒，稱頌功勳，為千古少
有。如玉大喜，著四將起立，爾諸將可知本帥先回，致令士卒戰敗
之由麼？眾將各鞠躬道：末將等不知，如玉道：此本帥驕兵之計也。
他還肚內有槐陰人馬，素勇悍而輕華胥，不有以驕之，無以克敵。
這一句，素勇悍而輕華胥，不有以驕之，無以克敵。
全勝本帥今早未臨陣之前，理該與爾等明白說知意見，誠恐彼
營有智謀之士，看出誘敵舉動，反為不美。越遮飾越像眾將自無不信也。眾將齊
声道：此元帥之奇謀也。智勇俱全，始膺主上腹心委任，心中自有
奇謀，請元帥一明示，小將等好奉令遵行。如玉道：吩咐軍中奏
樂排宴，諸將無分大小，俱各賜坐慶賀。又著軍政司于眾兵卒無
分馬步，通賞兩月錢糧，只听得營裡營外歡聲如雷，如玉樂極，著

諸將皆以大杯行酒。有大醉亂談者。皆不深。只吃到次。早日出時。候方止。一邊寫本報捷。一邊遣將帶兵于嶺上開通道路。忽听得中軍營外傳鼓。家將送入公主家書。如玉急的拆開一看。內言主上知敵將斬了柳色青。駙馬棄衆而逃。致令軍中無主。被賊人大殺一陣。幾將甘棠嶺失去。主上悔恨之至。將丞相海中鯨。深加叱辱。說他荐舉匪人。如今著滿朝文武。公舉一人領兵替回駙馬。又言我已入宮。哀懇國母。在主上前方便。我父王也說某。原是書生。迫于寡人命。令不得不去。此皆海中鯨要舉之罪也。看來于大事無碍。見字可謹守營寨。等候替換人到。回朝等語。如玉看罷。長出了一口氣。心裡說道。若不是大恩公。冷先生先生東帖內細。

開罵著我如何問營頭。如何問形勢。如何分兵守禦。如何連夜于
嶺上做工。暗埋火炮。如何扣兩條火線。直通到嶺後三里外。以便
點發。如何預差赤白二總兵。超嶺前營寨。追殺逃散賊兵。始成此
大功。救我身家不然。下文就說不得了。總主上着公主情面。不加
罪責。我今後尚有何顏面。再入朝堂。想到此處。又吩咐後營安排
香案。與冷于冰叩頭。將公主書信。將冷于冰柬帖內調度一：詳
細點出。此作說部有不得補處。正此類也。
如玉叩拜罷。與公主寫了回書。傳與驛站。飛馳去了。然後率兵將
到嶺下。見已修出半里寬一條濶路上的嶺頭。向東南西北。兩下
一望。見愁雲怨霧。上下相接。還有那燒不盡的屍屍。并盔甲兵器
等物。都是橫三順四。披迷在嶺上。再看那一條長嶺。二十餘里大

坑小坎就和將地皮普行翻過一般。下了嶺頭，見赤白二將帶領兵將前來報功。言奉元帥密諭，于火炮發時，即帶兵打破他嶺下原營，殺戮幾千賊寇，所得糧草什物、旗幟金鼓，真是山積土聚。今已令偏將等看守，小將二人親來交令。如玉又吩咐軍政司寫本，再行報捷。正行間，公主家信又到，內言國王與文武官商議，已調西路鎮將神武將軍錢萬選做兵馬大元帥。奉日午後，又知駙馬兵敗，失了甘棠鎮。父王舉止失錯，通國驚惶。駙馬可速寫本，自責請罪。我于國母前，自有周旋等語。溫如玉看罷，点了幾下頭，不由的長嘆道：「假如不勝，我竟不知作何結局。惟恐遺失，將書字扯碎。」大兵到了馬如龍原營，周圍看了一會，吩咐行軍司馬將所得各

項登記清冊，以便奏聞。隨將馬如龍殘破之營盤，收拾停妥，就在他營中休息。從新集諸將兵丁，另造清冊，將帶傷疾病者發遣回國。陣亡者，記名存恤。連甘棠鎮，並黃河清，以及自己帶來人馬，共揀選了十萬精銳勁卒。至次日，一邊起本，一邊領人馬殺奔槐陰國。隔了一天，公主家信又到，內言駙馬用誘敵計，佯作敗北，復用火攻，燒殺強賊數萬。捷聞到朝，父王大悅，喜愧交集。立差人阻住錢萬選，不准出境。本日設大宴，文武慶賀，加封兩子官爵，賞賜金帛珠玉甚多。國母請我入宮筵宴，復見父王，命太子把盞代賀。此皆駙馬成功之驗。又聞奏捷本內，有起兵征討槐陰國之說。此斷：不可宜速勝歸朝，保全名譽等語。如玉晉羅焚毀來札，立即

寫書安慰公。未少刻，又接到國王令旨，大讚勳，將海中縣改為右丞相，因保存得人，子孫世襲銜文殿說書之職，加封自己為左丞相，兼理兵馬大元帥，總督內外軍國事。長子延譽封為藝文院學士，次子延壽封為車騎將軍，世襲罔替。如玉大悅。至此果如冷心滿意諸將並兵丁各有賞賜，頒到許多金銀綉緞等物。著如玉按功分給。又著詳叙諸將勤勞，以便陞用。如玉率眾謝恩，晚間又接到國王手諭，言槐陰與本國世為仇敵，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殲除，卿宜斟酌行事，可珍滅即行珍滅，可講和即行講和可也。如玉又寫本，啟知發兵日期，有到彼相機進退之說。大兵到了遊魂關，立即修理損破，留將鎮守。一面帶人馬，殺過荷花池地界，直到槐

陰國駐玉關。其名地界安營下寨。以便次日攻關。第二日早槐陰國已有官到營中來議和情。急將荷花池西北一帶地方讓與華胥兩國休兵罷戰。約為唇齒。凡有征伐互相發兵救應。永為兄弟之國。各立盟書。盡釋前嫌。若心不允從。定起頃國人馬。一決勝負。等語。如玉將來使酒席款待。安置別營。然後聚集衆將。一同商議。有言戰者。有言和者。紛議論不一。如玉亦不能決。却好國王差大臣賀三多。又賞令召來到。菲賞軍士。如玉率衆謝恩。一面款待賀三多。就與他相商和戰二字。三多道。槐陰多智勇之士。出駐玉關以外。彼國險要地方。以本國甘棠嶺者。有三四處。極難攻取。非四五年不能平定。我前曾出使彼地。深知利害。對馬若能保全勝。

有何不可。如玉尋思了一會，自己所憑者是冷于冰東帖止有一個未拆，設有兩件疑難事，便就是個沒擺布國王，有可戰可和之。古公主又有歸朝享名譽之說，看來和的為是。向三多道：先生所見慮出萬全，溫某亦不敢保陣，必勝。剩下槐陰使臣，現在營中，請來大家面議可也。隨即將使臣請入中軍，以賓禮相待。講說半晌，如玉要以駐玉關一百里外為界，那使臣止以荷花池為界。如玉又言荷花池一帶地方，原就有華番國大半在內，今止得此些。湏地土難覆，王占那使臣又以兵敗將亡，與此地土已虧情之至。况駐玉關是槐陰保障，此關尚不可與，况于關外要百餘里地耶。兩家爭論不已，到是賀三多從中說合道：兩國既言約為兄弟，當

與兩國軍民惜福何必爭此百里地界如玉听了方纔依允中軍
帳大設筵席款待使臣各立了誓狀永無侵伐送使臣出關去訖
次日賀三多先回朝交旨如玉也拜發了一道講和本章羞赤心
白虎二將于荷花池界築起五座連城安兵將鎮守自己先帶領
得勝人馬回朝正是

鞭馱金鐙响

人唱凱歌辭

展土開疆日

男兒得志時

第六十八回

賞勤勞榮封甘棠鎮

生叛黨罪戴大大軍營

詞曰

數聲凱歌奏軍營。片時烟塵淨。君王頒詔慶功成。榮封在甘棠鎮。新主多疑隱。又兼親黨勾兵。別離妻子赴金城。無奈此一行。

右調燕雙飛

話說溫如玉與槐陰國使臣講和後。將生擒彼國軍將。賞給路費。差官押送出境。所得金帛糧草軍器衣甲馬匹等項。即分派官員。運回本國。方纔還朝。國王率滿朝文武。出城十里。親與如玉把盞。

洗塵君臣同列朝。如玉復又叩謝君恩。入宮拜見了國母。出來時國王已領文武在慶成殿擺設了大宴賀功。國王居中。太子在左。如玉在右。丞相海中鯨等就在如玉肩下。其餘文武按品級分兩行列坐殿下面。奏起樂來。王子家舉動端的氣象不同。歌的歌舞的舞。說不盡那繁華富貴。但見

官分大小位列東西。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國王笑捧紫霞觥。杯浸冰桃。內侍高擎碧玉罍。食烹龍肝鳳髓。肴列豹胎腥。香鳳管。鴛鴦簫奏一派雲璈仙樂。駕裙翠袖舞一回。羽衣霓裳君讚臣。感德吸盡壺中精液。文作詩。武擊劍。吐舒

胸內奇才。真是俊間真感。歡無怪功著邊城。喜倍多。明白穩妥之作

坐階如玉。訴說一回克敵斬將的机謀。國王同衆文武又譽揚他百戰百勝的勇畧。只吃的盡歡方散。如玉同衆官謝恩出來。回到駙馬府內。公主率領二子二媳。迎著接風。內外明燈結彩。大陳水陸筵席。直到四鼓時分。方歇。次日率領二子。復到朝中謝恩。那國王下一道勅文。上馮道。

槐陰國君臣狂悖。為吾國外患。數十餘年。寡人臨御之初。即差黃河清。督師問罪。兵至荷花池地界。亦曾破伊堅城。究之兩國將士。互有斬殺。統計所得。與所失相等。從未有一卒不傷。一箭不折。盡殲醜類。開闢邊疆。如駙馬温如玉。成功之速者也。如玉才兼文武。志矢忠勤。定為寡人所信愛。日前授以節鉞。非以如

玉為寡人至戚也。蓋深知其素嫻編畧，智勇俱全耳。茲果兵不
血刃，大建勲功。若不加以茅土之封，不惟寡人心有不忍，亦恐
無以順適輿情。今封如玉為甘棠侯，領大丞相之銜。子孫世襲
罔替。著丞相海中鯨，速揀能員，勅支內庫銀兩，于甘棠鎮內營
造駟馬府第。務須規模廣大，華美壯觀。工完之日，如玉與公主
歸藩。非大疑難事，勿輕遞召。由甘棠鎮東南至荷花池地界，歲
出錢糧土物，永賜為公主湯沐之資。其屬下文武官員，用舍統
任。如玉調度不必奏聞。如玉之子延譽延壽，前已授職，可留在
寡人左右。代如玉報効可也。此次得功將士，如玉可分別等第
呈覽。寡人俱有陞賞。過此。

如玉連辭了三次國王不准只得同公主入朝謝恩不過兩月光景甘棠鎮內所造的駙馬府功完海中鯨奏知知國王國王將公主和如玉父子俱召入國母宮內筵宴又與他擇了吉日著他起程公主如玉列起身這一日入宮謝別夫妻兩個雨淚涕零不忍遠離國王國母也不由的落淚囑咐了許多好話國王率領文武出城十里與如玉送行一路上旌旗蔽日車馬連雲國王回了朝那些文武官員俱送在三十里外方纔回國以上寫如玉受知遇之意之事隨處皆錦上添花極富極貴無一不如花做下文反面對照如玉與公主率領家丁並自己屬下的官員往甘棠嶺來早有鎮守甘棠的總兵等官在道傍遠接本地的百姓亦各扶老携幼陸續迎候到新蓋的駙馬府內見持戟護衛

之士不下三百，帶劍听事之官，豈止數十？又將那駙馬府仔細一看，但見

朱門三大座，潤院十數層，琉璃瓦砌鴛鴦，石青牌堆金字，錦堂宏殿規模，較宮殿無殊，廊房參差，氣派與朝班何異，雕欄曲徑，左一轉，右一轉，委曲留春，複道瑤階，東几處，西幾處，遠迤待月，前齋畫閣，陳設著夏鼎商彝，綉戶金闈，懸掛著隨珠秦鏡，玳瑁簾，水晶簾，捲處香風，蟻孔雀屏，雲母屏，閒時麗日融，怪石奇峰，軒補堆作假山，假山旁可以飲酒，可以賦詩，可以彈琴，讀書，逍遙歲月，深池淺沼，鑿穿引成活水，活水中不妨養魚，不妨栽藕，不妨蕩舟，吹笛，笑傲乾坤，花園前樹木婆

婆前事後弓刀燦爛內多粉妝玉琢俏麗佳令外聚虎臂熊腰
勇猛壯士極官場之富貴千古第一享塵世之榮華于今無二

清安不俗
志懈可補

如玉同公主遷移在駙馬府內三日後即著他兩個兒子賞一道
謝恩本章又囑咐他們小心做官不可恃勢曠職惹人忌恨二子
拜別去了如玉將甘棠嶺至遊魂閣荷花池等處地方又從新調
度了一番武官仍照前鎮守又添了數員文官辦理民間事務甘
棠嶺一帶原就有四五千居民如玉將在近空閒地方都用自己
的銀兩周圍起蓋了數百間民房任憑百姓們居住一歲之中不
過交納些小房錢過年歲歛薄即發他內府的粟糧賑濟一次不

足不惜兩次三次，又設有司與百姓判斷曲直，疑難事件，還要親
審。那華胥國四面八方的人，搬到甘棠鎮住者，不下數萬人，生意
買賣，雲屯霧集，到成了個極繁華熱鬧地方。如玉感國王厚恩，一
月兩月，總要同公主帶些物事，親去听候。國王時時頒些賞賜，宮
官內監，經年家往來不絕，不是國母遣人首望，就是衆妃嬪稍寄
人情，又有他兩個兒子在仕途上，周旋如玉在甘棠鎮，又極清閒。
日與公主行則並肩坐，則疊股享人，世安樂富貴，接連著又得
了五六個孫兒孫女。無一不如此。晝夜快活，又是數年。此時人一日不可安
得如玉也是五十六七歲人了。將他年歲一提。孫兒孫女又各結
親，頻密飛翔海中，鯨病故國王，就着他的長子，延譽署理丞相事。

務中多疑。士有劍。是。一。才。無。他。事。中。積。憂。費。茶。葉。列。左。以。復。加。
地。步。於。後。浙。次。寫。他。美。中。不。足。為。六。十。八。九。等。回。收。結。伏。聯。

又過了二三年，國王大數將終，將如玉公主星夜調入宮中，囑托

後事，諄以太子相托，沒有幾天就去世了。履霜之漸，至此始驚。如玉悲不

自勝，一邊料理家務，一邊扶立新君，那太子登了寶位，如玉率領

大小文武官朝賀畢，那太子即下了一道令旨，事無大小，統听駙

馬主裁，不必奏聞，如玉以人臣而當孝子，諸項都替他措辦妥適。

打發的國王入土後，便要同公主辭回，這國王那裡肯依，說道：駙

馬係寡人至戚，國之元老，豈可一日遠離？俟過了三二年後，寡人

明白了治國安民的道理，駙馬再去，未遲。如玉也無法推却，公主

頗國母道遠，那國王以大綱大節的好話打發，過了幾日，下了一

父公主道。正是要那虛名何用。可上本苦辭。如玉辭了兩次。國王不允。也不敢辭了。國王又親為選擇吉日。公主同如玉拜別國母。謝了國王恩。國王亦在內宮設宴款待。也率領文武出城相送。雖然也是車馬紛紛。如玉眼中不知怎麼看的冷落。與昔年回鎮時大不相同。國王又下旨。止許延譽延壽。送三十里。即回國辦理。如玉听得此話。立即打發二子回朝。那甘棠鎮。遠近百姓。到和昔年一般。個個扶老携幼。欣喜相迎。如玉回到府中。見屬下官員寥寥。幾人。隨諭令府下家下。都要安分謹守。不許與外人交接。如違立。即處死。自己于地方事。絲毫不管。日與公主杯酒適情。那些內官太監。每過三四個月。方奉太國母令。盼望公主一次。不似前數日。

內一徑返了。如玉滿心裡著二子罷官面鎮過放心。日月又恐觸怒國王。如此又過了二年。到也平安無事。一日正和公主閒談。只見他兒子府中內丁張豹排闥而入。走的兩汗淋漓。跪在地下大哭。如玉和公主皆大驚。忙問道：「是怎麼？」張豹道：「小的二主人因第步登高。在佳夢閣鎮守。其名年來好管地方上閒事。文官甚是厭惡他。又好貪酒動氣。屢次與佳夢閣文官口角。不知怎麼弄的國王知道。于半月前降旨。將他世襲龍虎將軍革除。因念他祖上功勞。又為他父步青雲。亦曾隨元帥黃河清出力邊疆。免其拿問治罪。自革職後。沒有三兩天。便到主人府內。向二主人說。國王背了先王的令旨。奪去公主的基業。削了駙馬的兵權。目今各國所深

懼者，還是駙馬。他身著駙馬的福分，他還不知是他這樣心性不測。將來你兄弟二人，還不知作何結果。依我主見，你可與駙馬相商，只用暗中與邯戰國書信一封，如玉道：我听得直隸地方有邯戰燄，怎麼又有個邯戰國。張豹道：此國即在佳夢閣之外。駙馬素常不留心，如玉道：你快說。後來怎麼。張豹道：昔邯戰國見字起兵，又言劍中刺下無智謀之人領兵的，少不得還是駙馬。這裡頭有妙用。若是邯戰國人馬強壯，駙馬便與他裏應外合，再做個開國的元勳。若是邯戰國人馬衰弱，便督兵勦殺。功成後，不怕國王不加倍欽敬。如玉道：此係亂臣賊子之言。你二主人，就刺該立即著人拿下。故秦國王治罪，總是張豹道：二主人將他當面痛罵了一

頓他見二主人惱了，便立刻改口，說是頑話。本日就辭去了。如玉連：以手拍膝，向公主道：「少年娃子，通不經事。這樣逆賊，豈可放他走的麼？」這樣話，是他作頑的麼？又道：「你快說。如今怎麼？」張豹道：「誰意料步回爺仍回佳夢閣，勾通地方亡命，併素日心腹兵丁，寫了駙馬官銜名諱，用蠟丸封固，差人送至邯鄲國內，言若肯起兵，他約在本月初六日二鼓放火開關，以為內應。」邯鄲國見了駙馬書字，差他那邊大元帥鉄里模糊領雄兵八萬，初六日二鼓果到佳夢閣下，步回爺一邊差人放火，一邊率衆砍開關門，門鎖殺散守門軍士，放邯鄲國戰人馬入來，盡殺關內文武等官，刻下步回爺與他那邊做鄉導，現今攻打金錢鎮，將軍錢萬選被鉄里模糊鞭

打死在陣前金錢鎮副將。詢問佳夢閣逃來軍民。備知詳細。奏到朝昨日。落時分將兩位主人俱各綁拴入朝。小人就於那時馳驛跑四百來里。報與公主駙馬知道。目今兩位主人吉凶未保。駙馬湏設法救援。才好說罷。又哭如玉將心打了兩拳。倒在床上。公主放聲大哭。好半晌如玉扒起道。老恩主在日。我原也受盡榮華。今日該有此報。持顧必有人來鎖拿我。罷了罷了。公主哭著說道。我一生止有二子。豈肯平白的教人反叛相加。我還要這性命何用。說罷向張豹道。你快去吩咐外班。速刻預備車馬。我同駙馬連夜入朝。張豹如飛的去了。沒有半個時辰。見一內官報道。府中家丁吳陞來了。話未畢。吳陞跪地。如玉和公主俱急。問

道你二位主公怎麼樣了。吳陞道：小人是二位主人著馳驛來的。事体平安了。如玉听了平安二字，心上早放寬了一半。忙問道：你快說是怎樣平安的。吳陞便從步登高說起，只到攻打金錢鎮，與張豹所言皆同。如玉道：你可見將你兩個主人綁拴入朝麼。吳陞道：原是綁拴入朝的小人。大主人回來說道：國王怒的，了不得。手拍几案，罵二位主人道：我久知你父子存心不端，可將通同反叛情節，據實供出，寡人推念先王分上，或可開脫。小的大主人哭奏道：臣等忝列國戚，父子受主上天高地厚之恩，業經兩世。父為公侯，駙馬子為丞相將軍，滿朝富貴，盡出臣門。臣等捨至庸至愚，安肯與一狗猪狗不食之人，通同叛逆。臣等捨不為身家計，寧不為

公主作地步耶。若謂不慎之于始，與送賊結為親戚，然此等意外事，臣等焉能預知。伏望主上查情。國王听了這幾句話，將頭低下，到也沒的說了。正有開脫之意，不意太守展其才奏道：「此番佳夢，閃進來軍民傳說，邯鄲國起兵，寔是溫某蠟丸書字勾來。又差步登高做內應，搃緣主上收其荷花池一帶地方錢糧，又復剪其羽翼，他父子恨入切骨，因此纔做出這事。夫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祈我王速斬逆黨，星夜鎖拿溫某，以絕後患。遲則必生變亂。國王听了，又大怒起來，說道：「可將溫某弟兄二人，拿赴大理刑廳，刑究問。若果有通謀實情，寡人豈肯以國法徇私？就是駙馬溫某，亦必斬決示衆，虧得威武將軍白虎，大聲說道：「不可不可。臣効力邊

強三十餘年。在溫駙馬麾下。听使一十六年。深知溫駙馬光明正大。忠心為國。步登高何人。駙馬肯同他做此滅門之事。且各國所深懼者。是溫駙馬。因此數年來。從無外患。主上何不思及蠟丸書之說。係步登高假寫駙馬名諱。居十分之七。或敢國用反間計。使我國殺害智謀之士。亦未敢定。臣敢以百口。保溫駙馬無異志。藝文院副學士梅紅。亦奏道。將軍白虎所奏。乃忠直。適纔展其才。所奏。臣深知其事。緣先王昇遐後。展其才。求為大理刑副使。駙馬不肯依允。故他借此重大題目。報覆私嫌。話未完。文武班中有二十餘人。小人也。記不清名姓。皆齊聲奏道。溫駙馬社稷重臣。即溫廷譽弟兄。亦忠良之士。臣等俱敢以身家相保。國王听了大怒道。

展其才以私求功名不遂便出讒譖之言幾壞寡人心腹大臣首
拿送大司刑獄待賊寇平定再行發落又有健勇將軍赤心奏道
方今善用兵者無出溫駙馬右馬如龍智勇兼全尚被溫駙馬一
火燒盡欲敗邯鄲人馬非溫駙馬不可主上既知展其才以私仇
陷害大臣就該即行斬決為人臣不忠其君成國王道寡人正欲
如此若不斬展其才亦難以對溫駙馬遂喝令武士拿下立即斬
決如玉拍手大笑道此赤將軍深于為我也公主道難為白將軍
于危迫之際首先保奏令人深感如玉道後來怎麼吳陞道國王
首內侍立即鬆放二位主人俱首冠帶速來議事陛下恐駙馬道
路遙延巳先差赤白二將軍領人馬先去保守金錢鎮只怕今日

就有詔書來大要還是駙馬領兵去如玉微笑了一笑方將心放下正是

無事便相疑

不是君恩薄

有事仍要用

皆因權太重

第六十九回

城角陷嚇壞痴情客

刀頭落驚醒夢中人

詞曰

慘：秋風起蕭蕭，落葉聲金錢堂下氣難平，心內悽涼，深悔位
公卿，霧掩甘棠鎮，雲迷華城，刀頭過處擬重生，看見寒酸
形象一書生。

右調風蝶令

話說如玉听得說放了二子，殺了展其才，纔放開了懷抱。又听得說著他領兵，不由的微笑着，一笑。公主道：主上若著你領兵，不知邯鄲人馬比當年槐陰人馬強弱何如。如玉道：你問及此，我又想

起當年的冷老先生來了，我現存着他第二聯東帖內中必是為這一件事。只用我列那裏拆開一看，任憑他天兵神將定他他個片甲不回，公主道：主上待你我甚是刻薄，不及我父王十分之一。他如今又有用你的時候，此番得勝回來，也教他知道你的利害。不是白受他的爵祿，正說着家丁報道：王爺的令旨到了。如玉即忙出去接旨，原來是封密札。如玉拜受畢，拆開一看，不過是着他速刻起身，領兵平邯鄲的話語，加着些安慰勸賞的言語。如玉列裡面，將書字着公主看了，吩咐家丁們收拾行李，即刻入朝。公主道：你這一去要處：小心，兩軍陣前不是兒戲的。只願你早：奏捷回來，免我懸計。如玉道：公主只管放心，不是我溫某誇口說管

保馬到成功。公主令左右安放酒席。與如玉送行。夫妻叙說了許多話。如玉纔告辭起身。公主直送到大門內方回。如玉帶領家丁。連夜奔馳。至四鼓時分。到華香城下。管門官早在此等候。入城到了朝中。不想國王。還與衆文武。在勤政殿秉燭等候。見如玉到來。親自下殿迎接。如玉先叩謝。赦免送索之罪。國王連忙扶起道。父子之間。尚有意外事。你何況親戚。拉着如玉的手兒。命如玉坐在一旁。細說步登高背恩叛亂。勾通敵國。今早已差白虎等領三萬人馬。保守金錢鎮城池。少不得還要勞頓。駟馬一行。得勝回來。寡人斷不惜茅土之封。以報大功。如玉道。此皆臣子職分。應為之事。敢言勞頓。臣此去。大要勝有六七。定將步登高生擒活拿。到要問。

他國家高爵厚祿子孫世襲還有什麼虧負他處他敢勾通外寇
背叛主上國王大喜道卿若將步登高生擒活拿來見寡人定寡
人之至願也吩咐近侍與駙馬排宴如玉道強寇在境非人臣飲
啖之時臣此刻就起身未知主上發多少人馬國王道白虎赤心
已帶去三萬寡人又挑選了四萬人馬在東門外等候如玉道人
馬四萬足而又足立即站起到大營裡去國王那裡肯依定要如
玉吃了便宴同文武送出城門方纔回朝如玉到營內已是天明
時候也無暇看驗人馬止將衆將按花名冊点了一遍即令放炮
起營人馬行了三十餘里探子報道昨日赤白二將軍領兵到金
錢鎮賊將跌里模糊兇勇異常被他鞭打了數員戰將赤白二將

軍迎敵不佳，幸虧城內鎮將發兵接應，又城去了，刺傷了二三千人馬，刻下攻城甚急，求元帥早些相救。如玉听了，催兵急行到金錢鎮城前，跌里模糊，也不交戰，立刻將人馬退去，讓如玉進城。如玉見敵人避去，只道他有些怕意，也不遣將追殺，也不在城外安營，做內外互應為犄角之勢。他曉得這是什麼見金錢鎮城池頗大，遂帶兵一齊入城，到鎮城帥府，剛纔坐下，便听得人聲潮湧，火炮連天。小軍報道：賊兵已將城四面圍了。如玉吩咐各門添兵，謹守準備攻城。隨傳眾將議事，眾將俱入帥府參議。如玉向赤心白虎再三致謝日前之事，命二將坐于兩旁，共商退敵之策。白虎道：賊兵與我兵多寡相較，看來也差不多。兵書云：十圍五攻，今他敢于圍城。

是鉄里模糊，自恃勇猛，元即可設法拿住此人，餘俱不足道也。如玉道：容某想一良策，說罷退入後堂，吩咐家丁排設香案，將第二聯東帖供在桌子中間，大拜了四拜，將東帖拆開一看，上寫道：邯鄲國大將鉄里模糊，智勇無雙，全駙馬宜速想妙策退之，冷某定無計可施。此囑。完如玉看罷大驚道：這冷先生不成話了。果然不成話。這足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是纔教我想妙策退敵，都是不管人死活的話。說這還了得，又想到：或者太監將此帖抵換了害我，再細觀看，還是于冰手筆，與前帖字畫一般。心中越發着慌，又將他貼身兩個內官叫來，問道：我這兩封東帖，通是交與你二人收管，爲什麼將我的抵換了？兩個內官一齊跪倒道：此帖二三十年，總

在公主卧房炕櫃內鎖着鑰匙。又是公主收管當年破馬如龍時
拆了一個。這一個是得勝回時。奴輩同駙馬當面交與公主收存。
此番又是公主親手交與奴輩二人。還再三叮囑。惟恐遺失。且重
兒外。又加着公主親筆封條。如何就有人抵換。如玉唱退二人。又
想道。冷先生是個愛乾淨的人兒。必是我與公主行房事得罪了
他。故意見驚嚇我。我若誠心拜禱他老人家。音稱啞六定將前言
改換。亦未敢定。此痴想六情理中自之緣。冷于求天下身人輩未可定也。于是又將帖兒供奉
在桌上。旁邊又擺放了筆硯。然後茶：敬：。復又叩拜。扒伏在地
下。有一杯滾茶時候。惟恐早起來衝破。于是慢：的站起來。將帖
兒又茶：敬：。取在手內一看。還是頭前那幾句話。一個字也未

改不得不休
諒人情此七如玉呆了一會將那帖兒拍了幾下大恨道冷于

冰你坑殺我了真是不管他死活可惱之至拉過把椅子來坐在一邊垂頭喪

氣和中了瘋痰的一樣猛听得鼓聲如雷火炮連天震撼的屋瓦

俱動家丁們報入來說賊兵此刻攻城甚急西門城角已被賊兵

攻陷恐怕殺入城來諸將俱在那邊搶護軍政司首速請駙馬示

下如玉听了舉止失錯心上亂跳起來向家丁道萬一賊兵入城

兵將是各顧性命靠不上你們好生保護着我跑得出城去就

有几分生路了安想人：俱有也該量自己才能才多大方可

以玉這般人理合知高識低想算如何可以就死不死如何可以凍

不死如此方與自己才能相宜即成安想當想屋內院外忽然塌

一窟內有金銀寶物這便是家室或藉祖宗庇蔭得自世襲虛銜這

又听得喊殺之聲無異江翻海倒鬼嚇的面如死

灰止教打听賊兵入城沒有少刻火炮聲息喊殺停止家丁們報

入來說西門城角虧得眾將齊心且戰且修已糊補完委賊兵俱

退入營中去了如玉心內縫峇的太平些連飯也不吃也不與

諸將會議獨自思想退敵之策想到四鼓時分一策也想不出覺

得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只有自刎自縊沒奈何將赤心白席

二將連夜請入後堂商議破敵妙計二將議論了好半晌俱無高

見三人坐到天明以此探事的報賊將見攻城不下于昨夜四

鼓時候分兵兩路步登高領大兵一枝從東路殺向本國鐵里糝

糊領大兵一枝從西路殺向本國如今城外四面一無所有祈元

即定奪

寫得烟：蝶
顯見兵家備詐

如玉大驚道：此話果是真麼？探子道：小人

打听的至真至確。元帥不妨差人再去探听。如玉揮手探子退去。

須臾家丁傳報諸將稟見。如玉坐了大堂，衆將參見畢，說道：刺下

分遣人打探周城二十餘里四面，無一個賊兵。係鉄里糝糊分東

西兩路殺奔我國去了。如玉道：國家乃根本之地，理合回兵救援。

白虎道：只怕是鉄里糝糊奸詐。世上那有個堅城重兵在後，他

敢帶兵直入我國？假如我國發動人馬，元帥遣將從後追殺他，豈

不是個腹背受敵麼？

此人比如玉識見也。高不
到斤上，不過二三面而已。赤心道：鉄里糝糊

不過人強馬壯，力大鞭沉，刺下諸將中，沒有他的對手。究係一勇

之夫，他曉得用兵為何物？白將軍真是過慮。依小將主見，我與白

將軍各領兵一萬五千也分東西二路追殺下去若本國遣人馬禦敵便勝有八九元帥可在城中整頓人馬俟鉄里模糊敗回此地元帥可領兵截殺斷他歸路衆將道亦將軍所見極高元帥該照此道行這些人連一二兩識見也沒有一笑只見諸將中一人大叫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左護軍副副總兵王者輔也如玉道總兵有何高見王者輔道鉄里模糊鬼詐百出並非一勇之夫今白將軍所言甚合兵家正理世安有堅城重兵在後而敢直入人國者依小將看來他因城中兵勢衆多斷不能攻拔因此虛張聲勢說是分兵兩路殺奔本國究竟他的人馬俱在城外遠埋伏我兵一動則軍勢已分他必來攻打城池待得我兵回救時此城已為他有此顯

而易見之情也。依小將主見，當將計就計行事，只管着赤白二將軍帶兵出城，分東西竟趨本國，却不可走遠。听得城外火炮响時，便知是鐵里糝糊攻城，白赤二將軍可于東西兩路殺回。元帥遣將分兵從四門殺出，此反客為主之計也。

此人見識竟在七八斤上矣，寧僅三二兩已哉。

勝有八九，未知元帥以為可否。如玉道：你敢保鐵里糝糊不領兵

到國中去麼？王者輔道：虛者定之，實者虛之。此用兵之常法也。小

將以情理窺奪他，不必不敢殺奔本國。至言保之一字，未敢妄為

擔當。如玉道：何如？吾固知汝不敢保也。大要一人之見，多出偏執。

衆人皆同，方為公是公非。做主帥者，不貴自己，有謀而貴于善擇。

善而從之，則我無不勝。攻者不免。今衆將皆以赤將軍言為善時。

不可失二位將軍可速點三萬人馬起行

兵勢分一

說罷二將領

兵分兩路回本國去了少刻探子又來報道佳夢關賊兵于昨晚

三鼓與鐵里糝糊會合同向咱國殺去打听得關中止有偏將

一員五百賊兵鎮守那邊望元帥速刻發兵如玉向眾將道佳夢

關離此多少里眾將道二十五里如玉道若得佳夢關則邯鄲人

馬皆釜中之魚永無生路矣這須留一半人馬守此城本帥領一

半人馬取此關鐵里糝糊若取回可領兵截殺我在佳夢關阻他

的歸路于是留將守城自已帶了一萬人馬奔佳夢關及至到了

關下寂無一人如玉著眾將督兵攻關猛听得關牆上一声大炮

只見旗幟森列刀鎗如林一員將站在關上執手躬身笑說道老

親翁大人請了。小姪正有許多心上話要說。如玉視之。却正是步

登高不由的大怒罵道。你這狗子。還有何面目。與我說話。步登高

道。老伯不必破口辱我。我也是為昏君逼迫使然。今日老伯。巴中

鉄元帥調虎離山之計。從步登高
口中取以金錢鎮城池。已不保矣。舍妹現

在尊府。我理合指一條明路。老伯快領人馬。從此閃南路回國。若

還回金錢鎮。只怕性命不保。如玉越發大怒道。這狗子滿口胡說。

吩咐衆軍改閃話未完。只見閃上一聲梆子响。矢石如雨。点一般。

打將下來。衆軍立脚不住。紛：倒退。如玉此時。情知中計。好聽又

恐失了金錢鎮。急：領兵回走。步登高亦不追赶。及至走到金錢

鎮城下。見城上兵將如雲。旗號都是那邦國字樣。果不出王老

極矣。如玉看了，大驚失色，正欲問衆將原故，只見城後來了一將，帶領人馬殺來。如玉遣將對敵，又听得城頭上一聲大炮，四門齊開，闖出無數人馬。如玉率衆且戰且走，欲回本國，剛走到倩女坡。其名看追兵漸遠，敗兵陸續跟來，心裡說道：雖出虎穴，將何面目去見國王？同滿朝文武正想算問，又听得坡後面戰鼓如雷，轉出一枝人馬，從對面迎來。如玉一將當先，和黒煞天神一般，看來甚是兇猛，但見

戴一頂鉄幘頭，穿一身烏金甲，面方有稜，鬚短若刺，廣額濃眉，隱々然殺氣橫飛，豹眼鷹準，眦乎奇謀，巨測鼻四處，山根全斷，唇捲起，二齒齊掀，有鬚無髭，兇疑大力金剛，臨凡既黒且麻。

錯比黑虎玄壇降世，左懸銅胎鐵把角梢弓，右揮穿楊透骨狼牙箭，手提一對水磨竹節鞭，身騎一匹蹄雪烏騮馬。

衆將視之，乃鐵里模糊也。只見他大聲喝道：「溫駙馬不降，欲走何地？如玉听得衆將說是鐵里模糊，早嚇的面目失色。那裡還說得出話來，忽見旁邊一將大叫道：「此時四面皆是賊兵，我等當捨命殺出保護駙馬回國。」衆將听畢，各催戰馬迎敵。那鐵里模糊兩條鞭神出鬼沒，打的衆將紛紛落馬。後面邯鄲國的大隊齊來，喊一聲，將如玉圍在中間。那鐵里模糊舞鞭直入，一伸手，將如玉捉過鞍橋。富貴榮華被他這捉過兩字俱盡。衆將見主將被擒一個，降的降，跑的跑，與滾湯熟蟹一般。四下裡亂捉，鐵里模糊將如玉拿至城中，陛了。

大堂坐下吩咐將溫駙馬綁來見我此時溫如玉肝崩腸斷心裡
想着身為駙馬位至公侯已屆望六之年今日喪師奪國被賊寇
擒住就恁然僥倖回國還有什麼滋味到不如速死博個身後清

名與子孫留個將來的富貴主意定了遂大模大樣走上堂來到

背著站在一邊

這却虧他一生沒想到
個正緊處這一想是了

那銜里模糊連忙喝退軍

士親自下來與如玉解去絕鎖扶如玉坐在正中椅上自己朝著

如玉打了一躬然後坐在下面椅上笑說道久仰駙馬威名只恨

無由相會今日叨蒙光降小將有許多衷腸要告訴駙馬未知駙

馬肯听信否如玉道奪國之人死有餘辜既被擒拿斬殺由你

我

好真非
得他

正言間小軍報道華胥國兩路人馬

俱回現在城外駐紮。銖里模糊道：吩咐衆將不必交戰，可謹守城池。我自自有道理。小軍去了。銖里模糊又道：駙馬不必性急。容小將細稟。日前令親步將軍與小將備道駙馬原委。言華胥老國王在世時，待駙馬最厚。自這小國王臨御以來，奪駙馬地土，削駙馬兵權。凡駙馬親戚在仕途者，調遣革除，百不存一。止留甘棠一嶺，讓駙馬糊口。全不念平定槐陰國大功，亦且殺害之心。時存腹內，就是令親此番舉動，也是為駙馬不平。使然常言道的好：君知我則報君，友知我則報友。大丈夫處世要名，落不恩怨分明，不可齷齪。：齷齪：拘持小節。駙馬若肯降順我國，華胥國將帥那一個不是駙馬麾下人。號令一下，無不歸心。那時得了華胥事，惟駙馬

所欲。就做華胥國王。亦無不可。若怕我主上。以二心相待。俺主上
也有個公主。小字麗春。他今年纔一十八歲。生得才色雙絕。小將
為媒。與駙馬偕百年姻眷。安見我邯鄲國之公主。不及華胥國之
公主也。刺下華胥軍將。現在城外安營。听候駙馬動靜。駙馬若肯
同小將上城。曉諭他們投降。便是駙馬開國第一件功劳。小將情
愿做一偏將。任駙馬統領大兵征進。未知駙馬意見何如。如玉听
得有華胥人馬在城下。知是赤白二將回來。便佯應道。既承元帥
美意。作成小第。亦何難再做个駙馬。享下半世的榮華。鐵里摸糊
听了大喜道。這事都交在小將身上。主上無不依從。如玉道。我此
刺就與元帥上城。鐵里摸糊歡喜道。駙馬真爽快豪傑也。左右牽

過馬來兩人上了城。遙見七八里外，有一座營盤，銖里模糊，用手
持道：「此即華胥國軍營也。」如玉道：「元帥可差人到華胥營中，述我
話。」請赤白二將軍，城下相會。沒有頓飯時候，早將二將軍來。各帶
人馬屯紮城下。如玉便大聲叫道：「赤白二將軍，我溫某有話說。只
見二將軍馬走出門旗外，如玉道：「我溫某已被擒拿，斷無生理。二
將軍人馬車弱，可速回去。」啟知主上，起項國人馬，與我報仇。再
說與我兩個兒子，盡心報國。」虧他說這几句话，若到此時，還怕話
死貪生，冷于水渡，這樣人何用也。
未完銖里模糊大叱道：「監子馬敢賣吾拔刀向如玉，便砍刀頭落
處如玉大叫了一聲，驚出一身冷汗，睜眼看時，在個小木頭牌坊
下，頭朝東，脚朝西，就地睡着。」從入夢至醒，帶教回寫得恍恍惚惚，

前日親緣國王文武等皆以此夢中人也。世出有夢中人，會與夢中人私相議論做事之理，以故作留心，回避通用當面五陳，不敢背面，徑染恐落人批駁，及到醒夢時，只用以上四五句話做開，扭一轉筆，便着他醒夢，却醒得毫無形跡。走半句牽強，苦舌友子，公的公，皆言此有例說。天河、拔移、山岳之勢，信不虛也。心下

驚疑道：我怎麼到這個地方？急用手將脖項一摸，頭還好端；在

上面。寫其被斬後，夢中初醒，情況必見。連忙扒起，四下裡一望，原來是個破碎花

園，也有几間前盪後倒的亭台，也有几十棵樹木，還有几塊山子

石，也都是七零八落的，亂堆着。看了看自己的衣服，仍是當年做

秀才的，穿着並不是錦袍綉甲。先自己脫衣服，看起已是可傷。心中大為怪異，回

頭一看，背後有帶紅牆，像個廟宇的光景。南邊一帶，都是些菜畦

子，西南上有兩個人，在那裡打水澆菜，不由的鬼念道：想是我被

鐵里模糊斬首，魂魄流落在北地麼？又想道：怎麼被他一刃殺的，衣服也更換了，鬚鬚也殺沒了，難道做駙馬的，不是我麼？看他思還在夢中，未曾用手在臉上加力一擗，覺得甚是疼痛，又想道：還知曾全醒一笑，用手在臉上加力一擗，覺得甚是疼痛，又想道：還知疼痛，必不是鬼。若是鬼，則竟無疼痒字，何必再抬頭將那木牌坊一看，上面有幾個字，顏色也都剝落了，憶得的，是大覺園三個字。其名可思，亦可當知猛省下面小字，是悟本禪師立。其名更可思如玉道：這是個和尚的園子無疑了。站起來，向那兩個澆畦子的人，高叫道：那種畦子的過來。我有話要問你們。大人面兼大老官口吻只听得那兩個人，內中有一個說道：你看這個失了魂的小廝，罵入骨矣從早起跑入我們園子裡來，在地下栽倒，頭暈了半天，點點入此刻冒失失的站起，又拿官腔

叫喚起我們來了。官廳裏是去原籍他也不看：他是個什

麼東西兒。

將駢馬大元戎罵倒笑

又听得那一個道：不要理他。如玉勾勾：听

得明：白。

挨人罵听見一句听不見一句还可受若勾勾：都听見這其間最難為情

心下狐疑道：怎

麼他說我今早纔來的。還在夢中慢：走到兩人面前陪了個笑臉。舉

手問道：

立刻教誨過來了

敢問二位，我是几時到這園子裡睡覺的。那兩

個人見他換了官腔。換字

謙恭起來，也就改轉面孔笑應道：相公

是今日早飯後來的。入了我們這園子，躡倒就睡。我們這夥計見

睡的功夫大了，倒要叫起你來。我估料你，必是走路辛苦，就沒教

他驚動你。不料你就睡到這時候。一點如玉道：我果然是今早纔

來的麼。猶疑信那人將如玉看了一眼，也不回答。這一眼看得輕

相半也

薄是不足再行

接換之意，又洗起他的菜哇子，采了如玉呆了好半晌，又用手摸了摸

自己的頭臉，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衣履，不禁失聲道：「呵呀，三十餘

年多少的事業，不料是一場大夢。」層：逼得，纏着他冷于冰許我

有天大的富貴，原來如此。四字可憐這冷于冰也不成個冷于冰了，我

到要問他去。這樣一場大夢，毫無醒悟，還要歸怨于人，難矣哉。又想着是從御史朱文

煒家出門，張革還在他家裡，冷于冰臨行與了戒一道符，並兩個

柬帖，用手從懷內取出，仔細觀看，符還如故，再看兩個柬帖，俱是

封口未拆急：的，折開一看，內中只有兩塊白紙，一字俱無，如玉

看罷，不由的心中大怒，將一符兩帖，扯了個粉碎，口裡說道：「冷于

冰，你要人太不近情理了，怒了一會，復留神將那圈子一看，見牌

坊前面有一座小門樓兒。一步一走到門外一望都是些小戶人家居住。土房頗多。樹木園子更多。又向東一望依稀記得是來路。回想那夢中境況不由的傷感起來。正是。

身為將相榮無比。

一但成擒亦可憐。

命喪刀頭魂附柩。

猶疑今日是當年。

第七十四

聽危言斷絕紅塵念

尋舊夢永結道中緣

詞曰

園亭破碎條例好夢見去了。追往惜來無那柔腸撓。回思事
定幻杳。一會面人皆先覺。尋訪原跡。回頭惟領早。

石調傷情怨

話說溫如玉在那破花園門外。觀景徘徊。回想他的功名首尾。並
夫妻恩愛。子孫纏綿。三十餘年。出將入相事業。不過半日功夫。統
歸烏有。依旧有個落魄子第。了影孤形。情太又回頭看那日光。已
是將落的時候。夕陽反照一片紅霞。掩映在山頭左近。那些寒鴉

野鳥或零亂沙灘，或嬌啼樹杪，心上好生傷感。寫他此時見鴉飛

中凄涼且 于是復回旧路走一步懶于一步。應前出門時 瞧見那

蒙茸細草，都變成滿目凄迷，聽見那碧水潺湲，竟彷彿人声哽咽。

將水草二物又形容其懷抱不堪 再看那些紅桃綠柳，寶馬香車，無一不是助他

的咨嗟，傷他的懷抱。又以所見花木 及至入了城，到人烟衆多之

地，又想起他的八抬大轎，後擁前呼，那一個敢不潛身迴避。此刻

和這些南來北往之人，挨肩擦臂，尊卑不分，成個甚麼體統。句：

目中寫出却句： 心上越發不堪。前五十九回 祭金鐘兒，在試馬

湯涼 愁恨，一邊行走，一邊思想，已到了朱文輝門前。張革正在那裡眺

望，看見如玉走來，連忙迎着問道：「大爺往那里去了一天，如玉听

得越發心上明白是做夢了。一日多故也。也不回答他。以做駙馬
去。去走入文輝大門內。因是初交，不好直入，只得和管門人說。
管門人一邊讓如玉進去，一邊先去通報。此時于水衆人正在那
里說笑如玉夢中的事業。預先大家都意料他是該回來的時候。
听得管門人說溫公子來了，于水同文輝等接將出來。剛下了廳
階如玉早到，金不換舉手道：駙馬好快活，將我們一干窮朋友丟
的冷。落。到此刻纔肯回來，未免太寡情些了。如玉听罷，就和
人房心上打了一拳的一般，大為驚異。自其平者，自走到庭中，各
揖讓就坐。朱文輝道：弟做着個京官，我這几間房子，真是蜗居斗
室，甚褻駙馬的尊駕。如玉道：生員一入門來，衆位俱以駙馬長短

相呼。這是何說。于冰道：那華胥國也是一國之主。他女兒與主公將相的女兒。又自不同。你既與他做了女婿。非駙馬而何。如玉听罷。呆了一會。又問道：眾位如何知道。于冰笑道：你這三十餘年的。起結我天。和看者一般。你若不信。我與你詳細說。寫于冰和說以實具夢中情事。便將如何見華胥國王。如何公主出題考試。如何配姻緣。做了大官。坐了二子。結了親家。某。某。如何用火攻。破了馬如龍。如何封侯拜相。在甘棠鎮享榮華數十年。如何新主疑忌。奪了兵權。地土如何步登高。背叛。如何被銖里模糊拿住。斬首在金錢鎮城頭。你纔醒過來。復回此處。可是不。如玉听了。驚的瞠目咋舌。被眾人太笑了。几面。不由的又羞又氣。變了面色。說道：惱先生今日

也以富貴許我明日也。以富貴許我。我溫如玉。命中若有富貴。既
是知己。便當玉成。若是我命中沒有。何妨直說。為什麼純用邪術
要我。你既然要了我。我到要和你要個真富貴哩。惹下了子于冰
冰鼓掌大笑道。普天下痴想富貴的人。列你也可謂再無以復加。
正是。宜再無第二個。你听我明白告訴你。你以督撫門第。巨萬家私。被你
一場叛業官司。弄去了大半。你一該回頭。直教你與尤魁。販貨江
南。弄得人離財散。着令堂舍。怨抱恨而死。你二該回頭。直教你既
賣祖產。又入嫖局。弄的盆乾甕涸。孤身無倚。一個金鐘兒。也為你
橫死慘亡。你三該回頭。直教你原是落花流水。不堪的窮命。四字
利耳。以玉你却想的是出將入相。無比的榮華。又直持其我前已
其何以堪。

苦勸你兩次。此上三十一、此四十四不意你痴迷不悟，今又入都中尋我。因

此我畧施小術，著你身為駙馬，位至公卿，子孫榮貴，富可敵國，享

極樂境，過三十餘年，纔壞于銖里模糊之手。你再想：人生世上，

那有個不散的筵席，富貴者如此，貧賤者亦如此。一日如此，難百

年也不過如此好結局。老死床被，壞結局，身喪溝渠，銖里模糊刀

頭一落，正是與你做棒頭大喝耳。你還算好机緣，遇着我送你一

場好夢兒做。若是第二個人，落魄到這步田地，求做這樣一個

好夢兒，亦不可得。余昔年溫飽，即多夢，然一月之間，至多不過六

不夢，甚至一夜三四夢者，秋夢多泥水中行，或大小不如意，事

有極驗，時有全不醒時，有隨夢隨醒，相忘時，惟夢替目人事，無唯

易先一不破敗者，余每有營求，先恐懼之至，緣此輩入燕百，一

事務成昏黑行走即回夢曰光時車多半陰半晴。再則雲霧遮掩。且互沉西之際。求夢一時升以日而不可得。安得冷于冰其人。送于濕冰玉夢云也。今詳書余夢于此。世人有欲營求者。比夢替目人不可不斟酌。追退謀財更須迴避。余你屢受其惠者。故敢瑣陳。你如今毫無猛省。還要向我要真定富貴。你從頭至尾。再加細想。還有像你夢中的富貴麼。此句將夢中數回如玉听了這一篇言語。不由的驚心動魄。夾背汗流。扒倒在地。連頓首道。我濕如玉。今日回頭了。一語道人生在世。無非一夢。壽長者為長夢。壽短者為短夢。此語亦可醒可知窮通壽夭。妻子兒孫。以及貪痴惡欲。名利奔波。無非一夢也。此後雖真有極富極貴。吾不願得之矣。醒了。連成壁撇着鬍子大笑道。這個朋友。此刻纔吃了橄欖子。冷于冰用手扶起。笑問道。你可是真回頭。還是假

回頭，內的如王道，既知回頭，何論真假。明決于水道，你回頭要怎麼。向的六緊如玉道，願隨老師修行，雖海枯石爛，此志亦不改移。成敗死生，任憑天命。于水道，你既願修行，且讓你再靜養一夜，明早再做定歸。只是你將我的符，並二帖扯碎，叫着我的名字，大動怒，未免處置我太過些。如玉也不敢回答，家人們拿入酒來。如玉定要與于冰等同坐，朱文煒又不肯依。如玉道：我如今是修行的人，豈有還同朱老爺吃葷菜之理。于冰笑道：就是要修行，也不在這一頓飯上。今日朱先生與你收拾酒席接風，你須領他的厚意。如玉方與朱文煒坐了一桌，城壁不換，與于冰是一桌。吃酒中間，文煒又問起如玉夢中話來。如玉此時也不迴避了，遂從頭至尾。

細細的陳說比于水說的更周全數倍。城壁等俱各說奇道異稱妙不已。把一個朱文煒欣羨的，了不得。若不是有家室牽連，也就跟于水出家了。到了定更後，仍是照常安歇。夜至二更，于水等正在東房裡打坐，听得西房裡有人哭泣起來。城壁道：「這必是溫如玉後悔出家了，再不就是他想起夢中榮華，在那裡哭啼。」不換道：「我去听他。」听待了好一會，不換入來。城壁道：「可是我說的那話麼？」不換道：「你一句也沒說着。」他如今是絕意出家，身邊還帶着三四百銀子，都賞了張華，着他送時節，與他祖父墳前上個祭。那張華跪在地下，哭着勸他還家，說了許多哀苦話。我听了，到有些替他感傷。城壁道：「到明日看他何如。」次日天一明，如玉便過東房來。

坐下于水道。我們此刻就要別了東家起身。你還是回家。或是在都中另尋事業。還是和我們同住。做三如玉道。昨日于老師前已稟明下悃。定隨老師出家。都中還有何事業可尋。于水道。張革可捨你去麼。如玉道。我昨晚與他說的斬鋼截鉄。他馬能留我。于水道。我們出家人。都過的是人不能堪的日月。你隨我們一年半載。反悔起來。豈不兩誤。又紫他如玉听了。又跪下道。弟子之心。可貫金石。今後雖赴湯蹈火。亦無所怨。說罷。又連三頓首。于水扶起道。老弟不必如此稱呼。通以弟兄呼喚可也。少刻文煒出來。于水等告別。並囑林公子出場後。煩為道及文煒道。小姪亦深知老伯不能久留。況此別。又不知何日得見。再請住一月。以慰小姪敬仰之

心于冰笑道不但一月即一日亦不能如命正說着張革走來跪
在文煒面前將晚間如玉話並自己勸的話哭訴又一遍求文煒
替他阻留文煒問如玉道老母台主意若何如玉道生員心如死
灰無復人世之想難斬頭斷臂亦不可改移我出家之志又向張
革道你此刻可將銀子拿去起身我昨晚亦曾說過你只與我先
人年：多拜掃幾次就是報答我了張革還跪着苦求文煒道你
主人志願已決豈我一言半語所能挽回張革無奈只得含淚退
去于水道我們就此告別罷連日攪擾之至朱文煒又苦留再住
十日于冰也不回答笑着往外就走朱文煒連忙拉住衣袖道請
老伯暫留一天房下還有話京就是小姪也迷問終身的歸結並

生子的年頭，于冰道：你今年秋天，恐有美中不足。

伏下第七十二回典道文煒領

兵平倭

寇等事，然亦不過一二年，便都是順境了。生子的話，就在下月定

產麟兒。原來姜氏已早有身孕，四月內就該是產期。文煒听了，飲

服之，至拉住于冰，總是不肯放去。于冰無奈，只得坐下。文煒又問

終身事。于冰笑而不答。少刻姜氏要見于冰，請朱文煒說話。文煒

出了所屋，向家人們道：你們可輪班在大門內守候。若放冷太爺

走了，定必處死。我到裏邊去。就來。家人們守候去了。于冰見庭

內無人，向城壁等道：我們此刻可以去矣。城壁道：只恐他家人們

不肯放行。于冰用手向所屋內西牆一指道：我們從此處走。城壁

等三人齊看見那西牆已變為一座極大的城門。于冰領三人出

了城門一看已在南西門外往來行人出入不絕朱文煒家已無

踪影矣此真通天手段也金不換樂的滿地亂跳温如玉目瞪神痴連

城壁掀髯大笑道這一走的神妙不測且省了無数的脚步又

笑問于水道此可與我們在温賢第家從大礮確內走是一樣法

術麼應上三于水道那是遮掩小術算得甚麼此係金光那移大

術運又原縮地法豈遮掩見戲事也四人向西同走約有六七里

于水遠二的用手指向温如玉道那座花園可是你做夢的地方

麼若前已預行安頓此地者如玉道正是此地于水道你日前是做夢我今領

你去尋夢尋夢二字大奇還你個清楚楚楚你可一心學道永解

狐疑如玉大喜道怎麼這夢還可以尋得麼我到要明白明白此亦

當局人說樂一聽者四人說着入了那座園門。那種菜的人見三四人。同一道士入來忙問道。做什麼。于水道。我們聞着。就去于水持着那

木牌坊。問如玉道。你昨日做夢時。可見一座牌坊麼。如玉道。我夢

中果見有一座牌坊。却比這牌坊高大華美。數百倍。併不是這樣

不堪的形像。于冰笑道。不獨這牌坊率皆如此。言着他入夢。不過藉園中說有各項

物事。點綴而已。自不如夢中富麗也。此即華胥國界。即是你睡覺入夢之地也。你看

上面還有大覺園三字。大覺乃知覺之謂。莫認作睡覺之覺也。不

但你在夢中。即今日。你亦未省大覺二字耳。又走了几步。見東南

上一帶土岡。有一犬四五尺長。二尺半高。下斜橫在西北。于水道

此土岡。即你用火攻計。燒馬如龍軍兵地也。如玉道。我夢中在此

嶺北營曾向衆將伊等言此嶺長二十五里寬二三里四五里不
等今止數尺何大相懸絕如此于水笑道此即夢中所見牌坊之
類不過藉名色形像点綴而已你若必如夢中長大寬濶你看這
園子能有幾畝過了土岡見前面有几株甘棠樹于水道此即你
榮封甘棠侯大丞相享榮華之地也金不換道温賢弟你何不
高叫几聲看你所配的蘭芽公主並你兩個兒子延譽延壽他們有
点响應没有如玉面紅耳赤的道豈有此理此皆莫須有的鬼話
于水道你夢中的革胥國王以及海中鯨黃河清步登高銜里糗
糊並你妻子家奴這皆是你夢中所遇之人原無持証謂之鬼話
未為不可難道你夢中所到的地方並此刻我持與你的地方都

與你夢所經歷者相合也。還算做鬼話不成麼。如玉道夢中境像皆真山真水城池樹木宮殿樓台是何等闊大何等規模。那裡是這樣彈丸之地。便將几千百里包括于水道。我適總言。不過藉此地所有名色形像。點綴夢景而已。怎麼你還拘執如此。我再說與你魂之所游。即你心之所欲。所欲馬能如意。因此與你符籙一道始能成就你心之所欲也。点明好夢係此符作成我們無此符終身無此夢也奈何因此把眼前所到之極小境界。皆化為無極之大境界。假如你無我的符馬能做的了此夢也。說罷又指着那几十堆大小石頭道。你看這此石頭高：下：堆成假山。此即你夢中之太湖山。遣白赤二將埋伏之地也。又指着澆水渠道。注此渠係灌菜之水道。春夏用他時

多至冬則無用矣。此即你夢中之神水溝也。往東南走了几步見
一無水池子。于水道。此即你夢中之所爭之蓮花池界。公主之湯
沐邑也。從東南回來四五步內有一小土坡。細草蒙茸于水道。此
即你夢中之倩女坡。即老第被擄之地也。相隔一兩步遠。有几株
金錢花于水道。此即你夢中之金錢鎮。銖里模糊。你于此醒夢
之地也。以上將園中所有夢中所見俱一：指點明白。二十七回
連城壁埋骨殖時處：詳某地何人做何事。皆是追憶已
往自己陳說。此回如玉尋夢于某地某事
皆于水代為道出。其用意各有不同。如玉長嘆了一聲。于水
說罷。笑首回來。如玉道。今所指諸地。皆與我所夢相符。可見我之
魂魄。總不出這園外。這說只是華胥槐陰邯鄲等國。在此園中何
處。此判斷不可少。無
可免讀者指摘。于水道。你既是秀才。難道連四大夢的書。並

本人自立的傳文。還有後人做的傳文。而邯鄲槐陰二夢。且有戲文。歷來扮演。怎麼你就都沒見過麼。革胥國。係黃帝夢遊之所。醒後至教年。果遊此國。其山川宮室。花卉草木。無一不與前夢相合。邯鄲係直隸地界。呂純陽授枕于盧生。夢享富貴五十餘年。醒後黃梁尚未做熟。故又謂之黃梁夢。槐陰夢。是淳于棼夢入大槐安國。其大概與盧生相同。由大丞相降職知府。治理南柯郡。醒後身在一棵槐樹下。旁有蟻穴。南柯即槐樹南一小枝也。又名之為南柯。夢二子皆因仙人點化入夢。後來俱成仙道。我今著你做甘棠。夢醒後歸。吾教下。或者將來。得如盧生等有成。亦未敢定。以上革胥槐陰邯鄲三國。不過于你夢中。借其名。一用耳。夢中之

遊魂閣是言你魂魄遊行也。佳夢閣是言你做好夢也。駐玉閣你
名如玉。言玉駐于此閣，不得再入槐陰國社討也。倩女坡借倩離
魂之名，言你之魂離也。這些名色你夢中也該一想。前指點處皆
此分剖皆係
園中所無今你着我指與你各國各閣下落，要和園中所有之
甘棠嶺、太湖、山荷花池等處一般，都要看在我眼內。我該從何處着
你看起。連城壁道：今日大哥領你來尋夢，是怕你思念夢中榮華
富貴，妻子情牽弄的修道心志不堅，所以總件：棒、戒、寶、或虛
都說明白，教你今後再不可胡思亂想。你當和你朋散心來麼。借
壁指出尋
夢原由如玉道：二哥指教的甚是。四人走出園子來，又走了二
三里，到一無人之地。于水道溫賢弟你听我說：我們的洞有兩處。

一處在湖廣衡山名玉屋洞。這是紫陽真人煉丹之所。我們不過
借住幾年。一處就是你山東泰山名瓊岩洞。現有超塵逐電兩個
在那裡修煉。我們如今要回玉屋洞去。若將你也帶在那裡。朝夕
與我們相伴。未免分你的志。亦且修行的人。心須先受些苦難。擴
充起膽量來。方能入道。若留你在人世。蒼觀寺院。居住幾年。先淡
薄你的脾胃。又恐你為外物搖動。壞了身心。我們這三個人。誰肯
在烟火場中伴你。我思算至再。意欲送你到泰安瓊岩洞。同超塵
逐電等修煉。數年後。再做商酌。如玉嫖金鐘見。夢蘭芽所做。皆倚翠根。紅風流事。今却與二鬼要日。
夜聚首。令人你意如何。如玉道。任憑吩咐。不但瓊岩洞。還有人在
不禁鼓掌。那逸即無一人。既已出家。也就揀擇不得了。我就到瓊岩洞中去。

只求三位大駕時常者。我：就感戴不盡。但不知超塵逐電是些什麼人。于冰笑道：你到那里便知。此時不說明恐隨向城壁道：你可送他到瓊岩洞。傳與他凝神御氣之法。待他呼吸順妥。你再回玉屋洞中。城壁道：溫賢弟人必聰明。凝神御氣者。來不用費力。只是他一身血肉。未去一分雲。斷駕不起。若步行同去瓊岩洞。道。路有許多危險。地方和他走兩個月。還定不住。怎麼。于冰大笑道：他若駕不起雲。仙骨也不值錢了。我還渡他怎麼。你刺下試。熊城壁將如玉左臂扶住。着他閉住眼。口中念：有詞。頃刻雲霧絲繞。喝聲起。同如玉俱入太虛。金不換連聲喝彩道：虧他虧他。一日未曾修煉。起去時毫不費力。竟與我們一般。果然這仙骨不可不

長幾段在身上的。像他將來到怕他。要走到我們頭前。于冰道。他若

心上將世情永絕。必先你二人成就几十年。你此刻可仍回京中

弄幾兩銀子。與溫賢弟買些皮夾棉衣。煖鞋煖帽。為禦寒之具。皮

衣分外多些。總好。他純是血肉之軀。非你二人可比。再買辦几十

石米。吩咐趙塵等。着他兩個輪流砍柴做飯。早晚要殷勤扶持他。

他是豪奢子弟出身。焉能受得艱苦。過三五年後。再着他自己食

用。若他兩個。少有些怠忽。我定行逐出洞去。說與他們知道。我今去

驪珠洞。教化修文院雪山二女。以報他指引天罡樞之情。庄上

五回並六說罷。駕雲赴虎牙山去了。不換在地下。撻了一把土。向

坎位上一灑。口中秘誦法語。唱道。那物不至更待何時。湏臾袍袖

內叮嚀有唐倒出五六十兩銀子來。就一寫好入下文將頭上毡帽取下。把銀子裝在裡面。揣在懷中。又從懷中將道冠取出。戴在頭上。口中鬼念道。萬一朱御史差人向南西門尋找。遇着咱我。只將臉兒用袍袖一遮。他們見是道士。便不理論了。于是復回旧路。再說朱文煒從內院走出。請于冰與姜氏說話。不意過尋無踪。心知去了。張華着急之至。哭請文煒示下文煒勸他回山東。還賞了二兩盤費。又留他住了一天。方纔回去。正是

斬斷情緣無挂碍

分開慾海免疑猜

他年再世成仙道

皆是甘棠夢裡來



第七十一回

買衣米冷遇不平事

拔鬚鬚辱挫作惡見

詞曰

再赴京畿冷遇不平奇事，熱肝腸反復，問冤抑成全片刻。
問年漆晦氣鬚鬚盡拔之，遷怒搶親弟何其痴。

右調女冠子

話說金不換用搬運法，弄了幾十兩銀子，復回舊路，走了一里多路，見後面來了好幾十人，簇擁着一頂四人喜轎，又听得轎內婦人大哭大叫，從身傍過去，不換笑道：做女孩兒的好容易，盼着這一小怎麼到如此哭喊起來。低了頭向前走，少刻見一後生趕着騾

車一輛後面跟着個少年秀才一邊跑一邊口裏亂喊。清天白日

搶奪良人家婦女此二語足打動不換着那秀才頭臉上帶有血跡像個挨

了打的樣子。又見他一腔氣憤。純是以死相拚的光景。不換將那

秀才拉住問道。你有何冤苦。快對我說。我自有理。秀才將不換

一看是個瘦小道人。用手推開道。誰要你管我。音不上眼如飛的

跟着車子跑去了。原來這秀才是山西太原府人。姓王。名福昌。家

中有數十畝田地。也還勉強過得。娶了本府城內開鞋舖的錢元

女兒為妻。他這妻子雖出身小戶。却生得有八九分人。本王秀才

與他夫妻間甚是和好。只因錢元開鞋舖折了本錢。便入都尋做

生意。過着幾個月。念他為人忠厚。借與他些資本。在櫻桃斜街

開了個油鹽店，又以糶米糧，不一二年生意甚是茂盛，又在順成門大街開了一座雜貨鋪，却租的是嚴中堂總管閏年的房子。此後大發財源，鋪子後面有十來間房兒，也是嚴年的一總租來，將家眷也搬來同住。錢元老婆因思念女兒，想算着女婿王福昌也閒在家中，因與錢元相商，着他夫妻同來，就管理銀錢賬，到底比衆夥計心定些，因此寄字，又稍去五十兩盤費，着他夫妻上京。依王秀才要在家讀書下科場，怎當得他妻子錢氏日夜絮聒，這秀才無奈，便買了一頭好騾子，弄下一輛車兒，令家僕王二小趕着，一同到京，住在錢元家。終兩日，邊值閏年家人來取房錢，素常逢取房錢時，即將閏年家人讓入內院酒飯，有比外好也是加意款

敬的見識，不意他女兒在院中取東西，與閏年家人相遇，一時迴避不及，被這家人看在眼內，酒飯間，問明端的，回家便告訴閏年。說錢元的女兒是仙女出世，閏年說他素無眼力，還不深信。這家人又不服此話，閏年次日，即着四五個眼界高的婦人，去錢元家閒遊，得與王秀才妻子相見，眾婦人回來，一口同音說錢元的女兒是世間沒有的人物。這閏年便害起相思，他房中侍妾也和他少主人嚴世蕃差不多，共有二十六七個，出色的也有兩三個，列被世蕃打聽出頭一個最出色的，硬要去。像他主僕做的素他心上正要尋個頂好的補缺，今眾婦人話皆相同，他安肯放得過去，思量着錢元的女兒是有夫之婦，又是個秀才的妻室，斷難以銀錢買他。

惟有依強恃勢搶來成就好事。他主僕事大量一秀才。他會怎的。

都類此算計

于是選了幾個能幹家人。拿了此綉緞釵環。硬到錢元家送定禮。

要娶他女兒做妾。錢元是個生意人。早嚇的發抖。王秀才大罵大

吵。衆家人將定物丟在鋪中。一齊去了。錢元與衆夥計相商。親自

拿了定物。到閨年家交割。又被衆家人打出。反說錢元收定禮在

前。擅敢反悔。做目無王法。不要腦袋的事。他列是這錢元覺得此

樣說身

事大難解脫。又不敢去衙門中告他。深悔着他夫妻來的不是。晚

間約同衆夥計相商。打發他夫妻連夜回家。留下自己。任憑閨年

處置。也還算又怕閨年抄搶銀錢賬目。並值錢的貨物。俱呈夜催

有胆氣

車。搬移在衆夥計家內。又商量着。不敢走向山西去的。正緊門頭。

便想到走這南西門，繞道奔山西大路，使閻年家揣摩不着，追趕無地。五更鼓就打發他女兒女婿奔南西門，待到天明，即出城去。却好閻年，竟是這日，差許多人來搶親。天色正在將明的時候，一齊打開鋪房門，直入內室，各房搜尋，並無他女兒踪影。連王秀才也不見，悄知是打發走了。再不然，即在親戚家藏躲，將錢元並他家中做飯挑水的人，一齊亂打錢元，身帶重傷，死不肯說。他家做飯的人，吃打不過，便以實告衆人，恐被欺誑，拴了這做飯的一同趕出南西門去。只十來里，便被趕着做飯人，指點與衆人，將錢氏從車內抬出來，放在喜轎內，又將轎門兒從外捆了。王秀才捨命相救，到挨了一頓好打，他也没有別的高見，只想着撞死在閻

年門首做個完局

秀才當然過此等不怕王法的強暴却也無法

孰意造物另有安排偏

偏的就過着金不換

只用此二語又過到金不換身上毫不費力

此時不換問王秀才

他那裡有心腸告訴只顧得喊叫飛跑金不換也明白了八九但

不知搶親的是誰也飛跑的趕來復將秀才拉住王秀才跑不脫

便和金不換下命以頭扯來的

他原情急的了不得

不換笑道你莫極像他听

我說這總那頂轎子裡面必是你的親眷被人搶去你可向我說

明那怕他走出一千里去只用我嘴唇皮一動便與你奪回量你

一人趕上他們會做什麼王秀才不得脫身又見不換是個道士

說話有些古怪只得急急的說道我是山西太原府秀才叫王福

昌轎內是我的妻房被嚴宰相家人問年搶去了金不換笑道這

是豆大點事，還不肯早說。王秀才道：「早說你會怎麼？」還是看不

換道，前面站着車兒，可是你的麼？秀才道：「是我的，不換道，我與你

坐了同趕去。秀才道：「車子慢，到是跑快，驕子早已不見了。」不換道，

我不信四條腿的，還不如他們兩條腿的快。我和你坐上，你看何

如？秀才道：「快去坐我，看你坐上怎麼？」總是看不換道，忙甚的，只用

半杯茶時，管你令夫人還坐在車上，說着同到車前，不換道，你

和趕車的，都坐在車內，車外沿讓，我坐，我有作用。王秀才急忙上

車，不換向趕車的道：「你呆甚麼？」此刻不上去，你就得跑個半死。趕

車的也坐在車內，不換跨上車沿，手插劍訣，在驢子尾上，画了幾

下，用手一拍道：「此初字是通只見那驢兒得了這個初字，頃

刺四足生風和雲飛電逝的一般走去。王秀才心知怪異，也不敢言。沒有數句話的功夫，便看見喜嬌同搶親人，在頭前急走。只听得不得換說道：住。白。看。那驢兒便站住，半步不移。秀才大嚷道：「先生滿口許我，將賤內奪回，怎麼看見驕子到反站住？」不換道：「你好性急呀！我着他們回來，豈非兩便說罷？」又見不換口中念誦了幾句，發咒伸出右手，向抬轎夫，並搶親諸人，連招幾招道：「來。」白。看。那些人和得了將軍令一般，個個扭轉身軀，隨着驕子，飛奔到不換面前。妙。極。極。不換又用手一指道：「住。」白。看。那些人又和木雕泥塑的一般，站住不動。絕。奇。秀才主僕喜歡的驚神見鬼，在車內叩頭不已。亂叫真神仙不絕，不換道：「王兄不必多禮，快下去，將令夫人請出。」

橋來。你夫妻一同坐車。我好打發你們走路。說罷自己下車。秀才同他家人王二小也連忙跳下車兒。走至橋前。將橋門上繩子解去。行文一絲不遺開放橋門。將錢氏扶出橋外。秀才着典不換拜謝。錢氏不知原故。只眼上眼下的看。不換秀才又催着他拜謝。不換道罷罷。氣快上車兒。秀才扶錢氏上了車。又到不換面前。扒倒在地。連：叩頭。不換一邊扶一邊說道。多禮多禮。于是又走到車前。在那驢兒尾上。又画了幾下。口中念誦了幾句。向趕車的王二小說道。此利已交午時。到點燈時候。還可走二百五六十里。問年雖有勢。有力量。他也趕你們不回。到明日早。便可按程緩行。但你們只能任他走。不能着他住。王兄可伸手來。秀才將手遞與不換。不換

在他手心內也畫了一道符，又寫了個住字，囑咐道：「今日到日落時，看有安歇處，可用此手。」在驢尾骨上一拍，口中說個住字，他就站住了。已非此則走無他站住，便一步不能動移。你速用淨水一碗，將你的手並驢的尾骨一洗，則吾法自解矣。又向王二小道：「此車仗我法力，難道極窄的橋，極深的河，你通不用下來，只穩坐在上面，任他走。假若你離車兩三步，再休想趕得上。切記切記。」秀才又跪在地下，求不換名姓，不換道。我一個山野道士，有什麼名姓？你看往來行走的人，都看我們。將往來人一寫，方合情理，行文心細如髮。你三人快坐車走罷。轉刻搶親諸人醒過來，你要着急。秀才听了此話，纔同王二小上車，不換用手。將驢兒一抬，那驢兒便扭回身軀，不換道走。看

走那驢兒拉了車子，比風還快，一瞬眼就不見了。我輩出門，若得
無不如此。不換看衆人時，一個呆站在一處，心裡想道：還是放他
們去，還是着他們再站些時？先作又想到：問年這奴才常听得大
哥說他作惡，我從未見過他，我今日何不假裝個錢氏與他頑，
他將來還少捨人家幾個婦女？非他別人不作此想。走至轎
前，把簾兒掀起，坐在轎內，用手將四個轎夫一掐道：來，引着四個
轎夫一齊站在轎前，不換又道：抬，引着四個轎夫將不換抬起，不
換又道：走，引着四個轎夫直奔都門，絕妙不換將簾兒放下，心裡說
道：我生平不但四人轎，連個二人轎也沒坐過，不意到的，不如架
雲受用。這却沒轎子入了南西門，不換在轎內，用手向原路一指

這裡將訣咒一煞放。那些捨親的合一個：顛、倒、和夢醒一般。大家見神見鬼的嚷鬧。使無此幾句，眾人該站到幾時。嚷鬧了一會，都一齊回來。再說金不換，被四個轎夫抬了飛走。閻年又差人跟尋打探，看見是自己轎夫，各歡喜問道：「得了麼？」意在無不得笑。他們怎麼不來。四個轎夫回答不出。不能言。只抬着飛走。衆家人跟隨在轎後，跑的亂喘。將到閻年門前，已有人眺望見轎子來了，都沒命的跑去報喜。此正小人又獻勤于小人也。閻年這日在相府給了假，同幾個趨時附勢的官兒，並家中門客等在書房中笑談。听候喜音，听得報說喜轎到了，心下大喜，吩咐着內院衆位姨娘們迎接。不換是化一邊又着催辦喜酒。轎夫將轎子抬入廳院，不換在轎內說道：

落字。四個嬌夫將嬌落下內院早走出五六十婦女俱站在階
前等候新婦人下橋大小家人以及庸工等衆老少俱在兩
傍看新婦人人才情景必須哭走來兩個婦人打扮的花簇簇到
轎前將簾兒掀起一看偏用婦人掀簾妙絕見裡面坐着個穿藍布袍的道
人睁着圓滴溜兩隻眼睛將兩婦人一看彼此皆看嚇的兩婦
人大驚失色往回哩急走衆男婦各低頭向轎內窺探又將衆男
只見轎內走出個瘦小道人來滿面都是笑容偏要衆男女大哄
了一声事出意外則又見那道人出了轎便搖偏要直向
衆婦人走去直向二衆婦人連忙退避那些看的家人趕來十數
個要捉拿不換不換回頭道叫着被這一口唾的各呆站在一

邊隨後又來了好些人俱被不換禁住動移不得一不換急往

內走見衆婦人已到內院臺階不換見台階上是過庭：內有椅

見不換走入將一把椅兒安放在正中坐下正坐用手將衆婦女

一招道入衆婦女俱入過庭內不換向衆婦女分東西指了

兩指衆婦女便分立在不換左右這終算珠圍翠繞錦繡屏封又見一汾陽王笑不換左

顧石盼見衆婦女粉白黛綠錦衣翠裙又將衆婦人嬌艷一寫不禁失笑道

此皆我自出娘胎意外之奇逢也却是本分定福忽見外面又跑來七

八個家人到門外張望却沒一個敢入來不換笑道衆位管家煩

你們到外邊將閨年那奴才叫來我有好物件送他快去快去就

之曰奴才考正言間猛見院外走來一人高視潤步後面跟隨着

幾個小厮口中說奇道怪頭臉上大不安分此句可做同年生但見

存心做物立意欺人一笑細眼眯縫端的似晒乾蝦米伊說思

片言皆開大嘴真個像跌破陰門陰門亦有跌破者對肚瀉

七團脹：膨：那里管尊卑上下像同年存心面寬八寸吃：碇的

全不曉眉目高低像同年接物連鬚鬚黃而且短秤錘鼻面而偏肥

着愛不成品貌頭戴軟翅烏巾恍若轉輪司抱簿書吏身

繫依栳東嶽廟捧印崔宮更比得亦真是傀儡場中無雙鬼權奸靴

下第一奴一條亦雄整可味

不換看罷就知他是閨年了閨年走到院中首見不換坐在過庭

正中椅上他家大小婦女侍立兩傍不由的氣冲胸膈並非其位

更非其合自然 急：走來大聲唱道好妖道你敢在我府中放肆
要毛髮倒豎

你不怕凌遲麼好兇 惡海不換笑道閻年你莫動氣你听我說從容 之至我

原是個遊方道士今早從南西門過見你家人率衆搶良人家婦

如我路見不平將他夫妻放走又怕你無人陪伴因此我替他來

替字妙絕竟要典 閻年做妻笑吟：閻年那里還忍受得唱令小廝們將賊道拿下

衆小廝強來動手被金不換將手一揮道去句看 衆小廝却跑去

了止留下閻年一個急的閻年咆哮如雷挽起雙袖走來擒拿小

廝既听不換跑去只 不換笑嘻嘻的用手指道跪身看 閻年心裏明

白只是那兩條腿不由自主便跪在了地下此法術制服人如急的

他通體汗流不但兩腿連自己兩手也不能動作又表他 不換道

閏年你听我教訓你：是個宰相的堂官，休說百姓就是小些的文武官，也沒個不到目待你的，你也該存個堂官的體統，怎麼光天化日之下，搶奪良人家婦女，這些事都是市井無賴行為，有志氣的強盜，也不做他深一層。又看看兩邊婦女們道：像這些堂官，只怕大半都是你搶奪來的，婦女尚敢搶奪人家的房地金珠，越法不用說了，叫不成，你怎不想一想，你能有多大點福，一個人敢消受這許多婦女，還心工不足，叫得，奴才響，豈不該下油鍋渣，糝裝入大磨眼中磨你，比真司刑罰也，非不換想不出，今後要改過方可，若再如此，我早晚問定以飛劍斬你腦袋，又用此，閏年耳中听得明白，口中却說不出一句直氣的他，雙睛瞪怒形于色，像，恨不得將不

換碎屍萬段怒有恨不換看出他的意思向衆婦人道我這樣金

子般好話教訓于他你們看他這頭臉氣相逼真究的還有個妝

煞這非動刑不可誰也猜不出說罷用手在閻年臉上一指道打

打宋閻年伸開自己右手就在自己臉上打了五六個嘴巴其刑

如此直打的面紅耳赤眼中冒火又罵他氣衆婦人也有驚怕的

也有微笑的只是不能說話又罵衆婦人看不換又向衆婦人道

你們看閻年這兩隻賊眼睛圓標標的鬍子都亂穿起來又還怒

鬍子這是他心上恨我又知其心隨揀了兩個少年俊俏些的婦人俊俏

的不換亦有深意用醜陋的指着閻年鬍子說道這奴才滿臉封

毛封毛其可惡處正在此你兩個可下去兩婦人立即走下來不

毛封毛

換用手指着問年的鬍子道：拔以拔字，兩婦人走至問年前，一個抱

住頭，一個雙手捉住鬍子，用力硬拔：的一絲一縷，紛惡：落地極

盡極，問好一會，將左邊鬍子拔盡，疼的問年通体汗流，每疼到極

處，惟有一呼而已呼字，不換見鮮血從肉皮內透出，熱疼說道：石邊

的鬍子，我與你留下罷，留一半留一半，只是上嘴脣鬍子也饒不得，兩

個婦人又拔起來，前前已去了一邊，今將嘴脣上鬍子拔了一會，不但

嘴脣上連項下的鬍子也拔盡了，苦苦此時門外有許多男女看得

就：切：那一個敢入來替問年頂缸，不換站起來，笑向兩個婦

人道：你兩個該着寔感念我，問年今晚若與你二人同床，這半個

沒鬍子的後生，須知是我作成的，拿問年鬍子並面孔作此許，又

向歷年舉手說得罪之至。改日再領教罷。還要如此打瓜于是又

搖擺出來。通沒一人敢再攔阻。大家目送不換去了。前第三十三

大雄用一守文。此回又復用之。但有入口氣不入口氣之分。別耳殺氏殺喬大雄係以筆傳不換打問年係以口傳也家人

們跪來。攙扶問年。那兩條腿和長在地下的一般。那里攙扶的起。

法術之制人如此。衆婦女也是一樣。沒一個能動移者。只待得金不換走

出前門。把訣咒開放。衆男婦方能動履。一家內外反亂的驚天動

地。問年吃此大虧。憤無可洩。將搶親諸人。個個痛行責處。為他們

將道士抬來。又差人去錢元家鋪中。亂打了一番。皆怒無打壞了

許多的東西物件。錢元也不敢在京中做生意。連夜變賣資奉。逃

回太原。問年沒了鬍子。怕主人究問。推病在家。像意欲長出鬍子方見嚴嵩父子也。

哈只一兩天。早傳的相府知道，嚴世蕃大笑不已。原也嚴嵩將閩

年叫去，痛行詈罵。此時止于相府西邊，買了幾十間民房，修蓋花

園，罰閩年一萬銀子助工。為家人不守本分之戒。這虧吃列他頂相府的

人，都說是錢元的女兒作成他，孰不知都是金不換。用一個字作

成他。金不換有些小花面氣，他用這一個字作弄人，甚是恰命。閩

年耻于見人，暗中托本京文武官，查拿穿藍的瘦小道人報仇。此

瘦小道人，到要着空地避幾天，一笑自己將右邊鬍子，索性也剃了個乾淨。這是極

第一邊有一邊沒反成了一無鬍子的少年。聞者見者，無不痛狀。有便甚不好看

厚說金不換，先到東猪市口兒，故衣鋪內，買了幾件皮夾棉衣，又

從攤子上，買了綿鞋襪等類，幾件打包在一處，扛在肩頭，又到米

鋪內買下幾十石米，當時就把銀子付與，吩咐將米另放在一空房內。為搬運地也。包了一斤多米帶在身邊，出了都城，祭雲直赴泰山。起更時，方到洞外，叫開門，逐電接了衣服等物，不換入去。見城壁如玉，俱在石堂內坐着。城壁道：「怎麼這時候纔來？」大哥衡山去了，糜金不換笑着，走到石堂東北角下，將帶來的米包兒打開，心想：「都中那坐米鋪口中念：有詞，隨手倒去。」只見米從包兒內直流。好半晌，方纔流完。地下已堆有三十倉石米。如玉欣羨不已，不換方纔坐在一處，向城壁道：「二哥同溫賢弟起身後，大哥去虎牙山尋天狐的兩個女兒，傳他們道術去了。是為酬他送書的情義。」又向超塵逐電道：「法師着我吩咐你兩個天：做飯打柴服伺溫。」

賢弟飲食少有怠忽。定行逐出河外。二鬼笑了。不換道：「這寔是法師臨行的話。你當我和你頑麼？」城壁道：「溫賢弟已餓了一天。你兩個快去。做飯。」二鬼即忙收拾。不換又說道：「二哥說我來遲。這却有個緣故在內。遂將山西王秀才和閻年的事詳：細：說起。說到拔了半邊鬍子處。連城壁哈哈大笑道：「你處置的甚好。我沒你這想頭。惟有立行打死而已。」一人各有一性。假如閻年過連城壁。則斷無生理矣。金不換說完。城壁又大笑道：「當年我和大哥在嚴嵩家請仙姑。」應上第二十六回。斬了他們個落花流水。又將嚴世蕃老婆們都鬧出來。我看的處置到畫頭處。你今日這拔鬍子。更克數倍。拔了一半邊。又與他留下一半邊。不消說。那半邊也存不住了。說罷。捧着大肚。又大笑起來。笑

罷又說道：「據不邪傳，我們拘神遣將，那移搬運諸法，我看也都罷了。只是這呆對法和這指揮法，最便宜適用。」將不換前文所用二法至此方說明要教他怎麼，他就得怎麼。溫如玉道：「人家若用此法，禁我們該如何？」此詞亦不可少。城璧道：「也有個解法。若是沒解法，便和閻年一般什麼虧也吃了。說着，又不由的大笑起來，不換道：「大哥去虎牙山，我想那兩個朋友，若見了大哥，未免要想起二哥來。」語趣。城璧笑道：「我到不勞他錯愛。如玉問虎牙山的話，不換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又道：「賢弟，休怪我說你是個風流人兒，將來于這色之一字，到要立定脚根，廢不妄用功夫。為外道所攝，城璧道：「他醒着過的是金鐘兒，做夢過的是蘭芽公主。這兩個想來都是絕色，差不多的也上不

了他的眼。如玉道：「小弟今日夢醒之後，真覺心如死灰，便是天上

許飛瓊，董雙成，我總以枯骨相待，不換道。若是金鐘兒不死，來到

此地，你又要勾起舊情。」伏下九十五回如玉道：「就是他重生，我也

視同無物，不換道。這話我就信不過。」三人都笑了。少刻，趙塵送上

一大碗飯，一碗白水煮的野菜。這特沒味，不好吃。連金二人此時頗能服

氣，也是斷絕了烟火食。水常吃些草根、菜苗等類。桃李榛杏、核桃

栗子，便是無上珍品。又不和如玉同食。如玉雖年來窮苦，酒肉却

日少不得。到此地，他偏要大口嚼咽，怕二人疑他，向道：「不

城壁留神，見他吃的勉強，笑向如玉道：「我當日做强盜時，無不可

吃的東西，只怕比你做公子時飲食還精美些。」後來隨大哥出了

家覺得冷煖，故法都是容易事。只這飯食甚是艱苦，到二年以後，也就習以為常。賢弟從此還得瘦一半，必須過三年後方能復原。這都是我經驗過的，但要念：存個飽着，比餓着好；活着比死了好，便吃得下去。話雖俗白，亦入道之無教誨之意也。如玉道：謹遵訓示。到二鼓後，城壁便傳如玉出納氣息，吞精咽液之法。次日午刻，不換回玉屋洞去了。正是：

鬚長髭短心多險

況是嚴嵩大總管

今日搶將道士來

吁嗟總管不成臉

第七十二回

訪妖仙誤逢狐大姐

傳道術收認女門生

詞曰

往事可重，傳雲古洞，狹路逢仇。教言提訓，放去狐女如飛，任他
歸。相傳口訣無人見，二妖欣羨。泥首于堂殿，須臾劍佩隱無
跡。凝眸皎日長空碧。

右調月照梨花

前回言不換，別了城壁如玉，回衡山玉屋洞去，再說冷于冰與溫
如玉尋夢後，駕雲光早到虎牙山，在驪珠洞外落下，用手一指，門
鎖盡落，重門頓開，一步一走了入去，見對面一座石橋，西松栢

影中一帶石橋橋東有一條石砌的澗路花木參差掩映左右正中
中間兩扇石門已大開在那里門內立着一架石屏封將過屏封
見院落澗大房屋頗多以上應前四十五回院內有許多婦女穿

紅挂綠行坐不一衆婦女看見于水一個大驚失色都圍了來

問訊于水道你家主人可在麼衆婦女道這是我家翠黛二公主
的府第我家公主與我家錦屏大公主俱在後洞下棋你問着要
怎麼于水道你可速將你兩個公主請來就說我是衡山玉屋洞
的冷于水相訪衆婦女久知冷于水名姓听了這三個字無不驚
魂動魄大家呼哨了一声都沒命的跑入後洞去了正所謂先于
水走至正殿似見羅設的古玩字畫桌椅床帳件件精良不禁點

頭嘆息道：「一個披毛帶尾的小妖，便享受人世不易得的服飾珍玩，真是罪過。你看他們，開我的名頭去了，少不得還要轉來。我不如在此坐候，再說兩個妖狐正在後洞下棋頑耍，猛听得侍女們報說：冷于冰如何長短，直入我們洞內。二妖聞知，大是驚慌。少刻侍女們又報道：那冷于冰坐在我前殿了。兩妖私相訂議道：我們先時曾拿住他，道友連城璧應前四十五回他今日尋上門來，定是立意晦氣。此疑到只怕要大動干戈，我們也無可迴避，只索與他見個高低，商量了一會，各帶了防身寶物，準備着與于冰賭闖。于冰在前殿早知其意，心內不禁失笑，湏臾听得殿外語聲喧嘩，從殿階下走上兩個婦人來，打扮的甚是艷麗，面貌無異天仙，腰間各

帶着雙股寶劍，後面跟隨着百十個婦女。于冰念在天狐分上，不

好以畜類相待。總重在送欠身舉手道：二位公主請了。于冰也如此稱味正

俗語此謂入那兩個妖婦將于冰上下一看，見于冰頭戴九蓮束

髮銅冠，身穿天青火浣布道服，腰繫芙蓉根絲絛，足踏墨青靴，絲

靴，背負寶劍一口，面若寒玉凝脂，目同朗星，煥彩吞紅齒，白鬚髮

如漆，俊俏儒雅之中，却眉梢間帶點殺氣，看之令人生畏。就二妖眼中將

于冰一馬二妖看罷，心裏說道：這冷于冰果然名不虛傳，隨即也回了

個萬福。于冰道：貧道忝係世好，到貴洞即係佳客，坐位少不得要

借了。說罷，在正中坐下的。托大二妖見于冰舉動，雖有些自大，却語

言溫雅，面色上無怒氣，心上畧放寬些。是微隨口應道：先生請便。

兩妖在下面橋方分左右生了問道先生可法號于冰磨于冰道
正是二女妖道久仰先生大名轟雷貫耳今承下顧茅屋生輝方
終先生言世好二字宜急敢求明示于冰道係從今尊雪山推來
二妖喜道喜其知雪山二字相宜先生是幾時會過家父于冰不
好題連城壁事改說道貧道去年在江西九華山與令尊相遇極
承關愛送我天罡樞一部這世好二字係從此出二女妖起初
聞于冰名姓動拚命相投之心繼見于冰言貌溫和動猜疑防備
之心今听到愛他父親天罡樞一部又動同道一氣之心凡三
妖心不由的滿面生春笑問道家父經歲忙冗不知怎有餘暇得
與先生相晤于冰道今尊名登天府充上界修文院提領之職九

華山一臨，邊偶然耳。二女妖見于冰，說得名號職分俱對，深信無

殺害之心。正是狐疑，盡釋疑。兩個一齊起身，從新萬福于冰，亦作揖相還。

二女妖等得于冰坐下，方纔就坐，說道：「心慕尊名，時存畏懼。」亦以誠心

告。不意先生與家父有通融書籍之好，平輩不敢妄攀。然家父年

齒必多於先生幾歲，今後以世叔相稱可也。于冰大笑道：「世叔稱

呼，斷不敢當。」大笑相稱，是不屑。只以道兄相呼足也。二女妖又依

囑，衆侍女速備極好的酒菜，一路方出，諸物頃刻即至。妖精亦有

衆婦女搯抹春臺，于冰道：「不勞費心，貧道斷絕烟火有年矣。」二

女妖笑道：「世叔乃清高之士，安敢以塵世俗物相敬。敬詞頗有野

志，山此少將点孝順之心，于冰推辭，問已罷，前一桌約有二十餘

種奇葩異葉，竟是中国海外珍品。雜陳二女妖謀于水，正坐親自

將椅兒移至桌子兩傍相陪。侍女們斟上酒來，二女妖起身相奉。

于水道：「既承雅誼，我多領幾個菜子罷。酒不敢領，二女妖亦不敢

再強，揀精美之物，布送過口。」極其奉承于水也不作答，隨意食用。二

女妖道：「家父贈天罡總樞，未知書內所載何術？」于水道：「此書洩天

地終始造化，詳日月出沒元機，大羅金仙讀此書者，百無一二，書

雖出自金尊所授，金尊却一字未讀。二女妖道：「這是何說？」于水就

將他父親盜老君書起，直說到誅九江，追廣信，截日針，釘死白龍

夫人，並雷火焚燒老鯤魚，將此書熟讀後，到赤霞山交火龍真人，

轉送八景宮等語。應前六十一回並衆女妖听了，俱嚇的目瞪口呆，惟

翠黛女妖心下有些疑信相半。看于冰是以大言唬嚇他們。隨伸
纖纖細手將盤中松子仁兒撿了一大把遞在錦屏女妖手內。自
己又撿了一把緊握佳。向于冰道：世叔既具如此神通，定知我
兩人手內松子仁數目懇求慧力試猜一猜。此試亦甚刻毒。當下
冰笑道：此眼下些小伎倆也。算得甚麼。但你兩個手中並沒一個
松子仁。奇絕教我從何處猜起。二女妖皆大笑道：世叔真以小兒
待我們。松仁現都在我們手內。怎說一個沒有。于冰道：你兩個可
將手展開一看便知有無。二女妖一齊將手開看。果然一個沒有。
奇絕想不出這等那移搬運。眾女妖皆大為驚異。翠黛向錦屏道：你我明心握
在手內。怎麼一開手就會沒了。端的歸于何處。于冰笑道：却都在

我手中隨將兩手一開，每一隻手內各有松仁一把。非松仁，全無

已奇，却又歸到自已手內，更奇。眾妖婦皆大笑。二女妖道：「即此一斑，可知金豹安

得不教人誠信悅服。」即此小術已足服二妖矣又問道：「世叔今日惠顧，還是閒

遊，叙好，還是別有說話？」冰道：「我是奉令尊諄托而來，非閒遊也。」

二女妖道：「不知家父所托何事？」冰正欲說明來意，只見一個侍

女報道：「安仁縣舍利寺的梅大姑娘來了。」劈空將十一男妖孤賽飛樓之女揀入文情蕩

宕之錦屏女妖道：「你可說家有尊客，且請到我那邊坐。」冰道：「這

小妮子，懷恨我，非一年矣。」已預知之他今日來得正好，我到要見他。

二女妖道：「二十年前，舍利寺雷霹賽飛樓，可是世叔麼？」冰道：「正

是我。」二女妖道：「既如此，女漸與世叔相會不得。」冰笑道：「你們

還怕我見不過他麼。二女妖道他的道行與螢火相似，豈有個天心皓月，反見不過他。只恐世叔心存舊隙，不肯輕饒。我們做主人的，不安。惡傷其于水人笑道：「斷無此理。只管教他入來。」二女妖不好過却，吩咐侍女們道：「你們不必說冷老爺在此，可照常請入來。」少刻見那小狐精，戴着滿頭花朵，從屏封外，嬌嬌的進來。但見：

身高四尺，腰粗五圍，窄；金蓮橫量，足有三寸，纖；玉手秤來

綫，及一斤，鵬嘴猴，兔形，尚未全變，狗鼻，貓耳，鼠態，必竟猶存

形容四亦亦綠蝶，紅鴛，紫偏，是他穿衣封厭，白珠，似黃金墜，想當然耳。

頓教人見面生嫌，貌向魚而真沉，真個有沉魚之貌，容對燕面

燕落果然有落燕之容，如此反用。

只見那小狐精鬼斜眉溜眼帶着許多鬼氣妖風前行。後退
走將入來。世間妖浪婦人多如此。還有貌極醜陋。二女妖也接將
出去。讓了到了殿中。看見了于水。粧做出許多嬌羞模樣。用
一把描金扇兒將面孔半遮半露。用極嫩聲音問道。這位先生是
誰。蹟聊齋誌異內有一醜狐。每貼人五十金。誰方能勉強避人。一幸想即此狐類也。哈。二女妖便誇張道。這
是我們嫡親正派世叔。真是妖精話。今日纔來看望我們。那小狐
精又吐嬌聲問道。不知是那座名山古洞的真人。請說名姓。奴家
也好見禮。二女妖道。我這世叔。我們到不便向你說。起來。你也
知道。他姓冷。法號于水。殺。那小狐精兒听了。大驚失色。也顧不得
用扇兒遮他的面孔。忙問道。他叫什麼。旁邊一個嘴快的侍女道。

他叫冷于冰。那小狐精見听了，心驚膽碎，扭回頭便跑。不意被臺
階滑倒，跌在殿外，將花冠墜地，雲鬢蓬鬆。此時前行後退，許多媒娜全休。于冰不
禁大笑。眾侍女將他扶起，他又沒命的跑去，還未跑了數步，于冰
用手一招，道：回來。那小狐精見又跑了回來。此即不換景，對指揮法也。站在殿
內，二女妖道：你不必害怕，有我兩人在此，向侍女們道：與梅大姑
娘拿椅兒來吃杯酒。壓驚罷。于冰道：我面前沒他坐處，且他走
不動，如何會坐錦屏？女妖道：我試。他拉了一會，分毫不動。五六
個侍女一齊推他，兩腿比鐵還硬，休想移動一分。侍女們個個
吐舌。翠黛女妖道：走不動罷了，怎麼連話也不說一句。于是笑問
于冰：于冰用手將小狐精一指，向翠黛道：你問也。于冰見了，早

黛笑問道：大姑娘你是怎麼小狐精見淚流滿面，道我被他法術制住了，我和他是不共戴天之仇。他這知道這一外大業。今日斷無生理，還求二位公主救我。于冰道：你為母報仇，懷之二十餘年，這正是你的孝處。今准你見我，也是取你異類，有點人心。但是你將王見立錯當日，你母親已修道千年，再加精進，便可至天狐地位。他却不肯安分，屢次吸人精髓，滋補自己。元陽死在他手內人，也不知有多少。又半夜三更到舍利寺戲弄我；當年搥不擊死他；如此行為，必不為天地所容。人貴自反，勿徒怨人。你今服神煉氣，也有二百餘年，從此立志苦修，積久歲月，可望有成。若必逆理反常，學你母親的事業，吾立見其速死耳。良言盡此，你須慎之。母再適吾。

手去罷。那小狐精鬼得了這個去字，兩腿便能動移。那裡還顧得

與二妖作別，便如飛的跑去了。自舍利索雷火珠打死賽飛瓊後，便自寂然。况小狐精彼時曾有債

同道代為報仇一語，此話亦須照應。今于此回挿入典前十一回

相應一則為針線之小水結，二則為下侍道話多出丹經，恐人厭

繁冗，故先借小狐精之醜而破之。要知于冰這幾句話雖是勸

諸君醒脾，請作說部人用心亦為

戒小狐精，却也是藉他勸戒二女妖的意思。二女妖見小狐精跑

去，笑向于冰道：「這娃子幾乎被世叔嚇死。于冰道：「他的結果我已

預知將來與他母親是一樣結果。」翠黛道：「約在何時？」于冰道：「二百

一十年後，必為雷火所誅。」以此句歸結小狐二女妖道：「這娃子來

打斷話頭。世叔說是為家父諱托而來，願聞其詳。」于冰道：「二位若

不怪我怠真，我就據實相告。」二女妖道：「但見分付，無不敬遵。」于冰

道我去年與令尊相會時令尊道我一生止有二女鍾愛最甚我
如今授職上界無暇教誨他們奈他們行為不合道理處甚多域
恐獲罪于天徒傷性命再三着我到貴洞一行俾二位修煉真訣
異時陞令尊職位二女妖喜道我等苦無高明指授倘世叔不吝
奇法妙術傳與我等我等有生之年盡皆戴德之日于冰道我今
日此來所欲傳者乃性命之學非法術之學也二語蓋法術之學
得之止不過應急一時性命之學得之便可與天同壽二女妖道
敢問何為性命之學于冰道本字天者謂之命率字己者謂之性
然性命二字儒釋道三教各有不同儒家以盡性立命為宗釋家
以養性聽命為宗道家以煉性壽命為宗于性命二字分別三教無一不明如指掌非傳

瞻強識有學問 其要領在于以神為性以氣為命人無神氣死矣 故道家以神氣

為性也神不內守則性為心意所攝氣不內固則命為声色所奪人

身內之意最能亂性一身外之色最能要命此固最大 此吾道所以要性命兼修也道家成

原不外 二女妖道敢問守神固氣之道修為若何此詞亦在 根蒂上 于冰

道神與氣乃一身上品妙藥其妙重在不止精世之止精者多以 參苓等藥補之則

此止者亦而此補者不及一二何如 永固此精不使走失為上品妙藥故修道者煉精成氣煉氣化

神煉神合道三語即無工字歸 尚可分註 惟精成氣氣化神神合道定難言矣 此即

七返九還之妙藥也 二女妖道敢問七返九還之藥何如于水道

已去而復回謂之返分解明 透之矣 已得而又轉謂之還其回轉之法端

在採藥採藥之法詳下 然採藥有時節制藥有法度入藥有造化煉藥有

火候以四句修道者於未指彈之前先尋彈之本清西南有鄉

土名曰黃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先仙曰分明一味水中金可于

單車仔細尋津車舌下地也蕩華池則此即尋藥之本源也承蘆

塞兌窒慾調息離形去智幾于坐忘言心使目不視耳不聞雖典

運行在內相彷彿佛氏致虛守寂相彷彿却却道家有

猶之佛有舍利子也此採藥之時節也天地之先渾然一氣人生之初與天

地同天以道化生萬物人以心肆應百端先仙曰大道不離方寸

地功夫細密要行持此制藥之法度也心中無心念中無念注意

規中一氣還祖規中即丹田也丹田之中有氣海臍下一寸三分

氣者先取氣于鼻其如何運氣為大小周天已詳言在第十回火龍真人傳于永道時故弗贅先仙曰息之綿之

無間斷行。坐。轉分明。此入藥之造化也。清淨藥林密意為先。

十二時中大煎氣煉。

逆用氣息貫于晝夜無間斷。然必須于深山

能無間斷望

成仙道也。先仙曰：金丹常教湯用燂，玉爐不使火熾寒。此煉藥

之火候也。二女妖道敢問採藥煉藥火候等說，除要何如？于冰道

採時謂之藥。中有火馬，煉時謂之火。中有藥馬。

二項交相為用，缺一不可不可。

能知藥而收火，則定裏丹成。先仙曰：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

得陰陽理，火藥一處詳。此其義也。

定于功夫之中，又分出陰陽。

修道者必以神

御氣，以氣定息。

此修持之妙法，呼吸之根，帶也，無能出此八字矣。

呼吸出入任其自然。

此法則氣歸異路，為宮最

大當于有意無意間行之。

轉氣致柔，金光默。

此不離這

這個即丹田也。修持家

功夫純粹，打成一片。冰火常如。

婦人之懷孕如小龍之養珠漸採漸深漸煉漸凝結成胎而丹漸

矣動靜之間更宜消息念不可起則火炎意不可散則火冷

煉之一日一日之周天煉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無于午卯酉之

法無晦朔弦望之期聖人傳藥不傳火之旨盡于此矣修持家以

為壽命計故無分時刻亦此一不已之功也何條要之有還二女二女妖道敢問龍虎

如何調法方為至善于水道調龍虎之道有三上等以身為鉛以

心為汞以定為水以慧為火在片刻之間可以凝結成胎中等以

氣為鉛以神為汞以子為水以午為火在百日之間可以混合成

象下等以精為鉛以血為汞以腎為水以心為火在一年之間可

以融結為功以上分列三等恐結胎未必如此之速然先仙先仙

曰調息要調真息。煉神須煉不神。則龍降虎伏矣。二女妖道

敢問嬰兒媿女產育之道若何。此結胎以後功夫于水道精從下流氣從

上散水火相背不得凝結成胎則嬰兒媿女從何產育。以上諸皆易解多房

慾多言法此是精散氣之由也。人苟愛念不生此精必不下流。忽念不生此氣必

不上炎一念不生則萬慮澄澈水火自然交媾產之育之有何難

也。以上話又明透之至惟一念不生非神仙斷不能也二女妖道修持大成自有五氣朝元

三化聚頂敢問若何。于水道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聽而精在腎

舌不声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是為五

氣朝元精化為氣。化為神。化為虛。是為三化聚頂。二女妖道

敢問入手功夫以何為先。前則由淺而深到大成境于水道心者

神之舍心忘念慮即起慾界心忘緣境即起色界心不着字即起

無為界六語總以故入手功夫總以清心為第一一語提要修行大全畫之矣

二女妖道功夫既純之後若少有間斷亦能壞道否以上諸段問答若認真行

去難而又難二妖問功夫既純之後是他們不以為難也止以間斷不間斷為問作將來偷閒遊戲地耳

必先于鍊念此句非僅為修持人名言却正是為二妖對症下藥至于功夫間斷尚不足為大害也念頭一

壞收拾最難回光反照亦收拾念頭之一法耳內視之法若心不用在

目上斷不能內視能內視則心不能兩用真是奇絕只是誰耐煩天內視收拾念頭耶然入手之功收拾心定為第一

女妖道某等修持各一千六七百年怪道他們自號公主洞屋服飾器物無一不驕奢借妄試

看听于永講道各心領神會毫無疑難若再能脫盡皮毛不假變化即成真正人中之仙豈但做一狐中公主已哉且將視伊父雪

山為畜類矣此妖物之所道雖小同其寔大異人畜之別即此以多撰天誅成仙極難也

定貴賤

好。肯如此說宜乎歸于水教下能成大金仙也。

今承授命德同天地。我父若能

聞此修為一天狐安能限其造就。然某等還有冒昧妄請指教者

若採男子之真陽。滋下元之腎水。

下流行為不覺道出矣。

于丹道補益功效

何如。于水大笑道。

這一大笑都薄入地獄內。

盜人之精而益己之精。吸人之髓

而補己之髓。忠恕先失。抑且極神變鬼。明去夜來。甚至淫聲艷語。

獻醜百端。

話甚刺薄之至。

究之補益亦屬有限。况舍己身之皮肉。為人之

皮肉。玷污戲弄。

刺薄到無以復加。

恐有志成仙者不肯如此下賤也。

又激勵二

妖西

二女妖滿面通紅。羞愧無地。

好能知羞愧。便是上達之妖。便是有根氣之類。從此雖連城璧

來想亦不笑。說道。從此斬斷情絲。到絕慾海。再不敢沒廉恥矣。

好。虧他

肯自認不諱。即此亦可定其有戒除妖之無天者。又可立道哉。說罷一齊倒身下拜。求認于水為

師于冰扶起道：這斷：使不得不得做門下也。我承你令尊一書見

意始得有今日道果。何敢忘青出于藍。昔吾師火龍真人曾傳我

呼吸出納口訣。其法至簡至易。較你們導引煉氣。其功迅速百倍。

亦可見冷泉是一不忘本人。標出今日來意二女妖大喜。將來侍女趕出。

于冰暗傳了口訣。二女妖喜歡的無地自容。一齊說道：弟子等得

此門生來。了三十年的。便可脫盡皮毛。永成不没人體。不復與禽獸伍。

矣。一得口訣二妖便知三十年後脫盡皮毛。真是一千六七百年老怪餘妖焉能及也。此思此德。天地何殊。

一定要請于冰正坐。拜為師導。于冰推阻至再。說道：但願二位從

此正心誠意的修煉。我對你令尊方為有光。何必在拜從門下。但

還有一節要緊之至。這所傳口訣。你得之吾師火龍真人。戒令世

傳同道。同道尚不許傳。今傳典二位。我定擔血海干係。此訣只可

自知。若從此再傳你們同類。我何面再見吾師。二女妖道不但我

們同類。即我父欲學。非稟明師尊可否。亦不敢妄傳。話亦誠切。說

罷。又定請于冰正坐拜從于冰。那裡肯依。且要立行辭去。總是不

這樣門下。况二女妖見于冰堅意不允。又說道。師尊不肯收認我

們。為是披毛帶尾異類。只求看我父面上。少鄙薄一二。就是大恩

德。是拚命的要做門徒。這也沒法擺脫。于冰听了這幾句話。誠恐將來天狐知道。臉

上過不去。于是也不再說。吩咐衆侍女。將椅兒放正坐了。二女妖

知是依允。心大。大喜拜了于冰四拜。分立兩傍。于冰道。我當年收

一猿不邪。即被吾師大加罪責。應前第二回。今你二人既列吾教。下須

要守我法度杜門潛修不可片念涉邪弄出事來干連于我不像

我今後到添許多不放心矣。妖怪行為二女妖道謹遵師尊嚴訓

一步不敢胡行于水道。每到三年後定來考驗你們得失令尊我

已預知後日必來看望于你可代我多致意我去了說罷將袍

袖一擺滿殿通是金光衆妖眼睛一瞬間再看已不知于水去向

必如此志也是着二女知道利害不敢胡為也。一齊跑出院外仰面觀望見一朵紅雲離

洞起有二百餘丈高下如飛的向東南去了衆侍女無不咬指吐

舌二女妖又喜又懼一喜得此神通廣大師尊為同類所欽羨一

懼有犯戒律知他事。前知恐遭雷火之誅自此斷絕塵念一洗

繁華每到三年後于冰果來考試指示得失。至第三日天狐來看

望二女，知拜從在于冰門下，又傳道術口訣，大喜過望。到三十年後，二女妖脫盡皮毛，永成人骸，一百六十七年後，各入仙班。比他父雪山高出百倍，皆于冰口訣之力也。正是。

為送天罡那段情。

始行狀認女門生。

須知此會非常會。

他日瑤池俱有為。

第七十三回

温如玉遊山遊蟒婦

朱文煒催戰失命都

詞曰

深山腰裏多峻路，高峯石畔來蛇婦。如玉被拘囚，血從鼻孔流。
神針飛入戶，人如故。平冠用文華，與蛇差不差。

右調菩薩蠻

且說温如玉在瓊崖洞得連城壁傳典出納氣息功夫城壁去後便與二鬼修持日食野菜藥苗桃李榛杏之類從此便日夜洩瀉起來約六七個月方止渾身上下瘦同削竹却精神日覺強壯三年後又從新胖起來起先膽氣最小從不敢獨自出洞四五年後

于出納氣息之暇，便同二鬼閒遊。每走百十里，不過兩三個時辰，即可往回。心甚得意。此即修持之訣。此後膽氣一日大似一日。竟獨自一個，于一二百里之外，隨意遊覽。領畧那山水中趣味。一日獨自閒行，離洞約有七八十里，見一處山勢極其高峻，奇花異草，頗多。心裏說道：面洞時說與趙塵逐雷者，他們到此採辦，便是我無窮口福。于是繞着山徑，穿林撥草，摘取菜食，走上北山嶺頭，見周圍萬山環抱，四面八方灣、曲、通，有缺口。心裏又說道：這些缺口，必各有道路相通。一處定有一處的山形水勢，景致不同。我閒時來此，將這些缺口都遊遍，也是修行人散悶遣情一樂。正欲下嶺，猛听得對面南山背後，叫喚了幾聲，其音雖細，却高

亮到絕頂如玉笑道此聲斷非鸞鳳必係一異鳥也听他這聲音到只怕有一兩丈大小語未畢又听得叫了幾聲較前切近了許多再看對山相離也不過七八十步只是看他不見四下一望猛見各山缺口俱有大蟒蛇走來這却可厭可怕之至有缸口粗細長數丈者有水桶粗細長四五丈者次後兩三丈一二丈以及七八尺三四尺大小不等真不知有幾千百許各揚頭掀尾急馳而來了不得見一個尚且不可况有如此大且多嚇的如玉驚魂千里見有幾株大老樹枝葉頗繁急的扒了上去藏躲此時也只在那樹枝中四下偷看見衆蟒蛇青紅白綠千奇百怪顏色不等滿山谷內大小石縫之中都是此物行走真是大奇豈比山係如玉心胆俱碎自己鬼

念道我若被那大蟒大蛇不拘那一條看見決無生理不但身其

情埋論亦喜得那此蟒蛇無分大小俱向對面山下直奔這是

又見極大者在前中等者在後再次者更在後且有大小長

攘：堆積的和幾萬條錦繩相似又用此一譬少刻又听得叫了

幾聲其音較前更為切近相離不再看衆蟒蛇無一敢操動者皆

靜伏谷中此又更奇令人陡見對面山頂上走過一蟒頭婦人來

看他先寫聲音于如玉耳中至此方出身著青衣白裙且有衣有

頭紅似火難奇頂心中有一杏黃肉角一個約長尺許看來不過一

錢粗細越細寫越又見那些大小蟒蛇皆揚起腦袋亂點不已若

叩首之狀想為其是人身自己又嘆息道我今日若得做伴不元

生還洞中真是見千古未見之奇貨。見蟒頭婦人將眾蟒蛇普
行一看。想查數目又在四面山上山下一看。凡做兩層寫他看又
叫了幾聲叫罷將如玉藏躲的樹用手連指了幾指。看見了不得那此
大小蟒蛇俱各回頭向北山看視。他一個看見已沒活處還必着
只這幾指把個如玉指的神魂若醉。寔當不起雙手握着樹枝在上面
亂抖。真是怕殺又見那蟒頭婦人將手向東西分擺。那些大小蟒蛇各
紛：搖動讓出一條道路來。那蟒頭婦人便如飛的從對面山跑
來向樹前直奔。了不如玉道：我活不成了。此時此向話語未畢那
蟒頭婦人已早到樹下用兩手將樹根抱住一搖。這一搖竟眼可
如玉便從樹上吊下。苦被蟒頭婦人用雙手接住。得抱在懷中復

回舊路一邊跑一邊看視如玉。想是愛，連叫不已。大要是個喜歡，不盡之意如玉此時昏；沉；也不知魂魄歸于何地。玉一將如少。

刺覺得渾身如繩子捆住一般，又覺得鼻孔中有幾條錐子亂刺。

痛入心髓。痛如玉從樹上吊下後和死去一般。刺絲寫他查得痛苦，斯為得神效筆。猛然睜眼一看。

見身在一大石堂內，那蟒頭婦人已將身軀化為蛇，仍是紅頭杏。

黃角黑身子，遍身都是雪白的碎點。到此時，又將蟒婦身子并斑文一寫，足見其毒。約一

丈餘長，碗口粗細，從自己兩背纏到兩腿，頭在下，尾反在上，即用

尾在鼻孔中亂刺，鮮血直流。他却將脑袋倒立起，張着大口吃滴

下去的血。此物如此作惡，不獨受者，即請者亦奄心眼發麻矣。如玉看罷，將雙睛緊閉，聽死。

正在極危迫之際，覺得眼皮外金光一閃，載日針到了。却又聽得

啣的一聲痛聲也。自己的身子便起倒了幾下。命故也。非急時

眼看時那鱗頭婦已長拖着身子在石堂中分毫不動。死矣。可知身上

若去了萬斤重負。惟鼻孔中疼痛如前。仍是血流不止。乍見連城

壁走來。到此鱗婦死後。方出城壁。此亦一倒掉法。將兩個小丸子先急：向鼻孔中一

塞。欲先止其痛也。次將一大此的丸子填入口中。去腹中須臾覺得兩鼻

孔疼痛立止。血亦不流。那大丸子從喉中滾下。腹內雷鳴。大小便

一齊直出。盡下又見城壁將他提出石堂。立即起一陣烟雲。已身

在半空中飄蕩。片刻落在瓊崖洞前。城壁扶他入洞。二鬼迎着問

道：怎麼是這樣個形像。如玉放聲大哭。他一生着意在婦人弄的。自己也有了胭脂態度。

訴說今日遊走情事。二鬼听了。俱各吐舌。又問城壁道：二哥何以

知我有此大難相救。城壁道：我那里曉得。今日已時左近，大哥在後洞坐功，猛然將我急：叫去，說道：不好了，溫賢弟被一蟒頭婦人拿去，在泰山烟谷洞石堂內，性命只在此刻，你可拿我截日釘了絕此怪，又與了我大小三丸藥，吩咐用法，着我快去快去。我一路催雲，如掣電般急走，即至找尋到石堂前，不意老弟已被他纏繞住，刺鼻血咀嚼，若再遲片刻，老弟休矣。塞入鼻中者，係止血定痛之丹，塞入口中者，係追逐毒氣之丹。俱一一補出如玉道：我此刻覺得平復如舊，皆大哥二哥天地厚恩，但我身上不潔淨之至。應前文大小硬直，等我文大去後洞，更換底衣，再來叩謝說罷，也不用人扶，入後洞去了。城壁向二鬼道：着他文大：也好，還少綱行亂說些，一点道

術沒有的人他也要遊：山水且散去人跡不列之場，豈不可笑。他今日所遇是二蛇王，每一行動，必有數千蛇蟒相隨。凡他所過地界，寸草不生，土黑如墨。今已身子變成人形，頭尚未能變過。再將頭一變換，必大行作禍人間矣。藉城壁將蛇王細行補出，余在人出城間遊，見一道路迂折如羊腸，由西至東南，土黑如墨，一草不生，問及據言從明時通傳，有一蛇王過，故地形如此。余問蛇王狀，友人言相傳蛇王長僅三尺，黑質白棄，行動時全身直立，惟一尾拖地，開路者皆缸桶粗細蟒蛇，長數丈之物，蛇王居中，左右護衛者相同，押後者長大亦然，其餘大小蟒蛇陸續相隨，真不知幾十萬數，又讀洪書，余忘其地名，言有一蟒王繞城而過，其諸蛇前後隨從，與前蛇王相同，官吏士庶皆閉門登城看視，見此蟒王長千尺，色紅如火，頭生一肉角，形似小兒，四伶俱備，手執一小旗，指揮諸蛇，經兩時始過，盡今如玉，過須臾，如玉出來叩拜，并煩囑心比類，又能變化人形，為更奇耳。

謝于水城壁道，賢弟此後宜以煉氣為主，不可出洞間遊，你今日

為蟒頭婦人所困，皆因不會架雲故耳。我此刻即傳你起落催傳之法。如王大喜，城壁將架雲傳典，再四叮囑而去。再說林澗，得于冰改抹文字，三場并未費半點思索。高的中了第十三名進士。殿試又在一甲第二名，做了榜眼。傳爐之後，明世宗見人才英發，帝心甚喜，將林澗授為翰林院編修之職。求親者知林澗尚無妻室，京中大小諸官俱煩朱文煒作合。文煒恐得罪下人，又推在林岱身上。本月文煒又生了兒子，心上甚是快樂，益信于冰之言。有

應前文下月
駢即生子句

這話不表。一日明帝設朝，辰牌時分，接到浙江巡

撫王忬的本章，言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四人浮海，投入日本

國為謀主，故引倭寇。耳目以美。故州掠縣，殘破數十處。成郭官軍

不能禦敵。告急文書屢咨兵部。三四月來。總不回覆。又不發兵救。應明帝看了大怒。問兵部堂官道。你們為何不行奏聞。兵部堂官奏道。小醜。梁地方官自可平定。因事小。恐煩聖慮。因此未行奏聞。明帝越發怒道。現今賊勢已熾。而尚言小醜二字耶。兵部堂官俱首交部議罪。孰不知皆是嚴嵩阻撓。總要說天下治平。像這些兵戈水旱的話。他最是厭見。嚴嵩此時怕兵部堂官分辨。急急奏道。浙江既有倭患。巡撫王忬何不先行奏聞。軍機大事。安可以文書咨部。部責令倭寇深入內地。劫掠浙江。皆王忬疎防縱賊之所致也。王忬完矣明帝道。王忬身為巡撫。此等關係事件。不行奏聞。其意何居。隨下旨。將王忬革職。浙江巡撫着布政司張經補授。討

賊又出一個 那知王忬為此事奉奏四次俱被嚴嵩說與趙文華

摺起真是無可辨的冤枉嚴嵩又奏道張經才識還恐辦理不來

工部侍郎趙文華才武兼全名望素著江浙人望他無異雲霓司

話江浙 再胡宗憲雖平師尚詔無功不過一時識見偶差究係大

有才能之人祈聖上赦其前罪錄用而人指日定奏奇功明帝便

下旨趙文華陞授兵部尚書督師討賊又想起朱文輝深有權謀

文輝晦 氣到下 加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胡宗憲授右僉都御史一同恭

贊軍務于河南山東二省揀選人馬星赴浙江其江浙水陸諸軍

任憑文華調用不意一下兵部即刻行文四省朱文輝得了此旨

向姜氏道趙文華胡宗憲豈是可司事之人此行看來也多言也

前哥：寄字來言家中房產地土俱皆贖回不如你同嫂之連利
回家。這處房子就着林賢任住豈非兩便。姜氏道你的主見甚是
但願你早成功。慰我們懸計。文煒即着人將林潤請入說明意
見。林潤道叔父既執意如此小侄亦不敢強留自應遵諭辦理。但
趙文革倚仗嚴嵩之勢出去心不安靜。弄起大是非來干連不便。
叔父還要着實留意。正言間家人報道趙大人來拜。看他到先來了。文煒
道我理合先去見他為是不意他到先來。忙同林潤出來。文煒冠
戴着大開中門等候。少刻喝道聲近。一頂大轎入來。趙文革頭戴
烏紗身穿大紅仙鶴補袍。腰繫玉帶。跟隨着黑壓壓許多人。文煒
接將出去。文革一見大笑道。從此朱老先生你我着實踉蹌的狠。

今是奉有聖旨一同公幹我看你又如何踈澗我

話是嫌文煒平時不親近他故

也文煒道大人職司郵務乃天子之喉舌晚生名位懸絕不敢時

相親近

答的好

文煒拉着文煒的手兒又大笑道

大笑

二 這話該罰你

終是御史乃國家清要之職與我有何名位懸絕處是你嫌厭我

輩老而且拙不肯輕易措爰耳說罷又大笑起來

又大

笑三 兩人同入

大廳行禮坐下文煒道老先生今日榮膺恩寵領袖諫垣又命主

持軍務聖眷可謂極隆第一則來拜賀二則請候起身吉期

都是鬼詐

中仍魚文煒道晚生正欲覓趨階下用伸賀悃不意反邀大人先

施殊深惶恐之至至于起身吉日容晚生到大人處听候鈞諭

好文煒道凌駭此梁王巡撫隱匿不奏致令收成奪取道害甚矣

弟又問得一秘信。溫州崇明鎮海象山奉化興昌慈谿餘姚等處俱被蹂躪。杭州省城此時想已不保。老先生平師尚詔時出無數奇謀。這幾個倭寇自然心中已有定算。倘蒙不棄。可將機密好話兒先告訴我。庶可大家商同辦理。說罷又嘻嘻的笑起來。又四丈輝道。用兵之道。必須目覩賊人強弱情形。臨期制勝。安可預為懸擬。即平師尚詔時晚生亦不過談兵偶中。究之心無打算。到要請大人奇策指示。後輩文革揆着鬍子大笑道。又大我來請教你。到問起我來了。依我的主見。聖上滅寇心急。你我斷不可在京中久延。今晚即收拾行李。明午便行起身。我已囑兵部連夜行文山東河南二省。着兩處各揀選勁卒各一萬。先在王家營屯扎。

等候。我們出了京門，不妨慢；緩行，走到了王家營，再行文江南文武。着他們揀選水師，少了不中用，湏得數萬，彙齊在洋子江岸旁等候。我們再緩；由水路去，到那時方看風色。前曰緩；此又絕倒。朱文輝道：浙省百姓，日受倒懸之苦，如此耽延，皇上見罪若何。文革道：倭寇之禍，起于該地方文武不早防閑，目今休說失了數處州郡，便將浙江全失，聖上也怪不到我們身上。于未出師于前，先已欲委罪于人。若說用兵遲延，我們都推在河南、山東、江南三省各文武身上。又波及三省文武。只說他們視同膜外，不早應付人馬，兼之船隻甲冑諸項不備。水旱兩處，俱有符說。他你我同胡大人三個書生，如何殺的了數萬亡命鬼。其伎倆如此。文輝道：倘若倭賊，殘破浙江，逆勢長驅

江南豈非我們養疥成瘡之過又一駭文華大笑道文你好道

慮呀。浙江全省地方水陸現有多少人馬巡撫鎮副等官安肯一

矢不發一刀不折便容：易：放他到江南來等他到江南時我

們大兵已全積在洋子江邊以數十萬養精蓄銳之勁卒破那些

日夜力戰之疲賊與催枯拉朽何殊總都是着別人先拚命此知

彼知已百戰百勝之道也說罷又嘻：哈：的笑起來又文煒

道大人高見與晚生不同統俟到江南再行計議文華听了依下

頭用手拈着鬚子自己鬼念道不同不同不同二字已大拂其意

嫌知說話又復抬頭將文煒一看這一看係估計文笑道笑八笑

尖標点也前先生邊總說將上面老字到江南再行計議也罷自欲言也我

別道罷。大不如即便起身文煒送到橋前。文章舉着手見說道請

回請回容日領教。百其本動口吻。惟非盡露。然此輩各有不同。嚴

懸絕矣。其下作隨即唱着道子去了。文章回到書房。正要告知林

潤。邊終問答的。臨林潤道。趙大人所言。小侄在屏後。俱听道了。他

如此居心。以劍廷家事為見戲。一語只怕將來。要道累叔父文煒

盛着眉頭道。我奉一介青巾。承聖恩高厚。冷老伯栽培。得至今日。

惟有盡忠竭力報効國家。我既職司叅贊。我亦可以分領人馬。率

眾殺賊。此亦至于勝敗。仗聖上洪福罷了。林潤道。依小侄主見。到

江南省。他二人舉動。若所行合道。與他共奏膚功。若事務掣肘。使

當先行恭奉。英氣已絕。言表。伏下七十亦不肯與伊等分受老師

費鉤失陷城郭之罪文煒道凡奏奏權奸求其濟事文革與嚴嵩
乃異姓父子聖上又惟嚴嵩之言是听年來文武大臣被其殘害
殺傷者不知多少量我一個僉都御史彈劾他到那里我此刻到
趙大人胡大人處走。隨即吩咐寫了個晚生帖與文革一個門
生帖與胡宗憲是為他曾做河南軍門在營中獻策得官故也。看
下文煒亦深得門生二字之力。原來宗憲自罷職後便欲回鄉嚴嵩許下他過便
保奏因此他住在京師。文煒先到文革府第見車馬紛。拜賀的
真不知有多少。帖子投入門上人回覆去嚴府未回。又到胡宗憲
門上拜喜的也甚多。大要多不相會。帖子投入胡宗憲看了冷笑
道。這小畜生。又與我稱呼起門生來了。當年在聖駕前。幾乎被他

害死應工三十五回文輝既認我做老師這幾年為何不早來見我

本意不見又想了想他如今的爵位與我一般况同要平倭寇少

不得要會面的書歎于心性最愛這門生二字究是沒幹好人隨吩咐家

人開中門相請文輝既與他門生帖子便不好走他的中門從轉

自傍邊入來直到二門前方見憲宗憲憲緩步從廳內接出來此時無軍門

可敦又敦老師文輝請宗憲上坐叩拜法樂宗憲不肯斜着身子

以半禮相讓居然禮畢文輝要依師生坐次宗憲心上甚喜定

以賓主禮相讓坐了却自將椅兒放在上一步仍是師生的坐法

像這些人不過在此等上文輝道自從歸德拜遠只擬老師大人

文輝道思以故許久未曾叩謁昨聖上命下始知養靜都中陳潤

之罪仰祈鑒宥宗憲道老夫自違違棄辱甚便欲星馳歸異視塵

世富貴無異浮萍無奈舍親嚴太師百法挽留堅不可却他也會用人勢

利嚇老夫又恐重違其意只得鼠伏都門又弟時抱嗽疾應酬盡

廢年來不但同寅即至好交情亦未嘗顧盼老夫孟浩然詩云不

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正老夫之謂也文煒道八荒九極佇望甘

霖久矣將來綸麻重地嚴太師外舍老師其誰屬今果楓宸特眷

加意老臣指顧珍職倖冠門生得日親几杖欽聆教言榮幸奚似

宗憲道老寅長三字亦驕門生二字無乃過謙文煒道歸德之役

端賴老師培植是牛溲馬渤當年既備籠中而土蓋陶甃寧敢忘

今日宰匠服宗憲道昔時殿最奏功皆邦輔曹公之力老夫何與

馬師生稱呼老夫斷不敢當。文致謙文焯道。天下委土固多而高

山正自不必曹大人吹嘘于後。定老師齒芬于前之力也。替他委曲作成

做老師安見曹大人可為老師而大人不可為老師乎。宗憲听了心

上快活起來不禁搔着頭閉着目仰面大笑道。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老師出現了文焯作揖起謝宗憲還了半個揖。此時老師終做

穩當依就坐下宗憲道。賢契固執若此。看賢契二字稱呼老夫亦

無可如何。文焯道。這冰趙大人枉顧。言在明午起身。未知老師酌

在何時。宗憲道。今日之事。居事也。他既擬在明午。即明午起身可

耳。文焯道。聞倭寇聲勢甚大。願聞老師禦敵之策。宗憲道。白反而

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章着他列兩軍陣前筆蹟四畫也可又何

必計其聲勢為我文煒心裡說道許多年不見他不意比先越發迂腐了。隨即打一恭告別宗憲止送在臺階下就不送了。又養老師步履吟文煒回家也有許多賀客只得畧為應酬。連夜收拾行李派了隨從的人役次日早又到趙文革家。却好胡宗憲亦在文革留吃了早飯一同到嚴府中請示。下嚴萬說了幾句當時度勢用兵的常套話見一同出來議定今日午時出京。文煒回家囑托林潤擇日打發家眷回河南。隨與宗憲先行。趙文革第二次走約在山東泰安州會齊。早有兵部火牌傳知各路伺候夫馬。到了泰安闔城文武都來請候支應。兩人一切等了八九天。還不見趙文革到來。他另有忙處。不想文革回拜了賀客各官。嚴世蕃又通知九卿與他送

行好重酒筵直擺至蘆溝橋。凡所過地方文武官俱出城迎接。二

十里次日起身。還要送出郊界外。公館定酒懸燈結綵陳設古玩。

他住的房用白綾作頂棚。緞子裱牆壁。跟隨的人也要問：房內

鋪設整齊。就是馬棚亦須粉飾乾淨。內外院都用錦紋五色毡氈

鋪地。他每住一宿。連跟隨人大約得十一二處公館。方足用。上下

酒席諸品珍物無不精潔。每食酒二十餘桌。還要嫌長道短。打碗

摔盤。也有翻了桌子的時候。少不如意。家丁們便將地方官辱罵。

參革發遣的話。個：口中燥的透熱。比幾十隻老虎還兇。至於驛

站更難支應。不是嫌馬匹老瘦。就是嫌數目不足。毆打衙役。鎖拿

長隨。再不然。回了道文章就不走了。他方官兩三天家支應。耗費

不可數計。雖說出在地方官究之無一不出在百姓。有那靈動知
竅的官兒。孝敬趙文華若干。與跟隨的人若干。按地方大小。餽送
爭多較少。講論的。和做買賣一般。銀錢到用到了。你便與他主僕
豆腐白菜吃。他還說清淡的。有味。文華還要傳入去。賜坐留茶。許
你舉訪各地方官。知他這風聲。誰不樂得省事。就是極平常的州
縣也。須那移送他。他又不走正路。只揀有州縣處。統着路兒走。二
三十里也佳。五六十里也佳。由京至山東。泰安。不過十數天路。他
到走了三四十五天。人都知道他是嚴嵩的乾兒子。誰敢道個不
字。及至到了泰安。朱文煒問他來遲之故。他便直言是王公大臣
與他送行情面上。却不過。因此來遲。文煒將河南山東領兵各將

官投遞職名稟帖，并兩處巡撫起兵的文務軍門的知會。着他看視。此亦不催之催他見兩省軍兵已等候了數天，日坐耗無限糧草，只得擇吉日起身到了王家營，又裝做起病來，也不過黃河，也不行文通知江浙兩省，連胡朱二人面也不見了。浙江告急文書雪片般飛來，他又以河東兩省人馬未齊，咨覆文輝看的大不成事，常到文華處听候催他進兵。文華被催不過，方行文江南文武，要於各路調集水師八萬大小戰船三千隻，在鎮江府停泊听候征進。江南大小文武那一個敢違他意旨，只得連夜修造戰船，並調集各路人馬，幸喜文書上沒有限定日月，尚得從容辦理。又過了月餘，通省水師俱到鎮江聚齊，文武大員俱在府城等候，各差官到

王家營迎請欽差驍兵，文革方發了火牌示諭起程日期。又飭知

淮安府，備極大船一千隻，由淮河進發。到了揚州，彼時揚州鹽院

是鄔懋卿，與文革同是嚴嵩門下。懋卿將三個欽差請入城中。日

日調集梨園子弟看戲。也是嚴嵩文燁之局文燁恐軍民議論，親自催促文革

動身。文革因各商與他湊送金銀未齊，又有此事着文燁同宗憲領

河東人馬先行約在三日後，即到鎮江。文燁無奈，只得率眾先行。

督撫等官俱問文革不來原故。文燁只得說他患病在揚州。究之

各官早知他在盜改衙門頑鬧，又知鄔懋卿派令各商攤湊金銀

相送，不過背問嘆息而已。又等了數天，文革方纔到來。鹽商銀看

見兵說兵不好，看見船說船不好。正是小人難把失誤軍機。恭奉

斬首的話，在嘴裡直流着。江南文武各官，另與他揀選兵將，更改戰船。那些大小文武官員，也都知道他的意思，就知道或按營頭，或按地方，暗將金銀餽送。方纔將兵將船隻鬧罷，他又耍水陸分兵，着江南文武，與他調戰馬五千匹，限半個月彙齊。那些督撫提鎮，又知他心上的毛病，總辦來，他不是嫌老，就是嫌瘦，于是各派屬員，每馬一匹，捐銀若干，各按州縣所管庄村堡鎮，着百姓或按戶或按地交送。本地方官，星夜解送軍營。又暗中與文筆餽，此時浙江雖遭倭寇塗炭，還是一處有一處，沒有自趙文華列江南通省百姓，沒一家不受其害。究竟他所徇，不過十分之四，那六分，被承辦官，以及書吏衙役，地方鄉保人等分肥。像此等錢，并朝廷家

此不能自己得三四分人家分得去六七分惡鄰解在自己一人身上千奴萬奴還償還不盡亦且波及子孫。男做盜女為娼求斬宗絕嗣而不可得天道報應比輩亘古皆然可不慎也。他要了這幾個錢不打緊被衙門中書役人等逼的窮百姓賣兒女棄房產刎頸跳河服毒自縊而死者不知幾千百人那一個不欲生食其肉咒罵又何足道耶。朱文輝見風聲甚是不妥打算着據實奏嚴嵩在內這奏本斷到不了朝廷眼中只有個設法勸止他為妥。于是親見文革說道：浙江屢次報驚近又失紹興等地與杭州止一江之隔倘省城不保非僅張經一人之罪也。且外邊謠言都說我們刻索官民鯨吞船馬銀兩老師糜費流害江南此皆文革听了况自出京以來兩月有餘尚未抵浙江邊境擁兵數萬行旅為之不通倘朝廷查知

大人自有回天之力。晚生革職司軍務，寔經當不起。祈大人速行起兵上慰宸衷，下救災黎，真萬代公侯之事也。數語大言炎炎，可傳今古。然文燁休矣。

趙文華听了，佯為吃驚，道：「我們品端行潔，不意外邊竟作此等

議論，深令人可怒可恨。」此係當面說文燁也。說罷，兩隻眼看着首文燁，大笑道：

「這一笑，怒恨極矣。」先生請放開懷，抱你，我誰非憂國憂民之人。兩日後，弟

定有謀畫請教。」此亦明告之語，不出兩日，定行奏劾矣。文燁拜了出來，到胡宗憲處，

將這纒向趙文華的話，詳細說了一遍。宗憲大驚道：「賢契差矣。這

話得罪他之至。」腐儒也有想着處子。這還得我替你挽回。好的是趙大人，他有

金山般靠依我輩。當時只合飲醇酒，談詩賦。舊病又來了。任他所為，

怎麼將外邊議論話都說了。說罷，閉住眼，只是搖頭。這也是他見

文煒道門生着趙大人見罪總死猶生若將來着聖上見罪雖生猶不如死也。此亦自知不免激迫之語于是辭出回寓且說趙文華听了文

煒這幾句話心中大怒又想着胡宗憲當日也是朱文煒在聖駕前參奏壞的若不早些下手被他參奏在前雖說是有嚴太師庇護未免又費唇舌思索了半晌便將伺候的人退去提筆寫道

兵部尚書趙文華右僉都御史胡宗憲一本為參奏事。前浙江撫臣王忬縱寇養奸廢弛軍政致令倭賊攻陷浙省府縣等地始行奏報蒙聖恩高厚免死革職命臣總督軍馬協同僉都御史臣朱文煒胡宗憲殄滅醜類臣奉命之日夙夜冰兢惟恐有負重寄于五月日星馳王家營地界守候一月餘河東西省人

馬陸績方至。臣知倭賊勢重。非一旅之師所能盡殲。旋行文江南文武調集水軍。分兩路進剿。臣在鎮江暫行等候。又念浙民日受屠荼。若俟前軍齊集。恐倭賊為患益深。因思朱文煒平師尚詔時。頗著謀猷。令其先統河東兩省人馬。與浙撫張經會同禦寇。臣所謂江南水軍一列。即行策應。奈文煒恃平師尚詔微功。不屑听臣指使。臣胡宗憲亦屢促不行。竊延二十餘日。使撫臣張經全師敗沒。又將紹興一帶地方為賊搶劫。殺害官民。無算。目今賊去杭州。止一江之隔。倘杭州一失。而蘇常二州勢必震動。是張經喪師辱國之由。皆文煒不遵約束所致也。軍機重務。安可用此桀驁不馴之員。理合題奏。請旨速行正法。為文武

各員恣意者戒。仰祈聖上乾斷施行。謹奏。

趙文革寫畢。差人將胡宗憲請來。向袖內取出秦文煒的彈章。遞與宗憲看。宗憲看罷。驚問道：「大人為何有此舉動？且列賤名。文革冷笑道：『朱文煒這廝少年不達時務。一味家多管閑事。方今倭寇正熾。弟意浙撫張經必不敢坐視。自日夜遣兵爭鬪。為保守各府縣計。就如兩虎相搏。勢必小死大傷。待其傷而擊之。則權自我矣。』」
其意甚如此。無如文煒這蠢才不識元機。刻以急救浙江。聒噪人耳。
誠恐他胡亂噴奏起來。我輩反落他後。這却是心上話。當日大人被他幾句話。將一個軍門。輕丟去。又以此動宗憲之怒。即明驗也。今請大人來一商。你我同在嚴太師門下。自無不氣味相投。弟將尊謀已開列在

本內未知大人肯俯存否。宗憲道：承大人不棄，深感厚愛。只是這

朱文燁，是小弟門生，請將本內正法二字改為嚴處何如。的足積

文革大笑道：他這笑，提是因人而施，官小不如他者，他便不時大

笑，賣弄權詐，惹的他恼了，他便冷笑要謀害人，若見

了嚴處父子，他惟有縮笑虛笑，笑而已。那里敢在他父子面前

大笑一次說來，令人可憐，只看明文趙文革本傳，比余所言更詳

數倍。胡大人真是長者，仕途中是一點忠厚用不得。亦未嘗非

他當年奏對師尚詔話，那時師生情面何在。宗憲道：寧教天下人

負我罷了。可惜這樣個人，乃受多蹟之累。文革又大笑道：大笑至此，十二次笑。大人書氣道

深，也是妙。弟到不好違拗，壞你重師生而輕仇怨之意。鐵銷的，就

將正法二字改為革職罷。只是太便宜他了。宗憲即忙起身叩謝。

此等處，真

是長也。文革道：機不可失，大人務要謹密。宗憲道：謹遵台命。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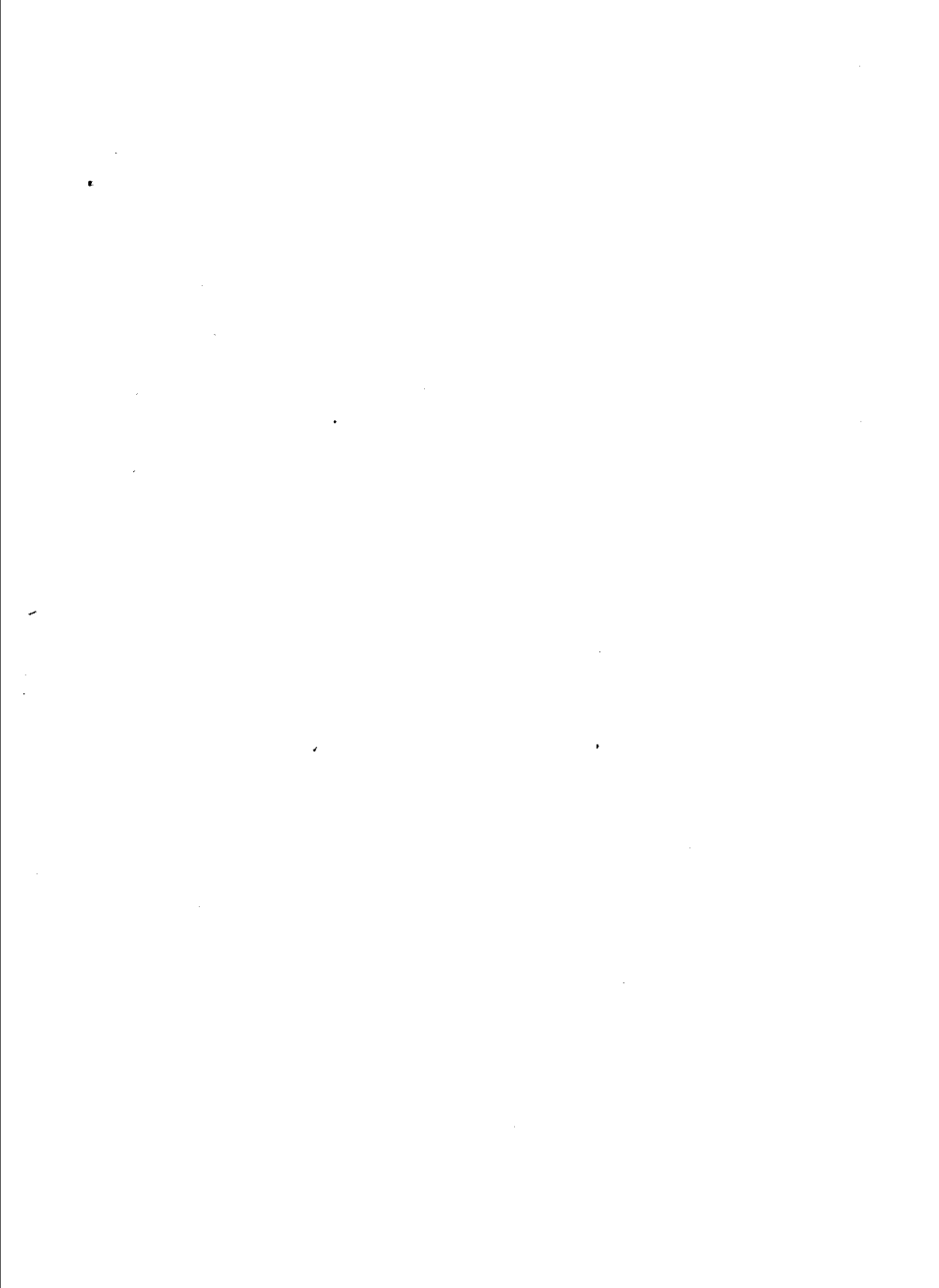
問起本日期。文革道定於明早拜發。余憲告別正景。

大難臨頭非偶然。

此道蟒婦彼逢奸。

賊臣妖物皆同類。

毒害殺人總一般。



第七十四回

寄私書一紙通倭寇

冒軍功數語殺張經

詞曰

賊兵不退愁偏重。打盡金銀脚相送。倭寇依計釣奸雄。算烟塵
不動。冒功邀賞。又將同人搵弄。封疆大吏喪刀頭。恨入陽臺
夢。

右調陽臺夢

且說趙文華奉命領軍前遣發。不過四五日。即到了都中。嚴嵩同
衆閣臣看後。即行票擬。送入廷內。明天子看罷。心中大是疑惑。疑
燁非誤隨傳閣臣到偏殿內。說道。趙文華奉命文燁。不肯率河
國人也。

東人馬接應張經。本內大有空漏。朱文煒非武職可比。不過在軍中。恭贊軍務。今紹興失守。豈可專罪他一人。不但張經。即文革亦不能辭罪。帝詰以況趙文革身為提帥。既要接應張經。彼時在王家營子。就該令一武職大員統率。現在人馬先赴浙江。救應何心。等候河東人馬。處。到齊。又調集江南水師。羈延兩月之久。方行遣發。這事趙文革不得辭其責。更是且從五月起身。至今還在鎮江。停留寧不耗費國帑。真是罪有攸歸這本大有情弊。諸卿票擬失誤。軍機立斬等說。這是何意見。衆閣臣無一敢言者。嚴嵩奏道。河南山東江南三省水陸人馬。原非半月所能聚齊。趙文革在鎮江停留。必是船隻荒缺。不備之故。若朱文煒領河東人馬。先去接應。張

經是為文煒素有謀畧藉其指示軍將并非着他親冒矢石殺賊
今文煒驕抗致失紹興趙文華身為總帥法令不行將來何以馭
衆收功依臣愚見將文煒免其斬首立行罷斥廢軍中文武各知
驚懼明帝道朱文煒非無謀畫者着他在軍中戴罪立功何如趙
華不去雖百文煒尚有何功可立也嚴嵩道聖上既以平寇大權付文華而必容一
梗令之人在左右恐非文華竭忠報効之意也天子准奏隨下旨
將朱文煒革職寔文煒大革不幾小旨意到了朱文煒聞知大喜道但
願如此真是聖上洪恩從此自家性命可保全矣話亦不虛此皆趙文
華作成之力也望是隨即脫去官服到文華公館告別文華以把
病不見又列胡宗憲寓所辭行宗憲請會臉上甚是沒趣叙說恭

本內話將立新二字着文華改為議處。聖上方肯從輕發落。文煒
起身叩謝。宗憲道：「聖上明同日月賢契，不過暫屈驥足，不久定當
起復大用。」文煒道：「門生本一介寒士，四五年內即隸身僉都，自知
罷榮過甚。今如此了局，實屬萬幸。此刻拜別老師大人，就行起程
了。」宗憲心上甚是作難，一定要留文煒，在自己公館住幾天。文煒
固辭，方肯依允。素日止送在所屋廊下。這番列送在大門內。惜別之意
也。拉着文煒的手兒，低說道：「你別去了。我將來不知怎麼散場。他何
嘗病到底文煒見他一片真意，又念他是個腐儒，也低低的說道：「老師
宜急思退步。道大人行為非可共事之人。總徵倖一時，將來必為
所累。此亦師宗憲感着眉頭道：我也看得不好。只是行軍之際，退

一安便要算規避奈何奈何文煒道老師年已高太過日推瘡何
患無辭宗憲連：點頭道你說的極是文煒話別後急回寓所那
些各營中將官以及江南大小文武听得說文煒革職沒一個不
嗟嘆抱屈壞官人能得此也罷也不俱來看望文煒辭不見本日即回河南
去了走得洒脫文煒既去趙文華益無忌憚只等各營將馬價銀折齋
隨把一路所得的金銀古玩分為兩大分一分自己收存又將那
一大分分為兩小分一分送嚴嵩父子一分送京中權要併嚴府
同門下人又過了幾日浙江驚報到來倭寇已至杭州文華此時
方有些着急令宗憲領人馬從早路起身自己領水軍由水路起
行都約在蘇州聚會敬應大使又到蘇州下又文華一路見老少男女逃生趕

食者何止數萬人。則屬下官方知是浙江百姓心內也有點驚慌。道不意浙江亦至于此。便動了個歸罪張縉為自己塞責的念頭。想出來都是人心天理全喪的意見。此時張縉首領已在他心中號令矣。兵至無錫。探子來報杭州省城為賊所破。殺害官民無數。倉庫搶劫一空。此皆文革貪賄玩寇之罪也。巡撫張縉領敗兵俱屯在平望駐紮。等候大兵。蘇州巡撫亦遣官告急。恐倭寇入境。趙文革听了這個信息。心上和有七八十個吊桶。一般上下不定。欲要停兵不進。斷不可欲要進兵。又怕敵不過倭寇。一路孤疑。到了蘇州。各文武都出城遠接文革。向了番倭寇的動靜。將人馬船隻俱安插在外。和宗憲一同入了城。回拜各官。他兩人都不肯在城外安歇。惟恐倭寇冒失。的此來報。故他們

的官塞到了不得對人物。晚間在公館內與宗憲商量了半夜。將人馬船隻撥一半去烏鎮守候倭寇。留一半分水旱西路保護蘇州。他又不和巡撫司道武職大員計議。恐怕失了自已的身分。日在城內與幾個心腹家人相商。此等無能之輩。每到要緊時候。無一不請教家人。歷代皆然。要知家人止會弄錢。如有何高見也。商議了幾天。通無識見。如何不得已。又將宗憲請來計議。列是宗憲想出個法子來。他打听得賊中謀主。俱是中國人。內中一個謀主和宗憲是同鄉。叫做汪直。宗憲意思要寫字與他。許他歸降。將來保他做大官。若肯同心殺賊。算他是平寇第一元勳。再不然勸倭寇回國。也算他的大功。欲差人試一試。只是無人可差。趙文華大喜道。此話大人在揚州時就該早說。天下事只

怕沒門路，倭寇之所欲者，不過子女金帛而已。地方非他所欲，我

們只用多費幾兩銀子，就買的他回去了。好大元戎妙策難道他樂的和

我們捨命相殺麼？只要他約會戰期，着他們佯輸詐敗，成就了我

們的大功。越想入妙境，易之至列是這銀子數目和交戰的地

方，必預先定歸。我們也好準備宗憲道。假若不肯依允，該怎麼文

革道再想別法。宗憲道他們叔州掠縣，也不知得過多少金帛。少

了他斷：看不起。多了那里去弄。文革大笑道：若大的個蘇州城，

怕弄不出幾百萬銀子來麼。蘇州百姓又無生路矣大人快回去寫字，別的

事都交在我身上辦理。宗憲回去了，文革與衆人公議去投書字

的人。衆家人都不肯去。文革宣起兩萬銀子重賞。衆家人你我相

擄出兩個人來。蘇字能性有月多一個叫丁舍一個叫吳自興

口前解勸在內

文革授以主見。午後宗憲親送字來。內中與汪真叙鄉親大義。並

安慰陳東麻葉徐海三人。若肯裏應外合共謀殺賊。便將殺賊之

策詳細寫明。功成之日定保奏四人為平寇第一元勳。爵以大官。

若不願回中國。只用勸日本主帥約會戰地。須洋輸詐敗。退回海

嶼。要銀若干。與差丟人定歸數目。我這邊架船解送。亦須約定地

方交割。彼此不得失信。如必執意不允。刻下現有二十萬控弦之

士。皆係與浙江男婦報仇雪恨之人。等語。文革看了道。也不過是

這樣個寫法。隨即將丁全吳自興又詳細囑咐了許多話。與丁全

箭一枝。架船起身。到了平望。被巡撫的軍士盤詰。他兩人以探听

倭寇軍情回覆。軍士們見有兵部尚書金箭印信，只得放他過去。到了塘西，便被倭寇巡風人拿住。他兩個說是尋汪直說話。巡風倭寇將他二人送至汪直處。汪直亦久有歸中國之心，看了胡宗憲書字吩咐，打發二人酒飯。又問了備細，到晚間將陳東、麻葉、徐海請來，把書字放三人看。三人見封筒上面俱有信印，知非假書。三人看後，問汪直道：「你的意思要怎麼？」汪直久知三人無歸故鄉之心，說道：「我的主見，我們既歸日本，便是日本人。裏應外合的事，不做他多要幾兩銀子，暫且退歸過一二年後，再來何如？」月前張經前後還殺我們五千多人，刻下趙文華、胡宗憲統領三省人馬，二十餘萬，只怕取勝不易。四個人彼此議論了一卷，商酌停妥，會

了書字同到日本主帥。美日妙美公所處。又將副頭目辛五郎請來。着他兩個看書字。他兩個一字認不得。汪直說了原故。美日妙美問汪直道。你們的主意要怎麼。四人道。我們的主意和他多要幾兩銀子。回國且養息兵。不過一二年再來。美日妙美道。果然我們的人。連戰數月。着定勞苦了。就依你四人主意。且回去歇息。明年再來。亦可。但不知他與我們多少銀子。辛五郎道。這使不得。我們如今現得了杭州。浙江全省。都在我們手中。今棄了回本國。使他那邊又把守起來。日後再來時。還要費無窮的氣力。今姓胡的寫書字。必是害怕到極處。為頭的怕了。小的兒們。越發害怕。依我的主見。可許了他。還和他要銀子。銀子拿來。我們于水路旱路。都

埋伏了殺他個不防備，就勢搶烏鎮、平望，直趨蘇州。若攻破蘇州，銀子金珠不知得多少，再下去攻鎮江、常州，再攻南京，這是天賜我們的富貴。量他那銀子能與我們多少？汪直道：頭目所見，止知其利，未知其害。我們由本國起手，先攻了崇明，從此直入內地。州縣地方沒我們的對手，今又得了浙江省城，其所以取勝之道，皆因督撫提鎮平素不整理營伍，并防守要緊海口，刻下胡宗憲、趙文華兩人統領着三省人馬，有二三十萬，駐紮在蘇州。就算上他領兵的怕我們，他手下有幾百個武官，難道個個都怕我們麼？況浙江人恨我們深入骨髓，我們常勝罷了，萬一敗了，浙江通省的百姓到那時都成了兵將個個都要殺我們，我們既深入內地，他

着人將各處海口守把了四面八方都是中國人到那時想回本國一個只怕不能。汪直政高却中利害定情理時勢必然奈趙文官民雖萬劫殺之剛革這賊子無才無胆止知會拚命的要錢誤國之不足以盡其辜也徐海道汪大兄所言深明利害二位頭目要听他今胡宗憲寫書字來自然是和他家主帥趙文華商量明白的今他兩人現統着水陸二三十萬人馬還要出上銀子買我們詐敗讓成功可知這兩個人都是沒用的材料。被倭寇批評入彀可憐然他手下兵將豈盡都是無用的我們萬一敗了便無生路依我看來朝廷用這等人做主帥便是我們久遠大福可許他在錢塘江中一戰就依他佯輸詐敗大家都回到崇明子女金帛也都存在崇明我們且日：行樂頑耍將所得中國地方一處也不要他。

見我們退了，兩人定居戰勝的大功，欺騙朝廷，他曉得防後患，是個什麼？自然將三省人馬，立刻散回沿海的口子，添兵把守，也必不多。被外國小鬼打算他二人和我子秤了的一般可憐之至也。朝廷若留他兩人鎮守，更妙不可言。即或換個明白人來，殘破之後，他總安撫百姓使之歸業，那里顧得練兵選將？我們到明年秋間，兵力已經養足，分路進攻，使他個措手不及。浙江沒大油水了，只要破江南幾處大府，分便又是大富貴，大快活。中國的兵將硬，我們避他回崇明，中國的兵將弱，我們勝一處，便搶一處，此數十年不盡之利也。想算亦甚可惡。美目美趾起來，拍手大笑道：「你兩個真好算，依你依你，他不拘與多少銀子，我們且走避他這二十多萬兵，到明年秋間再來。」

五郎道我們都住在崇明一縣子女金帛又不運回本國萬一他
們統大兵到崇明我們若敵他不過那時只顧得架船奔回這子
女金帛又不與他們留下了徐海汪直皆大笑道我們如今現在
他內地他還不敢來崇明在海中他到敢來麼這是做甚也不用
打算的此刻可將姓胡的家人叫來大頭目問：他先和他要二
百萬兩銀子着他許多再和他定歸別的話隨即着人將丁全
吳自興叫來跪在下面皆文革之罪也夷目妙美問話他兩人一句也听
不出陳東道我們元帥問你可是胡元帥差來的麼丁全道是又
問道你來時趙元帥可知道麼丁全道知道來的陳東點頭道這
是定話了又道我們元帥不依定要和你元帥見個高下這却怎

處。先一吳自興道：我們元帥差來，是為兩國軍士惜福，並非怕戰。若絕意不依，也只索見高下了。陳東用日本話，向夷目妙美。辛五即告知，又問道：你們元帥與多少銀子，着我們詐敗歸海，讓他居天大的功？吳自興道：那邊也未定數目，着小人來相商。陳東道：這事非二百萬不可。丁全道：事在朝廷家，雖四百萬也容易。今出在我們主人，就是十萬也極費力。陳東道：我們破一縣，比比數還多幾倍，這話是你來胡鬧了。丁全道：着我們主人，備二十萬罷。此外斷不能。陳東又向夷目妙美。辛五即告知兩個頭目，一齊搖頭。陳東徐海與丁全等爭論了半晌，講定四十萬兩，兩個頭目方各點頭。依。陳東道：你這銀子何日交到？于何地？吳自興道：就在

本月十八日交割于塘西地方。此處可差人狀取。只看船上有五彩鳳旗。便是銀婚交戰的日子。在二十二日罷。陳東道。今日是八月初十日。我們將各路兵調回。也得半月功夫。二十二日會戰。趕不及。可定在本月二十五日。錢塘江會戰。丁全向有回書。沒有汪直道。我本該寫回書。況胡大人是我鄉親。但我寫回書不難。巡撫張經現在平望。倘被他看見。于胡大人大有不便。丁全道。小人們替主人辦事。也要個萬全。誠恐這邊元帥失了信義。臨會戰時。更變起來。小人們經當不起。汪直道。你這話也慮的深遠。待我與你說。汪直用日不話。向兩個頭目說了送銀并交戰日期。又說丁全怕有失信反悔事。夷目妙美向汪直說了幾句。又拿起他國的

一枝金箭來折為兩段。着人遞與丁全。汪直道：「我們元帥說了大誓，若是欺說你家元帥，不詐敗歸海。和這折斷的箭是一般。你二人回去替我問候胡大人，我着人護送你兩個過塘西。丁全吳自興叩謝了，拿上那折斷的金箭同差人過了塘西沿路，雖有張經巡兵盤問，他二人仗有趙文華金箭，直致蘇州。見了趙文華，細說汪直等並夷日妙美諸人。問答的話，居了天字號的大功。文華看那折斷的金箭，兩半截合在一處，不過有一尺多長，上面也有些字畫，却一個也認不得。文華知事已做安，心中甚喜，將兩人大加獎譽。又將宗憲請來，告知原委。宗憲听了，喜道：「若果如此，似無道詳，只是這四十萬銀子十天內，從何處湊辦？」文華笑道：「大人不必

心憂我自有的道持處大精神又其宗憲辭去文華將巡撫司道

首府首縣等官俱着請來沒多時諸官俱到文華道現今倭寇已

破杭州蘇州在所必取弟奉命統水陸軍兵數萬定為保守蘇州

而來因此杭州任刺下諸軍正在用命之時必須大加靠費方能

鼓勵衆心又不便動支國帑弟意欲煩衆位向本城紳衿士庶以

及各行生意舖戶人等真是算無遺策不暫借銀六十萬兩除與

外還有二十平寇之日定行奏聞清還他還要這也是替聖上權

變一時之志不知院臺大人和衆位先生肯與聖上分憂向本城

士民一說否只管說聖上長短先是巡撫吳鵬道大人此舉真是

護國祐民之至意和尙冬序誦經多于廟外墙上貼護國祐民蘇

州素係富庶之鄉。這六十萬銀子。看來措辦還不難。一個已先隨

向司道等官道。諸位大老爺。以為如何。推到司道。司道見巡撫如

此說。一齊應道。此事極易辦。巡撫曰不難。司道立。然親民之官。莫

道于知府知縣。必須他們用力。方好。司道又推到府。知府知縣

等。見司道如此說。各起身稟道。蘇州士庶人等。若肯急公。你說六

十萬。便是一百萬。亦可湊出。府縣又向士庶人身上。一推。妙。且於六十萬外。又加出四十萬。但

恐紳衿特勢。富戶棍法。設有不遵。分派者。還求欽差大人。與各位

憲臺大人。與卑府卑職等。作主。卑職等亦好按戶上捐。府縣又怕

向欽差各上憲。一推。妙。此皆描寫世情。曲盡之筆。某村夫俗子

鑽之。必以為前後議論。道繁然作者。苦心。亦不于此輩口中討優

劣。巡撫笑道。此事有趙大人作主。就是聖上知道。也不妨。看劉

撥耳推在致差身上許也只要府縣認真辦理文革道正是正
撥此干係士途誦詐可畏

是也不必拘定六十萬越多越好好愛人話鬼府縣各回稟道這

件事都交在卑職們身上大人放心因欽差擔承故身任其事者
敢放膽去做樂得送情也

文革听了大悅指首府縣官向巡撫吳鵬道我入江南境界就

聞得蘇州首府首縣俱是才能出眾之員今過國家大事你看他

們是何等肝膽何等識見將來平寇之日院臺大人若行保舉務

將第列名以列名二字吳鵬道還求大人特奏文革大笑道這何

消說正俗語所知府知縣如飛的先向文革叩謝次向巡撫司道

叩謝知縣等又向知府也叩謝府縣亦明知是虛屈然欽差面許

如何使得至於知縣謝知府又不得不有此一謝方下得去再世
人每言仕途等子做戲其語信然若不如是上憲皆看不起矣

然後告別起身。文華向府縣道軍情至重，還求來位年兄，在五

日內交送本部院行憲方妥。

惟恐誤後，約也。

府縣一齊稟道，定在三日內

完結。

府縣又自己減去兩天。

文華連：舉手道：望望，眾官都辭了出來。

首縣又同到首府衙門，大家會商了一遍，分了城內城外地方各

回私署，令房書按戶計算。某家某人產業若干，硬派捐銀若干兩。

某紳士某商民捐銀若干兩，做了幾句助國靠軍保障人民地方

的文字，自巡撫至司知縣俱有名帖。

士庶得邀名帖，功尤多。笑。

挨門逐戶的

投送，所派銀兩定限在第二日午時交齊。

又減了一日，且限時刻。

有不肯捐

輸，或以一半交送者，無論紳衿士庶舖戶，或拿本人，或拿家屬，百

般追味，必至交了銀子，方纔住手。雖欲欠一兩五錢者，亦不能比

錢糧更緊二三十倍。此言在無財能出衆之員也其中書役藉端私搭或仗地

方官勢餘外索詐倭寇還在杭州蘇州列早被劫掠絕干弄的

城裏城外人：恨怨戶：悲啼投河跳井。刎頸自縊者不下二三

十人。嚴嵩在明帝前言江浙人望隨文華甚切想皆望此等照顧也哈：趕辦至第二日午時即起

結了八十餘萬兩。還不肯罷休。司道們私相計議。怕將地方激變。

各輪流着親去府縣衙門查点數目。見已多出二十餘萬兩。立令

停止。兩他們尚有良心。若再不停止。民不知愛害到几時矣那府縣書役人等城中不敢催

討。皆散走各鄉索詐。直至司道查拿重處。星夜在各鄉鎮貼了告

示。書役人等方纔罷手。至第三日早。司道率同府縣到巡撫前商

議。與道文革交六十五萬。下餘十五萬餘兩。存作公項。也是防備

趙文華再行多要之意。文華除與倭寇外，還淨落了二十五萬兩。
快活到絕頂。百文華並嚴嵩父子不傳，俱抄家拿問，至死一物無存，且連妻女不保，皆仕途人貪得無厭鑿也。賞

了丁全吳自興各一萬兩。又計算日開，預派山東隨營參將一員，
監押十隻戰船帶兵去塘西交割銀兩。家囑成事之後，保舉他做
副將。若他屬下兵丁敢洩露一字者，立即斬首。又每船都有家人
一名看守。丁全吳自興是交割之人。船上都揀了五彩鳳旗。外又
加大旗一面寫巡哨二大字。飾人眼目。一邊行文浙撫張經，使他
知道。差參將某人巡哨，免其心疑。又言明定于某日兵至平湖。一
同往進。張經見了文書，立即點驗人馬船隻。好同欽差征討。趙文
華銀船列塘西。早有倭寇接應。狀查銀數。次日丁全等俱回。詳言

交割銀兩並無異辭定於二十五日錢塘江一戰歸海文華深喜
至二十日水陸大軍起行張經親來迎候二十三日兵至塘西探
子報說夷目妙美于昨晚將城內外搶奪的子女金帛盡行打發
遠去今日辰刻時分率衆加入錢塘江中停泊城內一賊俱無不
知是何意見文華听了心中暗喜急催軍前進張經道倭賊空城

而去必有說謀

張經話自
是正論

大人還要緩行再差人打听動靜宗憲

亦以為然文華道兵以氣勝一猶豫間軍氣惰矣此等見解非二

公所能知也

他還要取
人無能

水陸軍到杭州果然城內並無一賊問百

姓們都說賊船盡停泊在錢塘江內文華傳令水軍盡停城外命

張經總理自己帶兵入城以防不虞

只他的
命值錢

住宿了一夜次日五

鼓發令箭。曉諭各船將士。天一明。俱着聚齊。在候潮。草橋。螺蛸。三
門。隨他殺賊。他又恐怕張經多事。萬一追殺倭寇。逼急弄的失了
和氣。認真戰起來。還了得。于是將張經。列宗。憲。俱着和他在一枝
大戰船上。他手執令旗。命。中軍船上起鼓。須臾。各船鼓聲如雷。東
水軍在江中。約走有四五里水面。遠見賊船。俱鴈翅般排列。文華
將號旗一指。各船俱殺上前去。忽听得倭寇船中。一声大炮。各將
船頭掉轉。如飛的向海口去了。衆軍將見倭寇退去。各放烏統大
炮。追趕。約趕有二里水面。文華便叫鳴金。少刻。金声乱响。各船軍
將。把船撥回。听候。將令。張經道。賊一矢不發。便行退兵。必係誘敵。
大人。壯軍極是。自是行趙文華勃然变色道。你尚以倭賊為誘敵。

耶。此皆托天子洪福。諸將箭無虛發。何不日獅子乃能成此大功。

其臉大鳴金收軍。正是窮寇勿追之意。你看江水盡赤。還要殺賊。

到什麼地位。此俗語。正所謂張經忍不住大笑起來。他久有欲殺之心。此更自

達其死耳。文革見張經大笑。不由的耳紅面赤也。大笑了。這一笑。恨不

也。于是大聲傳令着各船奏樂齊唱凱歌回城。此是與張經賭氣。偏要以此居功。

回到城中。文革直至巡撫衙門。讓胡宗憲同坐大堂。宗憲再三不

肯正坐。文革一人正坐了。並未讓張經一句。張經此時也自知得

罪下他。讓宗憲在左。自己在右坐了。文革滿面笑容。用許多大功

大捷的話。獎譽諸將。諸將皆出意料之外。原一矢未折。一人未分

咐水師。仍在城外陸路軍將。分一半入城值宿。也不言及被害百

姓如何賑恤。殘破府縣如何整頓。各海口如何防守。一免後患。約宗憲入後堂飲食。巡撫張經到。得另尋地方居住。文華連夜修本報捷。並奏巡撫張經上寓道。

兵部尚書臣趙文華一本為報功。罰罪事。臣于六月十四日抵鎮江。調集水師。至八月初旬。船隻器械尚未完備。彼時賊首慕日妙美正率眾攻擊杭州。臣隨星夜行文。知會巡撫張經。勵其固守五日。臣定率眾解圍。又慮張經懦弱性成。恐誤國事。水陸各先遣兵二萬在杭城十五里外屯扎。遂為聲勢。不意張經于初八日夜間。領眾棄城。出北關門。至平望。致令倭寇盡劫倉廩。屠戮官民。傷心慘目。莫可名狀。驚聞傳至。臣與賊誓不兩

立券于是日晚進兵十九日午抵塘西探知倭賊聞大兵至已
 盡數移入錢塘江內列陣以待我兵臣即率諸將先入江口飭
 令胡宗憲為後援張經亦押船繼進遙望賊船蜂屯蟻聚戰艦
 何止數千餘隻斯時臣率前軍鳴鼓直搏賊眾炮盡而繼之以
 烏銃烏銃盡而繼之以弓矢弓矢盡而兵刃相接臣船被賊圍
 數匝刀中臣盔立破幸宗憲軍至各拚命相持歷午未申酉四
 時賊始大敗江水盡赤是役也斬倭寇三萬七千有奇奪海船
 五百餘隻此皆仰賴聖上洪福諸軍將血戰之效也臣念窮寇
 毋追之戒追逐至海口始還凱旋後查問張經伊于未戰之前
 已先歸城內藉言以巡羅未盡倭寇為辭似此喪師誤國之流

斷難片利姑容。浙省被陷郡縣無一非張經委靡退縮所致。伏祈宸剛獨斷。將張經逮正典刑。為大臣不用命者戒。至招撫老幼賑濟災黎。已屬宗憲辦理。臣又分水陸道將于倭賊存留地界。搜拿其詣海口。臣自安行布置。無厓聖慮。所有得功將士。俟各路收功後。再行錄呈。臣文革無任歡欣舞蹈之至。謹奏。

捷聞到京。嚴嵩甚是暢快。猶以為真投賊得功也。以為荐舉得人。天子覽奏。

大悅。加文革太子太保。頒賜玉帶蟒衣。蔭一子為錦衣千戶。胡宗

憲加陞兵部侍郎。即署浙江巡撫。諸將倭平定後。交郵叙功。知浙

省庫帑空虛。令蘇州巡撫于藩司庫內撥銀三萬兩賞戰勝士卒。

有人冒功自應有人冒賞。又下令將張經于杭州城內即行正法。竟旨意一到。

文革率眾謝恩將張經拿付法場張經沿街大叫道我張經了未
署巡撫之口前巡撫王忬已失陷教郡這時兵微將寡日盼趙文
革救應趙文革在蘇揚二府大索金帛擁三省人馬不來救應我
與倭寇前後大戰兩次殺賊五千餘人軍我明文論功張經定係第一難杭州失
陷寔係我力不能支非張經怕死之過也我近日終知趙文革著
蘇州地方官向本城紳衿士庶捐擄賞軍銀八十餘萬兩遣家人
與倭寇交易妙美暗中交通以查訪賊情為名撥戰船十隻送銀
六十萬兩買得倭寇退歸海島隨征兵將一矢未折一賊未傷假
冒軍功今日反奉養殺我我死後必為厲鬼報仇眾位若不信我
話蘇州與浙江相隔能有多遠到蘇州問這八十多萬銀子紳衿

士庶并鋪戶商人。是那一家沒有出過。那一家不是受害之人。從

柳拿後。即以唱此話。一直到法場。此又趙文革夢想不及者。皆因他是本地巡

撫。又被趙文革泰的冤枉。因此由他緩行。行走。在街道上任意以

喝軍兵百姓。這日看卷。何止數萬人。無不痛惜。看明史。並張經本

傳。所載極詳。聞其死。有天下冤之一語。如此死。較趙文革偷生者。勝萬倍矣。六十萬

兩銀子。買退倭寇話。無不家傳戶議。只兩三天。江南通省皆知。蘇

州人。被趙文革。同各衙門書辦衙役。刮去了一百一十多萬銀子。

如今所知。是買退倭寇。又假冒軍功。屈殺了張經巡撫。這匿名帖

子。從江南起。直貼到趙文革寓處。詞曲對聯。都有。有做的極精工

的。還有罵的。極痛快的。以此趙文革趙文革見了。又羞又氣。深悔當

時不該奏張經又怕風聲傳到京師心中添了無數的愁慮教不
知此等音信最快。只十數天。早傳到都中。言官聞之皆懼怕嚴嵩。
無一敢奏其事者。當值文華奏張經奏章到了朝中。明帝大怒。
彼時給事中李用敏御史閔望雲各上本保奏張經將二人俱革

職。廷杖六十。

事載張經本傳并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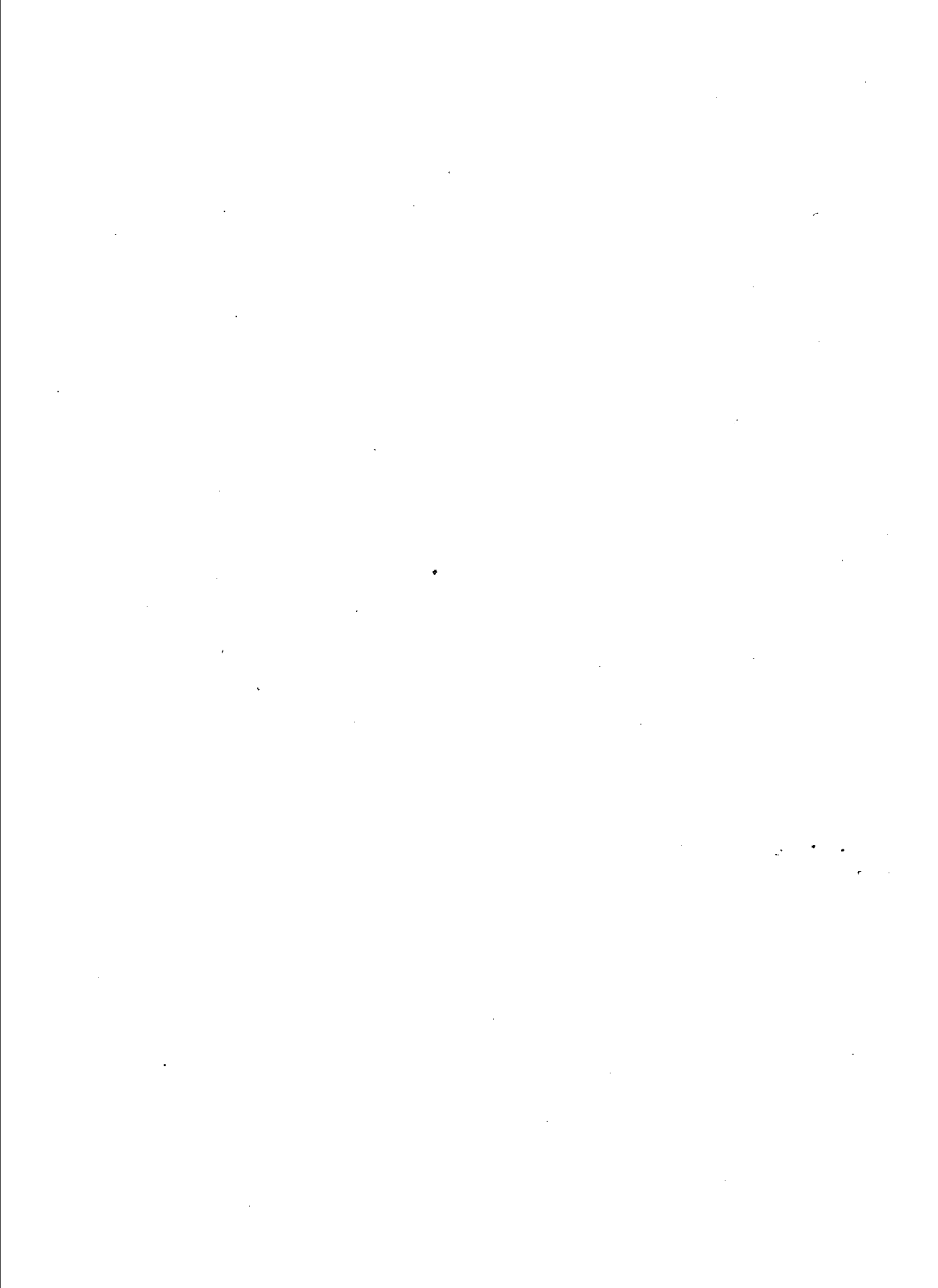
正是

奸臣伎倆惟營私

賣國欺君無不為

可惜張經刀下死

教人千古嘆明時



第七十五回

結婚姻郎舅圖奸黨

損兵將主僕被賊欺

詞曰

鸞笙寶瑟殺。秦且歌。目前愁。冤仇報復時候自有。姑記心頭。賊臣敗走。戈兵棄甲。潛伏揚州。修書嚴府。營求話計。愧懼無休。

右詞人月圓

話說趙文華虛冒軍功。殺了巡撫張經。聲名越發不堪。過了幾天。沿海破陷府縣。俱各稟報。倭寇盡歸海洋。百姓漸次復業。文華甚是得意。以為這四十萬銀子。用列地方上。為下文反面將訪路軍馬調回。又上了一本。某營某將。如何殺賊。某營某兵。如何用力。雖是他

自己張大其功，到便宜了許多將士。陞的陞，賞的賞，真是那兵部
里為他到忙了好幾日。嚴嵩又在明帝前，極口讚揚趙文華文武
全才，算得國家柱石之臣。明帝又頒賜了許多珍物，賞文華功勞。
散回河南山東江南三省人馬，文華入都覆命。胡宗憲恐倭寇再
來，于沿海郡縣也安了些人馬。這時明帝喜尚青詞，日：着近御
大臣，並翰林院進獻，又着人于名山採藥，重用方士。一任嚴嵩作
惡，內中怙凍了個林潤，他心切報父之仇，日夜痛恨，只是因嚴嵩
勢力甚大，一個新進翰林，敢做甚麼。自從朱文煒起身三日後，他
便打發姜氏，同上下男婦還鄉。自己又差了林岱署中，跟他來的
兩個極老練家人，送姜氏到虞城縣，就近去可陽送家書，明自己

婚姻話姜氏起身後林岱差人與林潤寄列盤費銀一千兩者在京尋房居住。又與朱文煒書字。并許多禮物。書字中言及林潤的婚姻。煩文煒與他擇配不拘官職大小。只要清正之人。林潤見文煒已去。也就將此事擱起。過了兩月後。見趙文華將朱文煒恭倒。把一個林潤幾乎氣死。便動結親仕宦。做自己的幫手。好恭嚴嵩父子為父報仇。從此留心試看。見上科狀元鄒應龍。新陞福建道監察御史。為人頗有些剛直。同在翰林院內。兩三月。從未見他奔走權門。又訪得他有個妹子。年已二十一歲。尚未字人。旋托同寅道達。誰想鄒應龍與林潤是一個意思。也要替他妹子尋一個好婿。丈夫做他恭嚴嵩父子的幫手。今見林潤托人與他妹子執柯。

他心裏笑道：一個十八九歲的娃子，傲倖得了個榜眼，量他有什麼膽氣，做驚天動地的事業。因向那作合的人辭道：舍妹多病，不能主中饋，請林榜眼另選名門盛族罷。林潤知他不允，心上甚是氣惱，不想鄒應龍還有母親在堂，家人們將林潤求親的話，向王老夫人如何長短，都一一說了。王夫人听知，便將應龍叫入內裡，大嚷道：我女兒與你何仇，你道人將多病二字咒他，況他年已二十一歲，標梅之期已過，你必着他老死家中，是何意見。我聞林榜眼人物秀雅，亦且年紀和你妹子差不多，況他祖公：現做懷慶提督總兵官，他叔：又做南陽總兵官，以門第論，也比我們高大。此這頭親事不允，你着我女兒將來嫁什麼人，應龍道：不是我

允他只因他少年人膽氣未定，做不得個幫手。再若是營求權貴，
須被他干連。王夫人大怒道：「你這話真是天昏地暗，虧你還中過
個狀元。我且問你：這仕路途中，那個品行端正的人要幫手？你閉
口沒膽氣，閉口沒胆氣。你要有胆氣的人做幫手，想是要在大明
門前放响馬，磨話頗近趣。至于鑽營權貴，你日後只保住你就罷了。你
還要替別人操心，總之林榜眼這頭親事成了便罷。若是不成，我
不吊死，定行撞死。我到要試一試你的胆氣。像這胆氣不論賢愚誰也不敢試罵的
應龍，那里還敢分辨一字，連煩煩出來拜煩。那原作合的人，從新道
道：「誰想林潤以官小家貧，不敢高攀相，辭一個少年男甲先求親不允。今復行求他，他自
然要拿身分。應龍的家人又將此話傳與王夫人，王夫人听知連
勢在則然。」

飯也不吃了。日：埋頭啜覺。這比嚷鬧還利害。應龍着慌。又請

原作合人一同相煩林潤。本房會試老師張起鳳作合。始將婚姻

議定。本月擇吉成親。王夫人方歡喜。收拾粧奩過門之後。林潤見

新婦雅韻多姿。性復聰慧。心中甚喜。九朝後。即回到王夫人前拜

見。與鄒應龍叙。即曰。親情彼此甚相投合。過了幾月。林潤將他父

親董傳策。如何被嚴嵩謀害。自己在清風鎮。得連城壁。如何救解。

應前二十
六回事。鄒應龍拍案大叫道。不意你就是董公之嫡子。真

可謂忠良有後矣。只可惜冷于冰。這樣一個空前絕後。以理兼術

的人。無緣會面。殊恨寡緣。林潤又說起為父報仇。奉劾嚴嵩父子

的話。應龍道。我身列諫垣。目覩豺狼當道。與權奸存勢。不而立之

心以美。只是皇上于他父子罷着方深。必須候時窺隙方可動作。若冒昧一試。昔日繼盛楊老先生與尊公老伯大人皆前鑒也。止知殺身成名。不能除國家大害。你既有心。我們大家留神。再候一二年。看是如何。兩人既是已親。自此更是已親中知己。日夕互相打聽。記錄嚴父子的過惡。一日兩人閒話。問長班報說。戶部主事海老爺。今早下獄。只怕性命有些難保。應龍驚問道。却是為何。長班道。海老爺本稿小的抄得在此。應龍接來。與林潤同看。上寫道。戶部主事臣海瑞。一本為敬陳忠悃。仰祈睿悟事。皇上即位初年。敬一歲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幾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理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

名冠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嫌誅讎。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魚復日罷。嚴嵩父子任其專權。納賄毒國害民。致令吏貪官橫。人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聖上誠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匠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聖上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聖上言者。誤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聖上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聖上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標諸賢臣。講求天下利病。逮拿嚴嵩父子。並其黨。因道文

華等急付典刑。洗數十年之積謀。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此在聖上一振作間而已。臣海瑞無任

冒死待命之至。謹奏。

千古珠華切
直此為第一

按海瑞本傳。明帝讀諫。本訖極憤怒。有世令逝去之語。一內官奏言。聞瑞于兩日前。僞棺十數口。為全家死地計。決非逃走人也。帝氣阻。急令繫獄。緣此病甚。諸王大臣候安宮門。詔入。出瑞奉示之。帝曰。古今豈有君上自如此人者乎。諸臣請即正法。帝不聽。後新君即位。始釋。再說。應龍向林潤看龍。向長班道。我知道了。你可再去打吓海老爺下落。稟我。長班出去。應龍向林潤道。此公胆氣。可謂今古無雙。只是語三千犯君上。而做君上者。情何以堪。若論人

品真是好男子。烈丈夫說罷，又拍膝長嘆道：「可惜此公下這般身
分，却無濟于事，而奸黨亦不能除。」林潤道：「我意欲捨命保奏他，大
哥以為何如？」應龍道：「你自料可以救得下他麼？」若保奏不准，將你
與海公同罪，又當如何？」林潤道：「亦惟與海公同死而已。」後世自有
公論，應龍道：「此等識見，只可謂之愚忠。」當日尊公老伯也。只如此
究竟算不得與國家除奸斬惡計，小萬全的勾當。當今元惡無有
出嚴嵩父子右者。我們做事，總要把他放倒為第一。你看搏牛之
虱，不破蠶虱，蓋志在大不在小也。應龍之志如此，故嗣後你要看
我行事，好歹有等老賊的日子。自此林潤安心靜候，再說趙文
華一生功名富貴，都是從謫事嚴嵩父子起去得。因此將這屈膝

跪拜依日夕尋常事。到要緊時，連磕扒頭，亦不惜自做冒軍功。回京後，做了宮保尚書，與嚴嵩只差一塔。自己覺得位尊了，待嚴嵩父子漸不如初。辭色間，雖還照常承順，却帶出些勉強情況。嚴嵩看眼裏，便恠在心裏。一日，文華造了一種百花酒，進與明帝。面奏此酒益壽延年。明帝還未深信，文華便奏說：「臣師嚴嵩之壽，皆此酒力。」帝前曰：臣師稱謂新亦。後過了幾天，明帝問及嚴嵩，嚴嵩久已怙他，又深恨不先達知，獨自散進酒取寵。隨奏道：「臣問嘗也，此酒吃幾杯，南酒却不知百花酒為何物，也不知道趙文華從何處得來。誠恐裏面熱藥過多，有傷聖體。」了不得，文華如何當得起。明帝听了，以文華為欺誑，立刻將酒發還。文華打听出是嚴嵩作弄，連忙到嚴嵩家，幹旋嚴

嵩和罵家奴的一般。大加恥辱。立誓不和文革來往。文革百般跪

懇。嚴嵩也不喜悅。奔去推門人亦甚苦又尋着世蕃跪懇求替他作合。世蕃

道：你當年放個屁也要請教我們。屁字絕倒。可見文革自做了宮

保尚書。眼內便看不起我們來。忘了我家的恩典。做官保尚書竟

奇話既做了百花酒。不先送我們一嘗。故獨自進上。要他家的恩典真是了不得。我

也不會與人作合。將來走着看罷。文革越發說罷。一直入內院去

了。文革怕極。日夜登門。嚴嵩父子通不見面。活急文革竟沒法

過半月後。便是嚴嵩壽日。諸王有差人與他送禮的。公侯世胤九

卿科料道。自不消說。這日文革親自帶了各色珍品古玩。也去祝壽。

嚴嵩對着閣朝文武。着家人们。立將文革推出。不准他在酒席上。

笨世安有此處置少有人性者非羞死即氣死矣。文革也顧不得自己是個官保尚書便

直鞅：跪在院外無虛語果然不但這種舍養難肯下這種身

難諸官皆講情不下。虧得吏部尚書徐階戶部尚書李春兩人皆

係明帝寵信大臣嚴嵩方准了情面終許文革入席做如言官將

為文革如此無恥竟據定奏當如何而國朝卒無一敢言者于

此見嚴嵩之權勢彼時為獨尊矣文革忍辱乃爾必係深知利害

若負氣走去其禍定致不測只是那時這酒菜該從何處咽下京師哄傳以為奇談這官保尚書

過了壽日依舊不准文革入門到這田地還不准文革晝夜慮禍

不測大用金帛賈通丙外上下嚴嵩妻嚴陽氏將文革藏在臥房

丙父子原無晚間和嚴嵩閒談嚴陽氏將文革叫出跪在地下痛

哭流涕自己呼名咒罵愧悔乞憐無所不至無敢不至四索不堪一想可謂奔走權門

之鼻祖也。嚴嵩見他屢次自屈，方喜歡了，遂為父子如初。從文華進酒起。凡嚴嵩父子叱辱，祝壽被逐，對眾文武跪院，毆陽氏容留卧室討情事，皆入趙文華本傳。讀者必以為小說，未免形容過甚。要知小說不過文理粗俗，作者于文華有何仇恨也。時光易過，瞬息已到次年秋間，江南總督陸鳳儀奏稱倭賊由鎮海寧波等處分道入寇，請旨發兵救援。文華晦氣全矣明帝見本大怒，問嚴嵩道：趙文華去年既將倭寇平定，如何今歲又來？怎麼江南總督陸鳳儀列奏報胡宗憲現做浙江巡撫，倭寇分道入寇，他竟一言不題？這是何說？嚴嵩道：倭賊情性與犬羊無異，忽去忽來，原無厭足，必須殺盡方絕。後患前隨文華，胡宗憲血戰成功，止將倭寇趕入海內，未曾

入海追逐，祈聖上再命文華宗憲征討，臣管保大奏奇功。帝曰：賊入寇
胡宗憲竟一言不題，何說。嚴嵩只以再命二人征討奏對，又算被他混過去了。明帝怒說道：此番若再經
理不善，朕只和你說話。隨下旨，差趙文華再調集河南、山東、江南
人馬，星夜進兵，文華領了這道旨意，心下甚是着慌，連忙到嚴府
中計論。議嚴嵩道：聖上着意大怒，若不是我巧為回護，你與宗憲皆
大有可虞。這次不比前次，你須處：收斂銀錢古玩，斷：要不得
了。這終像父子話可速調河東人馬起身，一邊行文江浙督撫，預備水師
戰船，限二十日完備，仍于鎮江聚齊，再與宗憲一字着他將事務
交與兩司也來鎮江等候，你兩個高酌的辦理，只用將倭寇再誘
歸海內。他也想住前番那夢兒了各添重兵，嚴守海口，他們無門可入，豈不是

你永遠大功。文華道：倭賊所愛的是金銀。去年從江南弄了幾兩銀子，列送了他一大半。思父方纔吩咐不許要銀錢。那些倭寇豈肯空手回去。看來此番非六十萬不可。若說與倭賊認真相殺，萬一不勝，聖上見罪不便。嚴嵩道：你也慮的是。昨日聖上辭色不像平日，連我也怪了一兩句兒。太諫我如今有個權變之法。你自己打湊二十萬，我幫你十萬。列的是做父世的好一筵。着你大兄弟廿萬，向我們相好的人出個知單，以軍營犒賞為名。大家幫你，我的臉面，諒他們不敢不依。少了他們也不敢拿出來。也不愁三十萬兩。只要你用錢用的妥當，不可着倭賊騙了。文華道：京官還可三五天內措辦。外省官恐非一月不能。嚴嵩道：外官我量道路遠近，即與他們

寫字去着他各差各屋夜到你公館交割文華道如此深感恩父
作成嚴嵩道你明日就起身罷也不用再來拜我可在河洶府等
候我着羅龍文與你送銀子去文華叩謝回家私自帶了三十萬
也顧不得向各官告辭從兵部發了四道火牌限日行五百里調
河東人馬二十日內齊到鎮江一邊又行文浙江文武預備軍兵
戰船自己率領家丁在河洶府等候過了幾天都中各官凡嚴嵩
門下通有幫助連嚴嵩的共送來二十餘萬兩文華一路進行只
二十五六天便到了鎮江胡宗憲早在城內等候文華問他倭寇
的情形宗憲說了一番言聲勢比前更大文華懼怕之至查江南
水師共八萬河東兩省人馬三萬惟浙江一卒一官未到止有告

急文書伸說原故。原調的胡說可笑。彼處殘破之後，為日無多，又

革之運。難利下堵禦賊寇，安有餘兵到江而來。此皆文
岸也。總督陸鳳儀在江寧日夜撥兵堵禦各處海口，並州縣要

緊地方也。無暇與文革相會。過幾天外省各官也將銀兩陸續賣

送，亦不下二十來萬。遠處還有未到者。浙江告急文書，每一天下

下四五百。足見無張經其人。文革因外官銀兩，還有許多地方未
替他堵禦血戰也。

送來。意思再候幾天。蘇州告急文書又到，言浙江府縣失陷者甚

多。杭州又被攻破。倭寇前軍已入蘇州界內。勢甚猖獗。催文革速

來救應。有刻不可緩之語。文革看了，只是心跳。因奉嚴旨，那裡還

敢像昨歲模樣。只得點驢人馬船隻，忙亂了三天。率領水陸人馬

進行。走至常州也。常州是蘇州之門戶。常州一失，蘇州危矣。

各官被害者甚多。倉庫錢糧。通為賊。有趙文革听了。呆了半晌。也別無退敵之策。又看胡宗憲與汪直寫了書字。可憐仍差丁全吳自興前去商議。又復回到鎮江。听候好音。那里還敢在常州駐紮。常州通府人民。見文革將大兵退回。城裏城外。男女老少。分四下遠避。文武官禁止不住。也各尋了趙文革來。姓已將城也將庫銀俱運至鎮江城內。過了幾日。丁全吳自興回來。言夷目妙美。定要五十萬兩。又與了折斷令箭一枝。仍照昨年行事。約本月二十七日。在洋子江中一戰。詐敗佯輸。盡歸海島。止許帶一兩萬水師。帶多了。恐中國人失信。或認真撕殺。或奮力窮追。那時失了和氣。雖與他一千萬銀子。也不肯住手了。銀子約在五日内。與他送過常州地。

界他自有人接應。送銀子的船，還教揀五彩鳳旗。他們此時還在蘇州停泊。文華問了回蘇州光景，又問了倭賊兵勢，大料着沒有什麼虛假。心中甚喜，笑說道：我豈是失信之人。到了第五日，着丁全等便照上年行事，交割清楚。夷日妙美，賞了衆人酒飯。然後打發回來。文華又細問了一番，始將懷抱放寬。至二十六日，探子來報：倭寇船隻俱停泊在江中。雖此不過四五十里，文華暗喜。次日五鼓，下令自帶水軍二萬先行。他也恐怕倭賊有變，着胡宗憲帶水軍三萬，在後跟隨。前後兩軍，止許相隔十里水面，以備不虞。文華走有二十里江面，猛听得江声大震，湏臾望見倭船，只桅杆便與麻林相似，也不鳴鑼擊鼓。各處風使船飛奔前來。文華望見

形勢與前次大不相同。五十萬西更卦下早巳明白了十分。村人心上班

的有一丈高，兩腿蘇軟起來，口裡說了聲快放箭，不知不覺就倒

在了船內。活淋提幾個家丁，一邊扶掖，一邊鳴起金來，喝令水軍快

快回船。此時家丁皆罵大元戎事矣此時官軍見各處賊船漸近，都一齊放

炮箭而下，正在爭勝間，猛見軍中船上，那杆大帥字旗，飄蕩

往回退走。完前後圍護船隻，盡皆回頭，倭寇看見官軍退走，更勇

氣百倍，炮箭急同驟雨，各船軍將，知主帥已去，誰還肯捨命迎敵。

都將船頭撥轉，如飛的亂奔，倭寇大衆，泰山般壓來，官軍着傷沉

水者，不可數計。胡宗憲听得前面喊聲漸近，知是兩軍對敵，早嚇

的神魂無主，渾身寒戰起來。少刻，見官軍亂敗，他曉得什麼催軍

救應。所以朝廷家要分別文武。慎選將才。安可用素口。中能辦點事。并讀書。吃酒。因人做。正到元戎也。口中只說快

回快。因本船水軍听了。如逢了大赦一般。急忙掉船回走。孰意敗

軍船隻。反將宗憲各船。亂撞。後面倭寇。刀鎗齊至。喊殺如雷。官軍

死亡者甚多。文華敗至鎮江。也顧不得上岸入城。率領水軍。盡赴

揚州。跑入城中。將各門緊閉。防倭。倭賊尋來。鎮江岸上。屯扎人馬。

見官軍敗回。不顧而去。各營將士。誰肯與倭賊拚命。也有入鎮江

城的。也有向揚州來的。倭寇追至鎮江。也不趕救。文華一聲大炮。

招動號旗。各奮勇登岸。攻打鎮江。河南山東人馬。陸續皆奔至揚

州。還有二萬四五千。餘俱入鎮江城內。趙文華查點軍兵陣亡。

千姓。艾。...

放寬了比隨傳令河東人馬盡數入城江南水軍仍出城外停泊
再不時着探子遠听鎮江下落倭寇若有來揚州之意火速傳報
好卽刺過黃河奔走山東也又吩咐水軍倭賊若來可各棄船入城保守城
池衛護本部院要緊總之只他的河東人馬在城中日夜吃酒賭
錢姦淫賊盜無所不為闔城士庶無不恨怨胡宗憲原本木偶趙
文華又漫無約束即或有人首告兵丁不法等事文華恐冷將士
之心反將首告人立行責處因此益無忌憚止知道後悔他那五
十萬銀子用在空處所謂屠伯急即此便是的寫了密書差人連夜馳送
求嚴嵩替他設法正是

鼠輩有何知

欺人人亦欺

喪師長江日

無計慙慙思

第七十六回

張恭奉一劍膺寵命

舉賢才兩鎮各勤王

詞曰

激濁揚清後，恩波自九天。離合陞降有奇緣，相會在軍前。二
豎埋頭日，英雄奮志年。無分曉夜赴南川，指顧靖風烟。

右詞巫山一段雲

話說趙文華兵敗鎮江，在揚州閉門自守，寫書字求嚴嵩與他設
法。江南總督陸鳳儀本不敢將文華兵敗事奏聞，怕得罪嚴嵩，只
因失了蘇州，並各處郡縣，現今倭賊圍困鎮江，日三分兵在各縣，
搶劫去江寧省城不逮。趙胡兩人老鑽在揚州，老鑽二字妙水陸軍兵

還有十一萬人馬。鳳儀遣官行文三四次，求他留一半兵守揚州。發一半兵來江寧。一則保守省城，二則分救各州縣。再不然，統領水陸人馬，救鎮江之急。內外夾攻，未嘗不是勝算。誰想他文書也不回，差官也不見，一個兵也不分與。陸鳳儀就完了。陸鳳儀怕禍連及已，不得已，將趙文華兵敗啟奏。此時文華的書字早到嚴府。嚴嵩看了，着急之至，與世蕃相商，意欲保舉河南軍門曹邦輔，替回趙文華，好卸這重擔子。世蕃又怕邦輔不拘情面，將文華在江南諸款奏，列是大不方便，着別人去。又恐怕不能勝任，父子正在作難之際，陸鳳儀的本章也到了內閣。嚴嵩越發着急，惟恐送入內庭，聖怒不測，將鳳儀的本章行袖起。此等兵敗事，傳聞最

速不知怎麼都中紛：揚：亂講起來。林潤听知與鄒應龍相高，要藉此事下手嚴嵩，應龍道：「這事真假未定，豈可因人傳言便亂味舉行？」林潤道：「我今日去吏部尚書徐老師處探听探听，或者他那里有確見也未可知。」應龍道：「只怕他與我們一樣也未必有什麼確見，原來這尚書徐階是林潤會試的大座師，為人極有才智，也是個善會鑽營的人。」將徐階一表明帝甚是喜歡他，他心裏想做個宰相，只是怕嚴嵩忌妒。七念一起便林潤是他最愛的門生，听見來就請相會。林潤請安叙禮畢，坐在下面。徐階道：「數天也不見你來走走，我正要着人約你去，聖上留意青詞，近日嬖閹臣做的無佳句，你們是翰林衙門，設或聖上考試起來，定須早為練習，總是

我日前擬了幾個題目，你可拿去做：我看道吩咐家人取至林

淵看，打一新道承老師大人問安，門生照題做完呈覽。又道日

前聖上遣兵討趙大人督師平寇，未知近日收功否？先如此問姑徐階

笑道：賊勢已成，趙大人恐無濟于事。然你履中堂保薦，即不收功

亦無可慮。話氣皆不足之意林淵道：門生聞得許多傳言，說趙大人有陣

前失機的話，想來也未必然。只合作如此徐階道：這話是何人告訴你

的？便先究其人林淵道：刻下街談巷議，已遍傳郛中。向大眾身上推去也姑因老

師大人日在內庭定知其詳，故敢瀆問。徐階道：你是我的門生，非

外人可比，就與你說：也不妨。昨與華蓋殿大學士張璧閒談，他

說江南總督陸鳳儀，五日前一奉說蘇州常州各縣俱為倭

冠殘破鎮江府現今被攻趙胡兩人領敗兵退守揚州陸鳳儀請
旨發兵救援嚴中堂將此本拿回家去迄今四日尚未奏聞這是
張中堂與我的私話你少年人須要謹密林潤道如此說這趙文
華兵敗失機是定了一間兵敗便直呼其名嚴嵩將此本拿隱匿不奏老
師大人何不即行劾劾先緊徐階一外徐階將林潤上下看了一眼這
其少年出說道你平日人極聰慧怎今日如此說此則直以你可
知近日海瑞下獄麼你可知當年楊繼成沈鍊鄭曉麼林潤道門
生盡皆知道徐階道以上四公我都不敢學你敢學他四人麼又
一句正老師教到門生話也林潤道門生雖年少愚蠢講到膽氣二字頗有竟
自趙文華係嚴嵩力保之人今趙文華兵敗門生就敢劾奏他足
見

氣騰徐階冷笑道，仍是不足少我且問你，你要恭他們些甚麼，見

又根究林潤道，門生恭嚴嵩，權傾中外，藐法弄奸，趙文華喪師辱

國，假冒軍功，屈殺張經等語，徐階道，你是終執這念頭，還是決意

要做，又真定他一句少林潤道，門生存心久矣，直上今既有隙可

趁，這事是決意要做的，必皆剛硬，迥非泛疎。徐階听了，復將林潤上下看了

兩眼道，我列看不出你，不敢以娃又道，趙文華兵敗寔而又寔，你

這本幾時入奏，林潤道，今晚起禍，明早定行進呈，話亦勇決之至，是做得事業人

徐階站起來說道，是另外加好句，難為你少年有這志氣，說罷，拉

林潤並坐，更加敬林潤道，門生怎敢與老師並坐，徐階道，你只管

坐下，我有話說，林潤只得斜着身子，坐在徐階看，徐階道，你今

志願既決，听我說與你做法。列此幾科嚴嵩聖眷未衰，前人多少

志節之士，都弄他不倒。你一個少年新進，如何弄的倒他？你只可

恭奉趙文華一人。老權奸得須如此如此，方能濟于事。是你不

恭嚴嵩，而嚴嵩已在恭中矣。說罷，拍手大笑道：「你以為何如？」只寫

如此不寫明如何恭法，為下文有恭奉宜地避。林潤起謝道：「承老

師大人指教，門生頓開茅塞，只是一件。若聖上問及本內，趙文華

在江南不法等事，門生亦難以風聞二字回奏，必須有個指証方

妥。徐階笑道：「這有何難？聖上所重者，在近日兵敗失陷蘇常地，亦

看所重二字，則老奸平昔揣摩上意何如。今兵敗屬寔，搃所恭奉趙文華的，皆虛。聖上

亦必以為寔矣。你明白了。是拿穩林潤又道：「聖上若再問起江

南極星既首奉入都，怎麼朕到未見。你從何處知道。正是極該請教者。徐

階道：你列那時，就說是我和你說的。皆有一百二十分令手話。我臨期自有曲

奏。林潤道：老師肯這樣作成，真是天地父母。此一舉榮身禍福，听

命于天可也。門生話已稟明，就此告別。徐階道：你且住着，我還有

話說。上本不必拘定明日後日，可將本稿先拿來。我看三，再上不

遲。欲其百發百中，將門生力，撮弄倒巖黨，則相位可得矣。林潤道：今晚起更後呈遞，明早還

求老師設法，代門生送入，不由通政司內閣兩處方好。徐階道：我

與你親送宮門，自無洩漏之患。但還有一說，假若皇上准了你的

本章，將胡趙兩人革除，若問你平倭寇何人可用，你也須預備個

回答。此老所慮無從不列。林潤想了想道：門生有人了。徐階道：你快說我聽。

酌可否。林潤道：「已革僉都御史朱文煒門生叔父林岱，二人何如？」徐階連：「點頭道：『好好，你奏倒趙文策，我就保舉他二人立功。』」
即以為門下，其網羅批李豈在嚴嵩下也。說罷，林潤辭回急：「的到那應龍家，將前後徐階問答的話，與應龍說知。應龍瞑目凝神，想了一會，大笑道：「此一奏趙文策休矣。」
也是確有識見語。只怕嚴嵩也有些不方便。
知其根動搖極難用，只怕二字，遂是不敢必之辭也。其君臣結緣如此。林潤道：「不知大哥有何明見。」應龍道：「文策兵敗，全在陸鳳儀奉旨奉無樣見界。」
又是一此奉你原未見過。今徐大人既肯慨然承應，是和你說的你總奉虛，也是因他一言而起。你還怕什麼？就是徐大人敢于承當，也是要徃中堂張大人身上安放。話是從張中堂起的，總虛了。徐大人也不落不是。
如此則重

陛下却歸在張
壁一人身上矣。然徐階是大自權術人，在聖駕前，必有妙作用。只
照他所屬的話，做起本來十分中，便有八九分穩妥。可見彼時徐
也賞許這件功，讓你先做，留下薇蕙父子，我與他作對。文夫林潤
道：必須大哥巨策代第一揮，自可使權奸立敗。小弟磨墨効勞，應
龍也不推諫，提筆寫道：

翰林院編修臣林潤，一本為權奸忠師誤國，仰祈即行正法。事
去歲春三月，海邊殊防，倭寇深入，殘破溫州、崇明、鎮海、寧波、象
山、奉化、新昌、餘姚、數郡。聖上命尚書趙文華、總督河南、山東人
馬、並江南水師珍、滅羣醜，安靖炎黎，命僉都御史朱文燦、胡宗
憲、恭贊軍機，文華、陛合竭忠報效，仰副聖上委任至意。無如文

革貪績性成惟利是欲恐朱文燁不便已移于未出都之前遣
文燁先赴泰安飭河東西省人馬盡集王家營守候月餘耗帑
不可勝計文革由直隸至山東日緩行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不
等所至勒索地方官金帛約四五萬兩至王家營始文移江省
調集水師又月餘在揚各商攤湊金珠古玩相送強課為之虧
折未幾杭州失守前巡撫張經屢催進兵朱文燁恠極苦諫文
革委靡退縮無異婦女反將文燁妄行參革至蘇又藉餉軍為
名搜剝紳士商民一百餘萬兩斯時倭寇所獲何止數千百萬
竟席卷各郡脂膏歸海文革探知倭寇遠颺方督兵錢塘江一
巡而反旋以大捷奏聞張經苦戰三越月斬賊五千餘人此天

下所共知者。而文革又以養寇縱敵。恭勅正法。倭寇既退之後。若能于沿邊要地。嚴行警備。亦可以無今日之虞。奈文革兒女情態。視國家事如膜外。預行逆歸。將善後重務。付一庸懦無識之胡宗憲。經理致令倭寇重來。攻陷浙江數郡。外復波及蘇常二府。文革擁水陸大兵數萬。洋子江一敗之後。退守揚州。為自固計。利下鎮江被圍。江南總督陸鳳儀。恐江寧淮揚有失。遣官賫奉于前六日。至內閣。迄今未邀聖鑒。臣聞之。無任駭異。以故不避斧鉞。冒死瀆陳。伏冀速遣智勇。盡殲窮賊。治文革欺君誤國之罪。非僅江浙民幸。亦社稷之幸也。謹奏。

寫完林潤看了極為譽揚。親送徐階看視。迨然後錄寫端正。煩徐

階替他由宮門送入午後明帝見了此本大為驚異隨即御偏殿
傳內閣九卿並林潤見駕酒饌文武齊集分班侍立見天子滿面
怒容着近侍官將林潤本章宣讀了一遍把一個嚴嵩嚇的面目
失色正欲上前巧辨粉飾只听得明帝說着傳林潤來林潤跪在
下面明帝問道你是京官倭寇攻陷浙江并蘇常二府趙文華兵
敗退回楊州鎮江日下受困這話你從何處得來林潤道趙文華
兵敗逃奔楊州滿京城街談巷議人所共知非僅臣一人知道明
帝又道你本內說江南總督陸鳳儀自告急本章于前六日已到
內閣怎麼朕就沒有見這話又是何人向你說的林潤道這是吏
部尚書徐階向臣說的明帝問道徐階在麼徐階連忙出班跪奏

道臣亦未見此本。是日前大學士張壁向臣說江南總督陸鳳儀

有本言蘇常二府被倭寇攻破肆行殺掠趙文華退守楊州。目下

鎮江被圍江寧一帶地方只恐難保。聖上問張壁自明。

推到張壁自上嚴

嵩日視張壁張壁也不敢說無此本只得替嚴嵩面護道此本原

是前日午間到內閣的大學士嚴嵩正票擬本竊誤將墨汁潑在

此本上面他原說帶回家中收拾乾淨方敢進呈是實明帝大怒

道此係何等事件嚴嵩敢帶回私第不行奏聞是何意見嚴嵩嚇

的心驚膽戰免冠頓首奏道臣該萬死明帝道如今本在何處嚴

嵩頓首道還在臣家未曾收拾乾淨明帝大笑道軍機重務遲早

由你送閱你在內閣也可謂有權嚴嵩俯伏不敢仰視明帝亦怒

日不言待了好半晌。明帝方說道：你回家取來。嚴嵩跪下，滿面汗流，正欲差人去取，不想內閣官早已從嚴嵩家取至。嚴嵩跪呈御覽。明帝看了看，還是乾淨，並沒什麼墨汗在上面。心裏想道：這必是嚴嵩收拾乾淨了。展開細看，上寫着去秋倭寇退歸崇明，浙江撫臣失于防範，致令今秋又復分道入寇。浙江教諭復受屠毒，蘇常二府盡遭殘破，倉庫人民劫殺特甚。今朝自開國以來，倭寇之患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尚書趙文華巡撫胡宗憲于本月二十七日出戰于洋子江中，為賊所敗，水軍八萬，並河南山東人馬二十萬五千餘，俱隨文華赴揚州。利下鎮江被圍甚急，賊又分道掠劫各州縣。臣標下軍馬于一月前被文華調去十分之七，餘軍保守。

江寧尚且不足，安能解鎮江之圍，並傍救各州縣也。仰冀聖上速命智勇賢員，星馳救應等語。明帝看罷，拍案大罵道：「趙文華誤國庸才，敗逃揚州，尚自水陸大軍十萬餘人，擁兵逃避，惟恐為賊所傷。」如見肺肝之語。若將人馬分撥各郡縣禦堵倭賊，城郭百姓，何至受害如此。今與胡宗憲死守揚州，陸鳳儀兵微將寡，剩下不但鎮江，只怕江寧也要壞于二匹夫之手。真萬別不足以盡其罪也。隨下旨，着錦衣衛堂官，速差提騎，將趙文華、胡宗憲鎖拿入都，交刑部照林潤奏本內嚴刑審訊。所有財產，着都察院即行抄沒，並詳查有無寄頓。再將西家男婦老幼，毋得輕縱一人。一總拿交刑部監禁。俟審明趙文華各款情弊，胡宗憲有無合同，知情與否，再行具奏。

一物未得祇以庸懦無能被牽連耳若又向嚴嵩道你將陸

鳳儀奉章隱匿不過為趙文華是你保舉之人凡等伎倆與山鬼

何異嚴嵩想自入湖以來嚴嵩又免冠頓首道臣保荐匪人理合

與趙文華同罪但臣叨承覆育四十餘年仰報知遇之心可對天

地今聖上疑臣與趙文華隱匿臣存心至此尚何以為人尚何以

偷生人世說罷頓首痛哭觸地有聲這老奴本到要緊時大明

帝信任他多年見這般分說心上早軟了大半此亦緣分降旨嚴

嵩首交部議處又向林潤道你小三年紀到有此膽量敢與國家

除奸自是上達之士即日授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又向眾大臣道

倭寇作亂內地一刻不可容留朕欲再遣大臣督師爾眾臣可舉

才勇兼全者。朕便委用。徐階奏道。臣所知才勇兼全之將。無有過
南陽總兵官林岱。真定總兵官俞大猷。明帝喜動顏色道。林岱人
去得。徐階又奏道。二總兵固勇冠三軍。然出謀制勝。有昨歲被趙
文華。秦革之朱文燦。寔堪提調軍馬之任。昔年平師尚詒。多建
立奇功。仰懇皇上開恩復用。明帝道。非卿言。朕幾忘之矣。人為趙
文華所奏。則其人不。言可知。年來朱文燦大抱屈抑矣。趙文華以
經拿問。其兵部尚書。首兵部左侍郎沈良材。補授朱文燦。即着補
授兵部左侍郎。到被文華奏
陞不妙。總督河南山東江南三省人馬。與二
總兵一同進剿。着吏兵二部。火速行文。知會該員等。馳驅速赴軍
前。又道。林潤奉內言。前巡撫張經。苦戰三月有餘。殺倭賊五千餘。

合想非虛語。可惜被趙文華奏革正法。張經着追封原官。蔭一子錦衣千戶。還有給事中李用敏、御史閔望雲，係保奏張經革職之員。俱着復用。二人俱該認林潤做老師一笑。徐階、林潤各謝恩歸班。這幾道旨意一下，朝野稱慶。京中大小文武沒一個不服林潤。少年有膽有智，惟有嚴嵩自入閣以來，從未受明帝半句言語。今日招此大辱，心上臉上，都逼着不去。恨林潤徐階入骨。忙忙的裹着面皮，向刑部堂官替趙文華囑托，說了許多感情不盡的話。若是素日就硬行吩咐，如何辦理了。吏兵二部各發文書，調朱文煒、林岱、俞大猷，星夜馳赴軍營。再說文煒，隨筆自被奏之後，回到虞城縣，柘葉村，不但不與外人交往，連本地父母官也不一面。正是到祖塋上拜掃。

逐日家養花吃酒看書，頑耍他的兒子。家中事務，總付他哥嫂。和

段誠料理。自享清閒自在之福。一日正與文魁閒話，家人們跑來

說道：京報到。老爺陞了兵部左侍郎。他再要文煒听了，向文魁道：

這又是何說。小氣度人，不知作何狀。莫非有人保荐麼？文魁樂的手舞足蹈，

他笑說道：將來人叫入一問，便知。文煒令家人喚入那幾個京報

人，叩賀。並將報單呈閱。文煒問道：你這信從何處得來？京報道：小

的們是吏部听差人役。如今兵部尚書趙大人同浙江巡撫胡大

人已奉旨鎖拿入都，交刑部嚴刑審訊。此却是文煒所深喜者。大人是吏部

尚書徐大人保薦。借京報人送入府中。文煒驚問道：為什麼拿他二人？京

報人道：小的等恐怕大人猜疑，已從吏部將林老爺奏奉全稿，並

聖旨盡行抄來說罷，從懷中取出送与文煒通行看，看完大喜道：「我不意料林潤賢係小年紀，能做這般大事業，真令我輩愧死。」京報人又將嚴嵩、隱匿陸拯督本軍，聖上如何動怒，京中共傳林潤老翁少年有膽智，說了一遍。文煒大喜不盡，令家人们打發酒飯。京報人辭出，文煒將前後情由細細與文魁說知。文魁道：「如此真是天大喜事，只是你早晚又得起身到軍前去。」文煒道：「出力報効，乃臣子分所應為。」兄弟到不喜超陞這一官，喜得是林賢係有此奇膽，又喜此行得與林大哥相聚，真是快事。只是這徐大人，我不過在公所地方一拼之外，再無別言，又從無半點交往，怎麼他保薦起我來，寔出人意想之外。」究係林潤保存也。我想軍機事件，刻不可緩。

早晚必有郵文知會。行李今日就收拾，以便開信起身。至午後，虞城縣知縣親拿郵文，到文煒家，請安賀喜。稟見文煒，首文魁留酒席，并賞發京報人去後。第二日早間，接到林然羽檄，傳來書字一封，內賀陞兵部，並想念情節，又言真定府鎮台有飛札約會，倭寇殘破兩省，郡縣官民望救甚切。天子日深懸計，若帶領本屬下人馬一同起身，未免耽延時日。已吩咐叅遊等官押人馬後來，約同馳驅先到淮安府，商議破敵之策。楊州現有趙文華所統水陸軍兵，即可挑選應用。並首扎高賢弟、愚兄，已于某日起身。守候星夜赴淮安等語。文煒看罷，向文魁囑咐了些家事，談諭帖曉，示沿途驛站伺候夫馬。第三日，即帶領家人起身。不過八九日，與林岱先

後俱到淮安兩人相見大喜言及林潤恭道文革東互相嗟嘆又過了幾日俞大猷亦到先差人與文煒投遞手本緣明朝不但一侍郎便是兵部一司員武官那里敢輕慢他即至會面文煒見大猷志節忠誠語言慷慨甚相投合次日即約同林岱三人結為生死弟兄大猷甚喜序齒以大猷為長林岱為二文煒為三私際讓大猷中坐官場辦公文煒中坐傳問淮安文武各官知倭寇已攻破鎮江目下大眾俱攻圍南京省城陸鳳儀鼓勵大小文武紳衿士庶並藩王府各出了壯守城以行救兵又問明趙胡兩人在揚州擁水陸軍兵尚有十一萬衆衆官退去林岱道水陸軍至十萬餘何須等候我們屬下人馬只用揀選精壯者十分之六七破賊

足矣。文煒道：趙文華擁兵揚州，全是為保全自己身體，等候嚴中堂與他想開解妙法。那里知道林賢俊已將他紗帽打破，只是這提騎還未到揚州，不解何故。俞大猷道：你與林二弟，一日夜行四百里，我從真定一日夜馳行五百里，提騎至快，一日夜走二百里，便是極大程頭，我打算也只在五六天內可到。又向林然道：揚州水陸軍兵，既已應用，我們理合先解江寧之圍，以保全省城為重。文煒道：大猷所見極是。此刻就與揚州文官并水陸軍將發諭單，各一張，內言我們係于本月某日奉旨馳驛到江南，提調河南山東并本省水陸人馬，勦除倭寇，定于某日到揚州。文官修理船隻，武官整齊人馬，伺候討賊。違者定按軍法斬首。趙文華的話，一字

不題所發諭車限明日巳時到揚州我們即于明日早間起身可也。至次日三人一同赴揚州。正是。

受命懸牌日。

征夫宜竭。

此身屬國家。

不必賦皇華。

第七十七回

請諭單文革心恐懼

問賊情大猷出奇謀

詞曰

欽差促至兵權掃地，覩顏問個中情事，恐懼恐懼，老花面無策
躲避，細詢賊情，度席時量力，預行定埋伏奇計，知趣知趣，大元
戎威揚吳域。

右詞駕鸞結

且說文煒發了諭單，淮安至楊州，不遠三百餘里，驛站傳遞軍情
事件，五六個時辰即到。趙文革所統軍將並地方文武官見了諭
文內話一個：互相私議，將諭單送入趙文革公館，送與他妙極。文革

看了第一行，欽命總督河南山東江南三省水陸軍馬兵部左侍郎朱，看了這幾個字，覺得耳聾裏响了一條。玉匣記有耳鳴法，何不按時查看吉凶如何。心下亂跳起來，連忙又往下看第二行，是河南南陽總鎮左督都林，第三行是真隸真定總鎮督都同知俞為曉，諭勅厚，往下看是他三人奉旨統兵平倭寇的話，說也不知把自己安放何地。不出的神魂阻喪，心中想道：難道我的書字沒寄到太師府中，兵敗江中的話，皇上知道了麼？就是江南有人啟奏，這嚴太師在內閣，是做什麼的？正是莫非瞎了也該設法存留，與我想解脫妙法。總是怎麼任憑人家作弄，這不是故意兒鬧我。這老奴才真是該死可惡，將來再不叫他乾爹，總是哈。又想到我們奉兵部侍郎內，沒個姓朱的，這若是朱文燦就了。

不得了。是他又笑道他是秦革之令，總有保舉，也不過與他個銜

史連俞都也想不到，怎能到兵部侍郎急的將中軍傳入詢問

原委。中軍道：「此諭單是昨晚戌時從淮安發的，上面係如此等語。」

中軍也不曉得是什麼原故，刻下滿城文武并合營大小水陸將

官俱准備衣甲戰船迎接，欽差听候命令。中軍還要在大人前稟

知，好去速接。開手中軍就大要今晚不到，明早亦准到。文華道：「南

陽總兵官自然是林岱，真定總兵官我記得是俞大猷。這兵部左

侍郎朱列的是那個。中軍道：「諭單上只有姓，沒填着名諱。沿途探

馬傳說都說是昨午同大人領兵。諱文煒的朱大人，早晚來了。大

人一見就明白。這幾句話文華無異心上中刀文華道：「你快去查明，稟我知道。」中

軍去了，文革極耳撓腮，甚是恐懼，在地下來回亂走。無怪他心亂，死生榮辱均在未定。

時也。忽見家人報道胡大人來了，文革迎將入來。胡宗憲道：我

與大人的事有些可慮。二字尚日今各營將士文武官員俱支應

新欽差公館看在天寧寺還定不住，他們在城裏城外仔細問一

路塘站，都說是提調水陸軍馬提印，是朱文煒。從他口中得定。喜得還是

我們的舊人。你別罷了，文革當不起這一舊寫的有趣。副印是林岱，也是我的舊人。都被

他舊了。這便舊。去一笑，惟俞大猷我認不得他不成。如今他們來了，我們的音

意還未定，吉凶有嚴太師也，錯不到那里去。不過是調回交部議

處，提將級調用，將來還可幹旋。這便叫做不識輕重，便叫做是真腐儒。文革瞑目揉

頭道：你我這事不破則已，破則不可救藥。宗憲大驚失色道：終怕

不可救藥便怎麼艾革道自家性命俱盡豈止降級調用已也宗憲听了也首急起來和艾革商解脫之法議論了半晌也沒個擺布宗憲辭回少刻家人稟道淮安又發了令箭來吩咐各營水陸諸官一個不許去迎接又听得河東人馬在城內駐扎大不是朱大人的意思此刻都用令箭押出城外安營百姓有撞入城者照違軍令治罪又吩咐我們的中軍此後中軍再我們揀撥一百名精細小卒去鎮江江寧探听倭寇動靜發來三四十款條要違令斬殺的話極多聲勢甚是威嚴刻下公館外只有幾個千把和佐雜官再道一到泰府道大些的一個也不見怎麼他們該這樣勢利兩日照就是不教老爺領兵到京里還是個兵部尚書這也該曉諭他

們一番，一次寬過他：便日：放肆起來。這個家人，該何候胡趙

文革合着眼搖着頭道：不是爭這些的時候了。看這形相，再無你

們須要處：必到比勝叔飲。肯教我家人設或事有不測，徒着人家笑話我

想朱文燦，去歲被我祭例，他自懷恨在心，今他領兵平寇，若是敗

了，與我一樣。此亦到家之言假如勝了，我的事件都在他肚裏裝着，被他

列款祭初起來，真是活不成，須想個妙策，奉承的諛，喜歡了忘却

前仇，緣好。此輩到四頭時，就止記得個奉承人，是他的真本領，想了一回道：也罷，你們可寫

我一年家眷寅教弟帖，與朱大人，配二十四色禮物，須價值三千

兩方，好務必跪懇他，全仗緣好。善人喜歡之此事心須丁全一行

如文燦非吏再寫年家眷侍生兩帖，與二總兵，又教了丁全許多

日少長

話方押禮物迎接去了。到三鼓時分子全回來稟說道：小的拿老爺名帖并禮物，親見了朱大人，朱大人顏色甚是和氣，也結計老爺的事體，小的看光景，不但不怨恨，且還有些感激。文華道：信口胡說，都是過見鬼的勾當。丁全道：小的在老爺前，敢欺半字，看朱大人，口氣不道是難說出來，其意思問，若不是老爺，昨天恭了他，到今年也和老爺一樣了。文華听了，点了点头，見道：這話還有一二分，我也不求他和我喜歡，只求他將來放過我去，就是大情分了。因是本心話，虧他自有臉對衆家人說出。又問道：禮物收了幾樣？丁全道：禮雖一樣，沒收話說的甚好，向小的道：一則有兩個總兵同寓，二則行軍之際，耳目衆多，將禮單收下，諸物煩老爺代為收存，回京時，定行親領。

着老爺不必挂懷。此文煒未敢以目下定字罷文革也。緣嚴嵩作用大。文革言助
也。此等想算。寧作馬少微色發。亦險矣哉。文煒亦險矣哉。文革心上
甚喜。又問道：你也該探：我的下落。丁全道小的亦曾問過。朱大
人說我是在虞城縣。接得邵文星。夜到此。連我陞兵部侍郎原由。
尚且不知。那知你大人的話。說的極像大要一到。就來見老爺。兩個總
兵俱自手本請安。文革听了這一番話。又放心了一頭。正言問。只
听得大炮震响。人声鼎沸。丁全道小的。是迎到邵伯。見朱大人。此
時入天寧寺了。再說文煒等三人在天寧寺住了一夜。次早林岱
道。趙胡兩人和益院。鄔懋卿俱差人。速接府道處。不去罷。這三處
也。頁走。俞大猷。趙文革。胡宗憲。都做過兵部尚書。誰耐煩與

他投手本走角門。況在行軍之際。又馬船生各俱要查。豈是極有推托的。差人去一說罷了。林岱道。三個人沒一個人去。到的不好看。文煒道。我去走遭罷。隨即三人吃罷早飯。文煒打橋。先到趙文革公館。文革老着面皮。迎將出來。到庭上叙禮。文革先跪下。頓首道。去歲小弟誤听讒人之言。一時冒昧。宴眾在不赦。數月來愧悔欲死。本擬平定倭寇。替大人再行奏請。少贖弟愆。不意才庸行拙。又致喪敗。今天子聖明。復以軍政大權委任。固是公道自在。却亦大快弟心。說罷又連三頓首。宮保尚書可憐朱文煒亦頓首相還道。弟樗櫟散材。久當廢棄。蒙聖恩高厚。隸自言官。去歲承大人保全回籍。正可以苟延歲月。今復以委任。無異居爐火上。也。說罷。兩人方起來。

就坐文華道大人率同二總兵督師。小弟與胡大人等亦可想而
知矣。但不知已問何罪。乞開誠實告。世記前嫌。說着又連：作了

幾個揖。文煒道：昨承大人道尊紀慰勞。已詳告一切。囑令代陳。小
弟得陞兵部尚書。在臺中。大人與胡大人等意。委定一字未開。文華

道：二總兵必有密信。大人不可相瞞。萬望定告文煒。道：伊等接兵

部火牌。日即束裝起身。日夜道行四五百里不等。連奉部人馬一

個未暇帶來。他們越發不知首尾。文華感首。眉頭道：胡大人還可

望保全。小弟若死于此地。自是朝廷國法。話六設有一線生機。說

着又跪了下去。小人強似君子萬倍文煒亦跪下扶起。文華道：小

弟在蘇楊二府事。任。遂望格外汪涵。在仇敵前乞憐。除文華嚴嵩

皆如是。這樣心傳法，是不知能。文煒道：大人在蘇揚二府，光明正大，有何不可對人處？即小事偶失揀，亦小弟自應留心，奴誤了。

一會，文煒告辭，文革親至送，到轎前看的上了轎，方纔回去。文革

煒亦有今日仕文煒又列胡宗憲公館，宗憲連忙請入，接到大廳。逢無定規也。

還要教文煒行禮，請候畢，各就坐。宗憲道：去秋一別，時刻想

念，今賢契又叨蒙聖眷，越格特陞，指顧與林俞二總兵，大建勲績。

我與趙大人將來竟不知作何究竟？旨意也不知怎麼下着，你須

向我據實說，開我懷抱。文煒道：適趙大人問之至再，門生不好直

說，今老師大人下問，理合直言無隱。老師好作趨避，遂將林淵如

何恭奏文革，聖上如何大怒，辱及嚴中堂，徐階如何保奏，詳：細

糾說了一遍。宗憲向以誠定待文煒故文煒亦以誠定待之師止之說。師世途末事也。宗憲道：我與趙

大人可俱革職麼？文煒道：革職馬能了局。已着錦衣衛遣提

騎矣。此皆要命話。大要早晚即到。老師可早些打照。一切宗憲听了，只

嚇的渾身亂抖，面目失色。好半晌，方纔說出話來。向文煒道：賢契

去歲臨別，着我告病速返。我彼時深以為然。後來趙大人報捷，將

我也叙在裡面，又補授浙江巡撫。一時貪戀爵祿，又愛西湖景致，

處處皆是詩料。真是普天下頭等無用可憐人。將身子牽絆住，致有今日。這皆是

我老年老昏庸，不查時勢之道，說着放聲大哭起來。文煒道：林潤所

重叅者，趙大人一人。老師不過一半句稍帶而已，必無大罪。況老

師原係科甲出身，軍旅之事未諳，即聖上亦所深悉。將來不過革

職罷了，郎或別有處分，但願門生托聖上威福，速平倭寇，奏捷之時，只用與老師開解幾句，自萬無一失矣。宗憲拭淚，與文煒作揖道：「但願賢契速刻成功，救我于水深火熱，便是我萬分微偉。只是指顧拿交刑部。趙大人要了銀錢，把我亂動無情夾棍。我這老骨頭，如何經當的起。你湏大二的教我個主見方好。」文煒道：「只用將趙大人在蘇楊種貪賄，剝索商民，又復屈殺張巡撫，假冒軍功，都替他和盤托出。老師自可從輕問擬。」盡怨之于人，不可忘如此。宗憲道：「若審官問起，你當日為何不叅奏？」他還有這一想路。文煒道：「老師只說日：苦勸不從，又懼他威勢，不敢叅奏。是定。」宗憲道：「我又怕得罪下嚴太師。」文煒道：「老師要從井救人，門生再無別策。今午還要點查軍馬。」

船隻就此拜別罷。這絕的話，可吩咐衆家人，一字向趙大人露不得。宗憲點頭道：「我知道，你有公事，我也不敢強留說罷。」送至二門內，復低低說道：「你好生救我師生之義，即父子之情也。」世安有將比科甲，還認真。文煒點頭別去，又會了鹽院，然後回寓。林岱道：「今日有許多重務要辦，怎麼去了？」這時候終來，文煒道：「被趙胡兩人牽絆住，如何得早回？」隨將他二人問答的話說了一遍。俞大猷和林岱都笑了。少刻文華等陸續回拜，俱皆辭回。於是林俞二總兵下教場揀選水陸人馬。文煒在運河一帶看戰船衣甲火炮之類。分辦得宜。本日即在營盤內宿歇。林俞二人在教場，直到四鼓方回，共挑了陸路人馬一萬九千餘，八萬水軍，止挑了五萬餘，其餘老弱。

分派在各郡縣守城。俞大猷問文煒。所看戰船共有多少。文煒道。衣甲旗幟不齊。備些尚在其次。戰船不堅固。誤人性命非淺。我從二千八百餘隻。內止挑了一千二百餘隻。雖大小不等。看來還可用得。總緣趙文華無一處不把錢吃到。地方文武官。那裡還有些固船隻與他。此時是趕辦不及。我恐不足用。又諭令補修三百隻。着連夜措辦。大要明日一天。亦可以完工。俞大猷道。此共是一千五百餘隻。足用矣。至五更時。三人吃罷飯。吩咐中軍起鼓。傳水路各營副將。參遊守等官。問話。須臾衆將入軍。參見畢。文煒各令坐下。說道。本部院同二位鎮台大人。奉旨平寇。聞命之日。即馳驛到此。二位鎮台。連本部人馬。一個未曾帶來。恐誤國家大事。致令倭賊。

多殺害郡縣官民。今驗看得水陸軍兵內多老弱疾病，又魚船隻損壞，年久不堪架用者甚多，因此各裁去十分之四，勉強應敵罷了。剩下倭寇圍困江寧，救應刻不可緩。爾衆將可將倭寇近日情形兵勢詳細陳說，我們也好斟酌進兵。內有水軍都司陳明遠躬身稟道：倭寇今年分道入寇，皆因胡大人做了浙江巡撫，于各海口共添了五百多兵鎮守。文煒道：五百多兵濟得甚事，且又分散在衆海口，無怪乎倭賊去來如入無人之境也。林岱大笑道：這正是胡大人的調度，做巡撫的功德。平頭尚詔時，林岱文煒曾受宗憲叱喝，故此時于衆將前不與他留地。明遠又道：胡大人探得賊勢甚大，將杭州交付兩司去江寧，與總督陸大人商議退敵之策。宗憲輕棄所管重地，速避隣

大人具奏入都朝廷。差趙大人復來領岳胡大人連夜到鎮。活與趙大人一同起兵。行至常州左近。聞倭寇將蘇州攻破。急調水陸軍馬。退回鎮江。文煒笑道。這是為常州與蘇州又近些。萬一倭寇殺來。便湏交戰。因此退回鎮江。倭寇到鎮江。他又退回揚州。假如倭寇到揚州。他定必退回淮安。倭寇若到了淮安。他定沒命的過黃河矣。說罷大笑。此文煒又不與文華。于米將前留地步也。衆將亦各含笑不言。明遠又道。至九月二十七日五鼓。趙大人與胡大人帶水師五萬。在大江中與倭寇相遇。兩軍未交。趙大人便撥船回走。衆將亦各退避。被倭賊炮箭齊發。傷了我們無數軍士。遂一齊敗將下來。彼時鎮江城外駐紮河東兩省人馬。城內亦有軍兵。趙胡兩大人若督兵

回戰也。還勝敗未定。不意二位大人領兵直奔揚州。河東兩省人馬亦各陸續跟來。此常州鎮江兩府之所由失也。倭賊料趙大人不敢再來爭戰。又見不遣兵救援各郡縣。因此率賊衆由粟水勾容取路。攻圍江寧。陸大人也不出城交戰。日夜同兵民互守。屢次向趙大人求兵相助。趙大人一卒不發。今倭寇攻打江寧。已及一月。尚未攻破。近聞夷目妙美。大是氣恨。將各路賊衆數萬。俱行調集江寧城下。並力合攻。已四晝夜矣。若過幾日。只怕陸大人支持不來。乞衆位大人早定良謀。林岱拍案長嘆道。江浙兩省數十萬生靈。皆死于趙大人一人之手。言之痛心。俞大猷道。前在淮安發諭。示知中軍。差精細軍卒百人。打听倭寇動靜。前日昨晚。伊等

陸續俱回探得倭寇大衆盡數屯集在江寧城下。今陳明遠所言與探子相合。刻下江寧危在旦夕。雖一日亦不可緩。諸位將軍。誰非朝廷臣子。可各按營頭。即將衣甲器械。船隻火炮。整備完妥。我們只在早晚進兵。設有不齊。苟且塞責者。一經查覺。朝廷自有軍法。我三人不敢容情也。衆將答應退去。大猷又道。我有一條拙計。與二位老弟相商。舉行文輝林岱喜道。願聞大奇妙謀。大猷道。倭寇舉動。與苗蠻情性。大槩相同。勝則捨命爭逐。敗則彼此不顧。惟利是趨。不顧後患。人數雖多。總算烏合之衆。難稱紀律之師。今羣賊盡積江寧。他爲是省城地方。金帛子女。百倍于他郡。雖是他貪得無厭。也是天意。該他喪在一處。若是散處各州縣。我們分路勦

殺一則沒這些軍兵。二則那里殺得盡。聞賊營中有一陳東注直。極有謀畧。兩個都是我們中國人。凡叔州掠府都是此二人指揮。他見趙文華委靡退縮。看得朝廷家所用大臣。不過如此。因此于要害地方。他毫不防備。將賊眾盡聚江寧。雖是趙文華擁兵不動之故。定為我等一戰成功之地也。因其心有成竹。故語言不覺誇大。兵書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在此時。林二弟武勇絕倫。名揚天下。今河東人馬。我們已揀選一萬九千餘人。可用大戰船一百五十隻。稍工水手。必須南方人。善于架船者。老弟率領河東眾軍將官。至于千總以上者。方准帶馬。餘外再撥渡馬船二十隻。于今晚燈後。架船直赴南京。仰賴聖上洪福。夜間若得順風。更屬穩便。次日天明。捨舟登

岸先與賊人會戰。賊衆雖多，以老弟視之，無異犬羊。勝賊十有八九。陸大人在城上看見交兵，亦必開門接應。此輩一敗，必不敢散走各州縣。沿江內定有倭寇船隻，渡他們逃命，為歸海計。再于沿江一帶，遣秦遊守備等十人，各帶兵一千，在各要路埋伏，截殺。這他奔焦山這條路入海。老弟切不可趕殺過急。若過急，伊等必捨命回戰。誠恐多傷我士卒。只管逼為趕殺，使他有上船功夫。朱三弟帶水軍二萬，在江面截殺。我在焦山海口，帶水軍三萬，截其歸路。這四陣倭賊，總不盡死，所存亦無多矣。一面嚴防各海口，使餘賊無路可歸。一面提兵直搗崇明，總有逃奔在各州縣地方者，百姓誰不欲食倭賊之肉。任憑他走到那里，自有人拿他殺他，無庸

遣將發兵，百姓皆兵將也。愚見如此，二位老弟以為何如？

文煒林

俱見自分，此謀必出自俞大猷，寫徐階荐奉得人，也。此回典前三

十四相同，前朱文煒陳說兵機，平即尚語，是合盤托出，今俞大猷

平後寇之謀，也是合盤托出，而回相為照。

應，搃見用兵一道，必先謀定而後能勝也。林岱、文煒大喜道：大哥

妙算，可謂風雨不測，倭賊盡在掌中矣。大猷道：還有一節，只可惜

我們兵少，未免懸心。文煒道：大哥還有何地要用？大猷道：我想江

寧城下賊大衆俱集，搃無十數萬，七八萬是必有的。林二弟止帶

河東兵一萬九千來人，勝則我們大功必成，萬一衆寡不敵，我們

多少打算，皆成虛設矣。而水路所用諸軍，又皆在不可減者。設或

陸總督畏懼，不敢開城發兵接應，此勝敗之大機，關係于此，不無

憂耳。

所慮極是。林岱回書，然一人能殺得幾多萬一賊北。

林岱所慮極是。林岱回書，然一人能殺得幾多萬一賊北。

林岱所慮極是。林岱回書，然一人能殺得幾多萬一賊北。

林岱所慮極是。林岱回書，然一人能殺得幾多萬一賊北。

林岱所慮極是。林岱回書，然一人能殺得幾多萬一賊北。

林岱所慮極是。林岱回書，然一人能殺得幾多萬一賊北。

林岱所慮極是。林岱回書，然一人能殺得幾多萬一賊北。

林岱所慮極是。林岱回書，然一人能殺得幾多萬一賊北。

了大笑道。儘魁至多不過數萬。他便有百萬。我何懼哉。我固知恃一人之勇。能殺他多少人。然兵以氣勝。我一人所向無敵。斬其元首。餘衆勢必驚避。則我隨帶之一萬九千餘人。個個皆林岱也。陸

總督接應不接應。原不在第打算中。大哥只管放心。

听林岱論。非一勇之夫。專

以力勝者。若能于數萬人中。斬其領兵大頭目。則餘衆定必瓦解。此亦在情理中。况有萬餘兵助之也。林岱言一萬九千人。個個皆林岱。語亦極壯極奇。大猷道。全仗老弟神勇。吾無憂矣。三人議妥。林岱道。兵

貴神速。此刻即傳令。示知河東人馬官將。整備一切。朱賢弟可速

批選堅固大船一百五十隻。外批載馬船二十隻。更須點查久走

江路水手為妙。此時已交辰時。弟定在未時下船。說罷忙發令箭。

示知河東人馬。去江寧起身時候。文煒親去批選戰船去了。到未

時林岱領兵上船，望江寧進發。文煒同大猷送林岱起身後，即曉諭水軍，準備戰船器械，听候令箭征進。兩人回公館，即傳入將備十人，每人帶兵一千，示與各處埋伏地方。俟日落時，各將行動。本日五鼓，大猷帶水軍三萬赴焦山。天大明時，文煒帶水軍二萬于沿江等候倭寇，正是。

未至交鋒小

奇謀已預行

豈同胡趙輩

庸懦誤軍情

第七十八回

勦倭寇三帥成偉績

斬文革四海慶昇平

詞曰

隨軍旅滿日干戈飛血雨。航海崇明城去。斬獲知幾許。天子
聞捷嘉予賞功罰罪。深任臣相對愁無語。身首皆異處。

右調歸國謠

且說夷目妙美和辛五郎。听陳東等相引。復行殘破杭州。又破了
蘇州常州。並各郡縣地方。殺敗了趙文革。破了鎮江。見文革統數
萬兵卒。退守揚州。無一軍一將。敢與他作對。把中國人視同無物。
因此去攻打江寧省城。打算着得了此處。其子女金帛。必多于別

郡縣百倍。攻了月餘，攻打不破。夷目妙美惱了，將各路諸賊，盡數調來，在他看首。至多不過用三天功夫，再無不破之理。虧得陸鳳儀遍帖示諭，詳言城破之害，併倭賊殺戮之慘。凡現任大小官員，並城內紳衿，以及商賈士庶，無分貴賤，俱要一併保護，自全性命，并非全為國家倉庫城池打算。藩王府中，亦盡出了壯相助人，皆存死守之心。緣此倭賊雖衆，竟不能得手。陳東汪直也防備有救兵來時，差人打探，見趙文華擁大兵死守揚州，知道他是神魂嚇壞之人，總有百萬人衆，豈肯他也不敢再來。又見朝廷不發兵救應，他兩個也就心膽大了。隔數天，差人打探一次，那日正與夷目妙美、辛五郎商破城之法。賊黨報道中國有兵從江中來，

此時已上岸了。夷目妙美道約有多少人馬賊黨道速望也不過二萬來人。陳東道怎麼來得這樣快。想是連夜走的。辛五郎道恐怕還是揚州人馬。趙文華遣來救應。夷目妙美道管他是那個差來的。着衆頭目分兵一半圍城。使城中不能救應。我帶一半去迎敵。必須殺他個盡絕。徐海道說得是。我們大家去來。于是傳下令去。衆賊分了一半。跟夷目妙美迎來。林岱上了岸騎馬率兵。遙望賊衆不下五六萬人。却沒隊伍。一個二手執利刃。喊天震地。直奔我軍林岱顧衆將大叫道。我們止一萬餘人。他到有五六萬人。若容他與我兵殺在一處。未免軍士心內各存多寡之見。你們看衆賊中間。有一杆紅旗。甚是長大。與賊衆別的旗號大不相同。

我想賊首必在此旗下。你們可將人馬排開，列陣莫動，待他臨近。

我先入賊中，斬其主帥，倒他那枝大旗，賊即被殺。餘賊自膽落矣。

俞大猷手出謀之，首先就打算到林岱武勇可以催堅破銳，所

向無敵。林岱于下船之日，便想到要馳入賊陣，斬其元首。餘衆自

必瓦解，各人都有各人的打算，所以能成功也。少刻賊大眾齊至，勢如山嶽般壓來，勢亦

至林岱高叫道：有膽力的漢子先隨本鎮立功去來。詔未畢，有百

十餘兵丁，還有三四個將領，霹靂也似的一聲答應，各飛馬隨林

岱衝去。步兵在後跟隨。一萬九千餘人，內中只有百餘馬步兵。三

只見林岱當先提戟直入賊陣，百餘人隨後跟來，馬頭到處，賊衆

如波開浪裂一般。顛三倒三，往兩邊亂閃。特表林 岱武勇，羨曰：妙美。正在

大旗下，同汪直徐海并衆頭領催軍迎敵。猛見衆黨類紛：退躲。

心下大怒，忽見一金甲大漢，跨馬舞戟，後面有百十人馬相隨，急
同風火，瞬息間已到了面前。袁目妙美，大為驚駭，正欲上前，林岱
的戟已列身邊，急忙用刀隔架，無如林岱力大，戟重，那里隔架的
過，响一聲，已透心窩，倒撞在地。此非袁目妙美無能，所遇是林岱耳。徐海率眾賊，舉
刀亂砍，被林岱用戟一攔，攔字打倒十二三個，棄百餘將士齊上。
早將徐海，汪直殺死，那枝大旗便丟在了地下。眾賊不見了大旗，
又望見中軍搖動，俱知主將有失，心上都慌亂起來。我軍看見大
旗一倒，知是林岱成功。賊之大旗，反為我軍耳目矣。一個勇氣百倍，大呼陷
陣，無不以一擋十。賊眾見中國軍士和猛虎一般，鎗刀過處，迎刀
即倒，遂各沒命的亂跑。辛五郎在城下，見黨類敗回，招動號旗，賊

衆放起炮來。圍城倭寇俱解圍。趕來對敵。辛五郎率衆直迎林岱。被林岱一戰刺倒。又完了衆頭目拚命執仇。林岱戰利鞭打紛。倒地。我軍吶喊攻擊。賊衆膽怯。又失了主帥一個。向江上奔逃。尋他們的船隻。陸總督同衆文武軍民在城上早看得明白。見一金甲大將所到之處無不披靡。又借陸鳳儀同文武軍民眼中將林岱一表奔欲開門。遣兵接應。見賊勢甚大。未敢迎敵。今見羣賊亂奔。陸鳳儀率衆殺出。兩處人馬合擊。殺的屍橫遍野。平地血流。為江浙被害民人少出積愆林岱見城內人馬分四面殺出。便領兵沿西北江岸追殺下來。少刻陸鳳儀人馬亦追殺而至。林岱忙差人知會着鳳儀架船。在江內追殺。鳳儀向差人道。賊船盡在江內停泊。此時追殺。使他無暇上。

船少為寬，縱使皆進去矣。

俱有伏兵也。

你可上覆林大令，我且顧

不得會面，也惜不得兵力，樂得殺一個，與江浙百姓報一個仇恨。

說罷，打馬催兵，向倭寇多處追殺去了。

此時鳳儀忙極，好容易得今日。

衆賊沿

江岸跑了許多路，眼睜睜看得本國船隻跟隨下來，要救他們，只

是被官軍追趕的，連一線餘暇沒有。林岱列記得俞大猷窮寇莫

追的話，只因陸鳳儀不肯住手，也只得隨着下來。衆倭寇亡命亂

奔，猛听得一聲大炮，人馬鴈翅排開。

應前文埋伏諸將。

攔住衆賊去路，衆

賊到此田地，各喊殺拚命戰鬥，正戰鬥，鳳儀人馬趕至。

他列先

下合擊，前後約斬殺三萬餘賊，衆人馬踐踏死的無算。林岱隨後

亦到，一面傳令前軍放衆賊一條生路，一面着人留住陸提督，彼

此下馬相見。鳳儀大喜。林岱傳令三處人馬。就在此地扎營歇息。造飯。鳳儀頭首兵將歇息甚好。只怕倭賊歸海。放他去了。他將來還要害人。林岱笑道。早路凡通海口處。俱有兵將埋伏。沿江水路。亦有重兵等候殺賊。文煒朱大人鎮台俞大猷。專司其事。他走到那里去。鳳儀拍手大笑道。怪不得鎮台大人着架船從江中追趕。原來水旱兩路。俱有埋伏。我若早知。也要愛惜兵力。不像這樣追趕了。又道。林大人真神勇也。我在城頭。從一文戰時。就看見大人帶百十人。匹馬直入賊陣。自那杆大旗倒後。賊眾即亂矣。正言間。衆軍已先將中軍營盤立起。兩人同入坐定。鳳儀問趙胡兩人。在揚州舉動。並起兵來南京委。林岱將鳳儀本章入都。嚴嵩德匿說。

起直說到三人領兵今日殺賊方止陸鳳儀听了樂得拍手大笑叫快不絕。問林岱道：「令侄係新科榜眼，我們俱知其名，但不知年紀多少。」林岱道：「他今年二十二歲了。」鳳儀大驚道：「小：年紀敢做此天大事業，將來定是柱國名臣。」我告急本章若非令侄老先生參奏，此時還怕聖上未必知道。」又回頭指着江寧說道：「這座城池也只在早晚為賊所得了。」我當年做御史時，也曾參逼嚴嵩幾乎丟了性命。兩人話談了半夜，甚是投機。次日又各率領人馬追尋下去，再說倭寇被官軍殺的七斷八續，又跑了五、六里，見追兵漸遠，一個一個尋至江邊，止有二十多隻海船，眾賊爭渡，自相殘殺，人多船少，通船俱皆站滿，撐船扯棚，空隙俱無，眾賊還扳拉不

放掌船人即以刀砍斷其手臂者甚多。嗥哭之聲驚天動地。上不
了船。的還在江畔奔走。即至將船開去。人多船重。又沉了幾隻。內
中也有善水的。又扒上岸來。奔命少刻。日本船又沿江下來。三四
十隻。將眾賊前後渡去。奈天意該絕。此輩^尚過丁風。只得折槳行
走。又壞了幾隻船。傷了多少賊。眾岸上炮的賊。有未及上船者。無
一不力倦神疲。腹中飢餓。沿路倒斃。或不能行動者。盡被官軍斬
絕。何止四五千。天一明。追兵又至。四處搜索。即投降亦必殺。截皆
因此輩。屠盡江浙官民。過甚。為天道人心。而不相容也。船內的賊
眾。正走間。忽听得江聲震撼。一聲大炮。滿江都是戰船。火炮。火箭。
兩點。賊亂杯。倭寇中箭炮者。復損幾盡。翻在江中者。又去了數隻。

前後倭船凡列文輝等候處十餘八九即有逃去船隻到焦山地
界又被大猷火炮連船打的粉碎倭寇善沒者俱身帶重傷在水
中也不過隨波逐流多延半刻性命而已水路中端的未走脫一
船生全一人此一陣江浙人氣根全出矣水路未

俱有埋伏斬殺逃賊亦極多即有逃匿隱藏者官軍去後又無船

可渡被百姓看見那個肯饒放他其死更苦端的沒走脫一人倭

賊的四軍師亦俱為官軍所殺了結陳東江直牙四人文輝收功後又分撥

戰船遣將各帶水軍沿江上去巡查倭寇並船隻下落賊雖未得

到得了許多倭船寫此一著伏下文用也日落時大猷架船收功回來與文

輝同到鎮江水陸諸將各陸續報功至次日午林岱同鳳儀人馬

俱至大家會合在一處。鳳儀賊搆大猷之謀。大猷亦謀退至。鳳儀又言林岱所賊。卽夷日妙美。平五郎。于數萬強寇之中。功冠諸軍。文煒盡滅醜類。使無遺種。從此江浙永無倭寇之患。皆三位大人威德也。文煒弟等上賴聖上洪福。諸將軍用命。微倖成功。何敢當大人道獎。又道倭寇雖說殺盡。究之未盡者尚多。弟文臣不諳武事。今與衆位大人相商。日本遠在大洋之外。勦滅須大費錢。營重耗國帑。崇明原在內地。今為倭寇來往潛聚之所。若不斬絕餘黨。克復國家版圖。數年後賊衆定必復來。朱某欲請二位鎮台大人。攻奪崇明。我與陸大人分路搜殺。逃亡賊寇。于各沿海要地。安軍將永行鎮守。再煩二位鎮台速發諭帖。差人止住直隸河南。

人馬各回本鎮。行文不滯一面查点軍士。一面上本奏捷。其有功將士。統俟崇明收功後。再行奏聞。未知衆位大人。以為是否。鳳儀道。朱大人分派極是。我輩俱遵議行。但奏捷本章。不必公上。我定要另上一本。細表三位大人之功。俞大猷道。我們所率水師。今日是以逸待勞。又無傷損。既去崇明。便一日不可遲緩。查沿江所得倭船。不下二千餘隻。可揀大而堅固者。挑選一半。我同林大人。連夜入海。想賊衆。未必知道信息。林岱道。俞大人所見極是。理合即刻起兵。朱文煒道。小弟還有一拙見。沿江死亡倭寇極多。可遣人剥其衣甲。盡着我軍穿戴。再于路拾其旗幟。揀于船上。崇明賊衆。自必認為自己黨類。不行防備。可率衆直入。不勞而定也。林俞皆立功先

此謀出文煒。二位鎮台明日午時起兵。何如。陸鳳儀拍手大笑道。此計妙不可言。我軍可省無窮氣。在管保一矢不發。入崇明城矣。隨請文煒發令箭。遣軍士星夜辦理。定限明日辰巳兩時到齊。文煒因各軍文戰勞苦。命中軍官於城內外未出征軍士。點五千名。連星夜于沿江一帶。剝取倭寇衣甲頭盔。旗幟不過百餘杆。足矣。限明日辰巳二時到齊。違誤者斬。中軍領令去了。四人飯罷。至二鼓時。于副參遊守水陸兩營內。四人公同揀閱。擇精壯勇悍者一百餘員。于提督陸鳳儀帶來將官內。也挑了二十餘員。又吩咐所挑人員。于水軍內各行揀選。少壯勇悍兵丁二萬六千。于陸營內挑選四千。將倭賊戰船。搭配分用。定于明午起行。赴崇明。眾將各

歸營辦理去了。次日差去兵丁于辰，巳二時將剽來倭寇衣甲旗幟俱在轅門交納。文煒發出令，隨行兵將穿戴，到午時林俞二人帶兵下船，赴崇明去了。文煒同鳳儀一面修本奏捷，一面行文江浙文武等官，晚諭戰勝倭寇原由，飭令搜殺逃散餘賊。又于沿海地方加兵把守。俟崇明收功後，再行安排。陸鳳儀去蘇州，朱文煒去浙江，分頭安撫被害州縣百姓。捷音到了揚州，趙文華嚇的胆俱碎，向衆家人道：「怎麼他們成功如此之速，豈非天意？」天意二字音胡宗憲到，喜歡起來。喜文煒成功可以救己也。又隔了一日，提騎到來，將兩人俱領拿入都。揚州人恨文華縱兵殃民，曰：「在地方追索各項公用，兵敗後尚敢如此行為亦性成使然。」今見拿去，闔城商民焚香慶業，再說

林俞二人領兵趁順風。兩日夜便到崇明。却好衆倭寇將去歲今
秋兩次所得子女金帛俱收貯在崇明。此番若打破江寧。便心滿
意足。一搃運歸日本。不意他没福享受中國之物。俞林二人領兵
到來。這日衆頭目與中國婦女并清俊子弟飲酒作樂。衆巡視的
倭寇望見有海船數百隻。趁風揚帆如飛而至。大是驚懼。卽列近
界。纔看明是自己船隻。并本國旗號。連忙報入去。供一齊跳躍歡
喜出城迎接。文輝此謀
六係妙策此時我軍早已上岸殺將起來。衆賊做夢
也想不到有這一日。林俞大猷率兵先搶入城來。衆賊四下驚
走。林俞等一邊動手。一邊令軍士分門把守。到者卽殺。又差人諭
令未入城軍兵將城圍住。不許放走一賊。崇明百姓見本國軍兵

入城各持棍棒刀斧幫殺快活。又領官軍于大街小巷巷觀寺院處：搜尋本國還有落後船隻皆陸續俱到。海行馬能齊集同到也。從辰時殺起至午初時分將羣賊洗淨。又分遣諸將率兵于各鄉鎮搜殺地方百姓。听知大軍到來。那一個還肯放家戶。到處搜查。可憐衆賊一個未得生全。即有逃至海邊者。船隻俱被我軍所守。除非跳入海中。四處搜殺了兩日夜。諸將交令林俞兩人。出示曉諭安撫百姓。委官查点倭賊擄掠的江浙男女約三千餘人。俱着問明地方姓名開寫冊籍。將男女分為兩處養育。俟大軍回後。再差官押船來。搬取他們還鄉。又將擄掠的江浙金銀珠玉並各色貨物以及古玩珍寶不下十餘庫。各堆積如山林。俞二人相商。歎

兵六山議定將金銀珠玉珍寶古玩他二人領水師五千做第一起押解起行各色貨物紬緞銅錫等類委秦副將帶水師五千做第二次起行其餘物委遊擊都司等做第三次押解亦帶水軍五千起行又每一席委大小武官十員公同點驗各封記號數按所分三項以次搬運在一處以便上船查點倉糧共三十餘萬石起出十萬石分賑本縣人民餘俟補授新官到日收管又分派了鎮守大小官員諸項完妥然後大排賀功筵席以酬諸將勤勞又從庫中頒發銀兩賞隨行軍士歇兵至第四日三更時分陡起大風刮的海水吼聲如雷滔天天地昏暗一軍皆驚通城士庶無不悚懼皆言自來未有之大風也至五鼓風息依就清明如故到第五

日開庫搬運上船誰想一物無存連忙報與林俞二人大為驚異
將各庫打開庫皆然奇極幻極諸軍衆將神色俱失言妖魔神鬼盜

去者議論不一俞大猷向衆將道此昨晚三鼓大風所由來也其
中有天意中國與倭寇俱不能得耳言之何益定于明日亦同起

身罷了原來是冷于冰知道林依俞大猷收功崇明有此項財物
因此弄神通取歸洞府為普天下窮民濟急之用補明失去原故到第六

小林俞二人留官鎮守率衆將祭神放炮開船約走到未牌時分
陡然起一陣大風將前：後：各船俱到攏在一處在水面上旋
轉起來諸軍衆將叫喊不絕正在危迫間忽然換轉風頭捲定諸
船向西北飛走少刻大霧彌漫看不見東南西北耳邊但聞風聲

水高相為吼應。林俞二人雖然有膽氣。到此亦惟有虔心默禱。許願叩頭而已。估計有八九個時辰。漸次天清月朗。眾軍將拭拭目。觀望前面。恐似有城池。船行切近。細看乃杭州東門外也。也不知從那一個海口人來。此亦是冷于冰之作用。知林俞二人起行日子不好。列申時要起貝風。貝風與別的風大不相同。一起則東西南北四面亂。無定。舟船遭過無不壞者。于冰恐傷中國軍士。因此命連城壁來救應。送軍將至杭州。只是他送的太勇猛些。致令大眾擔無限驚險。再說杭州城外百姓同城上巡羅軍士。瞧見數百隻海船。都以為倭寇。又至此時文煒正在杭州安頓一切。住居在巡撫衙門內。听得傳報說倭寇大至。連忙從被中扒起發令。

箭筒論圍城軍民官吏都着上城防守頃刻哄動了一城。林岱遣人到城下叫喊。城上不是放炮。就是放箭。不能前進。俞大猷道。這怪不得他。典利等到天明罷。有什麼要緊。文煒在城上。坐守了半夜。到天大明。方知是林俞二人。帶兵回來。心下大喜。率各官到城外船內相見。林俞二人先言今日海風之險。幾乎不得相見。諸軍衆將都和做夢一般。不知怎麼。便到杭州城下。此天意着與老弟速會也。又詳說崇明殺賊。並一切事。問文煒是幾時到杭州。文煒道。自二位老哥起兵後。我與陸大人亦各分開。他回江寧。派遣文武各官辦理江南被寇地方事務。昨日有守來。他已在蘇州。我到杭州。查辦被寇郡縣地方事務。屈指僅十一日。不意二位老哥已

成功航海歸國，真是天大喜事，可一同入城，安息幾日，軍士疲勞也該令其休息。我此刻即遣官馳驛，回報陸大人。林岱道：我們的船隻人數，還不知有傷損否？俟查明入城。文輝道：只用委官三四員，便可立辦。何用親查？說罷，一同上岸，騎馬入城。回到巡撫衙門，文輝大設酒筵，請崇明、符勝大小官員，賀功三日。後將各路水師俱打發回鎮，倭船留在杭州，備搬運搶去男婦，使用過了幾天，諸文武俱皆銷差。已查明通省被害郡縣，兵火之後，倉庫空虛。文輝只得從未被害郡縣，提取銀米，遣官按戶挨查男婦人數，分別賑濟。將來與陸鳳儀會奏罷了。浙民甚是感戴。諸事安頓俱畢，三人坐船赴蘇州。鳳儀率文武迎接，入城賀功，叙說各辦事務。同具一

公本奏捷鳳儀又另上一奏表奏三人之功。文輝于奏捷本內。又

添一本。特奏趙文革。鄔懋德。貪婪不法等事。併前假冒軍功。嚴嵩

得用門下休矣。且說明帝見了朱文輝等頭一次報捷本。帝心大悅。立

即傳齊九卿。天子道。朱文輝林岱俞大猷。列楊州止。兵三日。第

四日。即各分水陸兩路進兵。不意趙文革擁水軍八萬。河東人馬

三萬。死守楊州。他的意思。朕亦深知。並非為保守楊州。不過為保

守自己。怕倭寇來殺他耳。誠如江浙兩省之失。生靈受害。皆壞于

趙文革一人。言之痛恨。又誠如前嚴嵩奏稱。江浙人望。趙文革甚

懸。朕不解江浙人望。此房伯何意。是房伯又嚴嵩听了。心若芒

刺。又問衆臣道。趙文革拿到否。刑部堂官奏道。計程提騎應回。想

只在早晚必到。明帝又道。朱文輝等于文革所統水軍八萬。止用了五萬。河東人馬三萬。止用了一萬九千。兩總兵本部人馬一人未用。仍是趙文革所統之兵。一日夜。水陸殺賊數萬。使無遺類。屈指成功。究係一劍。嗣後選將。不可不慎也。且更有可喜者。破倭寇之謀。雖出于俞大猷。和文輝。而林岱于江寧城下。領百餘人。首先馳入賊陣。于數萬人中。斬其賊帥。虜日妙美。奪大旗。後復殺賊副帥。卒五副。此非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奏此奇功也。賊首既去。羣賊自瓦解矣。陸鳳儀開城接應。晝夜馳追。文臣能如此。足見勇敵保全江寧。月餘不破。鳳儀之功。可與朱文輝。俞大猷相同。刻下林岱。俞大猷。已去崇州。快功想亦在指顧。徐督保存得人。足見忠誠。

為國統後提督原至朕乃降諭旨諸臣頓首辭出尚酌上表慶賀
只有嚴嵩雖對眾強為色笑。却心上難過的了。不得本日晚。即將
文華宗憲解到。交送刑部。嚴嵩立即托尚書夏邦謨。向刑部堂官
代討情分。又差人入監。安慰二人去了。不四五日。又接到崇明狀
功。併陸鳳儀朱文燦。安邦撫恤。兩省被寇。邵縣奉章。隨下旨。陸鳳
儀保守江寧。深費心力。加太子太傅。賜蟒衣玉帶。蔭一子入監讀
書。林岱著陞授提督。充補江南通省軍門。統轄各鎮。駐札鎮江。防
禦諸處海口。朱文燦。即補授浙江巡撫。挂通省軍門。統轄各鎮。
防禦諸處海口。俞大猷。著陞授提督。駐札山西大同府。挂通省軍
門。統轄各鎮。尚書徐階。著充經筵講官。加太子太保。並賜徐階

朱文煒林岱俞大猷各蟒衣玉帶一襲其餘水陸有功諸官侯陸

鳳儀朱文煒奏列以序降諭旨陞補看第二本是朱文煒奏趙

文弟於去歲奉旨督兵在直隸沿途索詐地方官金帛古玩復于

揚州蘇州二府種_二貪賄飲積商民銀兩折_二收船馬_價值_價復假

冒軍功並劾鄔懋卿在_二鹽院任中驕侈不法等款又督趙文弟派

飲諸商金珠古玩侵吞鹽課等事明帝覽奏越發大怒勅下江南

總督陸鳳儀領拿鄔懋卿入_獄嚴究又抄沒本鄉並任中四處家

私無詳查守_二頓地方監禁老少男婦_二得_二性縱一人與趙文弟一

同付刑部嚴刑審訊定罪奏聞又看到胡宗憲文煒替他極力開

脫說他原_二不書生_二未嫻武畧其_二趙文弟貪賄諸事委不知情明帝

看後也就不深究了。又想起林潤曾奏趙文革在前竟是個少年有膽識的官兒。隨下旨陞林潤兵科給事中。巡按江南通省地^事務。旨意一下。徐階、林潤、鄒應龍各大喜。只有個嚴嵩父子甚是畏懼。滿朝文武誰不知道趙文革。鄒懋卿是嚴嵩得力門下。今前後兩個俱倒如去了他。左右手一般。刑部堂官見明帝甚怒。也不敢盡依嚴嵩臉面。將索詐蘇楊二府。給商士庶銀兩。問寔假冒軍功。問虛_{保全了前番陞補}議_{多少武官}。又過了幾日。將鄒懋卿解到。審出欺隱鹽課四十餘萬兩。又拉出巡鹽御史袁淳。協同納賄。胡宗憲刑部照文煒。奏奉也替他以不知情三字開脫。其奏入去。明帝大怒。將趙文革解赴蘇州斬決。其子趙懌忠。同妻女俱發烟瘴地方。永遠

知後听得他死在常州未蒙顯戮百姓又都不快活起來總督陸鳳儀。他在江南百般索詐商民擁兵自固致失陷蘇常鎮江等府。旨意原無號令之說。鳳儀竟把他斬屍傳首號令蘇州人心終畏為屈服。朱文煒將倭賊搶去男婦從浙還寓于崇明運回江南人押交陸鳳儀。浙江人着親屬具結認領。又于未被兵火之府縣題請轉運倉糧賑濟被兵火地方。兼請恩免累年拖欠錢糧。並恩賞張經戰勝並陣亡軍將三事。俱蒙天子恩准。浙民感激切骨。懷慶總兵林桂芬見林岱爵尊功大。便告老乞休。明帝知是林岱之父。下許多溫旨賞及服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准其致仕。真武職中未有之際遇也。林岱林潤此時同在江南各差人迎請到

鎮江衙門養老天。非避玩山水，即賓客滿座看戲。朱文峰每年定請去遊西湖，住一月兩月不常。這老翁大是快活。歸結桂芳所說冷于冰，一日向連城壁等道，刺下江浙倭寇已平，百姓流離凍餓者，十有八九。朝廷雖有^恩曲，焉能使一夫不失其所。我前在棠湖攝來財物，理合賑濟窮乏。我此刻即入後洞，你們不得驚動。我過百日後，方許你們見我。我好辦理此事。說罷，入後洞，跌坐入定。用分身法，化為數千道人，施散銀物等類。不但浙被寇地方，賑濟無遺，即普天下窮困無倚賴之人，也有許多沾了恩惠。全活不下百萬生命。中國人失之，倭寇得之，被于冰攝來，如此用去，使富者破財，窮者沾惠，如此轉移，真大快人心目事也。約費三個來月，日方光，不邪等止見財物日少，真自一無所存。方見于

冰出空問起來方知是用分身法立此大功德各心悅誠服于冰
又吩咐猿不邪道與你柬帖一聯書字一封可速去江西廣信府
萬年縣城外拆看辦完事體後回洞繳吾法旨不邪領命架雲去
了此起下七十八回至八
十九回共十二回第

一陣成功倭寇平

捷音報到帝心寧

文華腹裂懸頭日

百萬災黎頌聖明

第七十九回

葉體仁席間薦內弟

周小官窓下戲嬌娘

詞曰

彤雲散盡江濤小。風浪于今息了。倩他吹噓聊自保。私惡知多少。
少。郎才女貌皆嬌好。眉眼傳情裊。隔窓嫌伊歸去早。想念
何時了。

石調柁園憶故人

話說周襄自從金不換于運河內救了他的性命。又在德州店中
送了他百十多的銀子和馱兒一頭。一路感念金不換不盡。晚行
夜宿。那日到了江西萬年縣地界。先尋旅店安歇。次日便問本縣

儒學葉體仁下落，早有人說與他。在縣東文廟內，西首一個黑大門，便是沈襄找到學門前，見兩個鬥牛，坐着說話。沈襄道：「煩二位通稟一聲，就說是葉師爺的至親，從北直隸來相訪。」鬥牛道：「先生貴姓？」沈襄道：「你不必問我名姓，你只如此說去就是了。」那鬥牛心要問明，方肯傳說。正言間，早見體仁一老家人，朱清從裏边走出，看見沈襄，大驚道：「舅爺從何處來？」沈襄使了個眼色，朱清會意，將沈襄領入客房內，急入內院，向薛仁夫婦說知。沈小姐听得他兄弟到了，又驚又喜。葉體仁是個極小膽的人，沈練則成叛逆正法，他久已知道，又現奉部文，到處緝拿沈襄，听了這句話，不由的面上失了顏色。先寫心上添了驚怕。次寫口裏說不出話來。再次寫

胆人如見。沈小姐早明白他丈夫的意思，說道：「你不用狐疑，我兄弟是你至親，你便不放留他，他出外被人拿住，也會扳拉你，不怕你不成個叛黨。」到那時人也做不成，鬼也要變哩。知夫者莫如妻，即以其所深怕若動他，以留沈小姐的是妙本，體仁無可如何。問朱清道：「可有人看見舅爺沒有？」朱清道：「只有兩個鬥在外邊，問舅爺名姓，舅爺不肯說，還是小人將舅爺領入來，現在書房內。」體仁道：「此後有人問及，就說是我的從堂兄弟，你去請入來罷。」無可如何，少刻沈衰入來，看見他姐姐，早哭的雨淚千行，先與體仁叩拜，次與沈小姐叩拜。沈小姐拉住，大哭起來，慌的體仁亂嚷道：「哭不得，哭不得，休要與我哭出亂兒來，不是頑的。」拉沈衰到房內坐下，姐第二人揩拭了淚痕。沈小

姐問他父親沈練被害原由。沈練細訴說。到傷心處。兩人又大哭起來。急的体仁。這邊一拉。那邊一推。恨不得將二人口唇割下。直鬧亂的不哭了。方休。次後說到金不換救命贈銀話。沈小姐道。天下原有慷慨義氣。不避禍患。救人的好男子。若是你投河時。遇着你姐夫十個定淹死幾個了。當面機諷。太利害了。然某体仁。利小人。定必時稟上憲。擒拿叛。逆後裔。做自己座。還捷徑矣。体仁道。我是為大家保全身家計。但願不弄破為妙。據你這樣說。我不是嫌厭令弟來麼。這还不。一。故其操。一邊收拾飯。一邊走至外面。將門斗並新買的一個小廝。和廚房做飯挑水的二人。都叫來。持的表白了一番。說這總來的。是一從堂兄弟。並不是親戚。你们都要明白。正是沐。且說罷。入內室。又叮。

喝沈襄改姓為葉，首叫他大哥，叫沈小姐，嫂子見兩人，都應是方
統畧放寬了此懷抱。沈小姐為兄弟初到，未免日：要買点肉吃。
体仁最是儉省，一年四季，只有祭丁後，方見点肉。非初一十五，若
買了豆腐，也要生氣。似此等人，我也見過幾個。沈襄一連住了五
天，到吃了二斤半肉，白菜豆腐，又搭了好幾斤。死矣。体仁嘴裡
雖不好說，心上着實受不得，日夜斫錘，着眉頭，和家中死下人的
一般。好精妙磨喻。然体仁必懼肉，否則豆腐白菜亦無矣。尚敢望半斤肉哉。想算個安頓沈襄的地
方，又不知他有何才能，且恐怕到人家露出馬脚，于已不便。又想
及沈襄曾教過學，便欣喜道：日前本地紳衿周通，托我與他留心
一學問。淵博先生教讀他兒子周璉，那周通六七十萬兩家私，且

是個候補郎中。沈襄有了破露他的身家甚重，只用他出錢料理。連我也無事了。到只怕都料理到你身上好巧打算。想到此處，急：入來問沈襄道：你日前說教過學可教的是大學生、小學生。沈襄道：大小學生都教過。体仁道：想來你的八股是好的了。沈襄道：也胡乱做幾句。只是不道要体仁道。我此刻與你出個題目，你做一篇。沈襄道：若必定要我出醜，我就做。体仁見不推辭甚喜，口中便念出浩：其天一勺來，不意沈襄腹內融經貫史，又是極大才情，此等題，素常都是打照過的。隨要過紙筆來，沒有一頓飯時，即寫真，送体仁道。目体仁是中道鄉試第三名經魁的人，于八股二字，奇正相生，大小無不合拍，只因他屢下會場薦而不中，又魚家貧，就了教職。

自知命裡沒進去因此連會場也不下恐費盤纏他到是江西通
省有數的名士今見沈襄下筆敏捷又打算着此題難做將沈襄
的文字接在手中口中不言心內說道這小子完得這般快不知
胡說些什麼在內只看了個破承起講便道好不絕再看列後面
不住的點頭晃腦大為讚揚將通篇看完笑說道昌明博大盛世
元音也當日岳丈的文字我見過許多理路是正的不及你當行
多矣只可惜你在患難中只索將解會二元讓人家罷了又怕沈
襄于此等題目素日做過又隨口念出一題道雖不得魚着沈襄
做沈小姐道做了一篇好就罷了怎麼又出題考起來体仁道你
莫管沈襄做此等題從發不用費办項刻即就体仁看了喜歡的

手舞足蹈。向沈小姐道：令弟大事成矣。沈小姐道：什麼大事可成？
體仁便將周通日前所托詳說。又道：只是他兒子的文字，素常都
是我看。每年總有五六十兩送我，還有衣服靴帽之類。我若將令
弟荐去，他就不用我了。為自己親戚，也說不得。畢竟還是讀書人存心可兩。沈
小姐道：此舉極好，只怕他已請了人，便把機會失去。體仁道：目今
他兒子的文章，還都是我看。那里便請了人，就請人，也要請教我
看個好歹。沈良道：這周通佩服姊丈，想來他也是個大有學問人。
體仁笑道：他有什麼學問，不過以耳作目罷了。刻下他兒子，不過
完篇而已。每做文字，還是過一次，有點明機。一次便胡說起來。人
物列出的背後，不過伏下偷若認真讀書，不愁不是科甲中人。只

要請好先生教他。沈小姐道：「既然他父子都不通，遂認得什麼好醜？你為何兩三番考我兄弟？」也是體仁道：「他父子雖不通，他家中來往的門客却有通的。」門客尚有通人，通還不至俗惡。周誠恐令弟筆下欠妥，着他們搬駁出來，將令弟辭回，連我的臉也完了。沈小姐道：「事不宜遲，你此刻就去。」好，且見同胞關切，較止知有夫家。體仁道：「今日天色還早，我就去。」而薄待手足者，不當雲泥別矣。隨即到周通家去，至日落時，還不見回來。沈小姐甚是懸結，只怕事體不成，只等到定更後，體仁半醉回來，一入門，先向沈襄舉手道：「恭喜！」沈小姐道：「有成麼？」體仁道：「我一到他家，便留我吃便飯，却是極豐盛的酒席。問我將令弟李問讚揚的，有一無兩，怕他不成麼。」已面訂在下月初二日上館學金。

每年一百六十兩，外送四季衣服。今日就先與了五十兩作添補。

雲用之費，說着將銀從懷中掏出，放在桌上，又向沈襄道：「你到他

家吃穿俱足，要這些修金何用？不如都支出來，讓窮姐夫買點米

吃：豈不是好？」像這樣人到罷了，沈襄道：「我原是苟延歲月人，只

要穿心口如一。不飢不寒，得有安身處足矣。」沈得可憐，落能要那修金何用？我身

邊還有金恩公送我的幾十兩銀子，也一搵與姐夫留下罷。」極貧

大方如此，不愧為時靈後人。葉春仁听了，喜飲的心花俱開，隨即出去，說與朱

清此後日，加六兩肉與舅爺吃。若剩有未吃盡的肉，只用添買

四兩，亦可像此等調度，全要你留心。」我最貧窮，却一生囑咐罷，入

來向沈襄道：「還有一句要緊話，休要到臨期忘記了。我已向你東

家說過你是我從堂兄弟名字叫做向信你須切記在心。沈襄唯
唯次日沈襄從行李內將不換送的銀子取出六十兩送了体仁
算存館錢罷了把騎來的那驢兒也送了他。体仁大喜杖受。活樂說道你

今日將驢兒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說也不妨。幾天草料吃的我心

上甚慌。他列是無不可對人言者我定用他不着。早晚賣了得幾兩驢價。貼補

貼補也好。沈襄笑了。沈小姐道。虧你是個讀書人。怎愛錢到這步

田地。一日小人儒。一日喻于利。皆此輩外號也。又道。周家是個大富翁。我兄弟到他家

衣服被褥平常了。他便要小看我兄弟。方纔送你這六十兩銀子。

你收不得。與我兄弟治買了衣服被褥罷。体仁亂嚷道。不成話了。

真不成話。他的銀子如何。誰家寒士。還講究衣服被褥。越窮人越

敬重，你勞了夫妻兩個為這六十兩銀子嘆了兩天，終被沈小姐

作主，試着朱清拿去辦買一切，像這些人再不怕內些，又叫了兩個

裁縫做安，將体仁幾子疼死，饒還是沈襄的銀子，若再是他的銀子，則送終也

已念過二七矣，冷，到了初一日，周通家先下了兩副請帖，初二日親來拜

請，体仁送沈襄入館，周通領兒子周璉拜從，設感席相待，体仁至

燈後回家，自此沈襄便教讀周璉一家上下，通稱沈襄為葉師爺。

萬年縣雖是個小縣，分此時風氣，却不甚貴，富於重的是科甲

人家，每題起周通便說他是真銅郎中，真也，止是見了周通，和奉

承科甲人一般，錢利害，周通听在耳中，心甚恨這真銅郎中

四宗，因見他兒子周璉，生得聰慧俊雅，便打算他是科甲翰院中

人想他中會出這員銅郎中之氣雖一年出一千兩銀子請先生他也願意只怕把他兒子教不通。這便是富戶中有卓識的人先時請了個舉

人叫張四庫到也是個有學問的人教讀周建只教讀了一年多

學院到廣信周建彼時纔十八歲不知怎麼便進了學奇話張四

庫到得了四五百兩謝儀周通得意到極處誰想張四庫便中了

進士做翰林周通大失所望他久知儒學葉体仁是個名士因此

連先生也不請恐怕教壞他兒子。所見大通世間富戶如此者能有幾個只教体仁

看文字今請了沈東打算着体仁所荐必不錯又問明是個秀才

心上有些信不過起來。大要以再作目的人其季向項高者不過半明半昧能將經史古文念的勾頭有十分之六七不錯甚至還可講解幾句這便是天字號上才了因此

他一生止以名位取人不以學問取人看他的秀才遠不及奉人

舉人遠不及進士，進士遠不及翰林。翰林李問典三科甲較論，猶之秀才與進士較論矣。至于監生童生，則又去秀才遠甚。我嘗考驗過這種污敝，而篇詩文，以一篇極平庸者，詐言係素日之有才，亦曾中會者，做他寫日後，便極口譽揚，以一篇極精彩者，詐言係素無名望人做他寫日後，或付之不言，或任意評駁。此輩活著名，磨道馱死後，為不道鬼，最可憐也。皆曰他心上半明半昧，故辦不出好醜耳。誠恐學問淺薄，教壞了兒子，須藉眾人考驗，隨煩朋友們

牽引本縣生童，起了個文會，每一月會文六次，輪流管飯。家道貧寒的，或四五人管一會，七八人管一會，不等。惟周通家不輪流，每

月獨管三會。

大富戶家法如此。

會文也不拘地方，雖蒼觀寺院，亦去做文

字會了兩三次，通是沈襄評閱，人見沈襄批抹講解，甚是通妥。況又是本學景師爺兄弟，越發入會的人多了。這日該本城文昌閣西老貢生齊其家管會，他家道也還有飯吃，只因他一生止知讀

書不知管理將個家道漸次不足起來却為人方吾不但非禮之
事不行即非禮之言亦從不出口。這亦可敬之至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

叫齊可大為人心地糊塗年已二十四歲尚未進學次子終八九
歲叫齊可久他還有個女兒名喚蕙娘年已二十歲尚無夫家生
的風流俊俏其人才還不止十分全美竟于十分之外要加出幾

分。為下伏偷窺亦且甚是聰明眼裏都會說話。將蕙娘細行詳這齊可

大也在會中諸生堂一早都到齊家庭上齊其家出了兩個題目
大家各分桌就坐一個：提筆磨墨吟哦起來這齊其家庭房前
後都有院子前後俱有窓榻庭房前面的窓榻俱皆高吊庭房後
面的窓榻都閉閉着為其通內院也周璉這日辭過沈襄入會在

後面窓榻內西北角下面朝著窓榻做文字齋貢生家閨女蕙娘

听得諸生童俱到便動了個射屏窺醉的念頭趁老貢生在外周

旋他世親龐氏厨下收拾飯菜便悄的走出內院到庭房北窓

外先去中間用指尖挖破窓紙放眼一觀先從窓中見七八小

到有五六十個雖然少年人多却眉目口鼻都安插的不是步位

又是這樣個評駭新身之至即有幾個面皮白淨的骨格都不俊俏且頭臉上

毛病極多又評駭的新身又走到東北角窓外北也挖破窓紙

看了看總是一般心上委決不下回身到西北角窓外走到正紫

也挖開窓紙一觀這一眼便醜在周璉臉上是個俊俏郎不由的

目蕩神搖心上亂跳起來心就急那里還肯罷休從新把窓紙挖

了個大窟窿用左右眼輪流着細看不成女兒了哈周瑾正握

着筆凝着眸想算文理猛然回過眼來見窗外一個雪白的面孔

閃了一下就不見了婦人偷看人被人看見道有此一閃心裡想道這必定是齊貢

生內眷偷看我們也就丟開了怎當那蕙娘不忍割捨又來偷視

誰想周瑾兩隻眼睛也注意在那窟窿上四日一照那蕙娘又縮

了回去女兒看人周瑾想算道他儘着看我難道不許我看他

正是休要將身子站起隔着桌子往窗外一觀見一不肥不瘦不

高不低如范似玉的個大閨女站在半面窗外上半截是這再看

香裙下面偏又配着周正瘦小追魂奪命一對小金蓮

下半截是這真是洛神臨凡西施出世又提錯周瑾不看則已一

個錯法

看之後，只覺得耳內響了一聲，心眼兒上都是麻癢，手裏那枝

筆不知怎麼吊在桌上。

魂靈兒飛去半
天比之消也。

正在出神之際，一個童生

走來，在肩上一拍道：

官殺風
景之名。

周瑾即忙回頭，笑應道：「我道我這

他這後面還有幾進院。」

此時還能如此回
身來神魂尚未全失。

童生道：「易经上有拔

茅連茹字，怎麼寫周瑾道：「草頭下着「如」字，便是那童生去了。」周

瑾急忙向窗外一看，寂然無人，坐在椅上，將桌子一拍道：「這回一

萬年進不了學的奴才。」

眼極故
咒之。

把人害死，正在怨恨間，那窗外的

一雙俊眼又來了。周瑾也便以眼相迎，只見那白面孔一閃，忽見

纖纖二指伸入，將窗紙扯去一大片。

這間女沒
樣兒了。

把那俊俏臉兒，端

端正，正放在窗空前。

這是看

兩個人四隻眼，互相狠看，正在出神。

意會被此忘形之際，听得有人叫道：周大兄，周大兄。我亦嫌其

厭惡周瑾即忙掉頭一看，見第三桌子前與他同案進學的王曰

緒，笑問道：頭篇完了麼？我道：周瑾道：終完了兩個題，比也看不

得。又見王曰：緒笑說道：你必有妙意，精句不肯賜教，我偏要看，

說着從人叢中擠了來。這叫做不周瑾此時恨入切骨。恨只見

他走來將周瑾文稿拿起，一邊看，一邊點頭晃腦，口中吟咏，聲喚

不絕。請快去罷看罷說道：你筆下挺靈透，我也是這意思，無如字

句不甚光潔，說着從袖中掏出來，看周瑾看，也要算周瑾只得接

過來，見一篇已完了，那裏有心腸看他，大槩瞧了瞧，連句頭也沒

看清楚，便滿口譽揚道：真是絕妙的文字，好極好極。到不如說王

曰：繡又指首後股道：這幾外我看來不好，意思要改換他。周建隨

口應道：改換好。王曰：繡道：待我改換了，你再意。還要着着說罷，又

挨肩擦臂的走出去了。這是周建急的往窗外四下一看，那俊

俏女娘不知那里去了。我把身軀往椅子上一倒，口裏罵道：這厭

物，奴才殺了我，這是一生再難得的機會，被他驚開，寔堪痛恨。急

忙又向窗外一看，那里有。三字心還有什么心腸做文字，不由的

胡思亂想，道：此人不是齊貞生的閨女，便是他的妹子，怎麼那樣

一個書獃子，他家裡有這樣要人命的活天仙，豈非大奇事。活奇

道：書獃子家中連好。絕難想算首又站起來，向窗外再看，連個人影兒

也無，復行坐下，鬼惱道：難道竟不出來了。心情又想到自己房下

也還算婦人中好些的。若和這個女兒比較，他便成了活鬼了。又
想道：我父母止生我一個，家中現有幾十萬資財，我便捨上十萬，
而銀子也不愁這女兒不列我手。正胡想着，見窗外一點，却待
站起來看視，那女兒面孔又列兩個，互看間，忽見那女兒眉擘柳
葉，唇綻櫻桃，只此八個字亦微的一笑，越發沒樣鬼。這一笑，把
周進笑的神魂俱失，自然非到此也，招架不住，却待將手帶的金鐲，要隔窗兒
送與，只听得後窗外一小娃子叫道：姐，媽一地里尋你，不想你
在這里。那女兒急將俏龐兒收去，周進連忙站起，將兩隻眼着在
窗空內看去，只見那女兒逆步如飛，那里是人，竟像一朵帶露鮮
花，被風吹入內院去了。又是這樣一比喻周進在庭房內，捻着的是此女

前面此刻絕音見後面止合了洛神賦四句。看若削成。腰若約素。

羅襪生塵。凌波微步。正此女之謂也。

作者亦極力
寫其出色矣。

周瑾看罷復坐

到椅子上。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從今後活不成了。

死也未必然
思是要害哩。定醒

了一會。看自己的文字止有了少半篇。再看衆人已將第二題

寫真半篇多了。不由的心下着急起來。也無暇思索。只合就題數

演一邊做首文字。一邊又向窗外偷看。只怕就誤了。

此際正是兩
路夾攻活。

忙猛听得老貢生高說道。午飯停安。諸位用過飯。再做罷。衆生童

俱各站起。拉開棹椅板橙。坐了八九桌。飯畢。又做起来。周瑾此時

真正忙壞。又要做文字。又要照管那窓榻上窰礮。

大受
苦。

只到日落

時。總不見那女兒再來。原來前半夜蕙娘的母親龐氏。只顧與各

生靈收拾茶飯，蕙娘便可偷空出來。早飯後他母親無事，他那里
還敢亂跑。况老貢生家嚴嚴，外面兩個催工人，是足跡不許入內
院的。蕙娘和他兒媳，是足跡不許出外院的。不愧齊家之名。此刻把個蕙
娘急的要死。惟有耐下次管會而已。周建苟且完了兩篇，已點燈
時分，大家各散回家。素常與他妻子，最是和美。今晚歸來一看，覺
得頭臉脚手都不好起來。從此即履霜之漸。便一句話也不說，何氏問他，
也不回答。遂當他與會中人鬧了口角，由他睡去。那知周建一夜
不曾合眼，翻來覆去，想算道路，正是

人各有情絲

所繫有其人

喜他無所繫

此絲無斷際

第八十四

買書房義兒認義母

謝禮物乾妹拜乾哥

詞曰

情如連環終不壞，甲願且把乾媽拜。學堂移近東牆外，無聊賴。
非親認親相看待，暫將秋波買賣。一揖退去人何在，湏寧耐。
終久還了鴛鴦債。

右詞渙家做

話說周建思想慈娘一夜不曾合眼，這邊是如此，那邊的慈娘到
定更以後見家中催的老婆子收拾盤碗已畢，他哥嫂在下房安
歇，他父在正房外間居住，他和小兄弟齊可久同小女廝在內

問歇此將內外房並每人住處分別一寫為下文伏線早存下心要盤問他兄弟話預備

下些菜餅之類好問那庭西北角內做文字的人且見用心假若

解誰想那可久原是個小娃子那里等到定更時一點燈便睡熟

了寫小娃子心無外務推吃典睡而已蕙娘直等的他父母俱都安寢外房無自聲

息方將他兄弟推醒與他菜子吃那娃子見與他菜子吃心下就

歡樂起來一邊擦眉擦眼一邊往口內亂塞說道姐這菜子個

個好吃情景逼真如見蕙娘道你愛吃只管任你吃飽我還有一

盤子在這里先扶其所欲次又許以重賄那娃子起先還是睡着吃了這話

便坐起來此句三層從細心俸貼方能寫得出蕙娘怕他父母聽見說道你只睡着

吃蘇休着爹媽聽見了罵你我我還有話問你娃子道你問我什

麼蕙娘道今日來咱家做文章的相公們你都認得麼這方是也他一個
小娃子那那娃子道我怎麼認不得此話果然蕙娘听了大喜
里全認得喜其心認得忙問道你認得幾個那娃子道我認得我哥完了
心上那人也哥外還是蕙娘道這是自己家中人你自然認得我問得是人
一個不認得喜其認得人家的人你可認得那庭房西北角上做文章的
家的人那娃子道人家的我也認得全認多少也有幾個蕙娘又
喜道喜其認得人家的人你可認得那庭房西北角上做文章的
相公他頭戴公子巾外單黑水獺皮帽套身穿寶藍緞子銀鼠皮
袍腰繫沉香色絲絛二十內外年紀俊俏白淨面皮手上套着赤
金鐲子指頭上套着一個赤金戒指一個紅玉石戒指唇紅齒白
滿臉秀氣那個人兒你認得他麼呵呵這一套年貌衣服履歷
不但小娃子我也記不清楚

那娃子道：我怎麼認不得。這活竟有幾分相識。蕙娘听了，又不禁大喜。這原

喜條單持一人而言。他說認得，自不得錯。忙問道：他姓甚麼？他在城內住，城外住？他叫

什麼名字？他是誰家的兒子？一連用四個他字，却勾：他的情景

這許多刪法，除却水滸這許多刪法，除却水滸講此等字法，皆有幾部。那娃子道：我不知道他住處，他又從不和

我頑耍。蕙娘道：他不知住處，罷了。你可知他姓甚麼？是誰家的兒

子？那娃子道：他是他媽的兒子。寫小娃子話，來回糊塗，且述被他

月克可煉石浦天逆勾首去。便覺得這娃子在紙上說話。蕙娘拂然道：這樣說，是你認不得他。

你為何口一聲：認得？那娃子道：我怎麼不認得他？又認得，不認

管他是來做皇帝的相公，仍然是個認不得。他是來做皇帝的相公，仍然是個認不得。蕙娘听了，氣惱起來。自然

他單子的吃罷了，還在那娃子頭上打了一掌。他單子的吃罷了，還在那娃子頭上打了一掌。蕙娘為何不罵道。

皮也則上了子午的。皮也則上了子午的。蕙娘為何不罵道。

皮也則上了子午的。皮也則上了子午的。蕙娘為何不罵道。

皮也則上了子午的。皮也則上了子午的。蕙娘為何不罵道。

皮也則上了子午的。皮也則上了子午的。蕙娘為何不罵道。

皮也則上了子午的。皮也則上了子午的。蕙娘為何不罵道。

死不中用的糊塗東西。那娃子便硬睁着眼睛嚷道：「你打我怎麼了？打他也。」
他兩聲白在此。蔥

「明明白，」所重意也在此。「蔥娘一肚皮深心，被這娃子弄了個冰冷，伸手將菓子奪來，」不准吃

「盤內還有幾個，一搥拿去，放在地下桌子上。」太利那娃子見將菓

子盡數奪去，不由的着急起來，大嚷道：「沒了菓，你打我怎麼？」又想

「我為什麼教你白打？」有菓子，便說着就啼哭起來。「寫生至此，」心羊而忘「麗

氏聽見罵道：「你們這時候還不睡覺，嚷鬧甚麼？」又寫「蔥娘怕他

嚼念出來，連忙將盤中的菓子盡數倒在他面前。」須得以「那娃子

見了菓子，便立刻不嚷不哭了。」又情體「雖然不嚷了，他也驟然不

好吃那菓子。」又寫小兒止「見蔥娘上床換鞋脚，那娃子拿起一個

菓子來，笑着向蕙娘道：「你不吃一個兒。」此寔活小兒，非紙上死小兒也。蕙娘也不

理他，歪倒身子便睡。情景如見。那娃子見蕙娘不理他，悄悄的將菓子

吃盡就睡着了。情：的吃盡是見蕙娘惱了，故不敢明吃耳。寫小兒心性情形如見。蕙娘前思後想，

在這邊思想周建，周建在那邊思想蕙娘，想來想去，還是周建想

出個道路來。將兩人連寫，只用一句，便勿列周建身上，草意極快。次早到書房，定了功課，帶

了兩個得用的家人，一個叫吳同，一個叫周永發，一齊到齊貞生

門前詳細一看。這一齊齊其家，齊不成家了。見他房子左右俱有人家，左邊的

房子甚破碎，右邊房還整齊些。問跟隨的人道：「這右邊房子是誰

人住着？」先寫兩隣房，屋次向誰住。你們可認得麼？吳同道：「小的都知道。這中間

是齊貞生家，左邊是張銀匠住，右邊是鍾秀才弟兄兩人住，大

房是齊貞生家，左邊是張銀匠住，右邊是鍾秀才弟兄兩人住，大

爺問他怎麼周建道家中讀書男女出入甚不方便我看這右邊
的房子到好做一處書房。書房偏是此處好做這裏的街道又僻靜。街道也是七處

好但不知賣不賣。吳同道容小的問他周建道價錢不拘多少只

要他賣就好富戶免情有牙迫這件事就交與你辦理。前四十四

賣了房營嫖客此回周建道銀錢原不足措吳同听了價錢不拘多少滿心歡喜

道小的就與大爺辦理周建道限你兩天回我話。迫不可待如此還有一

說若右邊不成就買那銀匠的房子也罷。吳同道只要出上價錢

不怕他不賣。已開落後門父周建道你不用跟隨就此刻問他去。迫不可待如此

吩咐吳回家去了。真是錢能通神到午間吳同便來回話道那鍾

秀才的房子問過了。足先他兄弟兩個為是祖居都不肯賣小的

費無限唇舌，哥不肯了。兄弟又不肯，不如此說，價錢大不下了。講說到此時，方

停妥。這房子兩進院，外層院正房三間，東西房各三間，北庭房三

間，門樓一座，正房東邊還有一間房，西邊小門樓一座，通着內院。

內院也是正房三間，東邊一個小院兒，與齊貢生家止隔一牆，院

內有小正房一間，從前魯院，馮列東小院，和正房貢生，海氣列矣。西邊和東邊一樣，又與

王菜店止隔一牆，東西下各有房三間，北面無房，便是前院的後

牆，合算共房二十六間，木石要算中等，想皆不堪，價銀一千二百兩，

周璉听了，內東小院與齊家止隔一牆，便滿心歡喜，向吳同道一

千二百兩太多，與他一千兩罷。吳同道道：「這鍾秀才弟兄兩個，都是

有錢的人，少一分也不賣。周璉情心逆重，遂論什麼價錢多少，隨

口說道就與他一千二百兩。原要買東小房。則一層備哩哈。說與管帳的就與

他兌了罷。老爺問起來。只說是五百兩買的。吳同大喜。不想賣主

止要八百。他到有四百兩落頭。周瑾道。幾時搬房。吳同道。搬房大

要得半個月後。周瑾道。如此說。我不買了。定在三日內。搬清方可。

他圖價錢。我為窮絕。他何嘗不明白。吳同連忙答應出去。原來買齊貢生

家左右房子。也是周瑾費一夜心。加想出來的。他素知齊貢生為

人舌執。不但說將他女兒做妾。就是賤做正室。他還要拘齊大非

偶的議論。除了偷姦。再無別法。未知齊貢生自然眼跳否。到了未牌時分。吳同

和管帳夥計。來回覆道。房價一千二百兩。兌了立的賣房契。已發

取來。定在後日一早搬去。周瑾听了。又喜了契大喜。隨即到他父

親周通面前說明已意。嫌家中人多，耳目中不得清淨，要回葉先

生去，折買鍾秀才房子內讀書。他父親見是極正大事，心上頗喜。

也不問房子價錢多少。原是大富家，止說道：城裏城外，家中有許

多少房子，揀上一處就是了。何必又買？到第三日午後，打听得鍾

秀才搬去，親自到那邊看了房，免吩咐各行匠役，連夜興工修

理。先生在前院止房居住，三間北庭會客，內院止房也做會客之

所。西小院房貯放吃食，西廡房三間做廚房，東廡房三間，家人們

住前院，亦然自己單揀了東小院房居住。家人們領了話，立刻連

夜興工修理，停妥。將那東小院房上下普行修葺，裱糊的和雪洞

一般，擺設起琴棋書畫，賞董珍玩，安設了床帳桌椅，鋪放下錦繡

花茵大家圖小主人歡喜，于是同沈襄搬了過來。俗信又言如女却用教讀先生

相陪。大齊貢生知葉先生搬入隔壁，心上甚喜，早晚可以講論文集。

率領了兩個兒子來拜筭。周埏接見齊貢生，比在會中又加敬十

倍。早以額外留可大可久同飲食。這又是額頑笑到燈後，方放回

家。次日備了極厚的八色禮物，同沈襄回拜。貢生留茶，一物不肯

收受。周埏没法。音没法二字周埏不知怎麼談論了一會詩文，送

了出來。從此時常來往，可大可久。不時到周埏處來了定留吃飯。

走時必要送些物事。從沒個教他弟兄空手回去的。把一個齊貢

生老婆龐氏喜歡的無地縫可入。婦人們眼皮最薄個：皆然。至于龐氏又非別的婦人可比。

日：嚷鬧着教貢生設席請周埏。齊貢生是個一介不與，一介不

取的人。又將貢聽見他兒子們帶收周建的東西，深以為耻，無如

龐氏攔在前頭，弄的這貢生也沒法。他女兒蕙娘，止知周建是個

大富家子弟，搬來隔壁讀書，却不曉得就是庭房西北角，與他眉

眼傳情的人，過了二十餘天，周建要和齊可大結拜個弟兄，可大

先和他母親說知，龐氏喜出意外，隨即告知貢生。貢生道：「漢時張

耳陳餘，豈不是結拜的弟兄，後來成了仇敵，比陌路人更甚幾倍。

龐氏道：「不管你張家的耳朵，陳家的魚兒，弟兄總要拜哩。」拜罷

吟他一個滿城大財主的兒子。叫的先人又做過極大的官。他如

道他肯與我們交往，我們就沾光不淺。時人以下，却人家列要下

顧，你反窮臭起來。真是貢生道：「你這沾光下顧的話，再休對我說。」

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畏彼哉

龐氏道你敬和他家比人比脚麼只用這個人脚便比人家中上下

止有九口他家男女無數奴僕成行比脚他父子們不穿緞鞋便

穿緞靴你看你的脚穿的是什麼前七回之鄒繼蘇此回之齊其

這樣老湯被他針鋒家都是好用四書人宜乎該娶

錯對指馬為牛終是貢生咬牙大恨道咬牙恨極矣你看他胡爵麼我

說的你是仁義的仁我說的爵是爵祿的爵你不知亂談到那里

去真是可恨可厭龐氏道恨也罷厭也罷總之結拜弟兄定在明

日到其間你若說半個不字我與你這老怪結斗大的死磕誓不

兩立貢生休說周相公要和我兒子結拜弟兄就和你結拜個

弟兄貢生也是他你也該知高識低做個不負抬舉的人總此

捋利二我再問你你見誰家過着財神拿棍打來老貢生听罷用

兩手掩耳急的走出去其眉目腿脚皆大可惡又知此事勢在必行次日

一早便往城外訪友去了列要緊時候便避去這家便齊不成周瑾于是日先着人

送貢生和龐氏緞衣各兩套外道羊酒等物與可大可久緞衣各

一套連買房並月來種各費這工本開的大連日以問明可久

了可見會齊其家的女兒不是人易得的葱娘二十歲了比勻已小一歲他是在庭房窓眼中看見過的想

算身身材長短可謂體極入微全裁縫做了兩套上色緞子裙裝配了八

樣新金珠首飾送葱娘都拿到龐氏面前龐氏愛的屁股上都是

笑像這樣頑固地方都會全行收下他最明却之不恭之意只等老貢生回

來高的幾件東西做回禮少刻周瑾威選衣帽過來全為着拜見

乾媽龐氏首請入內房相見。慈娘在窓內偷看，心下大為驚喜。纔知西北角下做文字的書生，就是周璉。就是你說的那滿面秀氣人兒。米下心中鬼

念道：這人總算的有情人，賞鑒的像他這買間壁房子和我哥：

兄弟結拜，屢次在我家送極厚的禮物，毫不惜費。他不是為我，却

為着那個是真如。又心裏嘆道：你到有一片深心，只是我無門報

你。此時已將急三的掀起布簾縫兒，在房內偷窺，見周璉生得甚

是美好，但見

目回秋水，秋水不及他；二目澄清眉，若春山。春山不如他，雙眉

松秀。先投眉鼻梁骨高，低遠宜；嘴唇皮厚，薄却好。次者逢人便

笑，朵頤間綻，兩瓣桃花。有問心為開口時，露一行碎玉。再次看

頭帶迷道，八寶貂巾，越顯得龐兒俊俏，身穿百折鶯絨緞裝，更覺得體態風流，樁更耕經，必竟才學廣大，眠花宿柳，管情技藝。

高強

是就慧娘眼中信他是全才。

慧娘看了又看，心內私說道：婦人家生身人世，得與這樣個男子

同睡一夜，死了也甘心。

志願止此，受極矣。

又見他坐在一邊，說的都是世

情甜美話兒，

又會說話，無一不好笑。

又听得問他父親不在家的原故，吃罷

茶便要請乾妹，

拜見。

只听得他母親說道：過日再見罷。他今

日也沒粧束着，又听得周瑾說道：好媽，

這般叫的親。

我既與你老做

了兒子，就和親骨肉一般，豈有個不見我妹之理，

正是，若不是為見妹之為

什麼認你

只听得他母親笑向他兄弟可久道：你叫你姐出來。

蕙娘听了，连忙将身子退了回去，站在房中，问可久入来，笑说道：

周家哥，要见你，咱妈：叫你出去，蕙娘满心裏，要與周建覷面。

一會，自己看，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怕周建笑話他。此六人情通有

可久道：你和媽說，我今日且不見他罷。他字有若干，那娃子出去

回覆，又听得周建道：這是以外人待我了。下死命，口氣必定要一見他。

母親又首可久來，叫蕙娘忙忙的換了一雙新花鞋兒。先粧点，下截走

到鏡臺前，將烏雲整了整，拂眉掠鬢，薄施了点脂粉，繫了條魚白

新布裙，換上一件新紫布大襖。寫的，寒酸首他兄弟，掀起簾兒，他纔

輕移蓮步，含羞帶愧的，走將出來。大闺女，無一不周建對面一看，

真是衣服不在美惡，只要肉和首頭兒，生的俊俏。千古列，家之論但見。

粉面發奇光，珠玉對之不白。櫻唇噴香氣，丹砂比之失紅。費無限錢始得成此四句，非此則不足以畫慈娘之容。眉彎兩道春山，隨他鐵打金剛。眉盛時

定滴腸，漸日飄一汪秋水。任爾銅鑄羅漢，眼過處也要銷魂。皮

肉兒宜肥宜瘦，身段兒不短不長。細腰圍抱向懷前，君酒尚饗。

小金蓮握在手內，戾亦嗚呼。尚饗嗚呼作對牙想妙絕。真是顏不刺的，隨時

見可喜，銀行蓋世無。將西廂移易用之却亦入妙。

兩人互相一會，彼此失魂。周建向慈娘深一揖，慈娘還了一拂。

大家就坐慈娘便坐在他母親背後時，偷眼與周建送情。周建

見慈娘的面孔比慈內偷窺時更艷麗幾分，禁不住神魂飄蕩，坐

了大半晌，只不肯告別。好容易得龐氏回頭，以目示意，看慈娘入

內房去。蕙娘也不動身。他此時如何過去住坐。龐氏老下面皮

向可大道：你陪周兄弟到外面書房裏坐。周建沒奈何，捨了出來。

括字龐氏收拾茶食，周建畧用了些，即回隔壁書房內，倒在床上。

自言自語道：我這命端的教我這乾妹，斷送了。我字親如今面

難見了，同睡還沒日子。該怎快消遣這相思日月，于是合着眼兒。

想那蕙娘的態度，並眉眼的深情，又想他半迎半避，半羞半笑，半

言不語的那種光景。昏用五個半字恨不得身生雙翼，飛到齊貞

生家，將蕙娘抱到一無人之地，踢坐平氣力，治他故賣風情，要人

性命的罪案。愛極却想着要加以重刑一笑又想蕙娘上下道是布衣裙，便大

不快活道：豈有那樣麗如花，白如玉的人兒，日夜用粗布包裹，可

惜將極細極嫩的皮膚，都被粗布磨壞。非亦体贴不到此便動了做家常

穿用的衣服，與他送去。又轉念齊貢生是個小人家兒，將紬子衣

服送去，必不着他尋常穿。思索了半晌，用筆開了個單兒，笑說道：

只用每一件做上四件，如此之多，不怕不與他穿。孝子之于父母，也不過如此。

隨即將家人叫來說與他們長短尺寸，用雜色紬子、棉單夾三樣。

每一樣各做四件，裙褲大小襯衣俱湏如數辦理。限兩日做完。家

人們听了，背間互相議論也猜着是送齊貢生家，却猜不着是送

他兒媳，送他閨女。龐老婆子不在打算中。大家嗟嘆為前世奇緣。添衆人一私議亦情

理中不知他性兒最急，連夜叫了二十幾個裁縫，與他趕做。只

一夜通完，拿到周建面前，周建甚喜，又配了只戒指、手鐲、小簪。

環子類將可大可久請來留酒飯後就煩他弟兄與蕙娘送去再說老貢生昨晚回家。龐氏將周建認了乾兒子。并送的許多衣物都取出來着貢生看。說了又說感激周建的好處。老貢生大概瞬了一眼說道。一介不取。方是我們儒者本色。今平白收人家無限東西。于心何安。真是讀書人其話極正大。總之你們做婦人的。不明義利兩字。就與聖賢道理不合了。不但讀書人且是個理學。龐氏見老貢生見了許多東西。臉上沒半點喜色。心上早有些不爽快。今听了這幾句斯文話。不由的大怒道。放屁。什麼是個聖。什麼是個賢。和你這種不識人抬愛的殺材說話。就是我不識數。兒處人家昨日恭恭敬敬的來。連一頓飯也沒留人家吃。再不說明日想幾件東西做回禮。打發

兒子們到人家父母前磕個頭，也算孩子們結拜一場。老貢生道：

我一個寒士，那有東西送他。龐氏道：白狀人家的麼？貢生道：誰教

你收下他的，為今之計，只有個都把還他，實為兩便。龐氏大喊道：

放狗屁。把這二字，还不如殺了龐氏，故此極恨極極，而曰放狗屁也。貢生見龐氏不成聲氣，有些

怕，的說道：苦孩子們走，也罷了。龐氏道：不，這一個字的

要東西哩。貢生無奈，只得在內外搜尋。也要算識眼色，知軟硬的人。尋出米元

章一塊墨刻法帖。像他的東西。一塊假蕉葉白砚台。像更。兩匣筆，一部書

經本。越像。龐氏打開箱籠，尋了幾件瓶口荷包香袋之類，算惹

娘的人情。依我調停，不如把惹娘的鞋，送一雙，周建必視為萬金重寶，在手掌兒上掙捺眼皮兒上供養矣。次日

辰刻，着兩個兒子穿了新衣鞋襪，到周通家叩拜乾爹媽去。周通

不知來頭見他弟兄兩個入門便亂叫乾翁還要入內裏去見冷氏又不便問他原故。每見人家不肯逆子逐日狐朋狗友三五個甚至妻女兒相見內外不分此等子孫皆死後不可入祖塋之人也周建從書房中趕來說明結拜弟兄話周通心上大不如意。肯生門第家道并這兩個兒子皆不如周通之目自然以周建為多事也周建領他弟兄見了冷氏冷氏留他弟兄在內房吃茶食臨行每人一個小荷包荷包內各裝小銀錠五六個送他們弟兄二人回到家中訴說周家如何款待。龐氏大喜將荷包銀錠都替兒子收下所喜全。蕙娘自周建送許多衣服首飾之類他就明白周建是不教他穿布的意思。果然有見他母親不說他如何敢穿在身上。還只穿着粗布磨細嫩肉皮。只是心上深感周建不逼也知周建周建用心亦何為哉。

已有妻室，是沒別的指望，只有捨上這身子，過個空際，酬：他屢次的厚情。此是自知無以為報也。其用心亦甚可憐。自此茶裏飯裏，醒着睡着，無一

利心上，不是周璉矣。過了幾天，龐氏嚷鬧着，教請周璉。老貢生無奈，只得備席相請。周璉听得請他，欣喜之至，整齊衣帽，到貢生家。酒飯畢，周璉三四次說道：「要拜謝龐氏。」貢生見阻不住，只得教兒子可大，陪了入去。龐氏親：熱：的周旋，謝了又謝，又着蕙娘出來。龐氏心上，也早明白，故樂以蕙娘早準備着相見，就穿帶了周璉送的衣服首飾，打扮的粉粧玉琢，到周璉跟前，拂了兩拂，說道：教周哥屢次費心，我謝：慌的周璉，還搨不及婦人家，固以人才為主，服飾也是不可少的。今日蕙娘打扮出來，周璉看時，見比前

二次大不相同，真是廣寒仙子臨凡，瑤池瓊英降世，禁不住眼花
撩亂，魂魄顛倒起來，一同坐下吃茶。周璉正要叙談幾句話兒，被
老貢生、首僱工老漢，立刻請出去。他何嘗不周璉只得出去。只得

心上有許多作難

蕙娘隨着龐氏送出院外，周璉回身作謝，見蕙娘雙眉

半蹙，那對俊秋波，透露出無限抑鬱，無限留戀，欲言不好，欲別

不忍別的情況。只用此四句，周璉安得不死。周璉此際，心神如醉，走到院門外，

還回頭觀望。

這列是人皆然。

然後到書房，與貢生作別，正是。

婦人最好是秋波。

况把秋波代話多。

試看臨行別會處。

怎教周子不情魔。